

七道

31

彩

中

虹

萧逸作品集



萧逸作品集——七道彩虹（中）

冬眠先生

冰河惊尸变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是老马。

这个人，外号叫“包打听”。人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正好相反，专门“无事生非”，小事化大，大事满天飞。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吧，总共不过个把时辰，已经闹得满城风雨，无人不知，尽人皆晓了。

“尸体”是在老龙潭发现的。

死人谁都见过，可是像眼前这种死人，硬是没人见过。莫怪乎上了七十的刘乡约，也摸着胸前的一绺白胡子，频频地摇头叹息，不住地啧啧称奇。

人是越聚越多。

灯笼，火把，里三层，外三层，人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就连历年的赶庙会，前一阵子的舞火龙也没这么热闹！灯光、火光围绕着老龙潭，把这块地方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尸体直直地躺在潭子里。

不是躺在水里。

躺在冰里。

交冬数九的寒天，可真有一股子冷劲儿，老龙潭的水早在一月以前就冻上冰了。

老马是“两河冰坊”的二东家，每年这个时候，他都要到老龙潭来看看冰，算计结了多厚，好在开春前后凿上一些冰块，运到窖里去，等到一交暑，他收的这些冰可就值大钱了。

他就是因为这个才致富的！

想不到这一次却会遇见这种怪事。

在上千对眼睛的盯视之下，只怕他以后再想动这些冰的念头可就不灵了。

老龙潭的水到底有多深，众说纷纭，有人说三丈，有人说十丈，还有人说没底儿，最绝的是还有一个酸秀才，这老小子硬说潭里有条大龙，每到春雨黄梅时节，这条龙都会升出水面吞云吐雾一番。

闲话是闲人说出来的。

尽管是朔风凛冽，冻得人牙龈子打颤，可是人还是越聚越多。

大伙耐心地在等着。

等着看府台大人的亲临验尸！

府台大人姓李，官印吉林，原是“南乐”县令，因为有清声，新近才高升的。

人命关天的事，当然不能马虎。

早先府里的老捕头张方带了十几个人来，往四周一站，插上了几杆高挑官灯，大家就知道有好戏可以看了，所以才越聚越多，舍不得离开。

张捕头在潭边新架了四盏孔明灯，灯光直接照向冰内尸身，大家才更能洞悉入微。

死者好一副怪模样——四十二三的年岁，瘦高瘦高的个头儿，尖白脸，一头黑发，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平平地贴在前额上，那样子像大闺女剪的“刘海”式样差不多。

这种天，人人都是一身大棉袄，有钱的都穿的是皮统子，这家伙却是一身素白绸子的两截裤褂，肥肥大大的，最显眼的却是前襟上那一排金光闪烁的大钮扣。

有人揣测那些钮扣是赤金作成的。的确有点像，因为在灯光照耀之下，每一粒扣子都金光闪烁，耀眼青光，铜不会有这么强的光度。

府台大人还没来。

张捕头有些耐不住了，他跳到了结了冰的潭子上，打量那个冰里的人，心里一个劲地发着恨：

“妈的，你哪里不能死，怎么想出这么一个鬼主意？”

算计着他是怎么进去的，却是怎么也想不通。

张方办案子少说有二十来年了，什么案子他没见过？什么样的尸首他没看过，可是眼前这一桩，他可真是“大姑娘出嫁”——头一回。

别说是见，听也没听过。

算计着潭子里的水，要结成这么厚的坚冰，起码也得半个多月。死者如果早已淹死，在结冰之前，那么尸体一定会浮在水面上，要是刚刚淹死，应该沉在潭子底下……

这算是怎么回事？说不上，说下不下，竟然会浮在四五尺深浅的水中间！

“奇闻！”

张捕头不止一次地念着这两个字。

两道灰黑色的眉毛，紧紧地锁着，他打量着冰里的这具尸体，要想把他弄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幸亏“两河冰坊”的二东家老马帮忙，调来了七八个凿冰的伙计，带着冰锯子、大钢丝钳子。

尸体当然不能硬凿出来，因为那样怕伤了外表，验尸验尸，最重要的就是要保留尸体的完整，要查看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要是属于“自杀”，事情还简单，挖个坑埋了就算完事；要是“他杀”，那就麻烦大了，李大人对于命案最不马虎，非得折腾个人仰马翻，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当然这当中，可全赖这位张头儿出力了。

张头儿想到这里，怎么会不烦？

潭边上人声骚动。

老远就听见李大人驾临的开道锣声！

两列子持灯的役卒前导着，李大人坐在青呢顶子的八抬大轿上。

轿子一直来到了眼前才停下来。

张捕头亲自上前，揭开了轿帘子，打着扶手，把那位府台大人由轿子里请了出来。

李大人披着狐裘斗篷，戴着海龙皮帽子，红红的一张脸，六十岁的人了，还看不出一点老态来，鼻正口方，很有些子官威，仪表也不错！

在张捕头的指引下，李大人一直走到了潭边上。

原本嘈杂的人声，在李大人方一下轿之初，顿时安静下来，连大声的咳嗽都听不见！

大家伙的眼睛在久视冰中尸身之后，现在全部转移到李大人的身上，倒要看看这位府台大人，怎么来断理这件棘手的命案！

看着冰里的尸体，足足有半袋烟的时间，李大人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大人，”张捕头小声说：“像是个外来客。”

李大人点一点头，说道：“外来客更麻烦。”

凭他干了三十年地方官，这种死法还真是第一次见过，的确是透着稀罕。

“请大人指示发落，”张捕头说：“卑职已带来了凿冰的伙子六人。”

“好，”李大人说：“起尸！”

张捕头挥了一下手势，六名伙子各持冰锯到了冰面上，有人用冰钻，有人用凿子，开始叮叮当地向着冰上敲。

李大人忙道：“叫他们停手，不是这么个起法，糊涂！糊涂！”

张捕头忙出声呼止。

李大人吩咐说：“用锯子起，四周围要连着冰，不能碰了尸体！”

张捕头答应了一声，跳下去用冰钻子在冰上面划了一个四方的格子，吩咐伙子用冰锯子按着格子锯，一时间六名凿冰伙子忙成了一团。

差人在潭岸上摆了一张靠背椅子，李大人坐下来，他的贴身跟班儿递上来一个暖手的提炉，又点上一袋烟，看样子还有一阵子好蘑菇。

李大人吸了一口烟，看着身前的张捕头道：“今年地面上怎么老出岔子，什么怪事都叫我们碰上了！”

“可不是嘛，”张捕头哭丧着脸说着：“希望这个人是失足坠水，自己淹死的就好了。”

“不可能！”

李大人“噗”地一声吹着了纸媒，又吸了几口烟，他眯着两只眼睛，冷冷地笑道：“这是有人故意捣乱，给地方上制造不安！看吧，要不了三天，省里就知道了，一定有公事查问这件事情。”

“大人的意思是……”

“有什么法子？”李大人道：“少不了，你要多辛苦些了。”

“大人说的是！”

张捕头那张脸看上去确是够苦的！说了这句话，半天没吭气。

这时候就听得一阵子人声叫嚣，遂见六名伙子，已用钩杆把一块内嵌尸身的长方形大冰块钩了上来。

李大人“唔”了声，站起身子来，道：“叫他们小心着点儿，千万不能把里面的尸体弄坏了！”

又来了几个差役，用绳子的用绳子，用钩竿的用钩竿，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把那块重有千余斤的大冰块拉到了岸上。

四下里的人乱哄哄地围了上来，大家争着看这个冻结在冰块中的奇怪尸首，众口纷纷，乱成一团。

李大人由张捕头与四名捕快护侍着，分开了人群，一直走到了冰块跟前。

围着这块四方形的冰，李大人走了一转，细细地看了一遍，张捕头也细心地打量了一圈。

李大人挥了一下手，几个人把冰块转了个角度，又看了个仔细。

“没有伤？”

“没有。”张捕头肯定地点点头道：“看样子是淹死的！”

李大人冷冷地道：“淹死的人，应该是大肚子，这个不像。”

可不是吗！冰块里那个死人连一点肚子也没有。

除了那张尖尖的白脸，令人看着可怖以外，其他手脚部分甚至于看不见一些皱纹。

李大人本待要现场化冰验尸，却碍于眼前闲人太多，人群越聚越多，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

看见这种情形，他临时改了主意，吩咐把尸体连同冰块抬回衙门处理！吩咐完毕，他便上轿回府。

张捕头遵命，令人取了芦席一方，把冰块连同尸体包扎了一下，亲自押着八名杠夫，把这块重达千余斤的大冰块，抬回了衙门。

一切就绪以后，已差不多是午夜时分了。

张捕头遵命破冰启尸。

他担心刀斧破冰会损害了尸体的完整，所以，令人在冰块四周生了四个炭火炉子。

这时候天已经很晚了。

算计着这块冰完全融化的时候，必定是天将近晓。大家伙忙累了半夜，都有些累了。

张捕头令人把这间刑事房门窗上锁，又吩咐得力的捕快“虎尾鞭”孙七坐更门外。

一切吩咐妥当，他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返回睡觉去了。李大人对于这件怪绝古今的“冰尸”命案十分重视。一大早，他就着人去唤来了大捕头张方。

张捕头又找来了专为府衙验尸的伤科大夫何叔公，一起参见了府台大人。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刑事房门前。

“虎尾鞭”孙七，还在门前坐更，见状赶忙迎上行礼请安。李大人吩咐开门验尸。

孙七亲自开了锁，打开了房门。

但只见——四盘炭火只呈余烬。

冰已融解。

只是有一点——尸体却不见了。

地上，满是融化了的冰水，到处水渍渍的。

刑事房的两扇窗户还插着锁闩，窗外还有重重的一层铁栅，一切都完整如初，只是尸体不见了。

现场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

李大人惊讶地四顾着，说道：“尸首呢？”

张捕头转过脸来看向孙七。

孙七只吓得脸色苍白，扑通跪倒地上，连连叩头道“回大人，这……这是鬼……”

“鬼”字出口，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全都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李大人怪叱一声道：“胡说八道，朗朗乾坤，何来鬼怪之说？分明是你这个奴才弄的手脚，给我打！”

张方一抬脚，“噗”一声，踹在了孙七肩窝上，后者仰身倒地。

他身子被踹倒地上，还来不及站起来，已为张方赶上一步踏住了心窝。

孙七吓得大叫道：“头儿饶命……冤枉呀！”

张方厉声叱道：“说实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冰里的尸体呢？说！”

“小的天大的胆也不敢在大人面前撒谎……”孙七脸色发青的道：“张头儿……你老得相信我……”

李大人在一旁发话道：“叫他起来说话。”

张方忿忿松开了脚，孙七在地上打了个滚儿，满身是水地爬起来跪下，向着李大人频频叩头不已，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李大人察颜观色，相信孙七不会撒谎。

“说，”他冷冷一笑道：“若有半句谎话，小心我拿你问罪。”

孙七叩头道：“小的怎敢瞒骗大人？昨夜张头儿亲自与小的在门窗上加锁的，张头儿令小的在门外坐更，那时天色已过三更，四更不到……这一夜小的连眼皮都未合，直到大人此刻来到，大人务必请相信，小的所说乃是实言，如有半句虚假，叫小的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说罢，鼻涕一把泪一把，这位年岁尚轻的捕役，竟号啕痛哭了起来。

李大人沉思了一下，心里透着古怪。

无论如何，他相信孙七所说是实话。

略一沉思，李大人遂点头道：“你起来吧！”

“谢谢大人！”

孙七叩了个头，欠身站起来，侍立一旁。

这时老捕头张方却在审查着那两扇仍然上锁的窗子，窗子是里面插上的，而且是他昨夜亲手插上的，现在看上去并无丝毫异样，何况窗外还有一层铁栅，经他检查的结果，依然完好如初。

把这一切看了一遍之后，这位办案子素有“高手”之称的老捕头也不禁有点脸色发青，心里暗暗地叫着稀罕。

李大人一双精明的眸子，却意外地注意到了距离地面有两丈高、嵌在房顶上的一个小天窗。

其实那何能称为天窗？只能称它是一个通气孔罢了！

“刑事房”，顾名思义刑押拷打犯人的地方，安全措施是必然的，那个通气孔不过像一个汤碗般大小，如果说可以容纳一个人的进出，未免匪夷所思，况且走脱的人，还是一个尸首，那更是令人拍案惊奇，简直有点像神话了。

然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如此。

作何解释？李大人频频地苦笑着，随同来验尸的伤科大夫何叔公更不禁两眼发直，两个跟李大人的长随也脸色苍白。

孙七在打哆嗦。

张方皱眉不语。

空气好像一下子胶着住了。

老捕头张方人称“穿梁鼠”，轻功很有一手，武把子更是不弱，这个邪他不信，也不敢信。

要是传出去说他连一个死人都看不住，张方这个脸可是丢不起，尤其在府台大人面前说不过去。

他冷笑着把长衣下襟捞起别在腰带上，足下用劲一点，“飐”地一声蹿了起来。

不愧是“穿梁鼠”，身手确是不凡！

身子拔起正好有两丈高下，两只手往前面一攀一抓，正好托住了那扇所谓“天窗”，其实是通气孔的两侧石框，身子可就吊在半空了。

当着府台大人面前，正是他展露身手的好机会。

只见他两手像壁虎似的硬撑着身子全身向上一提，整个下身反吸了上来，就势把一只左手伸到了天窗外面，可就把身子给稳住了。

张方的手才一探出气孔之外，已吃了一惊——他的手摸到了一摊水。

外面并没有下雨，近月来压根儿就没下过雨，哪里来的水？天窗太小，他的头很吃力地才能探出一半——探出一半已经够了。

他看见了平顶的瓦面上，有清晰的脚印——水淋淋的脚印子。

“老天！”

心里打了个哆嗦，一下子仿佛全身失去了力道，手劲一松，由屋顶天花板上直坠了下来。

李大人急问道：“怎么，有什么发现没有？”

“走了……”

张方只说了这两个字，一时，面色如土！

李大人显然还不明白，问道：“谁走了？”

“尸首！”

李大人顿时一愣：“尸……首走了？”

“大人……”张头儿闪了舌头般的不得劲儿！“这件事，是透着稀罕，不过，依卑职判断……可能冰里的那个人，并没有死。”

“荒唐！”李大人忿忿道：“一派胡言。”

“大人……”张捕头脸上冒着汗，双手抱拳着：“卑职自知这些话说得荒唐不近情理，可是事实确如此——这个人的确是没有死。”

李大人，何叔公，在场所有的人，都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呆住了。

半天，李大人才恢复正常，并道：“你是说冰里的那个人没有死？”

“确是如此！”

“一个人冻结在冰里，还会活着？”

“这……”老捕头咽了一下唾沫，苦笑道：“大人，请恕卑职见闻浅薄，关于这件事，不能向大人作一个明确的说明。只是，卑职却知道江湖武林中确是有这类能人异士，这些人的行径作为，有时候大悖情理……咳咳……卑职实是不知该怎么说……”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篇鬼话？”

“卑职该死！”

发觉到府台大人的怫然不悦，张方不禁面有愧色，赶忙躬身请罪。

“哼！”李大人冷笑道，“冰潭起尸，全城皆知，尸体居然会不翼而飞，如果省方查问下来，你要我怎么交待？难道要我说是尸体自己走失的？”

“依卑职看冰中人确实没有死。”

“荒唐，荒唐……”李大人连声地申斥着：“这句话不许再说了。”

“是。可是……”

“没有可是！本府活了这么大岁数，还不曾听过天下会有这种怪事。”

李大人脸都气青了，瞪着张方道：“你以后再要这么说，我可就要重重地办你。你身为衙门里的捕快，应该知道‘妖言惑众’该是什么罪名。”

张方呆了一下，赶忙弯腰抱拳请罪道：“卑职不敢。”

李大人忿忿道：“尸体一定要找回来，择日当众火焚，免得地方上风言风语，百姓不宁。这件案子，张头儿你要多辛苦了。”

说完话李大人拉着一张长脸就转身走了。

验尸的何叔公也向张方抱拳道：“张头儿辛苦。”转身自去。

刑事房里只剩下两个人。

张方、孙七！

两个人就像石头人一样地愕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虎尾鞭”孙七心里老大的过意不去，苦着脸道：“头儿的意思是……唉！这都怪兄弟我，欠机灵，才把差事弄砸了。”

“这件事怪不得你。”

“头儿是说……”

“还是那句话，”张方冷笑着道：“冰里的人根本就没有死！”

“这……”孙七张大嘴道：“能有这种事吗？”

“怎么会没有？”张方铁青着脸，说道：“门窗都锁着，你就坐在门口，岂会有人进来？难道真是有鬼，他会化一阵风，吹了出去？”

“可是人在冰里怎么能活下去？老龙潭的冰结了快两个月了，这个人岂能在冰块里活两个月？”

张方怔了一下，确实不知该怎么说。

他伸出一只手用力地搔着头，苦思了半天，才叹了一口气道：“孙七你知道不知道，房顶上有几个水湿的脚印子，那又会是谁的？”

“虎尾鞭”孙七惊吓得道：“这个……头儿真相信那个人还活着，而且由这个气孔里出去的？”

“武林中传说一门功夫——紧缩骨，又称收骨卸肌之术，只要头能出得去，身子就能出得去。”

张方紧紧皱着眉头，冷冷地又道：“这个人要是真的没有死的话，显然就具有这种功夫。兄弟，我们这一回可真是碰见了厉害的点子啦！”

孙七睁大了眼道：“要真的如同头儿所说，这个主儿我们躲还来不及，谁还能去招惹他呀，我的老天爷！”

张方叹了一口气道：“看着办吧！”

两个人步出刑事房，重新锁上了门，就听见衙门外人声嘈杂。

张方一怔道：“这是怎么回事？”

就见一个小厮撒开腿向衙内跑来，乍见张方就停下脚道：“张爷，外面聚了大概有一两千人，等着要看妖怪。”

“什么妖怪？”

“小的也不知道，”小厮喘息着说道：“他们都说，冰里那个尸首是僵尸，是妖怪！”

“胡说八道！”张方愤愤地道：“谁造的谣言？”

“小的不知道，反正大家都这么嚷，说去看看，把那个妖怪烧死他们才肯走路。”

张方愕了一下，暗忖道：“糟了！”

当下就转向孙七道：“走，我们到衙门口瞧瞧去。”

他两人一直来到了衙前，果然就见上干的百姓，黑压压一大片，把衙门口都围满了，大家嚷着叫着说是要看僵尸妖怪被火烧死，乱哄哄地吵成一片！

衙门里派了十几个持着红缨长枪的卫士看守着大门，正由周班头在向大家解说些什么。

周班头是李大人跟前的人，从李大人初放知县的时候起，他就跟着，如今还是个皂隶头儿。

他们大声喝叱着众人，说是尸体早已掩埋了，大家要是再胡言乱语说是什么妖怪僵尸，就是妖言惑众，要拉到堂上打板子。

衙门口又添了一些子兵，才算把这些人给驱散了。

张方才算松下了一口气，然而正当他与周班头互道辛苦转入衙内的当儿，另一件事情发生了。

李大人的跟班赵铁吾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了跟前，大声道：“张爷，你快来一趟！”

“兄弟，有什么急事儿？”

“唉！”赵铁吾用力跺着脚，道：“先别问了，快快！”

说完拉着张方就跑。

张方转向孙七道：“你也来一趟。”

三个人一阵子快跑，就来到了大人的签押房前。

隔着一片花圃张方站住了脚，喘息道：“赵兄弟，先别跑，你知会我一声儿，到底是什么事？我心里也好有个数儿！”

赵铁吾道：“大人他……他老人家可是遇见鬼啦！”

“鬼？”张方一怔，拉着他一只胳膊，急声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一点！”

“详细情形我也不知道……”说着，赵铁吾脸色都变了。他接着道：“当时我在外面，大人房门是关着的……张爷你就快吧！”

张方定了定神，把身上衣服理了一下，才同孙七来到了签押房。

赵铁吾进去通禀了一声，出来道：“张爷一个人进去，大人正急着呢！”

张方即报名而入。

签押房里除了那位知府李大人以外，还多了一个人——方师爷。

方师爷那张脸跟李大人一个样，一看就知道是遇上了什么惊吓的事，两张脸都呈苍白之色。

请安站定之后。

李大人冷冷地说道：“你刚才上哪儿去了？”

“回大人，在门口没走远。”

李大人叹了一口气道：“我真是遇见鬼啦！”

方师爷站了起来道：“张头儿，你看看。”张方顺着他手指处一看，只见地上是一摊水！他顿时心中一惊，退后一步道：“大人看见……”

李大人手摸着下巴颏，苦笑了一下道：“不错，我看见他了！”

“大人看见……”

“那个尸首。”

“啊！”

“也许你说得对！”李大人眯着两只眼睛，说道：“也许他真是个人，还没有死……”

“大人，当时的情形是……”

“我从刑事房里回来，一进门就看见了他。”

李大人用手指了一下墙角：“他就站在这里，足足有一盏茶的时间，方师爷后来进来也看见了。”

方师爷点了一下头，说道：“太可怕了！”

“这……”张方道：“他跟大人说些什么没有？”

李大人叹了口气道：“当时情形是这样的……”

李大人微微闭了一下眼睛，勉强压制着内心的惊吓，徐徐地道：“当时我吓了一跳，这个怪人隔空指了我一下，我竟然不能说话了！”

“隔空点穴！”

张方瞠目道出了这四个字，心里也禁不住大为吃惊，他显然是听说过，武林中有这么一种功夫，却是一辈子也不曾见过。

李大人冷冷笑道：“那个人发话要我坐下来……他自称是来自巴蜀的外乡客，原打算在大名府过了冬天再走，却因我们多事，打搅了他的冬眠。”

“冬眠？”

“他是这么说的。”

李大人冷笑了一声又道：“显然的，他是说在冰里睡觉！他告诉我说，因为我的干扰，使他气血不能按预定的时限之内走完什么穴路……我也记不清他说些什么古怪的话，反正他说因为我们多事，把他由冰里挖出来，使得他大受损害，几乎毁了他的功夫，使他丧命！他把这个责任归罪于本府！”

说到这里，李大人呆了一下，缓缓垂下头来。

方师爷皱着眉道：“因此，他向大人索要一万两银子的报酬。”

“一万两银子？”

方师爷道：“限时明日正午，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他要自己来取。”

张方愣了一下，遂咬牙道：“好小子，他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竟然勒索到大人头上了！”

李大人冷冷一笑道：“只恨我当时身不能动，口不能言，那人发狂言，警告本府说，如果胆敢不遵从他的话，就要本府的性命。”

李大人重重叹息一声，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走了一转。

“张头儿，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

张方道：“大人请放宽心，距离明天正午，还有一天的时间，卑职大可从容应付。”

“你能敌得过他么？”李大人冷笑着摇摇头，接道：“我看是不行，差得远！”

张方脸上一阵子发红。

李大人鼻子里“哼”了声道：“事关本府性命，岂可轻言无虑。”

“大人，”张方抱拳道：“卑职在地面上交了几个朋友，如果能请出来，或许会……”

“这倒也是个办法。”

这一次说话的是那位方师爷，他转向李大人道：“大人先慢筹钱，张头儿这个法子也不错，依晚生的见解，不妨请张头儿设法找几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大家合力来对付他，好在时间还来得及。”

李大人苦笑了一下道：“文生，你莫非没看见？那个人可不是好惹的呀……”

这位李大人摇了一下头，面有悻色地道：“本府活了这么一把子年岁，这种人还是第一次见过，我虽然对于一般江湖武林中的武功是外行，可是却知道这个人的功夫高极了。”

说到这里，他眼睛向屋顶上瞟了一眼。

“张头儿，你看看！”

李大人用手指着敞开的一扇天窗。

那扇窗户长仅尺半，宽不足半尺，原是一排，专供照明用的。

“他是从这里进来的，”李大人指着说：“从这里上的墙，整个人就像是一个大壁虎，轻快极了。”

张方呆了半晌，才讷讷道：“卑职原先跟大人说过了，这人确实是一个

身怀绝技的异人。”

方师爷叹了一口气道：“大人的意思是……”

李大人冷笑道：“我堂堂知府，岂能为他三言两语吓倒，再说我也不能受他这个勒索。”

吟哦了一下，他又道：“只是……这件事太也棘手，却是草率不得。”

他缓缓坐下来，注视着张方道：“张方，你是否可以断定他是一个人？本府实在怀疑，人岂能会有这种异能？也未免太也令人难以相信了。”

张方道：“听大人这么说，卑职更可断定他是一个人。这类妖人仗着学会了一点异术，为非作歹，居然向大人勒索起来，大人万万不可纵容。这件事大人放心交给卑职去办就是了。”

李大人叹息一声道：“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

方师爷也显得举棋不定地向张方道：“张头儿，这件事关系着大人的安危，你要小心从事。”

张方道：“卑职知道。”

方师爷道：“你预备找什么人？”

张方道：“回师爷的话，本城城南住着一位柳鹤鸣，柳老剑客，不知师爷可曾听说过？”

方师爷还在发愣，李大人却先已面现喜色。

“我知道这个人，”李大人点点头道：“你说的可是城南的‘一字剑’柳老先生。”

“正是此人，大人也知道这个人？”

“我们认识。”

提起这个人，李知府顿时面现轻松。

“这位柳老先生果然身手高妙，如果他能出面来应付眼前这个怪人，自然是再好不过，只是……据说此老七十封剑之后，已经不问外事……”

方师爷忽然想起来道：“大人说的可是城南‘青竹堡’的那位柳老先生？”

“就是这个人。”

“前些时日，大人不是还送了一块匾祝贺他的七十寿辰么？”

“不错，”提起了这件事，倒令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李大人脸上微微现出一片笑容，道：“提起此人，我与他二十年以前就认识了，那时我任职‘成安’县令，为征剿地方上一伙子匪人，如果不是这位柳先生拔刀相助，说不定我已身遭不测。”

顿了一下，他即意味深长地道：“所以这位柳先生说得上是我的救命恩人。二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交往，只是这位先生并不热衷名利，我虽一再表明心迹，他却并无与我深交之意。”

张方顿时笑道：“既然这样就更好了，大人只要赏下名帖，由卑职亲自上门造访，柳老剑客念在与大人昔日一段交往，万万不会拒见大人。”

李大人点点头道：“也只有这样了，只是这位老先生已经封剑，岂能为此开戒，这件事只怕很难”

方师爷说道：“大人何不请他来府一谈？”

李大人摇头道：“他不会来的。”

说到这里低头思忖了一下，忽然站起来道：“我得亲自上门求助他了。”

转过脸来向张方道：“吩咐备轿。”

张方道：“遵命。”转身外出。

李大人遂向方师爷苦笑道：“文生，你看这件事这样作使得么？”

方师爷方文生，年岁不大，可是却饱经世故，他是李大人的智囊，事无巨细，李大人总是要找他商量决定。

眼前这件事，他却也变得有些举棋不定。

想到了那个怪人临去之言，方师爷面色惊愕地道：“大人可记得那厮临去之言么？”

李大人叹息道：“不瞒你说，当时我因过于惊吓，他说些什么我实在没听清楚……这人一口四川乡音，我也听不太懂……文生，你记得他说起什么？”

方师爷点点头道：“晚生家慈是四川籍，那厮的话我听得很清楚。

“他说些什么？”

“他说……”方师爷略作镇定，遂道：“那厮临去之时警告大人说，如果想闹什么玄虚，他必不饶大人性命！并且连晚生也不放过。唉……这人真是太……”

李大人陡地怔了一下，频频苦笑不已。

“一万两银子……”李大人嘴里喃喃吟着：“他开口太大了，要是一千两，我也就勉强认了……一万两太多了，太多了……”

一万两银子确实不是个小数目，只是拿来跟性命衡量，还是不成比例。

李知府的心又有些活了。

“文生……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些人有时候却也不能轻视，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方师爷皱了半天的眉，长叹一声道：“只是大人宦囊并不丰富，一万两银子，只怕大人要倾其所有了。”

“谁说不是。”

“大人，那位柳老剑客的武功到底怎么样？”

提起柳鹤鸣，李大人又神情一振。

“据说这个人有真本事，有本省第一剑之称。只是他的本事到底有多好，我却没有亲眼见过。”

方师爷道：“这样好了，东翁何不把那个怪人的一切说与这位柳老先生知道，让他自己掂量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怪人的敌手。如果他自信敌得过那人，我们就请他帮个忙；要是他自认不敌，大人还是另谋别法的好。”

“也只好这样了。”李大人站起来道：“文生，你也跟我去一趟。”

方师爷喏喏称是，遂偕同李大人一并步出。

虽说是轻衣简从，但是堂堂的府台大人亲自驾临，毕竟还是不同于一般。

两台大轿里分别乘坐着大名府的知府李吉林和文案方文生；两匹马上骑坐的是捕头张方和捕役孙七，为了安全起见，还带一小队子护轿的兵勇。

这些人再加上抬轿的轿夫，总数也有二十来个，说是轻衣简从，其实还是相当的轰动。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城南“青竹堡”，使这个一向清静不染尘俗的小地方，顿时为之惊动。

一听说府台大人的大驾光临，钱堡主和田乡约带着随从老早就守在道边。

李大人的轿子一到，这些人马上递上帖子请安问好，张方解说大人此行，只是私谊上的拜访，不欲接见各位。解说了半天，才算挡了驾。

一行人，来到了柳宅的时候，日已偏西。

张方亲持了李夫人与方师爷的名帖上门求见，敲了半天门，才见一个眇了一只眼睛的老苍头出来！

面对着李夫人一行赫赫声势，老苍头并不显得十分惊讶，睁着一只眼睛，他看过手上拜帖之后，遂向张方抱了一下拳。

“敝家主已知道李夫人大驾光临，只因蜗居狭陋，难容贵客，敝家主的意思是请李夫人赏下话来，也好克日再亲自府上回拜！”

这个人看来岁数不小，但是说话语气中气十足。

一旁站立的李夫人与方师爷都听得十分清楚。

方师爷唯恐张方言下开罪，赶忙上前一步，含笑抱拳道：“这位是……”独眼老人躬身说道：“不敢，老奴田福。”

方师爷道：“田老丈！”

田福道：“先生不要这般称呼，老奴不敢。”

方师爷一笑道：“我家夫人与敝人是专程造访柳老先生，有要事相商，要是错过今日，就来不及了，田老丈万请代为通禀一声。”

田福愣了一下，讷讷地道：“不瞒先生说，鄙家主脾气古怪得很，尤其是近十年来闭门读书打坐，一向不问外事，他老人家说一不二，老奴只怕很难把话通禀上去。”

方师爷笑道：“无论如何，田老丈你偏劳一趟，我家夫人与贵上交非泛泛，或许还有通融的余地。偏劳，偏劳！”

说罢连连打躬作揖。

田福自识身份，连忙闪开，遂躬身道：“先生万万不要这样，既然如此，老奴再为通禀就是。”言罢转身步入！

方师爷回过身来向李夫人苦笑了一下，俱认为希望不大，李夫人却打量着眼前柳家这所房子。

小小的一座舍门，其上嵌着一方石刻，署名“心庐”，院墙不高，隔着墙，可以看见院子里花叶扶疏，两株红梅均已绽开。一片瓦舍在竹柳之间，看上去虽不华丽，却别具一种幽雅气致，望之有出尘之感。

这附近遍植竹桑，除了柳家“心庐”之外，不见有第二户人家。

一道细细的溪流，几处年久的木桥，隔着一片秋收后废置的田畦，肃杀的隆冬暮色里，看见了远处人家的缕缕炊烟。

原是可人的景色，只可惜那位李夫人却没有欣赏的雅兴。

各个人的脸色俱都十分沉重。

所幸不久后两扇木门又开了。

田福带着满脸的笑容大步出来，向着李夫人一行深深一揖道：“敝家主自承怠慢，请李夫人入内用茶！”

李夫人、方师爷等一行俱感喜出望外，当下告了扰，就由李夫人带着方师爷与张方一同步入。

田福前引着三人一直来到了最后一间瓦舍前站定。

只见舍门前左右各植有一棵巨梅，此时皆都开放，从堂屋的一排轩窗中，略可窥见悬在堂屋壁上的几幅书画，以此来试评屋主当是一饱学之士。

田福正待推门步入，那间舍门自启。

各人看时，却见一个身着杏黄色长衣，头梳发髻的长身老人当门而立。

李夫人赶忙上前一步，抱拳恭身道：“鹤鸣兄，打扰，打扰，我们许多

年不见了！”

黄衣老人显然正是舍主人，人称“一字剑”的柳鹤鸣，柳老剑客了。

其人白面少须，眉清目秀，满脸书卷气息，如非各人事先知道他的底细，绝难相信这样斯文的一个老者，竟然会是息影江湖，身怀奇技的一位剑客。

黄衣老人向着李大人深深一揖道：“贵人光临，蓬荜生辉，请进，请进！”

李知府又把方师爷与张方二人代为引见，柳老先生亦道久仰。

一行人步入堂屋。

屋子里摆设十分简单，一套红木家具上面覆盖着蓝色坐垫。

各人落座，田福献茶。

“一字剑”柳鹤鸣含笑道：“晚生前岁七十贱辰，承大人赏赐匾额赠金，实在是愧。本来早就应该到府上向大人叩安，只因晚生手抄佛经《大悲经》一部，尚未完结，庙里的‘知法’和尚多次催索，晚生是想等待这部经书抄写完结，再去叩拜大人。昨夜静坐时，忽然心血来潮，算知今日有贵客光临，因为今日乃晚生斋戒之日，故此不敢待客，唐突之处万祈海涵才好。”

他说话时吐字清晰，从容不迫，果然是深具修养的可敬长者风范。

在座除李知府与他是素识以外，其他二人之中，张方是个粗人，那方师爷却是饱读诗书之人，虽然只听对方说了这样几句话，可是睹其风度仪容，不禁内心深深为之折服！

再者对方虽是七十高龄之人，口称“晚生”，足见早年必然也是下过科，中过功名的读书人，由是对其更为深具好感。

李知府微微一笑，说道：“老先先修身为人，下官久所敬仰，今日此来，实在是……”

说到这里，顿时面现戚容，一时不知如何出口！

柳鹤鸣一双长眉微微一蹙，说道：“大人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么？这里绝无外人……”

说到这里微微一笑道：“只有老奴与晚生一个年幼的侄女在此，大人但说无妨！”

李知府长叹一声，苦笑道：“老先生，下官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此来，实在是求老先生帮忙来的。”

柳鹤鸣闻言吟哦了一下，缓缓端起茶碗，轻轻呷了一口。

各人这才看见他十根洁白的指甲上，俱都套着银色的指甲套，分明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如果说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风尘侠隐，擅以技击的武林高手，那么在彼此放手对搏时，他将何以处理这十根指甲？实在是令人难以想透。

柳鹤鸣似乎已经感觉到李知府来此的意图，他是一个言笑笃实的人，平素为人绝不轻易答应某人某事，可是一经首肯，绝不反悔。

思忖了一会儿，他才微微一笑道：“大人请明说来意，晚生量力行事。只是自忖封剑以来，早已不问江湖中事，以此而想，只怕能为大人效劳之处就不多了！”

这话已明显地表明，他无意再涉身武林打杀之事。

李知府和方师爷互看了一眼，脸上俱都现出失望之色。

好不容易，李知府才由喉中轻咳了一声，他脸上现出十分尴尬的羞怯：“老先生，这件事要下官如何说起……”

说到这里，他转向方师爷道：“文生，你说与老先生知道吧！”

方师爷答应了一声，先向柳鹤鸣抱了一下拳，十分汗颜地道：“我家大人目下有一步急难，非先生高人援手才能得以解危为安。”

柳鹤鸣闻之一笑道：“方先生言重了，老朽何能，先生请直说吧！”

方师爷抱拳欠了一下身子，遂把日间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他由冰中起尸开始说起，一直说到签押房李大人受惊，把一段经过说了个详详细细。

在诉说中途，那位柳老先生绝口不插一语，可是在座三人，俱都看出来他脸上凝然的气色。

良久之后，柳老先生才冷冷地道：“这人有多大年岁？”

一旁的张方忙答道：“大概四十岁左右。”

李知府道：“老先生，你看是人还是鬼？”

“当然是人！”

李知府皱着眉毛道：“既然是人，怎么又能在冰中冻结？岂不是太离奇了。”

柳鹤鸣面色颇为沉着地道：“大人有所不知，这人冰中冻结，正如所说，他是在作一种睡眠的静中功力运行。”

三个人听得都怔住了。

“如果晚生见解不差，这个人必已深得内功精髓，这是参合了道术中‘胎息’、‘伏气’、‘辟谷’、‘服气’各门之大成的一种极上境界。”

说到这里，他自位子上站起来踱向窗前，凝视了一下院内的红梅：“想不到大名地方，竟然藏有如此绝世高人，真正难以令人想像！”

他缓缓转过身来，目注向李知府，轻叹一声道：“大人是无知之过，这类奇人喜暴身荒野，借天地日月一切形像自然淬炼其身……”顿了顿，他喃喃念诵道：“太一守户，三魂营首，七魄卫内，胎灵录气中，之所谓太阴炼形也！”

柳鹤鸣缓缓走回来坐下，道：“这个人如是正道之士，仙业可期，如为邪道人，天下必大乱了！”

李知府神色一呆道：“先生这么说……这个人必是邪道中人了……”

想起了怪人的可怕形像，李知府不由打了一个哆嗦。

“一字剑”柳鹤鸣轻轻一叹，道：“很难说，无论如何，这人万万不可开罪，须知能达到他这等功力之人，已非寻常兵刃所能伤害其身，太可怕了……”

李知府一愣，道：“这么说，下官只好听其割宰，筹足他所开出的一万两银子了。”

柳鹤鸣眉头微皱道：“这就难了，按说此人功力已臻如此境界，岂能再是贪恋尘俗享受之人？以晚生看，此人必是必怀异图，果真这样，大人即使筹足了万两白银，也难免他不会日后再生难题。”

李知府点点头道：“下官怕的也是这个！”

柳鹤鸣喟然长叹道：“不瞒大人说，晚生近十年来闭门参习上乘内功心法，自信已颇有心得，但是如与此人相较，却是不敢言胜。”

方师爷道：“老先生如能援手，那人必知难而退。”

柳鹤鸣苦笑了一下。

不需要目睹那人一切，只由方师爷刚才一番形容，他已可以想知那人必将是武林中百年来罕见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凭借着他那超人的一身

奇技，为善则苍生利，为恶则天下害。柳鹤鸣在略作思忖之后，倒决心要管这件闲事了。他虽然内外功力均臻至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对于方师爷嘴里所称的那个怪异奇人，却是心存顾忌，然而目睹着李知府的凝重神情，他却又不忍拒绝。

“好吧，”他勉强点头道：“我去见一见这个人。”

从容嘱传人

李知府、方师爷顿时脸色大悦。

柳鹤鸣苦笑了一下道：“为大人计，暂时还是先要把钱凑足，万一晚生说合不成事败，这一万两银子，诚是大人救命之数了。”李知府听他口气，似乎只是作说合之意，未免又感失望。话已至此，也就不便再强人所难。

柳鹤鸣站起道：“距离明午时分不多，大人尚需多作准备，晚生也需少作交待，也就不再多留大人了。”

李知府遂站起，连连道：“偏劳，偏劳！”

一行人告辞而出。

柳鹤鸣亲送到大门，长揖再三始回。

柳鹤鸣再回到屋内。

房中多了一个长身玉立、面目清秀的少女。

她年在二十上下，蛾眉杏目，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袷袄，由于剪裁适当贴身，穿在身上也就越发地显得标致可人。

迎着柳鹤鸣她唤了声：“大伯。”

柳老人怔了一下道：“你什么时候来的？”

少女道：“侄女站在里面很久了。”

柳老人点点头道：“你都听见了？”

“都听见了。”

“很好，”柳老人点着头道：“十年来我不曾管过别人闲事，今天破例要管一次了。”

少女道：“大伯……您老人家已经封剑了！”

柳鹤鸣苦笑了一下，点点头道：“不错。”

他缓缓地坐了下来。

少女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

“您真的要去？”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向着她微微一笑道：“你应该知道，大伯生平为人，言出不二，答应了人家的事，刀山火海，亦不反悔。”

“可是您老人家也曾亲口宣称封剑江湖的呀！”

柳鹤鸣长叹一声道：“青婵，你自幼随我习剑练武，应该体会得到，这二十年来，我该是何等的寂寞……”

“大伯，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那么我告诉你。”柳鹤鸣冷冷一笑道：“大伯问你一句话，人生最悲哀的事是什么？”

柳青婵摇摇头道：“我不知道。”

“英雄无用武之地……”

柳鹤鸣怅然地叹息一声，苦笑着接下去道：“明白了吧，孩子，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悲哀的事了。”

“不，”青婵道：“您老人家做了很多侠义的事情。”

“但是，对我来说，都是太轻而易举了。”柳鹤鸣微微闭上眸子，道：“比较够得上我敌手的，只有一个人！”

“是谁？”

“马岳，‘平江学士’马岳！然而……”柳鹤鸣睁开眸子叹息了一声道：

“然而那一次也只不过施出了我剑术中六成的功力而已……自从那一次以后，这二十年来，我就再也不曾遇见一个真正的敌手……”

他是那么的气馁，苦笑了一下又道：“人们只听我柳某人三个字号，正派人礼敬有加，邪道人避之为吉，近二十年来，我饱尝寂寞之苦。”

“我封剑的原因，也就在此。一个没有敌手的剑士，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有时候我真后悔练武。”

他眯缝着一双眸子，回忆着如同“白驹过隙”的既往，不胜感慨地道：“如果一开始，我全心治学，今日已足可成为造福人间的学士，或许已成为朝廷倚重的大员……然而我却不幸选择了练武习剑一途，以至于岁月蹉跎，至老一事无成。”

他像是真正地感到悲哀了。

看上去，他的确也显得老了。

柳青婵忽然注意到他眼角以及两腮上的深刻皱纹，显示出他的话果然不假。寂寞的生涯，空负了他身怀的奇技。

他霍地由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布满了笑容，较之先前的形销骨蚀，一时判若两人。

“把我的剑拿来。”

柳青婵怔了一下，她想劝阻，却知道这位大伯生平刚愎自用，说一不二，他决定的事情别人是改变不了的。

剑拿来了！

外面包着一层黄色的布套。

黄色的剑穗，就同他身上那袭杏黄色的长衫是一样的颜色。

看着这柄剑，柳鹤鸣蓦然地飞起了一片遐想。

柳青婵自幼随这位伯父练成了一身绝技，对于这位伯父那一身精湛的武功，她一直是由衷的钦佩，从来就不曾怀疑过他会败给谁。

然而这一次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作祟，竟然使得她为这位技惊群伦的大伯父担起心来了。

她虽然不曾见过那个怪人，可是却由方师爷嘴里听出了一个大概，下意识里，她对那个冰中怪人起了一种莫名的惧怕。

“大伯，我害怕您老人家……”

“怕我不是那人的对手？”

柳青婵点了点头，呐呐地说道：“这个人的武功怪异，听那位方师爷的口气，他的武功像是西昆仑一派的，这一派的人，在江湖上声名虽不大好，但武技高强。”

柳鹤鸣微微一笑，点头道：“你果然是长大了，能够有这一番见解，确是不容易。听方师爷所说，我也怀疑他是西昆仑派的人，可是西昆仑派自从教主李元烈昆仑坐化之后，教中人零星分散，已难见再有高手。如果那位方师爷所形容一切属实的话，这冰中怪人的身手除了有昆仑一派‘闭气’的特点以外，显然还具有‘大荒’一门中的不传之秘……”

说到这里，这位素来甚有修为的老剑客，像是忽然触动了什么。

他神色微微一呆，道：“噢，我几乎忘了……”

“忘了什么？”

柳鹤鸣面色猝然大变道：“是了……是了……”

柳青婵惊道：“大伯，您老人家想到了什么？”

柳鹤鸣神情沮丧地道：“昔日大荒门的独孤无忌称霸两湖，曾遭海内外十一门派联手攻击，在洞庭君山为‘乾坤正气门’的尚先生出奇技以火箭围攻，独孤无忌时在睡梦中不及逃避，将一张美好的面容，烧得惨不忍睹……”思索了一下，他继续道：“那独孤原有中原第一美男子之称，平素亦以此自诩，事发之后，痛不欲生，因此痛恨中原各派，他以‘尸解’之术，逃开火海，毒手杀死尚先生之后，曾发恨说，三十年后，当派其弟子入霸中原，尽杀正道之士……”

他神色一呆，冷冷笑道：“算起来时间正好……莫非这人就是独孤老魔的传人不成？”

柳青婵听了心中一跳道：“这位独孤先生莫非还在人间？”

“当然在……”

“那么他就该自己出山复仇，为什么要假手他的门下弟子？”

“这一点你就知道了！”柳鹤鸣道：“那独孤无忌生具一副美好躯壳，以此自负，曾使中原无数少女为之着迷，他也乐以逢迎，弄得江湖上盛传其风流韵事。他之结怨于武林各派，于此也大有关系。据说十一派中就有不少女眷吃过此人暗亏，是才促成联手攻击之一途，独孤爱美成性，自毁容后，痛心至极，是以发誓，今生今世永不以面目示人，是才有令其弟子出山大肆复仇之一说。”

青婵道：“独孤无忌的武功如何？”

“高不可测，自诩为湖海第一人，的确也当之无愧。”

“大伯您可见过这个人？”

“在君山与他见过一次，确是美如子都，武功卓越自成一家……”柳鹤鸣慨然道：“那时虽是狂傲自负不可一世，我却不愿以多敌寡，是以在洞庭作客三天，即拜辞告别了云九公，远赴河间而去！至于独孤毁容后脱离君山之事，却是以后得自江湖传闻！”

青婵道：“莫非这十一派掌门人，就没有想到以后的危机么？”

“怎么会没想到？只是独孤无忌自此以后，果然匿居不出，三十年来，一直到今天再也不曾听到过他的消息！这些年来，这十一派门人，曾发动三次搜索，俱都徒劳往返，只是对方既然有意躲避不出，谁也无法再令他现身而出……”

说到这里，他呆了一下，叹息着道：“三十年星移斗换，十一派长老，也都死得差不多了，只怕再也不会有人记起这个人了……”

“那么，”柳青婵无限惊愕地道：“大伯您看这个冰里出来的怪人会是那位独孤无忌的门下么？”

“很有可能。”

柳鹤鸣冷冷一笑，又道：“要真是他的门人，只怕就难以善罢甘休！独孤无忌当年既已发下豪语，必然在这三十年内，倾其所能，才调教出这个弟子，这个人的武功想必甚为可观了。”

青婵神色一呆，缓缓低头不语。

她心里生出了一片寒意！虽有意阻止伯父插手管这件闲事，但是生为剑门之女，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出这番话来！

柳鹤鸣微微一笑道：“青儿，你不必为我担心，其实我倒乐得见识一下独孤无忌的传人。当年错过与他一搏之机，使我深深悔恨，难得三十年后有幸能够见识到他的弟子。”

冷笑一声，他接道：“独孤无忌以三十年的漫长时间，调教出来的弟子，必已得其真传，只怕其功力较之独孤本人也相去不远，这人正是我乐意一会的对象。”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踱至窗前。

看着窗外的红梅，他脸上飞起了一片豪兴：“况且我还不一定会输给他。”

转过脸，看看柳青婵又道：“我算计着必是独孤门下杰出传人。果真是这个人，那么他选了‘大名府’为出手第一站，这其中大可玩味。”

“大伯的意思，莫非大名府内有他要找的仇家？”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柳鹤鸣略一寻思，即脱口道：“蓝昆。”

“天一门的蓝老前辈？”

“不错。”

柳鹤鸣似乎一下子想通了很多。

“天一门正是当年参与共谋独孤无忌的十一门派之一，这就不错了。”

青婵一惊道：“既然如此，我们赶快去告诉他老人家一声。”“不忙。”

柳鹤鸣哼了一声道：“这件事未经证实，先不必忙于一时。”青婵道：“蓝老前辈武技别成一家，早告诉他一声，也许可以配合大伯，如果大伯与他联手共同对付……”

才说到这里，柳鹤鸣即摇手制止。

青婵自知又说错了话，她想到了大伯生平最看不起的就是以多胜寡，于是见状忙自中途打住，脸上现出了腼腆颜色。柳鹤鸣道：“那怪客向李知府定的时间是在明日正午，未时以后，如果我还未曾回来，可能就凶多吉少了！”青婵心中一难受，低下头叫了声：“大伯……”

柳鹤鸣叮嘱着道：“你记住，如果‘未’时以前，我还不曾回来，你就速往‘天一门’，面见蓝昆报讯，告诉他独孤无忌的诺言实现了，嘱他速速避开吧！”

青婵道：“只怕蓝老前辈他不肯逃走……那又怎么是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柳鹤鸣冷冷一笑，又道：“蓝昆的武功远逊于我，如果我尚且不敌，他岂能是那人对手？不过这个人生就是一副骡子脾气，唉，生死有命，青儿，你只把话带到也就是了。”青婵心里一阵发酸，眼泪在眸子里打着转儿。

“大伯……”她忍着心里的悲伤道：“您老人家要是敌不过他，也犯不着拿性命去拚，还是快点回来吧！”

“这个我知道。”

说罢，叹一声，又道：“只是强者出手，只分生死，却无妥协的余地。万一我敌他不过，只怕再想逃得活命，可就万难了。”青婵叫了一声大伯，扑上来抱住了老人身子，柳鹤鸣“哎”了一声并拍一下她的肩头。

“这只是往最坏的方面打算，说不定大伯一出手就赢了他也未可知。”

“只是我不放心……”她仰着脸，洁白的脸上挂着泪痕，说道：“大伯，我要跟您一起去。”

“傻丫头……”

他轻轻用手把她散置在前面额头上的几根乱发归置了一下。

已经是个大孩子了，脸上还脱不了稚气，睫毛深处隐藏着那双碧海似的一双翦水瞳子。

二弟病塌垂危之际，把她托付给了自己，韶华如水，一眨眼的工夫，这个孩子竟长得这般大了……

看着她，想到这些，柳鹤鸣兴起了一片慈爱。

青婵偎依在大伯父的怀里，她自幼丧父，母亲也很早弃养，是大伯一手把她拉扯大的。伯侄间的感情，有甚于父女！

“孩子！”柳鹤鸣讷讷地道：“你一向是很坚强的，这件事你更要沉住气，你坐好，我有几句要紧的话嘱咐你，你注意听着。”

青婵抹了一下眼泪，点头答应，静静坐好。

柳鹤鸣道：“果真这个人独孤老怪门下，而我又遭其毒手，那么你的责任便十分重要了。”

“大伯是说，要我负责通风报讯？”

“对了。”柳鹤鸣很欣赏侄女的聪明，脸上弥漫着欣慰的笑容。“由北而南，一共是十七家门派，你要一家家的通风报讯，而且要赶在那厮的前面。”

“大……伯。”青婵低头饮泣着！

柳鹤鸣看着侄女这番模样，忽然心里一动，暗忖道：“她何以如此伤心？莫非我此行真的有什么不妥么？”他当然不会就此打消了主意。

良久以来，他就渴望着一场剧烈的搏杀。

那场搏杀也许并不一定是剧烈持久的鏖战，但是必须是要施展出自己生平所学，也许只出一剑，但是这一剑必将是自己生平剑道的精华。

果真有这类的敌手，虽死何憾？

他脸上又重新带出了自信的笑容。

“放心吧，孩子，大伯不是这么容易就会落败的。怎么，你对大伯不放心？”

“不是……”

“好！那就擦干了你的泪……回房去吧！”

青婵答应了一声，起身进屋。

柳鹤鸣这一瞬间感慨万千。

他缓缓步出堂屋，却发觉到老奴田福，正坐在院子里发呆。他们之间，有四十年的主仆情谊。

柳鹤鸣当然忘不了田福那只眼睛是怎么瞎的。

大巴山之夜，他背负着柳鹤鸣的妻子尤氏，在乱石崩雪的山沟里面，被群盗劫击。

尤氏就是那一夜死的！

田福的一只眼，也是那个时候遭箭矢所射瞎的！柳鹤鸣忽然悲从中来，淌下了两滴泪水。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却干了这么侠义的一番义举，其一腔对主的忠义，较之谋国的忠臣名相又有何异？四十年来，他不气馁，不怨天尤人，仍然是守着他本身的职责——一个仆人的职责。

这等忠心，怎不令柳鹤鸣肃然起敬钦感有加。

“田福。”他轻轻唤了一声。

“你来我家有多久了？”

“噢，大概快四十年了吧！”眨动了一下他那只独眼，田福惊异地道：“主公，您老问这个干什么？”

“只是想起来随便问问罢了。”

“主公，刚才府尹大人来访……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当然有！”

四十年真诚相处，意气相投，有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主公……有什么要紧的事，令您为难？”

“这个……”

田福没接口，只静静等候着柳鹤鸣说话。

“也可以这么说，”柳鹤鸣道：“我正想找你谈谈。”说罢，他即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田福侍在他身前。

“田福，你认为我的功力如何？”

“主公功力那还有什么话说，不要说冀省难觅对手，只怕再走鲁豫，也难有第二人。”

“哈，”柳鹤鸣大笑一声，道：“这只是你的看法而已，鲁西的张之江和豫东的边宋靖，这两个人都不是弱者，只怕较我武技犹有过之。”

田福吟哦了一下道：“张、边二位确是不弱，不过与主公也是在伯仲之间。”柳鹤鸣脸上现出一片戚容，他找田福谈话自然是有意用的。“我们在青竹堡度过了十年的太平岁月，田福，你觉得习惯么？”

田福怔了一下，立刻就明白了主人的心意。

“太好了！”他点着头道：“这种修心养性的神仙生活，是老奴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哼，你是信口胡说。”

柳鹤鸣立刻拆穿了他的心思，冷冷地道：“你用不着瞒我，其实我早已看出来，你有些耐不住了。”

田福顿时一怔，道：“主公，您老这话……是什么意思？”柳鹤鸣苦笑一下道：“你用不着害怕，其实我并没有丝毫怪你的意思。老实说，我也和你一样，十年来韬光晦迹的生活，我早已过腻了……”

“主公，您老……”

“你用不着着急，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他加重语气道：“很重要的一件事。”

“什么事……”田福已经下意识地觉得不太妙。

“你注意听着，”柳鹤鸣道：“刚才李知府他们来，是因为要请我去为他对付一个人。”

“是……谁？”

“这个人你我都不认识。”

冷冷一笑，他又接下去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很可能是我平生所见最厉害的一个劲敌。”“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主公，您老人家已经答应李知府了？”

“不错。”

田福怔了一下道：“什么时候？”

“明天一早我就要到府尹衙门……”

顿了一下，柳鹤鸣接道：“那个人跟李知府约好，正午必定到达。”

田福那只独眼内顿时冒出了亮光，道：“老奴愿追随主公左右见识一下这人的身手。”

“那可不必！”

田福一怔道：“为什么？”

柳鹤鸣道：“因为你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田福道：“主公，您老请明说，田福这条命早就是拣回来的，刀山剑树，万死不辞。”

柳鹤鸣长叹一声道：“田福，难得你有这一腔忠义精神，只是你须知道，人只有一条命，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死要死得有价值才是。”

田福点头道：“主公以前已经对我说过很多次，这个意思我懂得。”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怀恨着的一件事……其实这么些年下来，你早已经应该心平气和了。”

田福被他说中心事，顿时垂下头来。

他那只独眼里，聚集着凄戚的泪光。

虽然事情已经过了三十年，可是一想到那一夜——大巴山之夜，田福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一种无法可以饶恕自己的内疚。

他总是认为主母尤氏的死，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济所致。

因此每当他看见柳鹤鸣花前月下孤独自处的时候，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深深责怪着自己。

现在他的心事，忽然被主人一语道破，自是感到无限悲怆。

他是直性人，肚子里憋不住话，此刻被主人一点破，更不禁悲从中来，一时垂下头来，忍不住热泪如雨，大声地抽搐起来。

柳鹤鸣似乎没有想到他会如此，一时呆了一下。

田福忽然双膝跪下，悲声泣道：“主公，您老说得不错，过去那件事，我太对不起您老人家了，我也对不起死在九泉之下的主母……”

柳鹤鸣不等他说完，即上前把他搀了起来。

“田福，你千万不要这么想……这些年我对你只有心存感激，绝没有丝毫怪罪你的意思。你起来，我有重要的话要告诉你。”

田福发觉到主人脸色沉重，预料着将有重大的事情要托付自己，遂止住了悲声，抖颤颤地站了起来。

柳鹤鸣道：“你坐下。”

田福依言坐好。

柳鹤鸣道：“田福，我现在只告诉你，对于明天将要会见的那个人，我预感着必将要与他放手一拼，可是我却丝毫没有把握能够战胜他。”

田福正欲说话，柳鹤鸣以手势制止。

“你听我说完，”柳鹤鸣继续道：“我与那人这一战的结果，必有一人会当场丧命。万一我胜，死的是他，这件事就不必多说。”

田福垂首恭听，不敢插口。

“万一我败了……”他苦笑了一下：“当然后果也是一样的。”

“主公……”田福霍地站起来，却被柳鹤鸣的手势制止，他只得悻悻然地又坐了下来。

柳鹤鸣沉声道：“田福，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要负责保护青儿的安全，你做得到么？”

田福那只独眼睁得极大，他本来预备与柳鹤鸣有所争执，只是却没有想到柳鹤鸣交付与他的工作竟是如此的重大，使得他简直无法推却。

愣了甚久。

田福那只独眼内，突然淌出了一行泪水！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柳鹤鸣却知道他心里已经答应了。

在交付这个任务以前，柳鹤鸣心里早已事先考虑过——因为只有如此，他才可以使田福得以保全性命。

保全青婵的性命，同时也就等于保全田福的性命。

柳鹤鸣觉得只有这样他才不会推却。因为当年田福保驾主母尤氏不慎，而使得尤氏丧生，在田福来说，那是他终生认为永远也不能饶恕自己的一种罪过。

现在柳鹤鸣又交待给他类似以前同等性质的一个新任务，正是根据他内心下意识的一种赎罪的心理要求。

正因为如此，所以田福听了这个新任务之后，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内心本意，原是要与主公同生共死，可是柳鹤鸣交待给他这项任务之后，使得他简直就没有再商榷的余地。

所以他流下了眼泪。

柳鹤鸣凄凉地笑了一下道：“我只是在做最坏的打算，说不定那个人不是我的敌手，那么这一切就都是多余的了，我只是要你心里先有个主见罢了。”

田福紧紧地咬着牙，点点头道：“这件事，侄小姐知道了么？”

柳鹤鸣点点头道：“知道。”

“侄小姐打算怎么样？”

“她当然听我的话。”

“那么主公预备怎么安置她？”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子来，回头向着后面房里看了一眼，保定柳青婵不在现场。

“主公有话直说无妨。”

柳鹤鸣一声长叹道：“对于你我当然没有丝毫不放心的地方，只是青婵那个孩子，却是生来任性的脾气，有些话不得不瞒着她一些。”

“主公要说什么，也许老奴可以从旁设法。”

柳鹤鸣点点头，说道：“正要 you 从旁帮助。”

说到这里，他脸上罩下了一层愁云。

沉默了一些时候之后，他才苦笑道：“明天我要去接触的那个人，虽然我根本就没见过他，可是听了方师爷的一番形容之后，我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如果真是这个人，他的手段必将狠厉无比，举世无双。”

在说这些话时，他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什么。

于是他又接下去道：“我是在担心，万一我打败了，自然我命休矣。”柳鹤鸣道：“我死，倒是不足为虑，因为我心里早已抱定了必死的打算，我只是担心……”

田福徐徐地道：“主公是放心不下侄小姐，这一点老奴谨记在心，决不使侄小姐轻易涉险。”

柳鹤鸣道：“万一连我都遭人毒手，可以想知那人的厉害，你也许可以约束青婵不去找那人报仇，可是却保不住那人不来找到她斩草除根。”

“这个……”田福独眼睁得圆圆地道：“那我就跟他拼了！”

柳鹤鸣冷笑一声道：“果真这样，我也就不必把侄小姐托付于你了。”

田福顿时发觉自己说错了话，脸上现出了一片恐慌与不安。

“主公请息怒，我是有口无心……我实在是乱了方寸，请主公指示切

要。”

“对了，”柳鹤鸣道：“你跟我已数十年，原是应该有这番涵养，否则必然损人害己。”

田福脸上现出一番羞惭，垂头不语。

“田福，”柳鹤鸣道：“你要听着，我所担心的乃是明天万一我死了之后，那人可能立刻找来此地。”

田福霍地抬头。

柳鹤鸣道：“因此，我要你事先带着青婵逃离！至于逃离的路线，我已经告诉了青婵，现在我再告诉你一遍！”

于是他就把先时告诉青婵的一番话，又告诉了田福一遍。

田福听完之后，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过了一会儿，他才慨然地道：“主公请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依您老的意思办理！”

柳鹤鸣原以为他会有什么异议，想不到他会这么爽快地一口答应，心里大为放心！却不曾想到田福忽然跪下来，向着他恭敬地叩了三个头。

他语含悲切地道：“田福蒙主公数十年恩待，大恩不言谢，只请你老珍重，家事有我负责，您老放心去吧！”

言罢站起来！

柳鹤鸣颇感慨地点了一下头，遂转身自去。

大名府衙内，早已重兵把守。

“一字剑”柳鹤鸣来到的时候，距离“午”时还有小半个时辰。

捕头张方早已在门口守候，乍见柳鹤鸣的来到，不胜欣喜之至，连忙把他延请到了李知府的签押房。

李吉林知府与方文生师爷原以为柳鹤鸣不会来了，现在见状，大出意料，自是窃喜不已！

柳鹤鸣穿着黄色长衣，面色极其从容，随身所带，仅只长剑一口。

这口长剑，依然是装置在黄色的剑套之内，斜背在他右肩后侧。

方师爷献上了一碗茶，柳鹤鸣站起来双手接住。

李知府长吁了一口气，道：“老剑客不愧是信人君子，你来了，兄弟这颗心总算放下了一半。”

方师爷脸上带着笑容道：“不瞒老先生说，这衙门内外，已由张方负责部署，临时借调了左右邻县的几名干捕，那个人如果有自知之明，也许就不会来了。”

柳鹤鸣苦笑道：“方先生设想不谓不周，只是这些是难不住那个人的。”

李知府一怔，说道：“老先生，你的意思……”

柳鹤鸣道：“晚生之见，大人只宜智取，却是万万不可力敌！”

“这个……”

“大人暂时可放宽心，晚生既来，自然不会临阵脱逃，这件事可由晚生一人负责。”

顿了一下，他又接道：“万一要是晚生也抵挡不住，那么大人即使再约上许多人，也只怕是枉费心机。”

李知府将信将疑地道：“柳老兄果真认为那个人一定会来？”

“他必然会来的。”

“为什么？”

“武林之中，信义为重，这人虽然并不是一个仁心义举的侠士，可是能具有如此功力的人，当今天下毕竟少见，他不会自食其言。”

李知府呆了一呆，看了一旁的方师爷一眼。

方师爷又下意识地看向两处门口看了一眼——那里早已布下了人，张方与孙七，以及邻县的四位干捕——“海豹”谢山，“双手箭”关士宏，“左手快刀”李立，“云里翻身”管刚！这四个人俱是左右邻县公门里的杰出人物，可谓一时荟萃。

这一切看在柳鹤鸣眼中，大不以为然。

他转向李知府说道：“以晚生的意思，等一会，那人来时大人宜先礼后兵，切不可草率动手，以致贵衙弟兄平白受到伤害！”

李知府犹豫地道：“这个……”

柳鹤鸣目光一扫站立在两处门侧的六名捕快，道：“这六位朋友，大人亦应先行调开，以免上来就造成冲突，以后事情，只怕就不好处理了。”

李知府点点头，说道：“老先生说得有理。”

说罢转向张方道：“张头儿，你让他们几个先退下去。”

张方应了一声道：“是！”

嘴里答应，脚下并未移开，却把眼睛看向一旁的方师爷。方师爷尴尬地笑了一下，转向柳鹤鸣说道：“柳老先生，这样怕不太好吧！万一……”

柳鹤鸣道：“方先生不必多虑，这件事应该如此，六位朋友可以暗中防守，却不宜公诸表面……”

李大人挥了一下手，张方遂与各捕快退了下去。

等到各人退下之后，李知府才向方师爷道：“文生，你也真是，既然有柳老先生在座，他们六个不是太嫌多余了吗！”

方师爷一连气地道：“是是是……”

嘴里说着，眼睛可就情不自禁地瞟向柳鹤鸣。

要说柳鹤鸣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他是真的一点儿也不敢相信。瞧瞧他那一身瘦骨头架子，文质彬彬的模样儿，来一阵大风只怕就把他给刮倒了，他是真不敢相信这种人会有什么本事。

尽管心里这么想，可是嘴里却不敢说出来。

那退下去的六名捕快，其实并没有远离，纷纷设防暗处，这府台衙门里里外外，到处埋伏着杀机，那个人不来便罢，若真敢擅入雷池一步，就叫他来得去不得。

其实这只是他们的想法，对方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可就不得而知了。

柳鹤鸣所显现出的是出奇的镇定。

距离“午”时，已近。

李知府脸上现出了不安，他站起身来隔着窗户向外面看了一眼，叹了一口气，柳鹤鸣一笑道：“大人稍安毋躁，现在时辰还不到，他是不会来的。”

李知府坐下苦笑道：“不瞒先生说，我实在……”

“大人不需如此！”柳鹤鸣冷森森地道：“那人向大人索取的一万两银子，不知大人你可曾准备好了？”

“这个……准备好了。”

柳鹤鸣微微点头道：“万一要是晚生不敌，这些钱也就是大人救命之数。为大人计，千万不可贸然开罪此人，须知明哲保身的道理。”

李知府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低头不语。

柳鹤鸣这时缓缓将面前的茶碗盖子掀开来，却见他捋起一只袖子，慢条斯理地，把五根长长指甲浸入热气腾腾的茶水之内。

如此两只手十指轮番浸泡一回。

那些原来晶莹剔透的长指甲，经此一来，看上去顿时变得其柔无比。

柳鹤鸣把泡软的指甲，一根根地卷起来，外面加上一个银质的指甲短帽，这么一来，看上去丝毫不碍于他出拳施剑，显得很利落的样子。

他不慌不忙地做着这些事情，一旁的李知府与方师爷聚精会神地看着他。

柳鹤鸣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又取过他携来的那口长剑。

褪下了长剑的布套，现出一斑蚀点点的青铜剑鞘。

他把这口剑的哑簧按开，以便随时可以抽剑而出。

“大人！”柳鹤鸣道：“等一会那人来时，为安全计，大人与方先生可以退处内室。如果晚生不敌遇害，大人即应差方先生将一万两银子恭敬送上，千万不可意图有所异动，须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李知府频频点头称是。

一万两银子不是个小数目，他不会这么甘心的双手奉上，只是对方既然这么说，他当然不便再持异议，至于心里到底作何打算，却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方师爷指着一扇扁窗，说道：“柳老先生，那个人上次来时，就是由这里出去的。”

柳鹤鸣抬头打量了一眼。

殊不知，就在他仰头的一刹那，霍然发现到一双腿脚垂挂在当空——正是由方先生指说的那扇扁窗伸出。

室内各人顿时大吃一惊！

方师爷吓得大叫了一声。

李知府吓得脸色发青。

各人惊吓的目光之下，却只见那双探出的腿脚缓缓向外伸展着。

那是一双紧扎着裤管的白绸子腿脚、两只衬着青色线袜的黑布鞋。

在各人惊心动魄的注视之下，这个人就像一条蛇似的缓缓向室内伸展着。

渐渐地，露出下腹、上胸、双肩、头颅！

最后像一匹绸子般的轻飘飘地坠落下来，现出了这人整个的躯体。

由于这个人的突然出现，使得李、方二人原想暂时回避都来不及！一时都吓呆了。

倒只有柳鹤鸣尚能保持着镇定。

他湛湛的目光，直直地打量着眼前这个人，虽惊不惧！

来人六尺左右的身材，灰白深陷的一张瘦脸，头上是一层未经修剪过的短发，前半压下来，散置在前额上，后半却像是展开的折扇一般散乱着。

这人上身着一袭肥大的白色对襟短儒衫，正中连缝处是一排为数七颗的黄金大纽扣——其所以断定它是黄金，是由于其上的光泽不同于铜质的黯然。

这样的一个人！

如此的一身怪异打扮！

莫怪乎室内之人，都为之瞠目而惊！

柳鹤鸣之所以不同于李、方二人之处，乃是由于他久经冶炼的气魄与自负甚高的精湛武技。是以，他的情绪在一惊之后，很快地就安定了下来。

那个人站定之后，一双深陷在眼眶里的眸子，连连地眨动了几下，首先注视在柳鹤鸣身上。

柳鹤鸣徐徐站起身来，抱了一下拳，道：“老朽柳鹤鸣敢问……”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不得不临时打住，原因是来人的目光已转向了别处。

嘴角微微向下拉动，带出一种说不出的不屑，这个人把目光已移向知府李吉林的身上。

柳鹤鸣的话只好打住。

这人看着李知府，把一只形同僵尸的枯瘦手掌伸出来，作出一副索讨的样子。他缓缓地用一口沉重的巴蜀乡音道：“李大人，我要的银子你可准备好了？”

李知府全身打颤地道：“这个……”

一面说，却把眼睛转向柳鹤鸣，满脸求助之色。

由于这个怪人的提早光临，使得柳鹤鸣原来打算让李、方二人回避的部署，成了泡影，所以李知府才会临时向柳鹤鸣讨主意。

那人带着三分木讷缓缓地掉过了头颅，一双含有隐隐精光的眸子转而注视在柳鹤鸣身上。

“你是谁？”

“柳——鹤——鸣——”

摇摇头，这个人冷森森地道：“我不认识你！”

“老朽也不认识足下！”

那人嘻嘻一笑，脸色极为不屑地道：“这么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要是昔日，如果有人胆敢这么向他说话，柳鹤鸣早就忍不住了，但是眼前这个人，显然是大有来头，柳鹤鸣心里极为不快，可是在未了解对方意图门路之前，他却是隐忍不发！

聆听这人奇怪的对话之后，柳鹤鸣脸上带出了微微的笑容。

“老朽为李大人座上常客，常来走动，理所应当，倒是足下不请自来，令人吃惊。”

那人像是不擅辞令，被柳鹤鸣这几句冷嘲热讽的话一激，顿时面现怒容。不过是一瞬之间，他脸上又现出一片笑容。

“柳老头，你竟敢对我这般说话，嘿嘿……我们等一会再谈。”

说罢转过脸来看向李知府，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怎么样，李大人是舍不得给么？”

剑影凌空逝

李知府讷讷道：“这个……是……不是。”

柳鹤鸣身子一转，已来到了李知府与怪人之间。那个人顿后退一步。

柳鹤鸣抱拳道：“这位朋友大名如何称呼，老朽不才，承李大人之托，愿意居中作一个调解人。”

来人那张尖尖的白脸上，现出了根深很深的两道纹路。“这么说，你是专为这件事才来的了？”

“正是这个意思！”

白衣人仰天打了个呵欠，像是驴子张嘴般地，掀起两片嘴唇，露出了白森森的两排牙齿。

说话时方师爷忽地站起来，正想夺门奔出，白衣人偏头看了他一眼，前者顿时吓得立住不动。

白衣人脸上一时间像是罩下了一层寒雾般的冷酷。柳鹤鸣目光湛湛地注视着他，提防着他猝然会施出杀手。方师爷早已被吓得双膝打颤，嘴里情不自禁地叫道：“柳老先生……柳老先生……救命！”

柳鹤鸣目注着眼前白衣怪人道：“足下既然来去江湖，又有这身功夫，当然不是无名之辈，请报上一个万儿。”白衣人摇了摇头道：“什么万不万的，我不知道。漫长的冬天，令人好不难受……”

说到这里仰天打了一个呵欠，一脸睡意地道：“好好一个冬眠，却被你们惊醒……记得离开巴山时，山下人送了我一个名字，我想这名字虽然文了一点，倒很适合我的性行……”

柳鹤鸣抱拳道：“洗耳恭听。”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如我说出这个名字，只怕你等三人俱要血溅当场。”

他翻了一下松弛的眼皮，打量着柳鹤鸣道：“怎么，你还有意思要听么？”

柳鹤鸣冷笑一声，道：“柳某如果惜命，也就不来管这桩闲事，请报大名。”

白衣人眼睛垂下来，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道：“我名冬眠先生，大名之行，原意在开春冰化之日，先寻‘天一门’蓝老头的晦气，既然你等扰了我的清梦，说不得先拿你们开刀了……”

李知府惊吓得叫了一声道：“冬眠先生……”

自称“冬眠先生”的白衣怪人，偏过头来。

李知府不知怎地，由内心浮起了一股无比的寒意。

这一刹那，他忽然感觉到一万两银子事小，而人命重要了。

“先生所需的银两……下官早已备好……”李知府全身打颤地嗫嚅道：“请容……下官去拿来奉上……”

白衣人木讷的脸上，此刻现出两弯笑容道：“太好了，李大人请与这位方先生退向壁角，有话等一会再说如何？”

李知府与方师爷早已吓破了胆，聆听之下连连地答应着，迅速地退向一角。

两个人倚墙而立，面色如土。

白衣人倏地身体向侧方一闪，快似飘风。

就在他身子方一闪动的当儿，柳鹤鸣的一双手掌紧紧擦着他的衣边落了下去。

这一招柳鹤鸣显然蓄势已久，只是仍为对方自称冬眠先生的怪人看破了先机。

既已出招，双方对垒已然分明。

柳鹤鸣一掌劈空之下，膝盖向前微屈，一只右掌向怀里一兜，五指箕开，反兜着直向白衣人前胸上扣了过去。

白衣怪人口鼻里发出了一声怪异的轻哼，迎着柳鹤鸣兜心的掌势，陡地弹空而起。

柳鹤鸣这第二着杀手显然又落空了。

眼看着白衣人腾起的身子，有如一片白云般的轻飘，足足弹起了丈二高下。

他双手两足向上一蹦，整个身子平平的已贴在室顶之上。

这么俊的身手，当真是武林罕见。

柳鹤鸣心中一惊，禁不住由心底潜升起一丝寒意。

高手对招，常常匪夷所思。

柳鹤鸣虽是一连走了两手空招，可是他毕竟是身怀绝技，非同一般凡俗之辈。

两招失手之后，他足尖微点，已把修长的躯体退向壁边贴紧。

这时候贴在屋顶上，活像条大守宫似的那位冬眠先生，忽然一个盘转，凌空倒折而下。

室内，起了一股劲风。

白衣人昂然立于一角，打量着贴壁而立的柳鹤鸣。

两个人四只眼睛，在一瞥之下，已经紧紧地吸住了。

白衣人徐徐地点了下头，露出了白森森的两排白牙，道：“好掌功，我倒小看了你。只是你仍难免于一死。”

柳鹤鸣冷冷笑道：“大荒山的独孤无忌是你什么人？”

白衣人紧贴在前额上的一绺短发，倏地耸动了一下，那张苍白无色的尖削面颊，陡然现出了无比的惊异。

“你果然知道得不少。”

白衣人在说这句话时，一只瘦若鸟爪的怪手，缓缓地抬了起来。

柳鹤鸣早已料到有此一着。

他双目平视，不慌不忙地抬起了一只手。

双方看来，像是同样的心思！

两只手掌看上去也像是同样的动作。

只可惜现场除了对敌者彼此以外，竟然没有第三个人能够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招式和手法。

两只抬起的手平直地对举着，白衣人那只瘦手是半握着；柳鹤鸣的手却是骄伸如刀。

李知府与方师爷虽是倚立在一旁作壁上观，可是实在说，他们却是没有这个心情和雅兴。

他们实在也想不透两个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对敌手法，可是不久之后，他们俱已觉出了奇异的感触，像是有一股充沛的气体感应圈子，慢慢向四方扩展着。

李、方二人先时并不十分感觉出来，可是只是一会儿的工夫，这种明显的气压之力，已使得他们两人大起恐惧。

那种无形的气压力量，仍在继续地扩展着。

签押房的两扇窗户，吱吱吱地急颤作响；

李知府与方师爷的额头上，俱都现出了一粒粒滚圆的汗珠，两张脸也都热红了。

然而，当时敌对的两个人，仍在相峙着！

白衣人的一只瘦手缓缓地张了开来。

猛可里，柳鹤鸣那只伸出的手掌，霍地向下一翻，指尖向上一场，平胸推出。

白衣人怪啸一声，那只伸出的手掌，就像是抓着了一样什么东西似的硬硬地向外一推。

两扇关闭的窗户，就在二人这一推一送之间，霍然为巨力震开。

柳鹤鸣却于这时，发出了一声呛咳。

一股热血，由他张开的嘴里猝然喷了出来。

柳鹤鸣的身子却也在此一刹那间猛然袭了过去。

随同着他扑上的身子，一口冷森森的长剑已抽在手中，剑光裹着他狂进的身子，像是拍岸的浪花——掌拍、剑劈，连同着他整个身子，带着凌厉的大股气压之力，同时向白衣人身上迫击了过去。

白衣人在柳鹤鸣猝然扑上的一刹那间，只作了一个动作，一个看来极为简单的动作；他举起了一只腿，两只手环抱当胸，简直是神乎其技！

你根本就看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接触在一块的。

白森森的剑光罩裹着柳鹤鸣狂进的身躯，猛然向前一冲，在同一个势子里，柳鹤鸣已运施出他浸淫剑道垂四十年的一着杀手——“七杀剑”。

顾名思义，那是七手杀着。

七手不同形势的杀着。

天下固然不乏杰出的剑手，然而能在一招之内，连施七手杀着的人，毕竟还是不多。

除了这手杀招以外，柳鹤鸣那只左手并不空着，在同一个势子里，他左手同时拍了七掌。

七次拍出的手掌配合着七式杀出的剑招，形成了极为凌厉而恐惧的一招杀着。

白衣人在此一刹那间，表现得竟是那么从容不迫。

看不清楚他是如何闪躲过那七式剑招，也看不清他是怎么逃避开那七式凌厉的手掌的。

最妙而又不可理解的是，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手还击的。

总之，在此一瞬间，两个人已经交换了一个位置。

白衣人移到了柳鹤鸣原来之处，柳鹤鸣却换到了白衣人原来立处。

双方背向背站着。

渐渐的白衣人转过身子来——触目惊心的是，他的两只如同鸟爪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使人惊骇欲绝的是，他的一双手上，分别抓着一样东西：一副血淋淋的肝脏；一颗活蹦跳动的人心。

柳鹤鸣缓缓转过身子来，大股的鲜血，由他胸肋两侧狂流出来！

他身子慢慢倒了下去。

白衣人木讷的脸上，丝毫不着表情，甚久之后，他那张苍白的脸上才绽开了一丝笑容。双手松开，一副心肝掉落地上。

李知府与方师爷目睹及此，早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

两个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双腿失去了劲道，俱都跌坐在地上，全身抖颤成了一团。

白衣人一双凶光四溢的眸子，逼视着二人，慢慢地一步步地走近。

李知府战兢地开口说话道：“你……你……”

两片牙床一个劲地互撞着，舌头也失去了控制，简直不知说些什么。方师爷却伏身跪地，叩头如捣蒜。

“饶命……饶命！”

他嘴里只是反复地说着这两个字，全身上下几乎都瘫痪了。白衣人首先走到了方师爷面前，伸手一把抓住了他的后背。方师爷就像鬼似的怪叫了一声。

叫声未完，一个身子已为白衣人高高地提了起来。“爷……爷……饶命……饶命……”

“我问你……”白衣人慢慢吞吞地道：“你是干什么的？”“师爷……师爷……饶命。”

“师爷？不用说，请这个性柳的来，也是你出的主意了？”“不……不是……”

方师爷吓得一连串地怪叫着，人吊在半空中，已经瘫了下来。

白衣人哼了一声，道：“没用的东西！”

说着用力向外一抛，方师爷整个身子就像个球似的被摔了出去。

只听见“砰”一声巨响，整个房子都晃动了一下。方师爷落下的身子，已成了一摊烂肉，血脑飞溅四壁，顿时一命归西。

李知府目睹至此，惨叫了声，像是自己身受一般。他蜷曲在地上的身子，抖颤得是那么厉害，不知什么时候，全身出了一阵子虚汗，汗水把内着的衣衫都湿透了。“站起来！”白衣人就站在他面前，用命令的口吻说。

“是……”

李知府全身抖颤着想站起来。

他哪里还能站起来？身子才爬起了一半，双腿一软又坐落在地。白衣人伸出一只沾满血的红手，搭在了他肩上，用力一提，硬把他拉了起来。

李知府杀猪似的叫了起来。

白衣人说：“去拿钱！”

李知府连连称是，心里多少稳当了一点。

喘息了一阵，李知府勉强镇定了一下，他手指门外，嗫嚅地道：“从这边……走。”

白衣人冷哼了一声道：“带路！”

他到底也是见过场面。读过很多书的人，平素也很注重气节，刚才是吓破了胆，这时略一沉着，也就恢复了几分理智。面对着这般模样的一个煞星，他心里知道，要想由他手里逃得活命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然而关在屋子里，更是死路一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制造机会。

这些念头，很快在李知府脑子里闪过。

他于是决定把眼前这个白衣人骗出室外。

因为外面埋伏了許多人，说不定在乱兵交战里，自己或可幸免一死。

白衣人冷笑道：“你在想什么？”

李知府苦笑一下道：“请你松开这只手，我才好走路。”白衣人想了一

下，果然把抓在他肩头上的那手松开了，并且后退了几步。

李知府叹息一声，道：“这位壮士，你我并没有深仇大怨，为什么对我要下此毒手？”

白衣人哼了一声，说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我并没有冒犯你啊！”

“好好一个冬眠，被你由梦中惊醒，差一点坏了我将成的道基，还说没有冒犯么！”

顿了一下，他冷笑道：“我原待春冰初化，一觉醒转之后，再大开杀戒。你这狗官硬把我的好梦惊醒，既然如此，我就先拿你们开刀……走。”

说到“走”字，顺手在李知府背上推了一下。

不过是轻轻一推，李知府已吃受不住，身子一踉跄，跌出门外。

当他由地上滚身站起时，白衣人赫然又站在眼前。

签押房外，是一条笔直的甬道。

甬道两侧栽种着两列雪松。

雪松后面掩着一片杀机。

捕头张方，率领着手下得力捕快“虎尾鞭”孙七，以及外县的几名名捕，他们是：“海豹子”谢山、“双手箭”关士宏、“左手快刀”李立、“云里翻身”管刚。

六个人早就埋伏好了。

老捕头张方确是够沉着，早在那冬眠生先下手杀害柳鹤鸣时，他就惊觉了，只是为了顾忌李大人的性命，张方力嘱不可妄动。

经过张方的一番调动，这附近已设下了重重的埋伏，凡是可以掩身的地方，都设下了卡子。

老捕头张方是一双“判官笔”。

孙七是“虎尾鞭”。

“海豹子”谢山是一双“折铁钢刀”。

“双手箭”关士宏，用的是一双“万字夺”。

“左手快刀”李立，使的是一柄“鱼鳞刀”。

“云里翻身”管刚，是一对“牛耳短刀”。

这六个人，都是久办案子的能手，可是面对着如“冬眠先生”这等大敌，一个个都不敢造次。

那两列雪松栽种得很是对称，两棵两棵地相对着，在雪松与雪松之间，连绵着一色绿油油的冬青矮树，无形中形成了孙七等一行最好的掩身之处。

掩藏在最前方的是“双手箭”关士宏与“左手快刀”李立。

这两个人已经得到了老捕头的暗示，要他二人在白衣人经过面前的时候，出手狙击。

其他各人则在关、李二人出击的同时一涌而出，混乱中搭救李知府。

眼看白衣人在后，李知府在前，一起走过来。

李知府有意把脚下放慢了，拖延时间，他身后的白衣人距离他约有一丈远近，看上去一副浑然的神态。

“双手箭”关士宏一双“万字夺”紧紧压在膝下，他两只手上各托着一支“甩手箭”，正是他仗以成名的暗器，一手双箭，专门取人的“照子”，在关士宏来说，堪称一绝。

“左手快刀”李立的一口鱼鳞刀倒背在身子后面，两个人俱蓄势以待。李知府一副哭丧模样，由面前走过去。

白衣人徐徐地跟上来。

“双手箭”关士宏看看时机来到，陡地一扬双手，两支甩手箭，猝然脱手而出“哧！哧！”两股尖风，直向白衣人一双眸子上飞来。

双箭出手，关士宏、李立二人，更是不敢少缓须臾。

两个人几乎同时窜身而起。

关士宏是一杆“万字夺”，李立是一口“鱼鳞刀”，两般兵刃一奔左助，一奔下盘，陡地向着白衣人身上招呼过来。

白衣人面对着关士宏发出的一对甩手箭，形同未睹，更不见他如何防躲，只不过本能地闭了一下眼睛。

两支箭显然是射中了。

只听得“叮！叮！”两声，不像是射在眼皮上，倒像是射在一层钢板上。

这一瞬间，李、关二人已同时扑到，一杆万字夺，一口鱼鳞刀同时招呼下来。

白衣人瘦长的躯体，像是旋风般地打了一个转儿，三个人忽然一下子定住——极为短暂的一刹那。

白衣人像无事人儿般地继续向前。

“双手箭”关士宏和“左手快刀”李立，两个人身子一连向前踉跄出了好几步，双双栽倒在地，顿时一命呜呼。

致命处皆在前心要害。

这位冬眠先生似乎惯于白手杀人，下手之处非心即肝，一击即中，绝不虚发，可怕之极。

现场情形显然不仅如此。

在白衣人与关士宏、李立二人乍一接触的当儿，人影交错之间，唿！唿！唿！唿！一连纵出了四条人影。

老捕头张方、“虎尾鞭”孙七，“海豹子”谢山、“云里翻身”管刚，四个人猝然现身而出。

四个人早已有了默契。

就在他们四人乍然一现身的当儿，“海豹子”谢山的一口折铁刀，随着他的一声大吼，兜头盖顶地直向白衣人头上砍下去。

“云里翻身”管刚的一对牛耳短刀，更是忘命般地向着白衣人扑到，两口刀一奔咽喉，一刺下腹。两个人紧接着关士宏、李立之后，前仆后继，勇锐不可一世。

只可惜，他们虽是奋死不顾，用心良苦，可是对于白衣人来说，却是丝毫也构不成威胁。

事实上白衣人眼睛里根本不把他们看为敌手。

这一次，他却改变了另一对敌的手法，就在谢山、管刚扑到的一刹那，白衣人那双白瘦的手掌就空一舞，只听得“叮当”一阵兵刃交接之声，管刚手里的一对牛耳短刀以及谢山的一口折铁刀脱手而出——白衣人显然志不在此。

因为就在这一刹那，白衣人的眼睛已看见了老捕头张方与“虎尾鞭”孙七，双双向着前行的李知府扑去！

一股无名之火，陡地自他心中蓦地升起……

即见他身子向前踉跄了一步。

就在他足下踉跄的同时，两只手已隔空劈出。

空气里，突然响起了两股金刀劈风的声响。

白衣人盛怒之下，竟然施展出武林中多年失传未见的绝技：“隔空剪影”。的确是难以令人相信。

双方相隔着少说有丈许以外的距离，然而在白衣人隔空的掌势之下，只听得张方、孙七各自发出一声惨叫，双双跌倒于血泊之间！每人背后留下了尺许长短，如同刀砍了一般的一道深深血痕。

李知府原以为可逃脱魔掌，哪里料到对方竟是这等厉害，只吓得怪叫一声，身子踉跄而倒。

同时管刚、谢山两个人一左一右同时向着白衣人两侧袭到。

这两个人虽然失了兵刃，却也不甘心坐以待毙。

管刚身子向下一坐，下盘着地，陡地施展扫趟腿的功力，一腿直向白衣人下盘扫去。

这一腿功力十足，眼看着已将扫在白衣人一双足踝之上，令人惊吓的是，白衣人整个身躯，看上去就是一匹缎子般的柔软，陡地瘫了下来。

管刚这一脚，竟是贴着他的身子扫了一个空。

由于这一脚力道过猛！管刚整个身子控制不住，旋转了一个圈子。

等到他转过身子照过脸来，白衣人又站在了眼前。

“云里翻身”管刚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所以得到“云里翻身”这个外号，纯系因为他轻功不弱，身段灵活缘故。

以眼前这六个人来说，管刚的功夫最好，他早年出身黑道，后来改邪归正，投身“南乐县”当差，由于他武功高强，对于江湖黑道门槛认识精明，所以当差以来，一连在他手里破了好几件大案子，承南乐县令赏识，不次擢升，不过三两年的时间，就把他提升为南乐县的刑事捕头。

“云里翻身”管刚和张方有交情，是以特地来此帮忙。

想不到他的热情，却为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杀难，诚然是始料非及。

管刚心中大吃一惊，面对着这位生平闻所未闻的奇异怪客，哪里再敢出手？身子霍地向后一倒，双足力踹之下，用“倒赶千层浪”的身法，“飏”一声反窜了出去。

虽然如此，他仍然不能逃得活命。

白衣人身子霍地向前一躬，两只瘦手即时一抄，已经捉住了管刚的一双足踝。

这时候另一旁的“海豹子”谢山，看看不是苗头，工打算要逃走时，却未料到白衣人竟把手上的管刚当作兵刃，猛地向他身上抡来。

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两颗头颅碰在了一块，一时间，血脑四溅，双双死于非命。

白衣人似乎仍然未能消除心中的怒火。

只见他双臂用力向外一挣、一扯，“呼啦”一声巨响，硬生生地把“云里翻身”管刚的身躯撕成两片，一时之间，血溅肠溢，惨不忍睹。

一旁的李知府，目睹及此，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遍体酥软，双目一翻，昏倒在地。

白衣人赶上一步，一伸手，把他抓了起来。

四下里喊杀声起！百多名弓箭手、削刀手，远远圈起了个圈子，向现场

逼近过来。白衣人一只手当胸抓着知府大人，一双精目四射，深陷在眶子里的瞳子，四面看了一眼，禁不住脸上起了一片怒容。

他伸出手在李知府当头一拍，后者全身就像是触了电般地打个疾颤，顿时醒转过来。

可是当他看见那位要命的煞星，仍在眼前时，禁不住吓得又叫了一声，全身抖成一片。

“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白衣人一双滚动闪烁的眸子，炯炯地打量着他。

李知府两片牙床格格互相撞击着，半天才说道：“饶……命……”

白衣人一笑道：“我并不想要你死，正如你刚才所说，我们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们这边死了几个人，我的气也消了一半……”

“是……壮士开恩”

“还是那句话！把钱给我。”

“是……我给……一定给你。”

“那么，就叫这些人远远站开！否则……”

他说话不急不躁，带着沉浊的川音，听在李知府的耳朵里别具阴森之感。他这里只管一个劲儿地点着头，不住口地应着，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

“你们退退……退下去……”

李知府铁青着一张脸，像是生了场大病似的：“退下去……快快……”

难为他还能说出一句整话，两只手不停地挥着。

四周的官兵在一名把总小武官的调度之下，向后退了丈许。这位把总姓丘，四十五六的年岁，行伍出身，手上抱着明晃晃的一口钢刀，不战而退，在他看来，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情。

只见他圆瞪着一双大眼，远远地抱着刀大声道：“启禀大人，卑职早已调配好了弟兄，布置下天罗地网，大人放心，这家伙他逃不了的。”

李知府惊悸地叱道：“混蛋……退下去。”

丘把总怔了一下躬身退后。

白衣人冷冷一笑，向着李知府道：“我们走！”

“是。”

李知府向前走了几步，奈何双腿发软，不听指挥，才走了几步，遂又坐倒。

白衣人在他坐倒的一刹那，忽然伸出一只手，正好抓住了他的胳膊。就这样半搀半拉着他一直穿过了眼前这条甬道。道侧，原本布置着精兵，见状纷纷让开。

丘把总脸色忿忿地站在道旁，一副心有未甘的样子。白衣人押着李知府走到廊子里。

那廊子尽头，有一幢建筑精美的房子，正是李知府的私宅。“是这里么？”

白衣人目光打量着当前房舍，站住了脚步。李知府连连地点头道：“是……”

“好！那么你传下话去，叫你家里的人赶快回避一下！”白衣人冷冷地说：“谁要敢心存不轨，休怪我手下无情！”李知府全身打颤地应着。

他即刻吩咐身旁人道：“快……快到里面去叫夫人和少爷小姐回避一下……”

马上有人遵命跑入内宅。

白衣人一笑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的人虽多，在我看来，简直不值一看。”

李知府牙骨交战着，不停地应声道：“是是……”说话时，身后的丘把总认为有可趁之机。

他站在白衣人背后约有两丈开外，认为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便由一名弓箭手的手上，接过了一面雕弓，当下张弓搭箭，瞄准白衣人后背，“飏”地一箭射了出去。

彼此间相隔如此之近，这一箭焉能会有射不中的道理？不幸的是，一切都似乎违反了常情。

弓弦一响，白衣人已发觉。

他身子并未转过来，仅仅反手一操，已把一只雁翎雕箭接在手中了。

丘把总见状吃了一惊。

一不做，二不休，他把手中雕弓一扔，足下一纵，就势抡起手上钢刀，猛然向白衣人背后袭来。

白衣人嘴里“嘻”地一笑。

他竟然连回头看也不看上一眼，二指拨动，已把接在手上那一支雁翎长箭弹了出去。

尖风一缕，直奔丘把总迎面而来！

“飏”一声，正射中丘把总前额眉心！

丘把总身子起得快，落下更快，惨叫一声，平空跌了一个筋斗，“扑通”摔倒在地。

丘把总落下的身子，一连翻了几转，手上的钢刀，“呛啷啷”撒手抛出，顿时一命呜呼。

这番景象，只把现场每一个人看得目瞪口呆，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李知府一辈子养尊处优，哪里见过这般景象？吓得双眼外翻，两腿打颤，几乎又要昏了过去。

白衣人一手抓着他，冷笑一声，道：“走！”

李知府咽了一口唾沫，在白衣人的大力搀扶之下，这才继续前行。

二人步入宅内。

李知府带领白衣人，来到了外厅。

一万两银子早已备好，置放在一只藤箱内。

白衣人打开箱盖检视了一下，点点头，遂盖好箱盖，他由身上取出了一根缎索，把藤箱捆绑结实了，背在身后。

李知府在他做这些事时，全身瘫痪在一张太师椅上。

白衣人一切就绪之后，回过身来目视向他。

李知府预感着不妙，只吓得全身打抖，却是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话来。

白衣人木讷的脸上，带了一丝笑容，说道：“你用不着害怕，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你这条命，就算是值一万两银子吧！”

李知府乍闻此言，才算是定下心来，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道：“谢谢……谢谢……”

白衣人原本要举步迈出，却又回过来！

李知府这时神色稍定，只是用一双惊吓的眸子打量着他，不知道他又要玩些什么花样。

白衣人冷声道：“我姓过，过之江，人称冬眠先生”。

“是……过英雄。”

“在大名府，我大概还有三天的逗留，如果你心有未甘，尽可以来找我……”

“下官不敢……万万不敢。”

白衣人过之江微微点了一下头，道：“那最好，因为那样可以少死几个人。”

李知府打了一个寒颤。

“冬眠先生”过之江露出白牙，一笑道：“对你来说，这些实在是无妄之灾，我很抱歉。”

李知府只是傻瓜似的点着头。

过之江正要迈步，忽然怔了一下，冷笑道：“看来你的部下还不死心……”

李知府勉强镇定地站起来道：“不会吧？”

姓过的看着他微微一笑，遂向门外步出。

就在他踏出门坎的一刹那，两口钢刀由外门两侧闪电般地猛劈下来！

在此同时，冬眠先生的手竟然更要快上他们一筹，在两口刀的刀锋眼看已将落向过之江头顶的刹那间，他的一双手已分别递出，点在了两名阻击者的前胸之上。

两阻击者顿时停刀不动，宛若泥塑木雕一般的不再移动！

两口刀距离白衣人过之江的头顶不及一寸，却连他的头发也未曾伤着一根。

姓过的鼻子里哼了一声，道：“缚犬吠尧，各为其主，罚你们在这里站上三天三夜，到时穴道自解，以后你们大概一辈子也不敢再暗算了！”

边说着他已经步出外室。李知府眼巴巴地看着他。

姓过的走了约六七步，慢慢地又转过身来。

李知府顿时又是一呆。过之江徐徐地点一下头道：“有几句话忘了问你，你要实话实说！”

李知府道：“过英雄请说，下官知无不言。”

“这样就好！因为你要是说得不实在，我还会回来找你的，那时只怕你再想活命，可就难比登天了！”

李知府吓得脸色一青，不住口地道：“下官不敢，下官不敢！”“我问你，适才为你助拳的那个老头是什么人？”

“过英雄问的是……柳老先生？”李知府道。

提起了柳鹤鸣，李知府心里浮起了一阵伤感，一汪泪水在眸子里打着转儿。

过之江点点头道：“不错。”

李知府道：“他是下官一个多年相交的朋友。”

“这人是什么门派出身？”

“这个……下官实在不知。”

“他家里有些什么人？”

“这个……”

“说！”

李知府与对方眸子交接了一下，自信实在没有勇气敢于折冲。

然而白衣人眼神里的杀机，已经昭然若揭。

李知府已经猜出了他的心意，心里禁不住冷冷打了一个寒颤！

江湖上流行所谓的“斩草除根”那一套，他已经猜知了过之江的意图。

话到唇边，又复吞住。柳鹤鸣一腔正义，为友而死，李知府亦非天性凉薄之人，实不忍再出卖他的后人。

顿了一下，他凄凉地摇了摇头道：“下官实在不知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他有儿子没有？”

“不曾听说过。”

过之江身子一闪，已到了他的身前。

李知府心中一惊，闭上了眸子。

过之江冷森森地道：“你们既属知交，怎会不知他的底细？”李知府频频摇着头，内心惊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下官实在不知……过英雄你不要……逼我太甚！”“好！”过之江点点头道：“那么他家住在哪里？”“在城南青……”

“青竹堡？”

“不……不是……”

过之江冷冷一笑，倏地转身步出。

李知府追上一步，颤声叫道：“过英雄……”

白衣人倏地回头。

李知府双膝一弯跪倒在地。

白衣人过之江冷冷一笑，说道：“干什么？”

李知府一面叩头，热泪滂沱道：“过英雄……万请网开一面，饶了他家中的人吧！”

过之江停了一下，灰白的面颊上带一丝冷笑，摇了摇头道：“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李知府膝行一步，再想求情，过之江退后一步，身形微晃，已掠窗而出。

等到李知府扑向窗前向外望时，对方快速的身影早已掠上了对面屋檐。

光天化日，众声嘈杂里，这个人颀长的身子，有如长烟一缕，接连闪了几闪，已然消失无踪。

李知府长长吁了一口气，身子一软，坐落在地。

为官十数年，不要说见，连听也没听说过的怪事，竟会被他遇见了。

在“生”与“死”的一线边沿上，他侥幸地逃得了活命，现在想起来，这条生命却是弥足珍贵了。

站在木桥上，远看着家门。

柳青婵忽然兴起了一片悲哀，眼圈儿一红，流出了两行泪水。

她身旁的田福亦不禁呜咽出声。

柳青婵痴痴地道：“莫非我伯伯真的遭到了毒手，回不来了？”

田福忍住悲痛道：“主公生平言出必践，他老人家说过未时以前如不转回，就要我们投奔‘天一门’去，现在未时已过，只怕他老人家……已是凶多吉少……”

柳青婵秀眉一挑，道：“大伯一身武功，已是登峰造极，我不相信他老人家真的会遭人毒手……”

田福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泪，道：“我也不信，可是……可是……听主公口气，好像那个人是他老人家平生所仅遇的一个大敌似的。”

柳青婵冷冷地道：“我不管，我绝对不相信他老人家会死……我要在这里等下去！”

田福叹了一口气道：“这地方太显眼，天又冷，我们到前面的小茶馆去等吧！主公要是回来一定会经过那里。”

青婵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田福就把一副简单的行囊背起来，主仆二人正待踱过木桥的当儿，即听见一阵吱吱哑哑车轮声，传自竹林之内。

即见一个汉子，推着一辆独轮车，正向桥上行来。

这附近居民来往，常以独轮车代步，当然不足为奇，只是来去的人，都是些本地农家穷汉子，很少有生面的城里人乘坐交通工具的。

眼前就是一个例外的人。

这个人穿着一袭雪白的绸子短衫，坐在车上俨若老僧入定。

使人惊讶的并非仅仅如此，而是他那种奇异的装束，时入冬令，滴水成冰的天气，这人仅仅只穿着一袭单薄的绸衫，简直是大违常情！

再者，那袭绸衫上的几粒黄色纽扣，泛射着闪闪金光，也极为惹人注意。

这人的发式也很怪，短短地贴压在前额上，像是女人前面的“刘海”式样。

男人留着这样的头发可就显得太奇怪了！

这人四十左右的年岁，白瘦白瘦的一张脸，他盘膝坐在独轮车上，一任车身在崎岖的黄泥道上起伏，颠簸，他身子却连动也不动一下，甚至于他那双闭着的眼睛睁也不睁开一下。

柳青弹与田福，顿时惊于这人奇怪的行径，由不住停下脚步来。

那辆独轮车子吱吱哑哑地推到近前了。

推车的汉子四顾茫然地停下车于，向着这边的田福点头笑道：“这位大爷，借问一声，这地方可是青竹堡么？”

田福点头道：“不错！”

推车的道了一声：“多谢！”独轮车继续前推。

可是忽然又停住了。

似乎坐在车上那个怪人说了几句什么，于是那个推车的又回过头来说话。

“借问，这里可有一家姓柳的住户么？”

柳青婵与田福顿时吃了一惊，由不住相互地对看了一眼，猝然觉出了不妥！

田福冷冷地道：“这里姓柳的人多的是，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

“我是在问一位叫柳鹤鸣柳老先生的府第！”

说话的并非推车的车夫，而是坐在车上的那个奇异装束的外乡客。

是一口浓重的川音。

这人大咧咧地盘坐在车上，说话时甚至于头也不回一下，很可能他连眼睛也没有睁一下。

柳青婵与田福突然大吃一惊。

由这人奇怪的举止，不速的来临，青婵与田福立刻联想到可怕的后果。

两个人几乎同时一愕！

柳青婵秀眉一挑，倏地抬手去抓插在行囊里的宝剑剑把，田福立刻制止了她的动作。

“怎么不说话！”

那人头也不回一下，冷冷地道：“我是来找柳鹤鸣柳老先生！你们哪一

位知道这人住在哪里？”

田福道：“柳老先生出去了！”

“嗯？”

车上人缓缓地回过身来。

推开了车把式，这人一双蕴含着奇异光彩的眸子，注视着说话的田福。

田福顿时觉得身上一阵子发冷。

是不是这人有什么奇怪的感应力量，可就不得而知，总之，在他凌人的目光里，田福下意识地体会出一种前所未曾领会过的寒意！

不像是常人的目光，倒像是太阳光照射在寒冰上反射出来的那种寒光。

白衣人直直地注视着他，像是很温和的样子。

只是他那张脸，即使再作出亲切的表情，却也令人不敢苟同，因为，那张脸是天生的木讷死板，天生不讨好别人的一张脸。

“你是柳老先生家里人？”

“不，不是……”

田福用力地摇着头，似乎已经体会出来人是谁了，也说不出什么原因，总之，这个人给他初见一面的感觉竟是那么令人战惊，可怕。

那人一笑道：“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家？”

田福道：“柳老是这里知名的人，大家都认识他，他老人家上午出家的时候，在半途遇见了在下，所以，我知道他不在家。”

那人想了想，点点头，说道：“有理！”

点了一下头，这人的眼光，很自然地又落在了柳青婵身上！只见他眉头一皱。

青婵很不自然地把头偏到了一边。

那人再回头望向田福，道：“请问尊姓？”

田福口中讷讷道：“在下姓田，你先生是……”

那人微微一笑，现出十分托大的神态来。他并不回答田福的话，却反问田福道：“柳先生府上还有什么人？”

“这个……在下就不太清楚了，好像人丁很多。”“柳先生有几个少君？”

“啊！总有七八个吧！”

那人脸上神色顿时为之一变，可是转眼间又自复元。“都在家里？”

“啊！好像是吧！”

那人脸上顿时显出一片凌人神态。

“多谢！多谢！”

向田福拱了一下手，那人又问道：“请问去柳家怎么一个走法？”

田福用手指着前面道：“由此向前走上二里有一片林子，在那里再向左弯，走上半里也就到了！”

那人一张白脸上顿时显出不安之色，冷冷地点了一下头，挥了一下手，独轮车继续向前！

柳青婵小声问田福道：“大叔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胡说一通？”

田福那只独眼仍在注视着前面的独轮车，脸上却带出十分难看的气色。

“姑娘莫非还看不出来？”

柳青婵一惊道：“看出来什么？”

她立刻会过意来，原本对这个人她就有点儿疑心，此时田福这么一提，她顿时心中一惊：“你是说……”

“嘘！”

田福手指按唇，制止她出声说话，并且向她递了眼波，柳青婵顺着他眼光看去，即见方才所见坐在独轮车上的那个客人正在开发独轮车钱！

大概那人是嫌车行太慢了，要下来步行。

田福只看了一眼，忙一拉柳青婵道：“快走！”

二人匆匆走了几步，来到了竹林旁边。

那是一大片竹林子，占地少说也有数十亩之多，除了一条曲折的羊肠小道穿行其间，并无第二条可以通行。来到了这里，田福似乎才松了一口气。

他二人回头再看时，只见先前的那一辆独轮小车已回身推过来，由林边经过。

方才那个乘坐独轮车的怪客，竟然消失无踪。

田福怔了一下道：“好快的身法！”

柳青婵忿忿地道：“大伯要去对付的那个人莫非就是他么？”田福点头道：“错不了。”

柳青婵呆了一下，面色惨变道：“这么说大伯他……老人家真的已遭了毒手？”

田福面色凄然，无话以对。

智败寻衅人

柳青婵忽然垂首，哽咽地泣了起来。

田福亦不禁滂沱泪下。

一阵阵的寒风吹过来，竹叶子唰唰啦啦地响成一片，更增添了一些离愁别绪，这其中倘若再加以生离死别，那情景可就更悲惨了。柳青婵泣了几声，忽然咬了一下牙齿，就要去抽剑。田福一把抓住她道：“姑娘，你要干什么？”

“我去找那小子去……”

“姑娘！”

田福用力地拉住她道：“千万不可……”

“为什么？为什么……”柳青婵大声叫道：“我要给大伯报仇……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一面说，她一面用力地挣着。

田福死命拉住她不放。

“你放开我，我要找他问个清楚。”

田福神色凛然道：“姑娘你可要想清楚，主公他老人家尚且不是这人的对手，你又能报什么仇？”

一句话说得柳青婵顿时一呆！

田福感伤地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姑娘你是聪明人……我们快走吧！”柳青婵咬了一下牙齿，缓缓地松开了紧握的剑把。田福拉着她张惶的步入竹林。

竹林内满是积存已久的落叶，踩在脚下软软的。

二人先顺着那条羊肠小道跑了一程，田福忽然站住脚道：“这样不行！”

“怎么？”

“那人会回来的！”说着田福不容分说地拉着她穿入林内。密密麻麻的竹枝穿插着，没有一丝空隙。当头只见摇曳着的一线天光，脚下是深可陷足的腐叶，偶尔踩上才出土的竹笋，刺得人脚底生痛。

两个人走了没有多远。

柳青婵忽然站住脚，小声道：“有人来了！”

田福一惊道：“在哪里？”

“在外面……”

“真的？”

两个人慢慢地把身子蹲下来。

柳青婵咬一下牙道：“一定是他！”

说完二人屏息凝神，倾耳细听。

柳青婵武功得自大伯柳鹤鸣亲传，多年下来内外功方面已有深湛造诣，用之在“听觉”方面，有“体察入微”之妙。这时她细心聆听之下，顿有所获。

“他回来了！”

田福一怔，身子微微前俯。

透过参差的万杆修重，借着摇曳的一片天光，一个飘浮着的白影子忽然出现在视线之内……

正是先前所见乘坐在独轮车上的那个人。

只见他远远站在小道一端，正睁着一双明锐的眸子向这边打量着。

一段很长时间，他动也不动一下。

风摇竹影，枝叶婆娑，那人仍然一动也不动。

藏在竹林里的两个人，都不禁有些沉不住气了。

柳青婵把身子抬起来一些，换一个姿势，转动之间，碰到了一根岔出的小小竹枝，发出了“嗒”的一声。

这原是毫不惹人注意的一点点声音，尤其是混杂在万杆修篁摇动的声音里，可以说丝毫也显不出来。

可是对于所谓的一些奇人，也就是生具异禀的人来说，情形就大是不同。立在小道尽头的那个人，显然已有所发现。

柳青婵与田福由于和那人距离过远，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可是由神志上看，他似乎已经有所觉察。

像是一阵风那么飘然。

那人已来到了眼前。

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仅仅只有三四丈远近。

借着隐约的天光，打量着这人阴晴不定的脸，实在是够怕人！

他那张苍白的脸上表情带着一些怒容，两只招风耳朵，好像可以随意地前后移动，上身的几枚大黄钮扣子，闪闪发光。

柳青婵的手紧紧地抓着剑把子，以备必要时，随时可以抽出剑来应战。

田福一只独眼更是眨也不眨地注视着他。

那人在凝神细听一阵之后，白脸上现出了一片阴险的狡笑。

他缓缓地移步前行，前行了约六七尺的距离，才又定下了身子。

柳青婵由身侧取出一口细长薄刃的柳叶飞刀。

她两只手交合着，把飞刀的刃首，夹在两手的十指之间，只要向外一翻，即可出手，百发百中，万无一失。

对于这手飞刀绝技，柳青婵一向很自负，然而这一刹那，她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犹豫和惊怕。

她暗自打着算盘，如果这个人就此离开，也就算了。如果他回身，或是一直还逗留在这里，那就说不得请他吃一飞刀。

她双目直视，全身功力提聚双掌，等待着随时予对方致命的一击。

然而，那个人却没有回头，一径地向前走了。

柳青婵松下了一口气，缓缓收起了飞刀。

田福道：“姑娘，可看清楚这人的脸了？”

“他烧成灰我也认得。”

田福叹了一口气，道：“我们还是先到‘天一门’，见到了蓝昆再说，主公是否遇害现在还不敢确定。”

这一句话不禁又带给了柳青婵一线希望，她顿时精神一振，点点头道：“我们走吧！”

白衣人既然往前去了，也就不再担心，只是为了怕他去而复返，所以还不敢现身而出。

两个人在林子里分拂着眼前的竹枝慢慢地往前面走。

这些竹子多是多年的老竹，一杆杆高可参天，竹叶子层层相接，有如一面极大的布幔遮在当空，除了有时候偶然而来的阵风，把树叶子吹开，才得以看见些许天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黑黝黝的！虽不至“伸手不见五指”，却也够瞧的了。

田福本来眼睛就不太灵光，一只眼睛白天看东西，有时候还会出岔子，何况眼前？

走了没多远，他已经一连摔了好几个筋斗！

柳青婵还得分出一只手来扶着他。

她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口剑，遇见面前有挡路的竹枝就顺手劈砍。

一不留意，田福又摔了一交！

竹枝子一阵摇晃，只听得一片啾啾尖鸣声。

黑暗中飞起一天蝙蝠。

在黑黝黝的林子里，这些小动物各有一双碧绿闪光的眼睛，一刹那满空都是，汇成了万点飞蝗，撞击在二人身上脸上吱吱怪叫着，煞是恐怖。

田福挥动双掌，柳青婵舞着剑，掌风剑影里，不知杀了多少蝙蝠。

虽然是短暂的一瞬，却也够令人吃惊害怕的。

就在大片鼓动着的蝙蝠趋于寂静之后，面前霍然多了一个人。

一个穿着白衣服的人。

也许这个人早已站在那里了。

他必然是早已站在这里，因为柳青婵和田福根本就不曾发觉到有人由自己身旁经过，否则的话，万无不被发觉的道理。

因为这人穿着一身白衣服。

一个人轻功精明到如此程度，是令人吃惊的！

试想，这人如果先二人以前已经停立在这里，却能没有惊动那些凄息的蝙蝠，这个人该是具有如何惊人的轻功身法？

最先发现到白衣人的是田福。

他原以为自己的独眼大概看花了，再一定目细看，才知道并非如此，果然有一个人。

这时柳青婵也看见了。

虽然光线很暗，然而正如柳青婵所说：就是这人烧成了灰，他们也能够认得出来。那张尖瘦的白脸。

那层平贴在前额上的一层短发。

那件白绸子短衫，以及点缀在短衫前面的一排闪耀着金光的钮扣。

正是那个坐在独轮车上的怪客。

刚才他明明的在二人眼前消失了，可是转眼之间，竟然又来到了二人眼前。

事出突然，柳青婵与田福都由不住大吃一惊。

双方距离很近，近到伸手可及。

田福惊吓之余，大吼一声，陡地一拳向着这人脸上击过来。一拳走空了，又一拳，两拳，三拳！三拳快到形成一势，一奔面门，一捣中庭，一奔下盘。

“ 噙！噙！噙！” 形成了一天拳风。

然而这般快的拳法，仍然是走空了。

黑暗中所能看见的那个白衣人，全身就像是不倒翁般地摇摆着。

妙在是他摆动的姿态纯系自然，令人惊叹遗憾的是田福的每一拳，偏偏都打在他摇摆着的身影空隙之间。三拳之后，田福才知道对方的不好相与。

他身子向左一闪，快速地跨出了四根竹杆。

柳青婵也机灵地退开了五尺以外。

两个人三只眼睛，无限惊吓地打量着眼前这个人。像是不倒翁，不停摇

动着的身子慢慢地静止了下来。依然是那张木讷的脸。

死鱼般的一双眸子。

偶尔吹过来一阵风，拨开的竹杆，透下来一片天光，使得两个人更能清楚地看见面前这个人。“独眼贼，你编得好一篇谎话！”

——那个人淡淡地笑着，接下去道：“可是你们仍然是逃不开我的手掌心，说！柳鹤鸣是你们什么人？”

“是我大伯！”

“啊！”

白衣人偏过脸来，注视着柳青婵。

“好，你很诚实。”他伸出一只手，指向田福道：“他呢？”“义仆田福。”

白衣人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柳家怎么只会剩下你们两个人？”

“你先不要问我，我还要问问你。”

“姑娘请问，我是知无不言。”

柳青婵愤愤道：“我大伯呢？”

“你问的是柳鹤鸣？”

“柳鹤鸣就是我大伯！他老人家怎么样了？”

白衣人冷森森地一笑道：“他已经死了！”

“死……”

柳青婵由不住打一个冷颤，虽然这是她内心早已断定的下场，然而究竟只凭推测，并未证实。

这时，白衣人亲口说出这句话，无异加强了事情的真实性，哪能不使她大吃一惊！

柳青婵与田福两个人，俱都由不住突然呆住了。

冷涩的眼泪，汨汨地顺着两腮淌了下来。

她缓缓地垂下了头，全身微微地颤抖着。

田福双手抓着一杆竹子，虽然看不出他脸上的表情，可是那杆被他抓着的竹子，却簌簌地起了一阵子颤抖！黑暗中，飘洒下许多竹叶。

白衣人依然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他脸上毫无表情，仿佛对于柳鹤鸣的死，认为是理所当然，丝毫无愧于心。

短暂的沉寂。

柳青婵似乎已经恢复了镇定。

她抬头看了眼前的白衣人一眼。

“是你下的手？”

“不错！”

“为什么？”

“我只是……”白衣人冷漠地笑了一下，露出白森森的牙齿：“他原来想杀我，但是武技不如我，反为我所杀，这是很合情理的事情。”顿了一下，他接道：“武林之中，本来就是弱肉强食，当你第一天拿起剑把子学剑的时候开始，首先你心里就应该有接受死的准备。”

双方好像不是仇人相见，倒像是在冷静地讨论一项话题。

白衣人冷冷地道：“你大伯武技不错，是我出道江湖以来所遇见的一个最强敌手，所以……”

“所以你认为很骄傲？”

“那倒不是……”他冷冷地说：“柳姑娘，说一句平心静气的话，你大伯的武功与我比较起来，还差得远！他既然有那身功夫，就应该想到武林中应该还有人比他强。他是自己找死，非但如此，他还连累了姑娘你和他。”

这个“他”当然指的是田福。

柳青婵冷冷一笑。

如果仅仅由外表上看过去，似乎体会不出她复仇的意思，即使是伤感的情绪，看上去也微乎其微。

田福反倒不同了。

在他们说话之间，田福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可是暗地里他却有所耸动。

面前这个白衣人，不可否认的，必然是他生平从所未见的劲敌。

田福甚至于已经认定自己和柳青婵，都将再难以逃开这人的毒手。

想到了主公的一番嘱托，以及本身所负责保护青婵小姐的任务，田福毋宁感觉到由衷的伤心。

他所以始终不曾开口说一句话，主要的是在运用着思维，他是在想怎么样才能逃开这个人的魔掌，如果必要的话，他甚至于考虑到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全住柳青婵小姐的性命。

其实柳青婵又何尝没有想到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强自压着内心的愤恨与伤感，表面上，作出无所谓的一种神态。

听了白衣人杀机进现的话，柳青婵微微冷笑了一下。

白衣人脸色一沉道：“你笑什么？”

“我笑你只是嘴里说说而已。”

白衣人道：“你是说，我不会对你们两个下手？”“不错！”

“为什么？”

“为什么？”柳青婵眼波一转，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他又是瞎了一只眼的残废老头，这样的两个人，你岂能下手杀害？”

白衣人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眼睛注定向柳青婵道：“你很聪明，以为这么说，我就会放过你？”

柳青婵冷冷一笑，道：“你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哪两条路？”“一条是现在杀了我。”

“我本来就是打算。”

“不会的，”柳青婵一笑道：“如果你真有这个打算，也不会拖到现在了。”

白衣人眨了一下眼皮，木然地道：“为什么？”

柳青婵说道：“因为这样你内心会不安。”

白衣人发出了阵阵怪笑，笑声里多少带着一些牵强的意味，证明柳青婵的话并非无理。

柳青婵道：“再一条是放了你们。”

“放了你们？”

白衣人摇摇头，冷笑了一下。

柳青婵道：“你当然不是一个讲义气有仁慈的人，你才不会放过我们，这一点我想得很清楚。”

白衣人没有说话。

他开始发觉到对方这个少女，有一张灵巧的嘴巴，有一颗智慧的心！对于她却也不可过于大意。

柳青婵凄惨地笑了一下道：“因为你今天放过我，以后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白衣人冷笑着，但是对方说得有理，他也就情不自禁地点了一下头。

柳青婵紧接着道：“但是真的你就会怕我吗？”

白衣人下意识地又摇了一下头。

这些证明尽管白衣人武技出众，世罕其匹，可是他在处世为人的经历上来说，实在还不够成熟。

柳青婵冷冷地道：“所以你心里是矛盾的。”

白衣人讷讷地说：“我为什么会矛盾？”

“你既想下手杀害我们，却又顾及到你的声誉，因为以你如今的身手，去杀害一个女人和一个残废的老头，到底不是一件光荣的事。”

白衣人果然一怔！

柳青婵狡黠地一笑，以嘲弄的口气说道：“可你又不甘心放我们逃走，因为你这个人生性度量奇狭，也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白衣人脸色顿时一变！

柳青婵道：“你先不要生气，因为你这种人到底还有一些优点，否则我也就不会在这里跟你说话了。”

白衣人的嘴动了一下，但是没有说出声音。

柳青婵道：“你的优点是诚实，不说谎。”

白衣人顿时又点了一下头。

柳青婵道：“即使对于你自己，你也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个‘不欺暗室’的人，是不是？”

白衣人又点了一下头！

柳青婵拉杂地说了一些废话，其实，并不能算是废话，因为这些都是有作用的。

这些话已逐渐地在白衣人身上产生了作用。

白衣人那张白脸上绽出一丝冷笑，道：“我不知道你说这些话有什么用？”他讷讷道：“你以为我会放过你们，那可就大错了。”

“但是你也别贸然向我们出手。”

白衣人扬了一下眉毛，道：“照你这么说，我既不杀你们，又不放你们，岂不是很矛盾么？”

柳青婵摇摇头道：“也不矛盾！”

白衣人忽然神色一变，那双眸子里平添了一些凶光。

柳青婵现在全心全意地贯注在他身上，对方的一举一动，哪怕是内心的一点点变化，她也都可以由他脸部的表情里体察入微。

“就像你现在，你已萌发了杀机！”柳青婵冷冷一笑，道：“其实你已经杀害了我的伯父，斩草除根，你是不应该放过我们两个人的，虽然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女人！”

白衣人脸上的肉顿时扭曲成一团。

“你不要自己以为很聪明，其实你想到的，我早就想到过，说这些，只有拖延时间，并不能救你们两个人的命。”柳青婵道：“但是就智力上来说，我却比你聪明得多。”“我看不一定。”

“我们可以打一个赌。”

白衣人一笑道：“你想用这种方法逃得活命，我可不上你的当。”

“那么，你就是承认你的智力不如我了。”

白衣人那张笑脸立刻又显得沉重了。

“你要打什么赌？”

“就是你说的，赌我和田福两人安全离开。”

“你看怎么样！我可猜对了。”

柳青婵道：“这样证明你并不是一个笨人，怎么样，你愿意不愿意赌一下？”

“如果你赌输了呢？”

“我和田福不要你出手，马上自刎眼前。”

她转过脸来看向田福道：“田福，你愿意么？”

田福素知这位侄小姐聪明、伶俐，却不知道她竟然在大敌当前如此冷静，较之先前的冲动，似乎判若二人。想不到眼前，事态转变至此。

当时田福毫不思索地道：“姑娘决定的事，田福何敢置喙？姑娘说一声死，田福这颗头颅愿意随时双手奉上。”柳青婵微微一笑，目光转向白衣人道：“现在就看你敢不敢了。”

白衣人喃喃道：“天下没有事情是我过某人所不敢的。”“原来你姓过！请教大名？”

“过之江！”白衣人讷讷道：“人称冬眠先生的便是。”“失敬得很。”

柳青婵心里焉能不痛心疾首，面对仇人，她真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然而，在她发觉到己方的功力与对方不成比例时，她就不得不考虑到生存的重要。

只要生存下去，就不愁没有复仇的机会。

白衣人过之江冷笑道：“废话少说，现在你就说要打什么赌吧！”

“我要赌你心里想的——也就是说你预备怎么来处置我们两个。”

过之江冷冷一笑道：“好吧！”

柳青婵道：“要是我猜对了，你放我们走路；要是我猜错了，不需要说话，你只摇一下头，我马上横剑自刎。”过之江点点头，说道：“好吧，你说吧！”

柳青婵道：“你所以没有马上向我们出手，那是因为你顾及着你的声誉。”

“你已经说过了。”

柳青婵道：“你又不放我们走，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打算要放我们走。”

“废话！”

“那么……”柳青婵含蓄的目光盯着他道：“你想我们会向你出手，是不是？”

过之江顿时一呆。

柳青婵于是断定自己没有猜错，立刻接下去道：“因为这样一来，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对我们下毒手了，是吗？”

过之江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一向自负过人，从来也不曾考虑到被人击败过，然而这一次却是败了。

虽然并不是在技击上败给人，可是在智力上已败给了对方！然而一样是丢人现眼的事情。

柳青婵微微冷笑道：“所以你明明看见了田福暗中准备向你出手，你却

伪装不知道。”

过之江紧压在前额上的一绺短发，忽然耸立了起来，可是立刻又恢复平静。

一个武功达到他如此境界的人，当然不会是一个遇事冲动的人。

虽然他生性嗜杀，却也有他自己一套杀人的规格——他必然也是一个“不欺暗室”的人。

柳青婵横起手中的剑，比向咽喉。

只要他摇一下头，她必然会毫不考虑地横剑自刎。

空气一下子静了下来。

甚久之后，过之江才缓缓地点了一下头道：“你猜得不错，我正是这个打算，你很聪明，善于捕捉机会，但是下一次再遇到我手里，这一套就不灵了。”

柳青婵心里松了一口气。

她初次尝到战胜敌人的快乐。

她缓缓地把长剑插回剑鞘里。

“下一次再遇见你的时候，我当然另有一套对付你的方法，也许，我要你的命！”

过之江全身打了个颤。

不是怕，是气！

如果早听见她这一句话，他必然会毫不考虑地向她出手，那么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然而，她刚才却没有说出任何可以激怒他的话。

武林中无论正邪哪一道，最标榜的就是“信义”两个字，只要自视甚高的强者，无不信守着“一诺千金”的格言，只要是由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话，绝不反悔。

“冬眠先生”过之江忽然发觉到对方这个女孩子的不可轻视。

他冷笑了一声，缓缓地说道：“我们总算认识一场，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名字么？”

柳青婵毫不犹豫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过之江冷笑着道：“我记住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说完他伸出一只白手，攀住了一棵竹子，用力地把它弯了下来，突地一放。

只听得“嗖”地一声！

弹起来的竹子，把他像一支箭般地射了出去，刹那间已消逝无踪。

“天一门”地处大名西隅。

在武林二十三大门派中，忝居末席。

昔年在天一门最盛时期，这一门派也曾在武林中大大放过异彩，然而自从前掌门人裘风去世以后，掌门职司落在其师弟“混元掌”蓝昆手里以后，这一门派在江湖上的声望可就每况愈下了。

这意思倒也不是说当今掌门人“混元掌”蓝昆的武功不济，实在说，这个人是个老好先生。

如果一定找出原因的话，勉强可以说他不长于行政管理，而且有点逃避现实，凡事都拿“出世”的眼光去衡量，做事不积极！苟安！

这么一说，好像他的缺点又太多了一点……

自从五年前，蓝昆感染了严重的风湿症之后，他的以上那些缺点，可就表现得益加明显。于是，“天一门”这一武林大派，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堕落下去的，而且一落千丈！

“天一门”，原有众多弟子，六堂长老。

由于当今掌门人蓝昆的消极，凡事不与人争，哪怕是人家欺侮到头上，他也常常不加理睬，众弟子实在气不过，纷纷迁善为良。

有些弟子虽然得艺自“天一门”，却为此而改投了别的门派，在武林规矩上来说，这是绝不可饶恕的大罪，然而，这位蓝老兄却真是好涵养，听过之后，一笑置之。

这么一来，必然是众叛亲离。

“天一门”现在是门可罗雀，再也难以想像昔日的光荣了。

说起来，这位蓝老先生等于是在唱独台戏！

偌大的一个门派，如今只剩下了四个人。

除了蓝昆本人外，还有三个人。

一个是刘长老，一个是洪长老，还有一个不是长老，是个道道地地的年轻小伙子。

这小子姓弓名富魁，二十五岁，是豫东来的。

前掌门人裘风认为这个人是不可造就的蠢才，一直就看不起他。

可是裘风去世以后，当今掌门人蓝昆上台以来，这位老好先生，对于这个师兄认为不堪造就的蠢才，却似乎特别顺眼。

也许是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所以在所有弟子众叛亲离以后，这个弓富魁却仍然守着这个败落的门户，不肯离开。

刘长老是掌门人的师兄。

洪长老是掌门人的师弟。

两个人别看辈份很高，说白了实在是两块废物，再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实在是因为外面没办法混了，才厮守着这个老家。

偌大的一个武林名门大派，如今就只这么四个人。

蓝昆可以说已经完全跳开三界，不问外事，一天到晚坐在云床上参佛习道。

然而他到底是一派名门的掌门人，自有其不随凡俗，不同于一般的风度。

至于刘、洪二位长老，可就实在太不争气了。

过去“天一门”声势喧赫的时候，每月都有出道的徒子徒孙大批地孝敬，刘、洪二位可以不需要工作，坐享衣食，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

虽然现在再也没有弟子甘心孝敬，可是刘、洪二位依然不事生产，老习惯不改，依然是茶来张口，饭来伸手。

三个老的都享福，吃苦受罪的就只有那个没出息的徒弟弓富魁！

他每天必须到山上采摘药材，拿到市镇上去卖。“天一门”所在地的五母山，后山上出产很丰富的煤矿，弓富魁每天都要开采十几车煤，卖到附近煤炭行。

就是靠这些，才能维持着四个人的生活。

蓝昆时常感伤地说：要不是小魁子，我们三个老人都要饿死了！

事实上确是如此！“天一门”的确是不行了！冬天的太阳是宝贵的。

院子里的雪才化了不久，没有风。

刘、洪两个长老一人一把藤靠椅，坐在廊子下面。太阳照在他们那身老

羊皮袄上。

两颗白发皤皤的头。

两张叠满了皱纹的老脸，勾画出此一刻凄凉落寂的画面。时间是“申”时已过“酉”时才到。

西边垂挂着的日头，看样子马上就要沉下去了。刘长老叹息一声道：“小魁子下山老半天，也该回来了，我还等着他带回来的酒呢？”

洪长老道：“这小子最近不大听话了，交待他的事情常常都办不到，以后要好好说说他。”

刘长老刚要说话，却听见身后传出一声冷笑！

二老一齐回头，意外地发觉到，原来是掌门人到了。蓝老头子一身短袄，两只手拄着一根红木短杖，银眉银发，宛若画上仙人一般。

刘、洪二位顿时吃了一惊，相继站起。

多年以来，蓝昆一直是住在他那间丹房里，前院与后院相距甚远，蓝昆从来不曾到前院来过。

莫怪乎刘、洪二位那般的吃惊了！

刘长老慌忙上前作势搀扶他，蓝昆却退后了几步。洪长老含笑趋前道：“掌门师兄身子骨看来轻快多了，坐！坐！”

蓝昆两只手拄着棍子冷冷地道：“小魁子还没有回来么？”刘长老道：“说的是呀！我们等他老半天了！”洪长老道：“这小子生来是个野种，只要一出去，就想不到回来，天都快黑了……他回来以后，师兄你要好好教训他一顿才是。”

“掌门人有什么要紧的话关照么？”刘长老问道。

蓝昆点了下头道：“很要紧。”

说完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一双沉郁的眸子，缓缓地在前院各处转了一圈，特别是“天一门”那块大横匾，他注意地盯了几眼！

脸上是说不出的一种感慨。

眸子里流露出的是无限依依的一种情谊。

刘长老顿时大为紧张，“掌门人，莫非有什么不妥的事情么？”

蓝昆才把注视着“天一门”那块横匾的眸子转了回来，改为注意在二老的身上。

“我们这里还有些什么人？”

“噢，”刘长老笑了一下道：“掌门人问得好，就是我们四个人了，哪还有什么人？一群牛肝狗肺的东西……”

蓝昆凄凉地点了点头，苦笑了一下道：“这些年，我早已不问门里的事了，倒是多亏了二位师兄弟！”

洪长老一个劲地吸着烟，寒暄地笑道：“哪里，哪里……自己师兄弟嘛，说这些干吗？”

蓝昆苦笑着，一面点头道：“是我无能，也是气数使然，‘天一门’完了！”

二老跟着叹息了一声，却没有想到蓝昆的话别有所指。

刘长老说：“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掌门人也不必自责！也许若干年后，‘天一门’仍能光照武林……”

这话说得太离谱！所以他才说了一半，就发觉太荒诞，自己就停了下来。

蓝昆一双眼睛在刘、洪二人身上转了转。苦笑了一下道：“适才我静中

参悟得悉‘天一门’眼前将有一步大难。”

刘、洪二人顿时吃了一惊。

刘长老张大了嘴道：“大……难？”

蓝昆叹息一声道：“我近几年来参习上乘心法，对于吉凶之数，常有灵验，你们且看。”

说罢，他拄杖站起蹒跚向窗前行近。

刘、洪二人亦跟过去。

蓝昆手指后山，但见一团浓重的黑云，紧紧罩压着山巅，却有一道朱红色的光条，穿云直下，把后山陵地染成一片血红。

预留复兴人

刘、洪二位看了一眼，不明所以。

蓝昆却面色苍白，又叹了一口气道：“大祸临头，不好！不妙了……”

刘长老道：“掌门人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蓝昆一双眸子微微一闭道：“乌云罩顶，久旋不去，必将有祸；血光迸现，杀袭祖陵，‘天一门’当启杀劫，只怕灭门大难将至，二位师兄弟，你们还是收拾收拾逃命去吧！”二长老顿时吓了一跳！

“这……这可是当真？”

洪长老全身一阵子颤抖，差一点坐倒了下来，嘴里一个劲儿地哆嗦道：“这……这……”

蓝昆四下看了一眼道：“小魁子怎么还不回来？”

他强自镇定了一下，目注刘、洪二位道：“你们还怔在这里干什么，莫非当真要死在这里么？”

洪长老一惊，道：“是……”

刘长老怔道：“只是掌门人……”

蓝昆面色凌然道：“我是‘天一门’的罪人，抱定此身应劫，倒要看看对方是怎么一个来路……”

大难先知，他内心感慨万千，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

频频叹息着，他遂又说道：“小魁子……这孩子，我还有许多话要关照他……”

说完他转过身来，看向刘、洪二位，呆了一下！眸子里现出了一片泪光，红木杖用力地在地上顿了一下，遂向后院转身自去。

洪长老一拉刘长老道：“快走！”

二人刚刚跑转出正面堂厅，可就看见弓富魁背上背着一个竹篓，两手上提着很多东西，正一步步拾级而上！

洪长老：“这小子。”

来人弓富魁二十四五的年岁，一身玄青粗布衣裤，足踏草鞋，这么冷的天，他仅仅外面罩着一件豹皮背心。

纯朴敦厚的一张脸，看上去丝毫没有浮薄不实在的时下少年的习气！也许是平日惯走山野，伐木开煤练就出一身结实的肌肉……

他的轻功显然不错！

否则的话，万万不会在背负着如此多东西之下，会如此矫健！

上千级的石阶，不一会的工夫已来到了顶头。

一进门，看见刘、洪二老，他忙把手上东西放下，抱拳见礼道：“师伯师叔，有劳久候！”

刘长老道：“我的酒呢！”

弓富魁双手捧起一个瓷坛，趋前道：“为了这坛酒，弟子多走了五里路，是在柳叶轩买的，师伯你瞧瞧看，这是陈年的花雕！”

刘长老伸手接过来，立刻脸上带出了笑纹。

天塌下来他都不在乎，只要今朝有酒。这就是他的处世哲学。洪长老却道：“你这孩子，掌门人找你有重要事呢，还不快去？”

弓富魁吃了一惊，慌不迭地向后院步入。

刘长老抱着酒喜滋滋地坐下来，正要找东西倒酒，洪长老大急道：“你

是怎么回事，掌门师兄的话你没听见么？”说着用力地拉他站起来。

二人走几步，刘长老用力地甩开了洪长老的手。

洪长老一怔道：“怎么回事？”

“要走你走，我是不走。”

说着，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你真的想死？”

“死？”

刘长老开了酒坛子，先喝了一口，大叫一声：“好酒！”才把一双眼睛瞟向洪长老，“没见过你这种傻鸟，随便几句话，你就当真！”

“咦，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他娘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这……”

洪长老显然不知所指，有置身五里雾中的感觉。

“我老实跟你说吧！”刘长老左右看了一眼，声音放小声道：“老蓝这一套骗得了别人，他却是骗不过我刘天柱，咳！他打的是如意算盘！”

“什么如意算盘？”

“傻鸟！”

仗着他是师兄，再加上平常爱喝上几口老酒，刘长老一向是口无遮拦。现在他又展示出他的独到见解。

“你想想看！”刘长老说：“现在门里就我们三个长老，‘天一门’这份产业值多少？你算过没有？”

“这个……这一点我倒没想过。”

“你没想过，你这种傻鸟还能想什么？我告诉你吧！”

说着他伸出了五个指头，道：“值这个数！”

“五十万”

“五百万！”刘长老哈哈笑道：“五百万两银子，你想想看，这不是个小数目吧！”

“这……你是说……”

“老蓝想用两句话，把我们两个给吓唬走了，这份家当他可就跟小魁子两个独吞了。”

“嗯，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有点道理似的。只是小魁子……”

“他当然离不了小魁子，你没看见吗，平常两个人亲得不得了，谁要说小魁子不好，他娘的他就第一个生气，好像你我反倒成了吃闲饭的了！”

洪长老皱了一下眉，道：“我看蓝师兄还不至于……”

“不至于个屁！你要走你走，我是不走，反正生是天一门的人，死是天一门的鬼。”

身子往后面一靠：“咳！我不走，看看谁能够用八抬大轿，把我老人家抬出去？”

洪长老软了。

挤了一下他那对小眼睛：“这么说，掌门人是有意唬咱们的？”

“那还用说！”刘天柱冷笑着说道：“你想呀！‘天一门’到了什么节骨眼了，还能有什么大难？他娘的！总共三老一少，还能在江湖上起什么浪？兴什么风？谁还犯得着给我们过不去？这不是蓝昆胡诌是什么？”

洪长老频频点头道：“有理，听你这么一说，是有点道理。”

“老弟，你到底年轻几岁，跟着你师兄跑，咳！错不了。咱们再耗上个三年两年，等着老蓝不行了，咱们就卖房子。到时候，他小魁子敢说一个不字，我就拿门规制他，叫他连屁也不敢放一个。”

洪长老顿时心花怒放，先前的恐惧一股脑地抛置九霄云外。

刘长老嘿嘿一笑，站起来道：“来吧，兄弟，昨天晚上我卤了一只鸡，咱们喝去吧。”

弓富魁神情苍惶地来到了后院丹房。

只见门帘高卷，掌门人长发披肩，盘膝高坐云床，他身前置着“天一门”的镇山之宝“雷音剑”！正自用一块布巾，细细拭着剑鞘上的尘灰。

这口剑自从蓝昆接事以来，还从来没有施用过，那么今天破例拿出来，显示出事态的不比寻常！

“你来得正好。”蓝昆一眼看见弓富魁点着头道：“进来！”

弓富魁步入行礼站定，道：“师父找我有事？”

“有一件大事，你坐下。”

弓富魁应声坐好。

蓝昆徐徐道：“时在辛亥，乌云罩山，不出七日，众死一生……”

微微一顿，他感慨万千地叹了口气接着说道：“红云祖师爷在六十年以前，竟然算出了今日之不幸，诚乃不可思议之异数也！”

弓富魁怔了下，道：“师父请说明白一点，莫非有什么不幸的灾难要降临在‘天一门’中不成？”

“你说得不错！”蓝昆缓缓地接口说道：“为师静中参悟，得悉大难将临，醒转之后，又以六合神算，起了一课，证实大祸将在眉睫，本门气数已尽——诚天意也！”

“师父……你老怎么这么说？”

蓝昆长叹一声道：“我适才已经知会了你两位伯叔，默察他二人晦透顶门，恐怕难逃大劫，只是徒儿你神英内蕴，或可躲过劫数也未可知。我返回丹室，找出前人手本，意外发现了你祖师爷早在甲子以前，就已算定了今日遭遇，可见天意使然……”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缓缓地道：“处理非常事，当得非常人。红云祖师爷有众死一生之语，显然说的就是你。只是为师神课中显示之敌，竟是本门开创以来所未见的大敌，加以课上显示对方功力而言，只怕当今天下也少有其匹。为师不敏，苦思再三，竟然不知此人路数。”

弓富魁惊愕道：“莫非没有化解之法么？”

蓝昆连连摇头道：“没有，如果为师卦上显示属实，只怕非只本门难逃大难，而整个江湖武林，都将难以逃过这步大劫，受难者难以数计。”

弓富魁不禁为之瞠然。

蓝昆道：“我刚才已按你辰庚八字，再起一卦，得悉你竟是大难中绝少吉人之一，过此大劫之后，来日不可限量，足见为师一双老眼认人尚真！本门虽罹大劫，能够保持你这一条伏脉，尚属不幸中之大幸……小魁子，来日本门之复兴大业，可全在你双肩之上了。”

弓富魁霍地站起，道：“待弟子将山门关了，护送师父与二位师伯叔先到后山躲上一躲吧！”

蓝昆摇摇头道：“在劫难逃，不可强求幸免，否则会遭更大之不幸。时已不多，小魁子，我有几件重要事要交待你，你要仔细听，不许打岔。”

弓富魁黯然垂下头来，恭应了声：“是。”

自从前掌门人去世以后，他全赖蓝昆一手栽培，蓝昆似乎与他特别投缘。人人都认为蓝昆是个无所作为，跳出三界作出世奇想的老废物。

然而弓富魁却在他身上得到了极多好处。

这些年以来，蓝昆已把一身武功造诣倾囊传授，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整天开煤伐树的小伙子，竟然是“天一门”中最成器的一个弟子。

正因为如此，蓝昆决心要保全这个弟子。

思念着这一段患难相随的日子，师恩如山，弓富魁内心之痛楚可想而知。他是个胸怀大志的人！

在私情上来说，他难以割舍蓝昆这一位良师，在公义上来说，他却又必须肩负起振兴复门的大业！

在万般犹豫的心情之下，他选择了后者，含着满眼的泪水，他恭听着师尊的教诲。

蓝昆双手把搁置在面前的那口“雷音剑”拿起来，递与弓富魁道：“这口剑你收下。”

弓富魁单膝跪地，把宝剑接在了手里。

“记住，这口剑是本门镇山之宝，万不可遗失，他年重振‘天一门’声威，也全仗你这个人 and 此一口剑了。”

说话时他眼皮一连跳动了几下。

蓝昆手掐秘诀，面色微变道：“大难将临，本来还有些话要告诉你，只怕来不及了。”

他伸手拿起了一个布包道：“这里面是三本秘籍，以及红云祖师留下的一本剑谱，你收起来带着去吧！快！快！”

弓富魁接过来，一时呆住。

蓝昆叹息着道：“你切记住，来人必是当今邪道第一高手，你千万不可意图抵挡，否则必罹杀身之难，那时‘天一门’诚可说是真正的完了。”

“只是师父……弟子……”

“你随我多年，应该知我性情为人，不必作小儿女姿态，就此去吧。”

弓富魁双膝跪地，实实在在地向蓝昆叩了三个头。

蓝昆道：“到前面看看你师叔师伯走了没有，如他二人执意不去，也就由他们去吧！”

弓富魁应了声：“是。”

他抬头注视，发觉到师尊那张脸，竟是出乎意外的镇定，非但没有丝毫伤感，却像别有一种欣悦的心安理得模样。

他知道掌门人这份常人不及的镇定功夫，乃是他十数年修心养性所及，实在令人钦佩。

蓝昆见他仍还不动，不禁面现怒容道：“为师以本门复兴大业相托，你却这般无动于衷，果真有了闪失，只怕九泉下历代宗师，俱都不得饶恕于你，快快收拾一下，下山去吧！”

弓富魁不禁陡然一惊，深深打了一躬，目含痛泪道：“弟子谨记师尊教诲，誓当以有生之年，不负所托，只是仇人面貌不可不知，弟子打算目睹此一切应验之后，再离开本山。”

蓝昆原已双目下帘，聆听后陡然睁开道：“不可。你的定力不够，快快走吧……快去，快去……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弓富魁见蓝昆说时声宏音厉，俨然在急怒之中。

相随多年，他还是第一次见师父如此对人，想知此事极紧迫，当下哪里再敢多言？

再打一躬，他匆匆转身步出。

厅子里陡地起了一阵冷风，弓富魁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

他心里一惊，忖思着可能真如师父所料，兹事体大，哪里再敢掉以轻心？

揣着一颗忐忑的心，他快步来到了自己房内，把几套换洗衣裤，连同师赠的雷音剑，以及几本剑谱包成了一个布包。

头上戴上一个斗笠，把几两碎银揣入怀内，他匆匆来到了前院。

前院堂屋里亮着灯。

刘、洪二长老正在灯下对饮。

弓富魁心中一惊，大步走进来。

刘长老一眼看见他，睁着一对红眼，道：“小魁子，来！来喝两盅。”

弓富魁惊愕地道：“二位老人家真是好兴头，掌门人没有关照二位么？”

洪长老嘻嘻一笑道：“掌门人是说笑话，我们不信，来！来！小魁子，给你师叔斟上一杯酒。”

弓富魁怔了一下，暗道：“不好，看他们二人模样，当真是不想走的样子，这可怎么办？”

心里想着，他就正色道：“二位前辈快收拾一下吧，不要再喝了！”

说着就去收拾桌上的酒菜，不意却被刘长老用力地按住了他的手。

“你干什么？”刘长老翻着一双小眼，满脸不屑地道：“你以为我会相信那些鬼话？你师父他怎么不走？”

“他？”弓富魁目含热泪道：“掌门人是职责所在，不得不以身应劫，二位前辈却是大可不必。”

刘长老忿忿地道：“去你的，要走你走。”

“师伯，你老这是……”

“是你娘的头！”

刘长老大概有了七分的酒意，说话也就越无忌讳，他大声地道：“我是‘天一门’辈份最高的长老，就连掌门人也得称我一声师兄。你这王八蛋算什么玩艺，我说不走，就是不走。你去转告掌门人，祖上这份产业，他别打算独吞。”

说完撕下一只鸡腿来，大口地嚼着，又灌了一口酒，那张红脸上闪烁着一片凌人的凶光，大有一言不合，即要动武的模样。

弓富魁这时才明白真象，怔了一下，想到掌门师尊一片好意，反倒落得遭人疑忌，心中极是不平。

奈何二位长老虽是无名之人，辈份却尊，他们说走，自己也无能相强。

当下长叹一声，站起来道：“掌门人一番好意，想不到二位前辈，反倒误会他老人家。掌门人神算屡应不爽，这一次更不例外，弟子奉劝二位老人家回心转意，即刻随弟子下山便了。”

洪长老冷笑道：“他为什么不走？”

弓富魁道：“掌门人职责所在……”

刘长老忿忿道：“既然这样，我二人也是职责所在，你不必多说，快滚！”

弓富魁又愣了一下，当下伏地深深地磕了个头，目含泪光站起身道：“既然如此，弟子告辞了。”

洪长老叹道：“小魁子呀，我看你还是不走的好。”

弓富魁说道：“弟子蒙掌门人以重责相托，非走不可，二位老人家，请多多保重。”

说罢，又拜了一拜，遂转身掉头而去。弓富魁不知是怎么回事，忽然绕了弯儿，由侧门步出。对他来说，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可见得鬼使神差，冥冥中自有安排。

心里怀着对二位长老的遗憾，他不胜伤感地步出‘天一门’院墙之外。

墙外是一道登山的石阶。

石阶的宽度仅可容双人并行。

弓富魁由侧门步出，一路顺着石阶向山下行走，由此上看，正可见天一门面对石阶的巍峨大门。

这时天色近晚，暮色苍冥中响起了一天的鸦噪，暮色、穹苍、鸦群，交织成一天的惆怅。

弓富魁不禁对着这即将离别的师门，感到万分的难以割舍。他下意识地望着那座巍峨大门。

岂知一望之下，使得他怦然一惊！

夜色暮霭里，一个人正面对“天一门”伫立着。那个人瘦长的身体，笔直的立势，就像尸体一般的僵硬。弓富魁只看见他一个侧面，觉出来人那张脸，是超越时下一般人的苍白。

他衣饰怪样，单薄的半截白衫，显眼的是上面那闪闪有光的金钮扣。

一条十分宽大的黑色裤子。

黑油油的一络短发，紧紧贴在前额上。

这个人给人的第一个印像，就不平凡。

一种恐怖的心理作祟，陡然由弓富魁内心潜升而起。“莫非这个人就是……”

他顿时停住了步子。

那个人已然迈进了‘天一门’的大门。

弓富魁禁不住心里感到一阵悚然，直觉告诉他，这个人，正是天一门灭门的大敌。

他回头走上几步，跳上一堵山石。

含着一腔悲愤、激动、伤感，他缓缓地坐下身子来。

他必须要耐下心等待着证实这件事情的发生。

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斯！

“冬眠先生”过之江在杀害柳鹤鸣，大闹大名府台衙门，以及再临“青竹堡”，邂逅柳青婵主仆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来到了“天一门”，在时间上来说，显然要较诸柳青婵主仆快了许多。

尽管如此，他仍然慢了一步。

如果他能早到一步，“天一门”唯一的瑰宝，未来光大门户的弟子弓富魁的命运，可就十分难说了！

一步之差，弓富魁竟然安然脱险，诚天意也！

院子里十分萧条！

穿堂风“飕飕”地由两面厅子里穿过来。

“冬眠先生”过之江抬起头，打量了一下那块“天一门”的金字大匾，面上不着表情。

堂屋两扇大风门紧紧地关锁着，这证明刘、洪二长老尽管嘴里一千个不在乎，心里多少也犯了一些嘀咕，要不然这两扇堂屋大门通常是不上锁的。

这又能有什么阻拦的效果？

冬眠先生缓缓伸出一只手掌。

那只手在他有意使它成为一把“刀”的作用时，它果然就像是一把刀了。顺着门缝向下一按，一落！

碗口粗细的一截门闩，竟然齐中一折为二，接着轻轻一推，两扇门就大开了。

堂屋内点着两盏灯。

这两盏灯，是无论如何都点燃着不熄灭的，因为它是“长生灯”，是置在长生案上的。

案子上列着“天一门”开派以来，列祖列宗的神位。过之江似乎暂时无意侵犯。

苍白的脸！

惨绿的灯焰。

凌人的杀机。

他四周打量了一眼，遂迈越过通向内室的门坎，径直地向中堂步入。

廊道里满是枯黄的残枝败叶，左右两处来风，迫使得它们在地上打着旋儿。

抬起头。

越过这扇窗。

就看见了刘长老和洪长老。

两个人昏天黑地般地仍在灌着黄汤！

门是紧紧地关闭着。

然而，白衣人过之江进来的时候，它竟然自然而然地启开来！

透门而入的风，立刻把房里四盏高脚灯吹熄了两盏。洪长老惊叫了一声，乍一抬头，顿时酒醒了一半。房子里已多了一个人。

像过之江这种人，乍然一见面的话，不给人以惊异的感觉，那才叫人奇怪！洪长老就像见了鬼似的叫了一声，他双手一按桌面，全身已飘出了丈许以外。

“谁？”

“我。”

问得干脆，答得更干脆。

刘长老这时酒也醒了一半。

他跨过一张椅子，用不胜惊吓的眸子打量着对方，补一句道：“你是谁？”

“我是我！”

洪长老身子一转，又到了门前，他伸手摸了一下敞开的门沿，才赫然发觉到门闩从中而折，一如刀斩。

妙的是来人手上没有刀！

奇人奇事，叫人不得不刮目相视。

刘长老的“百步劈空掌”有九分的火候，洪长老的“雁翅切手”也非等闲。

他们两个尽管说是好吃懒做的闲人，可是到底是“天一门”上一辈的正统弟子，身手自非等闲。

来人的确不是好相与，只要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刘长老身子向下一矮，双掌合叩道：“你报上个万儿吧，‘天一门’岂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过之江哈哈一笑道：“足下可是‘天一门’掌瓢把子的人？”刘长老道：“掌门人是师弟，我名刘天柱。”

手一指洪长老道：“这是我师弟洪同，相好的你有什么话，只管跟我们哥两个说就是了。”

“跟你们只怕说不着。”

洪长老站在他身子后面，早蓄势以待，听了这句话，不禁心中大怒，嘴里一声叱道：“好小子！”

身子向前一纵，已到了来人身后。

由于冬眠先生过之江一上来的声势，已显示出他是一个不可轻敌的对手，是以洪长老从心眼里就不敢轻视他。

他身子向前一欺，用“金豹摊掌”的重手法，猛地照着来人过之江的两肩上搭来。

洪长老这一次可是真正遇到对手了。

就在他的两只手，眼看着已将搭在来人双肩的一刹那间，他忽然感觉到由对方双肩内，蓦地滋生一股无名的内劲。

这股劲力，使得洪长老的一双手，平空遭遇到了阻力，那双拍下的手掌，感觉上就好像是拍在了一双充满了气的皮球上似的。

洪长老心中一惊，足下踉跄了一下。

动手过招上，这就叫露了破绽。

来人“冬眠先生”过之江，端的是一身鬼神不测的身手。

洪长老身子退了一步，猛然间觉出一股绝大的吸力由对方身上传过来。

这股力道，无形中竟然使得他后退不得。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洪长老惊魂欲飞的一刹那，对方来人已然转过身子来，洪长老方自觉出身上一松，对方白衣怪客一只平出的瘦手，已然横扫出去。

“啪”的一声！

起先是一道裂口，紧接着是爆开来的一朵血花。

大股的鲜血，由洪长老咽喉裂口处涌出来，就像是决了堤的河水一般。

在此同时，过之江身体比闪电还要快的闪了一闪，已迫近到刘长老身前咫尺之间。刘天柱几乎吓得脊椎发软。

他哑着嗓子大叫了一声，一双手掌用“连环进身掌”的打法，“啪！啪！啪！”一连拍出了三掌。

过之江身体不动，就在他三掌来到的同时，他身子扭转着如一条蛇般的灵活。

妙，刘长老三掌，看上去似乎都打实在了，其实全数打空，三掌落处，全是对方身子凹陷之处。

刘天柱暗道一声不好。

身子霍地向后一倒，点足就退。

慢了一步。

姓“过”的杀人，确是有一套。

最妙的是他永远给对方出手的机会，但是只一招，如果你一招不得手，

能够活命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

刘长老退后的身子快。

姓过的手更快。

一退一追，只听得“笃”的一声。

这一次不再是喉管，而是脑门正中。

过之江一根手指，就像剑般的锋利，深深地扎入到刘长老的前额脑门之内。

拔出手来，喷出来的不是红的血，而是白的脑浆。刘长老继洪长老之后，身子一翻就倒了下去。

两个人，两条命，就是这么回事！这么简单，一照面的当儿，双双完蛋。

过之江抬起一条腿，把横在面前刘长老的尸体踢了个翻身，向前跨出一步。

他身子定下来，那双耳朵前后耸动了一下。

“听觉”似乎是他一种极为突出的感官之一。在他凝神屏息静下心来听察的时候，十数丈方圆之内，一片落叶，一瓣飞花，也逃不过他的耳朵。

现在他已经可以断定，十丈方圆之内，再也没有第三个生人。

的确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

想不到偌大的一个门派，仅仅只有两个武技并不突出的老人。

他缓缓步出这间屋子。

当空是一轮冰盘般的皓月。

皎洁的月光，随着冷冽的夜风袭过来，任何人在起初一经接触到这股风力时，俱会情不自禁地打上一个寒颤。然而这个人。

“冬眠先生”过之江，好像天生是来自寒冷的世界。他的血一定不是像常人那般热的，可能早已经被寒冰所凝固。

寒山夜月里看上去他愈加的恐怖。

“天一门”前院一共有三进院落。

过之江每踏入一进院子，不需要逐屋地去找，只凭着他的听觉感官，就可以断定有人没有！

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没有一点声音，即使你睡着了，也会有呼吸声音！即使是轻微的呼吸声音，也不会逃过他的耳朵。

他显然有此自信。

前三进院子，在他听觉之下，证实确是没有生人，现在，他踏入到第四进院子。

他足下方一踏进这院子，立刻就觉出有异。

他鼻子里立刻闻出来一股檀香的气息！然而他的耳朵虽经仔细聆听，却并不能听出“人”的声音。

过之江吃了一惊。

经他判断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这层院子里，也同前三层院子一样，没有一个人。

另一种可能是有人。

如果属于后者的话，这个人，显然就大非寻常，起码，是一个道力高强的修行者。

因为他已经能如意地控制呼吸的轻重！很可能是一个丹士！过之江身子纹丝不动，看上去他直直呆立着，像是一块石头一般呆板。

然而他内在里，正在聚精会神地体察入微。

凭着他异于常人的一种特殊官能，他已经确定院子里有一个人。

这个人，不等他开口，已经先说话。

“ 贵客光临，请恕有失迎迓。失礼之至！ ”

话声由西侧边一间刻着空花窗扇的房子里飘传出来。过之江这才注意到，那扇窗子里没有亮灯，门上悬挂着一扇竹帘。

室内人坐在暗处，透过竹帘，向着亮有月光的院子里看，当然是一目了然。

过之江冷笑道：“ 足下何人？ ”

“ 天一门 ’ 第七代掌门蓝昆。 ”

“ 蓝昆！ ” 过之江愣了一下道：“ 那么裘风呢？ ” 暗中人嘿嘿笑道：“ 裘掌门已物故多年，尊驾来晚了。 ” 过之江道：“ 不晚，足下既然是今日之掌门人，那么就找你说话。 ” 暗中人蓝昆幽然一叹，道：“ 尊驾大名？ ”

“ 过之江！ ”

“ 过朋友与裘前掌门人是朋友？ ”

“ 是冤家。 ”

“ 好。 ” 蓝昆微笑说道：“ 多年风湿，不便于行，请恕蓝某不起身来迎接。 ”

话声方住，那扇垂挂着的竹帘，忽然倏地凌空荡起，哗啦一声，似乎被一股风力激得荡开了来，而垂下的一端，正好搭在了门框上端。

如此一来，房里房外再也没有障碍视线之物了。

蓝昆固然可以更清晰地看见过之江，过之江却也看见了蓝昆。

由黑处向明处看，天经地义，谁都可以看见。

可是由明处向黑处看，可就不寻常，除非这个人能有像猫一样的奇异眸子。

过之江的那双眸子，竟然具有猫一般的特色。

当竹帘方自卷起的一刹那，他已看见了蓝昆其人。

那个皤皤的白发老人，穿着一袭肥大的长衣盘膝坐在云床上。

过之江甚至于可以看见他穿的是一袭蓝色衣服。

豆大的一点萤光，发自蓝昆手上，火石已经点燃了纸媒子，接着把面前豆油灯也点着了。

丹室内顿时散出了一片昏光。

过之江仍然立在原来的地方。

“ 足下也习过丹术么？ ”

蓝昆点了一下头道：“ 空下了十多年功夫，仍然不成气候，比之尊下差多了。 ”

“ 你何以知道我也习过丹术？ ”

“ 哈哈…… ” 蓝昆仰头笑了一声道：“ 看尊驾手、眼、身、步，已知有半仙之体。贵客临门一叙如何？ ”

过之江道：“ ‘ 天一门 ’ 武林大派，何以只剩下连同足下，一共三人？岂非空负盛名？ ”

蓝昆嘿嘿一笑道：“ 幸亏只有三个老朽人物，否则岂非全将溅血尊驾掌下，尊下既然具有此绝世身手，焉能嗜杀若此，真正令老朽百思不得其解。 ”

“ 死者当死，生者当生，合乎物竞天择原则，过某不过承诸天意，替天

行道而已。”

蓝昆黯然点头道：“好一个替天行道，朋友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谈？”

过之江身形微闪，翩若清风，不见他双膝弯曲，整个身体已直直地飘进蓝昆的丹室之内。

二者距离，不过咫尺之间。

过之江身形方自落下，顿时觉出对方身体之内，传出一股莫大的劲力！

这就是不容侵犯的强者姿态。

蓝昆当然知道来人过之江不是易与之辈，同时也感受到过之江充沛凌人的内功潜力。

双方虽然未曾出手对搏，却已经较量了第一阵。

蓝昆的姿态，显然已不似先前从容了。

面对着过之江，他好像被一股莫大的无形力道迫着，只见他的身体已有后仰之势。

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他已面色赤红，并且呼吸加剧，再过一会儿，他面颊上已沁出了汗珠。

深仇压心底

过之江丝毫不显异态！

他也没有后退的意思！

蓝昆终于发出了咳嗽的声音，而且身形开始前后轻微地摇动起来。

过之江脸上带出了一丝冷笑。

他只用一双精锐、深邃的眸子逼视着对方，似乎有意要看对方出丑，要看看对方能挺上多少时候。

两者又相持了一段时间。

蓝昆终于忍不住把两只手伸按在身后，并且发出了急剧的喘息之声。

过之江脸上的冷笑，改为微笑。

微笑并不代表和善，那只是一种欣赏的姿态！似乎蓝昆的窘态毕露，已经带给他极大的快感。试想有什么能比眼看着敌人在自己微笑的姿态里倒下去更快乐？更令人欣慰？

蓝昆原已挺受不住，忽然间觉出来压诸在本身的力道似乎松了一下。

他才得以喘上一口气。

“老朽……尚未请……教……”说了这几个字，他已喘成一片。

过之江脸上带出凌人的豪气。

“蓝老头，你有话快说，否则后悔莫及。”

他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代之是一种阴森森的凌然杀机，似乎这才是他原始面目。

蓝昆从来不曾这等剧烈地喘息过。

“喘息”似乎已足以代表他失败的命运。

“我请教尊驾出身……师承何人？”

“你看呢？”

“以老朽看来，颇似大荒山的独孤老人门下。”

“当然！”他加以补充道：“以尊驾今日所表现的身手来看，似乎已在当年独孤老人之上……”

他这里所说的“独孤老人”，正指的是当年在君山，惨遭十一门派联手攻击的邪派中第一高手：独孤无忌。

独孤无忌在那一次战役里，曾遭“乾坤正气门”的尚先生所暗算，将一张姣好英俊的玉貌毁损，一夕间他由潘安之貌变为鬼魅之姿。

那独孤无忌原有中原第一美男之称，事发后痛不欲生，以“尸解”之术，遁入大海，毒手杀死尚先生之后，扬言天下，三十年后当派其弟子入霸中原！

这已经是一段褪了色的往事了。

除非你不曾想到它！

如果一经触及，它必然仍血渍斑斑。

在当年来说，那是一件大事。

震惊天下的大事！

多少人击节称快！

多少人扼腕叹息！多少深闺流泪！

多少人又绘影图形地去加以臆测！

那位风度翩翩、貌如子都的天下第一美男子，自从那次以后当真就失踪了。

似乎应该是一件褪了色的往事了。

然而这件往事经过蓝昆轻轻的略一提及，马上就活现眼前！四旬出头的过之江，算算时间，当年事发之日，不过十龄左右。

他似乎不应该了解到当年之事。

然而他好像很了解的样子。

了解得很清楚。

因此在蓝昆方一提及这件往事时，他的神态显著地变了一下。

蓝昆冷冷地道：“独孤无忌是尊驾什么人？”

过之江反问：“你猜呢？”

蓝昆道：“可是令师？”

过之江脸上绽出了两道深刻的纹路。

他缓缓地道：“你猜对了！”

“猜对了……”

蓝老头闭上了眼睛，脸上不曾带出一点喜悦的颜色，却是一种失望的颜色。

当然他早已经了解到“猜对了”这三个字的代价。死亡！

面对“死亡”，即使你是一个通天彻地的勇士，起码也不会感觉到它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蓝昆当然也不例外。

过之江徐徐地道：“这么说，当年君山之役，你一定参加了？”蓝昆睁开眼睛，迟滞地看了他一眼。

他不愧是个君子。

面对着死亡威胁而不生战栗的人，这个世界并不多。蓝昆就是其中之一。

他缓缓地点了点头。

他还叹了一口气。

为往事追悔？遗憾？还是……

“你后悔了？”

蓝昆没有回答。

“你为什么叹气？”

“为……”蓝昆冷冷一笑，说道：“我是后悔了。”过之江脸上顿时现出了一片得意。

他最欣赏的就是敌人临死前的战栗。

似乎那样，杀起来才过瘾，似乎那样，才显得“报仇”这两个字较有意义！

蓝昆看了他一眼，道：“我后悔当年十一派掌门人联手攻击的战略不够彻底，设计得不够完美，因为那样，才使得令师得以逃得活命。”

过之江顿时脸上一白。

他忽然发觉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像是一块冰的寒冷。

“为什么？”

“因为有了以上疏忽，才使得令师能够逃得活命。”“这么说你是恨独孤老人没有死！”

“正是这个意思。”

过之江向侧面跨出了一步。

似乎这样，他才能更清楚地看清蓝昆的表情，看透他的内在居心。

“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这样地恨他？”

“嘿嘿……”

垂死之前的笑声，必然是可怕的！

“为什么？”

蓝昆笑得甚为凄凉。

他似乎懒得多说，但是又不能不说。

闭了一下眼睛，他冷冷地道：“这个世界凡是认识他的人，必都是恨他的。”

他马上补充一句：“女人除外！令师是采花能手，他风流自赏，恨不能聚天下美女而淫之。请问过朋友，如果撇开你们现有的师徒关系不谈，你会不恨这种人么？”

过之江偏头不言。

他果然像是在自己问自己！

“不，我不会恨他。”

蓝昆脸上罩下了惊讶！

过之江贴在前额上的那一绺短发，忽然竖了起来！这是他要杀人前的现象。

蓝昆显然体会出来了。

他身子本能地向后缩了一下，可是慢了一步。

过之江的手平斩如刀，只一下已由他喉下闪过。

锋利的手掌划过处，一溜子鲜血作带状地喷了出来。蓝昆喉咙里发出了一阵“咯咯”之声，显然他还有话要说。可他无论如何是说不出来了！

过之江缓缓地，在屋里四周打量了一眼。

这是院子的最后一进。

蓝昆也是这最后一进院子里的最后一个人，他死了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过之江放了一把火。

“火”先从蓝昆所在的“丹房”烧起，顷刻之间火势大作，已把前面几层院子蔓延。随后，那些高耸的楼房，巍峨的建筑，朱红的漆柱，靛绿的碧瓦……

飞檐，雕栋……

顷刻之间，为大火所吞没！

风助火势，顿成弥天大火！

在火光流窜，烈焰薰天的当儿，放火的人已退出舍外。好像这把火不是他放的。

他是观众之一。

“观众”这两个字欠妥。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也在观火。

这个人其实就离过之江不远。

两个人不过距离数丈左右。

过之江当然一眼就发现了他。

他是弓富魁！

弓富魁一直就站在门外，向着这所故居“天一门”的深宅大院有所依依。他虽然没有看见过之江下手杀害“天一门”内的三个人，可是他却知道那三个人已经死了。

洪长老、刘长老、蓝昆！

前二人对他在感情的深度上来说，尚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后者却是他的授业恩师。

不止是师生的感情！他们之间应该说兼带父子之间的情义。因为蓝昆一直都关怀着他的生活起居，这些已超出了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关怀范围。

正因为如此，蓝昆的死对弓富魁来说就更具有有一番悲伤的情意了。

其实，包括“天一门”这个门户，以及这所宏大的建筑物，一木一石，一砖一瓦。

这些对于弓富魁来说，也都具有一种特殊亲切的含义在里面。

那么，这场火，烧得也就太令人伤心了。

他心里包藏着对人的怀念，对人的愤恨。

弓富魁眸子里，滚出了泪来！

那双看似木讷，其实灵活的眸子注意到了他。

“冬眠先生”过之江徐徐地来到了弓富魁的身边，停下来。他看见了他。

他也看见了他。

只是两个人又似乎谁也没看见谁。

两双眼睛，全都注视着这场弥天的大火。

已经不再是他们两个人了。

由山下的附近，甚至于由山上，像是蚂蚁一般，不知道聚了多少人。

每个人看上去，都是那么的惊诧、兴奋。

当然也有人嗟叹、惋惜，为这名门大派，惨遭祝融而深深叹息。

然而这只是极少数的人。

大多数的人是看乐子来的，大姑娘、小媳妇、阿公、阿婆，都带着像是赶庙会一般的心情来看热闹了。这就是人心！

人心的自私，只有在这些地方才会发泄得最淋漓尽致，一点都不牵强故作地表现出来。

火光熊熊，烈焰熏天！

当然，想要完全燃烧干净这所大建筑物，那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

火烧个不休，也就正符合人心的内在要求。

大家叫着，嚷着，推着，挤着！

只是，他们却始终对火保持着一段距离！

“水火无情”这么简单的道理，是个人就懂得，哪怕是一星星一点点，沾到身上都不是好玩的。

只有他们俩，像是不怕死似的，站得离火这么近。两张脸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被火烘得红彤彤的。两张脸最不相同的是一喜一忧。

过之江面带喜色。

弓富魁却面色戚戚。

这可比放的烟花更好看多了。

火蛇蹿向天空，可又比冲天炮好看得多。

忽然在一阵劈啪声中弹出一个大火圈子，紧接着正面这座阁楼，发出了轰隆一声巨响，倒塌了下来。

一时之间瓦飞石溅，火星子四散，宛如飞星天坠！人群里起了一阵子骚动，大家纷纷后退。

仍然只有他们两个站着不动。

一点火星落在了弓富魁的衣裳上，刹那间着起火来。弓富魁速速地脱了下来，用足践踏熄灭。

过之江冷冷一笑道：“这位朋友，可以请教贵姓么？”“弓富魁。”“弓朋友是‘天一门’中的人？”

弓富魁偏过头来，仔细地看了眼前人一眼，摇摇头。“那么‘天一门’中有你认识的人？”

答案是再次地摇摇头。

“那么，你为什么面带伤感？”

弓富魁固然是心内雪然，他明确地可以认定，面前这个活僵尸般的怪人，正是杀师、灭门、焚屋的罪魁元凶大恶，可是他却牢记着师父所关照的话，强把这番仇恨埋在心里。因为他知道对方那身武功，必然远远凌驾自己之上。如果一时冲动，自己必将溅血当场。

他当然不是怕死。

是不能死。

也不想死。

所以这口气他忍下了。

“莫非老兄你心里不伤心？”

过之江摇摇头，嘴角带出一丝笑意。

弓富魁冷笑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情之心人皆有之，老兄你真是铁石心肠！”

过之江并不动怒。

他那张被火光映得通红的瘦脸上，却也丝毫不着喜色。“如果在下是铁石心肠，那么在场这数百人又将如何？岂不更有甚之？”

弓富魁倒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当时闻言不免四下看了一眼。小孩子骑在大人的肩上在指笑着。

大姑娘踮着腿尖，不害臊地大声叽喳着。

放眼看过去，简直没有一张脸不是快乐的，能够保持着不笑的人，已经是很难得了。这一刹那，他对于人性的自私与幸灾乐祸，算是有了深刻的了解。

“如何？”过之江打趣地说道：“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根本就说不通！”

“老兄是荀子的门徒？”

“那倒也不是。”

“请教大名！”

“过之江。”

弓富魁牢牢地在心里把这个名字念了几遍。

“过兄也是练武的？”

“嗯。”

过之江打量了他一眼，点点头道：“不错，不过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的？”

“不是一眼。”

“那么是……”

“就凭老兄这个过人的胆识，小弟一猜也就猜出来了。”“你是说我站得离火这么近？”

“正是。”

“嘻，这么说足下也是身藏绝技的人了？”

弓富魁点点头道：“不错，小弟也是习武之人。”过之江脸上带出了一层费解。

“请教门派？”

“不敢！”弓富魁道：“无师无派，闭门自通。”过之江缓缓地点了一下头。

老实说，这是他入道江湖以来，第一个看得顺眼的人，忽然他觉得弓富魁这个年轻人，似乎在性情为人方面，与自己极为相似。他对他出奇地露出好感。

过之江道：“弓朋友，你来到‘天一门’是为了……”“是路过。”

“预备上哪里去？”

“河间。”

“哦，”过之江脸上带出了一丝喜悦：“真巧。”“怎么，老兄也要上河间去？”

“不错！我们结伴同行怎么样？”

弓富魁怔了一下，他转过脸看着他。

两双眼对看了一会儿。

弓富魁忽然一笑道：“有何不可？”

说完他就转过身子，向外步出。

过之江嘻嘻一笑，随后跟进。

人群围得紧紧的，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可是当过之江向外踏进时，距离他身前三尺以外的人俱都不由自主地分了开来。

过之江站定了身子，那些人却依然不上来，双方之间，像是隔着一层什么似的。

弓富魁心里暗吃一惊。

“过老兄，你好纯的功夫。”

过之江脸上带出了一片凌然，并含有几分傲气，他冷笑了几声，像是已经接受了弓富魁的恭维。

他身子霍然再进，距离他身前三尺以内的人，俱都身不由己向后倒仰了下去。

一时间人翻狗叫，乱成一气。

二人已步出人群以外。

站在通往山下的石阶上，向山下打量着，人潮就像是出巢的蜜蜂一样地向着山上涌集着。

火势方兴未艾，看来还有一些时候才会熄灭。

过之江在前，弓富魁在后，一路向着山下步去。

中途弓富魁停下身子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这是最后的一瞥。

包含着无限辛酸、伤感的一瞥。

人的感觉有时候的确很奇怪。

就像是有一个人在看你，你虽然当时并未看见他，却会突然地潜生一种

反应，马上就知道有人在看你！

弓富魁忽然有了这种感觉。

那是在他目光方自火场收回的一刹那滋生出这种感觉的。他眼光一转，已经看见了那个人。

一点没错，那个人果然正在看他。

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两个人的眼睛都正在注视他。

一个独眼的老人和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

两个人都像是在躲避着什么似的那般神秘，然而不容否认，这两个人确是在看他，这一点绝不会错。

虽然现在这两个人已经警觉地收回了眼光，然而弓富魁早已由他们的目光里，体会出一种凌人的不友善的情意。未必是“敌意”，但是“不友善”却是可以认定。弓富魁再向他们投以好奇的目光时，两个人已经隐身于乱嚣的人群里。

临去时弓富魁发觉到那个少女又向自己瞟了一眼，他可以断定，那一瞥，绝非是人们所形容的“秋波一转”，或是“深情一瞥”。

那一瞥给他一种冷森森的感觉。可是当他想探询那种神秘目光的涵义时，对方一老一少已淹没于人群不见。

弓富魁为人精明干练。

虽然只是那么匆匆的一瞥，他已大概地记下了这老少二人的形象。

他并且可以相信，这个印象能够在自己脑子里保存很久很久，直到下一次再看见他们以前都不会褪色！

过之江已经走了很远！

他停在最下边的一级石阶上，抬头回望。

“你在看什么？”

“两个人。”

弓富魁信口答着，说的却是实话。

“什么人？”

“对我不友善的人。”

“你怎么知道他们对你不友善？”

“眼睛！”弓富魁冷冷地道：“只看他们的眼睛就知道了。”二人并肩前行。

过之江不经意地一笑，道：“你有仇家？”

弓富魁冷笑了一声。

如果过之江能够很细心地去分析一下他的笑声他的话，必然会大吃一惊。

因为他这声冷笑里，已明显地泄露出深切的敌意。过之江显然疏忽了这一点。

“学武的人，少不了都会有几个仇人，过老兄，你大概也不会例外？”

“然！”

过之江点点头。弓富魁脑子里闪过方才那老少二人，一时颇感诧异。他一生行事光明磊落，实在难以想象会有什么人对自已怀恨。

当然这也不会太使他介意！他内心完全沉缅在对于师尊的死，门户焚毁的大悲痛上。

人在遭遇大敌的时候，常常会出人意料的镇定——也许不是镇定，是完全麻木了。

弓富魁简直不能有一点点意念去触及这件事，否则他必将会悲愤地为之疯狂。

上天似乎有意捉弄他，也许是在考验他的定力，偏偏安排过之江与他走在一路。

弓富魁这小子果然是个能成大器的料子，居然面临大敌之际，应付得如此得当。

对于他得体的应对，竟然丝毫不使过之江对他有所怀疑。相反，过之江竟然对这个小伙子，颇有一伸友谊之手的意思。

走着走着，过之江忽然停住了脚步。

弓富魁对于这个杀人魔王，内心是存着十二万分的警戒的。现见对方身子忽然停下来，当然意味着有什么事将要发生了。

弓富魁顿时也跟着停下脚步。

过之江道：“弓朋友你可曾觉得眼前应该做一件事么？”弓富魁一怔道：“做什么事？”

“你说的那两个人是什么模样？”

“是一个老人，一个年轻的少女。”

过之江顿时怔了一下，道：“那个老人可是只有一只眼？”“噫，你怎么会知道？”过之江脸色一变，微微一笑道：“这么说，这两个人不是你的仇人了。”

“是谁的？”

“是我的仇人。你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说着把身子一摇，已飘出丈许以外。

弓富魁一惊道：“你要干什么？”

“要他们的命。”

说完，他身子连着闪了几闪，已向来路纵去。

弓富魁心中一凛，暗忖道：“糟了。”

这个杀人魔王的手段，他已经见识了，而今由于自己一时多嘴，平白地将又要使得一老一少两条人命丧生其手。弓富魁后悔自己一言之失，可是又无可奈何。

他暗惊于过之江的身手。

山高百千丈，可是过之江一去一回，竟是快到了极点，不过是交睫的当儿，已回到了眼前。

弓富魁打量着他的神情，暂时没有开口说话。

过之江冷森森地笑了笑，继续向前面走。

弓富魁忍不住道：“你找到了他们两个没有？”过之江摇摇头道：“去晚了一步。”

“这么说，他们已经走了？”

“不是走，是逃。”

“过老兄，你认识他们？”

“岂止认识？”

弓富魁心里动了一下，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他忽然觉得对于眼前这个大敌，需要多方面地去了解。他尽量地作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道：

“他们真是你的仇人？”过之江闭了一下眸子——每当他眨一下眼睛的时候，弓富魁都几乎怀疑他是在闭眼睛，好像他眨眼睛的时间比别人要长得多。

他还有一种习惯性的呆板、木讷，却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弓富魁对于他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留下了心，要说弓富魁对于灭门杀师的大敌无动于心，那可是瞎话。事实上他无时无刻，都在留着心，以备时间来临时，猝然向对方施以杀手。

当然在出手之前，最重要的是，他先要估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斤两。

直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出手的机会，也没有出手的自信，所以他始终没有出手。

过之江冷冷地道：“一般人通常都会犯一种错误，那就是手下留情。”

弓富魁心里打了一个寒颤。

过之江起码有一点长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弱点。

他迟滞的目光，注视着弓富魁，道：“手下留情的结果，只能使自己日后后悔莫及。”

“他们是我手下的败将。”

“但你当时并没有杀死他们。”

过之江站住脚道：“啊，对了！”

弓富魁道：“什么事？”

过之江道：“你是练武的人，又住在这里，你可认识一个人？”

“是谁？”

“住在青竹堡的柳鹤鸣！”

弓富魁心里一动。

“一字剑”柳鹤鸣他焉能不认识？太熟了，事实上柳鹤鸣是师父蓝昆生平的畏友之一，据师父蓝昆自己说，柳鹤鸣的武功在他之上。

在很小的时候，弓富魁还记得有一次这位柳老前辈来到‘天一门’探望师父蓝昆与前掌门人裘风的情景。

那时候弓富魁还记得自己的几个师兄，遵照裘掌门人的指示，纷纷向这位武林名宿请教武功。

那个时候，弓富魁由于一来年岁尚小，二来由于前掌门人裘风并不认为他是可造之才，所以他只能在参见之后，远远地站在一旁。无论如何，“一字剑”柳鹤鸣这个名字，他是久仰之至。

此刻这个怪人过之江忽然提到了这个名字，不禁使得他大大地吃了一惊。

他怔了一下，道：“柳老剑客的大名，我是久仰了，过兄莫非也认得他老人家？”

过之江深沉地笑了一下。

天已经很黑了，但是弓富魁却能够很清晰地看清楚他脸上的神情。

“我是认识他的。”看弓富魁一眼，他冷冷地道：“那么，我顺便告诉你一个消息，他死了。”

“死了？”

弓富魁慢慢地垂下头来！

这是他继灭门惨祸之后，所知道的最最不幸的消息！也是除了师父蓝昆以外，最最使他难受的一个消息！

“是谁下的手？”语言里已无可掩饰地显露出无比的沉痛。

“你很伤心？”

“不错。”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可敬的长者。”“这也难怪！”过之江缓缓地点了一下头，道：“他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老人，其实他原本可以不死的。”

“这么说是他自己找死？”

“也可以这么说！”

弓富魁把柳鹤鸣的死与师父的死联在了一起，莫怪乎他是这般的伤心了。

“是谁下的手？”他又问了一遍。

过之江顿了一下，似乎碍于出口。

但是他这种人，好像天生就不会说谎似的。

他终于苦笑了一下道：“是我。”

弓富魁全身一震，其实他早就应该猜想到这个答案，可是听起来兀自免不了震惊。

“你为什么要对下他下这般毒手？”弓富魁道。

过之江道：“我已经说过了，他是自己找死，不过，他确实也是代人而死。”

弓富魁苦笑了一下，道：“这话怎么说？”

过之江咬了一下牙道：“李知府失信于我，我原来打算取他性命，但是这老儿强自出头……”

“所以你就杀了他？”

“不错！”

弓富魁长长叹息了一声。

过之江森森一笑道：“你这个人，刚才一见，我原来以为你我是一路的，现在才知道不是的。”

弓富魁苦笑道：“刚才你就应该知道，我和你事实已不是一路的。”

“为什么？”

“因为你放火杀人，而后观火取乐，而我却由始至终，都在为着‘天一门’内死的人悲哀，所以你和我在本质上有很大差别。”

过之江呆了一下。他那张白脸上，顿时现出了十分怪异的表情。

“原来你一切都看见了。”

“不错，”弓富魁道：“起火之初，我看见你由天一门内步出，所以断定这场火是你所放。”

“冬眠先生”过之江低下头赫赫地笑着。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一直都不曾说出来？”

破釜沉舟志

“因为这不关我的事。”弓富魁道。

过之江抬起头来，一对小眼珠子在他脸上转了一下，道：“你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眼睛又转了一下，抬起手在耳边搔了一下。

好像他遇见了一件想不开的事似的。

神秘地笑了笑，他点着头道：“我想我会很快地就了解你。”弓富魁道：“我也希望我会很快地就了解你。”

他顿了一下又道：“刚才的话，你还没说完。”

“你是说那个独眼的老人和那个年轻的女孩子？”“是的。”

过之江道：“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柳鹤鸣的老奴田福，一个是柳鹤鸣的侄女柳青蝉。”说到这里，他冷冷一笑道：“那个女孩子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弓富魁一怔道：“莫非你不是她的对手？”

“这就要看是哪一方面了！”过之江道：“在武功方面，她与我相差甚远，可是，在智慧方面，似乎我一上来就输她一筹。”弓富魁心里一惊。

这时候山上的火显然已经小得多了。

有些人已经下山往回里走了。

有一些人离开不久，弓富魁发现到有一个头戴竹笠的人正向这边注视。由于这人站立的位置，正好和弓富魁相同，是以弓富魁很自然地看见了他。

他也很自然地看见了弓富魁。

双方目光一接之下，弓富魁顿时心里一惊。

他目光在这人身上转，顿时发觉到对方婀娜的体态，细细的腰肢，尤其是那对眼睛，才刚刚看过，他当然不会认错。他就是刚才那个不友善的少女，也就是现在过之江道及的柳青蝉！

柳青蝉一双手似乎正要举起来，由于弓富魁的目光忽然触及，她的手立刻又放了下来。似乎有点寒光，由她袖内闪了一下。

柳青蝉垂下手后，立刻垂首快步而去。

弓富魁这一次不再道出所见，心里不由暗自惊怵，心想这女孩子好大的胆，看她方才情形，分明意图要向过之江出手行刺。若非是自己一眼看见，她暗器必然出手，过之江岂是易与之辈，一个行刺不中，必罹杀祸。想到这里，他内心好不为那个女孩子柳青蝉庆幸，如果不是正巧被自己一眼看见，一切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为了多耽搁些时间好使得对方那个少女走得远一点，弓富魁故意找些话来谈。

“过朋友，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我来自巴东，本就不是本地人。”

“过朋友请恕我好奇，有些事我实在不明白，要请教你一下。”

“你这个人很有意思。”

过之江看着他又眨了一下眼睛，习惯性地现出几分痴呆模样。

“如果我没有看错你的话，你对我很不友善，为什么？”弓富魁顿时心里一惊，可是，他外表并未表现出来，冷冷一笑道：“那是因为我见你放火的行为太可怕了。”“我不会无缘无故地放火杀人的。”

弓富魁道：“这正是我要请教你的地方。”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去。”弓富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也就硬下心来，点点头道：“好，请！”

栈房里一灯如豆。

对于弓富魁来说，他真有点“伴虎同眠”的感觉。与这样的一个杀人怪魔同居一房，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弓富魁却处之泰然。

也许他了解到那句名言：“最危险的地方，常常是最安全的地方。”

基于这项原则，他在别人躲之惟恐不及的心理之下，反倒挺身而出。

过之江缓缓地睁开眼睛——每当他眨动眼睛的时候，都会给人一种“睁开眼睛”的错觉。

他与弓富魁隔着一张矮几，对坐。

俩人都盘着一双腿趺坐在锦垫上。

正中的矮几上置着一盏灯，灯芯摇曳不定，照着两张迥然不同的脸。

桌子上还置着一些酒菜，早已杯盘狼藉。

冬眠先生在经过一场长时期的“冬眠”之后，才开始进了第一餐饮食。这一餐的食量，却令弓富魁大大的吃惊。

他曾暗中算计了一下，对方这个看来瘦削的人，这一餐一共吃下了三大碗面，十五个牛肉包子，一海碗汤和七壶酒！如果弓富魁估计合理的话，那么这份食物应该是三个人正常的食量。

然而，这些东西，却进入对方一个人的胃里。

他不懂得逻辑学，可是这个账他真有点算不清楚。最奇的是，这么多的食物，装在对方一个人的胃里，看上去一点也不显眼，在他胃的部分，也并不显得突出。弓富魁用了很久的时候，都花费在这个看似无聊的问题上：“这些食物到哪里去了？”

过之江显然是吃饱了。

这一会，看上去，他的兴致高极了。

人，酒足饭饱后，兴致必然很高的！

弓富魁却觉得十分的倦了——包括身、心两方面，他都感觉十分的倦了。

他更有内在的悲伤，却无法形诸于外。

把这种悲伤、激愤，死死地埋藏在心里，却要装出一副笑脸来陪着仇人饮酒谈笑。

旁人是万万做不到的。

弓富魁做到了。

“天一门”的蓝昆老眼不花，在临死之前，布下了这一枚棋子，果然是慧眼独具。

弓富魁每一想到这里，就拼命地使自己振作，鼓励着自己要完成这件复仇的大举。

是的，他不敢掉以轻心。

“一个武林中的人，尤其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人，必须要有一种先见。”那“冬眠先生”过之江身子斜倚着道：“不杀人就被人杀。”

“所以你就这么胡乱地杀人？”

“谁说是胡乱杀人？”

“两天之内，你杀了柳鹤鸣，又杀了府台衙门大小十多条人命。”喘了一口气，他又道：“火烧‘天一门’，又杀了‘天一门’内大小数条人命，这还不叫乱杀吗？”

他故意把“天一门”的三条老命，说成“大小数命”，表示他纯系局外人。

这一点果然用对了心思。

过之江冷冷笑道：“天一门仅有三条老命，没有大小多条人命。”

“就算是三条老命吧，又何劳尊驾动手？”

“那是因为我与他们有仇。”

“‘天一门’蓝昆与你仇？”

“不止是他一个人。”

“你是说……”

“我是说当今天下，最少半数以上的武林中人，都与我有仇。”

“这话怎么说？”

过之江冷冷地道：“当今天下一共有多少武林门派？”“这个……”弓富魁低头盘算了一下，说道：“较有名声的，大概有二十三家。”

“这就是了。”

过之江脸上现出了两道很深的纹路。

他眨一下眼皮道：“那么我告诉你，有十一家与我有仇。”弓富魁心里动了一下，面上色变：“你是说武林中，有十一家门派与你仇？”

“仇深如海！”

“那么你预备怎么来对付他们？”

“怎么对付？”过之江脸上带出了一种笑容，道：“那是我的事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年以后，江湖上只有十二家门派了。”

“你是说……”

“我是说其它的十一家已经不再存在了。”

“你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绝对不可能与全天下的武林中人作对。”“我就可以。”

说时，这个怪人脸上洋溢出一种笑容：“这十一派的掌门人，将要死在我十一种不同的手法之下——这十一式手法，也正是武林中未曾见过的失传手法。”

弓富魁心中一惊，嘿嘿一笑。

“你不信？”

“我不是不信，因为这么一来，你的敌人就不只是这十一家门派，而是全天下了。”

说完，他站起身来接道：“对不起，我想出去透透气，方便一下。”

他拉开门，来到院子里。

月明星稀的寒夜，冷得令人牙龈在打颤。

弓富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知道如果不出来缓和一下激动的情绪，只怕眼前就和对方难以相处。

面对着空中的那弯寒月，他悲切地暗祷着上苍：

“皇天有眼，请赐我无比的力量，来为人世上消除这个恶魔吧！”

他想到了师父，洪、刘二长老，柳鹤鸣……

他的眼睛湿润了。

远远地隔着纸窗，他看着过之江瘦削直立的身影，像是一把弓般的弯曲着。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这个人的一切，都难以令人捉摸。

他匆匆地来到了茅厕，小解一回，步出。

这所客栈，名叫“月琴坊”，倒是一处雅致的地方，一共有三进院子。

院子与院子之间，隔离着一片花圃，一堵矮墙。

弓富魁所居住的地方，是最后的一层院落——他心里有万般心事，不知如何排遣。

眼前落得这般田地，实在是他早先始料非及，他将如何自处？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他信步走着，缓缓进入到第二进院子里。

就在他身子方一踏入这进院子里，蓦地眼前人影一闪，一个人影向自己正面袭来。

弓富魁暗吃一惊，举掌以迎。

可是他的手掌方举起一半的当儿，背上一痛，有一口冷森森的剑尖，顶在了他的背上。

弓富魁虽说一身武功，不足以与那位“冬眠先生”过之江抗衡，可却也是相当了得，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近得身的。

那么这个暗中人的身手，显然十分了得了。

因为他竟能借着声东击西之便，把一口利剑顶在了弓富魁的后背上。

兵刃无眼，弓富魁一时呆住不动。

这时他才看见正面向自己袭击之人，竟然是今晚所见的那个独眼老人。

那么不用说，身后那个以剑尖顶着弓富魁背上的人，必然就是那个少女柳青婵了。

这一点弓富魁不需要看就可以确定。

“姑娘何必如此，有话请说，弓某不是怕事之人。”

话声出口，顶在背后的那口剑果然一松，紧接着面前的人影一晃，一个面貌娟秀的姑娘，已婷婷玉立地站在眼前。

“你是谁？”这个姑娘一出口显然就语气不善。

“姑娘你不认识在下，在下倒认识姑娘。”

少女顿时面色呆了一下。

面前那个黑衣老人却沉声冷笑道：“小子！我家小姐有话问你，你好好地回答，如有一字不实，只怕你今夜就出不得这座院子。”

弓富魁冷笑一声道：“说话的可是老奴田福？”

黑衣老人顿时一怔，道：“你怎么认得我们主仆？你到底是谁？”

弓富魁回头看了一眼，冷笑道：“此处不是说话地方，柳姑娘，请借尊处一谈如何？”

独眼老人田福一怔道：“小姐，这小子鬼头鬼脑，却要防他一防。”

弓富魁笑了笑，并未多说。

面前的这位柳姑娘一双澄波双眸在弓富魁脸上扫了一下，点点头：“这话倒也实在，跟我来。”

说完娇躯一闪，已掠出寻丈以外。

弓富魁忙纵身跟上。

田福殿后。

三个人遂来到了一排客房前面，田福回头又看了一眼，确定身后无人之

后，才纵身而前推开了一扇门进入。

柳青婵举手道：“请！”

弓富魁当然也不疑有诈，闪身跟进。

最后进来的是田福，房门随即被关上。

弓富魁这才发觉到室内燃点着两盏灯，房中一片光亮，只是在室外看来，却是一片黝黑，原因是两扇窗户上，各自悬挂着一床厚厚的棉被。

是以室内的光，绝不外泄。

这间房子大小也同弓富魁与过之江所住那一间差不多，格式也甚相仿佛。

正中有一张四方的矮桌，矮桌上摊着一张棉纸，纸上画满了线条以及红笔特意勾出来的圆圈，像是一张路图，又像是设计的什么玩艺儿。

独眼老人田福怪神秘的样子，他一进来，赶忙地抢身而前，去收拾桌子上的那张纸。

柳青婵却阻止道：“田大叔不必这样，这个人大概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田福怔了一下，睁着那只独眼，看着弓富魁道：“小姐，你千万注意，这小子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

弓富魁轻咳一声道：“老人家说话最好积点德，否则只怕你老人家那只眼睛也保不住。”

田福低吼一声：“臭小子！”

他身子一个倒侧，已到了弓富魁身边，左手虚晃一下，右手一拳向着弓富魁脸上直捣了过去。

这一手拳法，属于迷踪拳第十八手，名唤“流星贯顶”，田福浸淫有年，是以施展得十分得手。

无奈，弓富魁早已防到他会有此一手。

只见他头一晃，两只手交叉着向当中一迎，已把田福那只粗壮的胳膊抓在了手上。

田福一惊之下，正待用力挣开。

弓富魁一只有手，“叭”一声，已经落在了他右肩头上。

他这只手上暗含着拿穴手，是以往下一落，田福只觉得身上一麻，顿时动弹不得。

眼前人影一闪，那位标致的姑娘柳青婵，已来到了眼前，素手一翻，反向弓富魁肩上落去。

这一手，看似无奇，其实，却是大有学问。

她的手势向下一落，弓富魁立刻体会出自她那只纤纤玉手里，传出一股极大的内潜力道，这位柳姑娘显然施展“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的手法。

她那只其白如霜，其腻若脂的纤纤玉手，分明也是施展的拿穴手。

弓富魁当然不会被她一上来就拿中穴道，可是为此却势难兼顾田福。

他身子一闪而出，跃出三尺以外，同时间也松开了拿住田福穴道的那只手。

田福一踉倒地，显然有些恼羞成怒，只见他身子一挺，自地上翻身跃起，嘴里骂道：“臭小子。”

他身子方要扑上去，却被柳青婵横手拦住。

田福怒道：“小姐，这小子……”

柳青婵嗔道：“田福！”

田福对于这位侄小姐，还是真有点害怕，经她这么一叱，顿时不再作声。他心里那口气没出来，忿忿地坐一边，不再吭声。

弓富魁这才向柳青婵抱拳道：“在下曾经听说过柳前辈跟前有位姑娘武功如何了得，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佩服！佩服！”

柳青婵冷笑道：“既然你对我们主仆摸得这么清楚，可见你早就留下心了。”

“当然，在下要是没有留下心，只怕姓过的早已对姑娘主仆有所不利了。”

“这话怎么说？”

“姑娘莫非不知道方才在路上时，在下已经发现了姑娘的行踪，姑娘虽是乔装为男人，却也瞒不过在下的一双眼睛。”

柳青婵脸上一红，冷哼了一声，她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请坐。”

“谢谢。”

弓富魁大咧咧的，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对面那位柳姑娘怔了一会儿，又偷偷用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打量着他。

弓富魁这才注意到，她头上戴着一朵素色的白花。心里一动，才得悉那位柳老前辈果然已经死了，对方与自己，正是无独有偶，同是伤心落泪人。

轻轻叹息一声，垂下头来。

柳青婵这时抬起头凝视着他，吟哦着道：“你是‘天一门’里的弟子？”

弓富魁心里不由一怔，禁不住暗自佩服。

“姑娘，何以看出来在下是‘天一门’中人？”

“由你的眼神。”

“我的眼神儿？”

“由你刚才在火场的眼神里看出来的。”弓富魁苦笑了一下，倒是无话可说。

柳青婵秀眉微蹙道：“那么，你到底是谁？”

弓富魁原无意把本来面目示人，可是一来感触对方凄苦身世，再者彼此同仇敌忾，也就无意再瞒着她。

“姑娘猜得不错，在下正是‘天一门’待罪弟子。”“哦！”

柳青婵轻轻哦一声，目光里顿时呈现出一片欣慰，同时也有一些紊乱不解的情意。

“那么蓝昆老前辈……”

“那是在下授业恩师。”

“他老人家……莫非……”

弓富魁悲声道：“先师已在今晚戌时初，从容就义。刘、洪二老前辈也同时死于非命。”

“你是……”

“在下弓富魁。”

“啊，你就是弓富魁！”

“姑娘何以知道在下贱名？”

柳青婵点点头道：“是听大伯说的！”她眼睛向他掠了一眼道：“久仰弓兄，一身武功很是高明，我大伯在生之日，常常说起‘天一门’内，只有弓兄你一个成器的弟子。”才说到这里，那坐在一边的田福哑着嗓子大笑了

一声。笑声一敛，他冷冷地道：“我家主公英明一世，这一次可是看走了眼啦。他要是晓得，这个姓弓的小子，竟是这么偷生怕死，认敌为友的人，只怕会从棺材里气得跳出来。”弓富魁看他一眼，微微一笑不与他辩。

柳青婵秀外慧中，一双眼睛，明察秋毫。

自从她第一眼看见弓富魁，就知道对方是个卓然不凡之士，她当然不会相信田福说的那番话是真的。

那么，这个弓富魁当真是深藏不露，谨慎小心，胆大而沉着的人了。

“弓兄可知道‘天一门’的那一把火，以及令师等一千人的死，是谁下的毒手？”

“当然知道。”

“是谁？”

弓富魁一晒道：“就是与在下一路同行，此刻同室而居的那位‘朋友’。”

一旁的田福霍地跳起道：“好小子，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柳青婵嗔道：“田福，对于弓少主不得无礼。”

田福顿时一怔，叹了一口气道：“是。小姐，老奴是一时气不过……唉！”

柳青婵道：“你知道什么，弓少主这么做，是含有深心的，你应该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弓少主乃是大智大勇，绝非一般匹夫匹妇所可以比拟的。”

弓富魁一笑道：“姑娘太过夸奖。”

田福经柳青婵这么一提，似乎突然明白过来，怔了一下，张惶向前几步。

他那只独眼几乎要凑在弓富魁脸上道：“弓……少主，我家小姐说的，是真的？”

弓富魁凄然一笑道：“田大叔，任你去想吧。”

田福忽地双膝跪地道：“弓少主，老奴方才是有口无心，你多包涵。”

说完，通！通！一连磕了两个响头。

弓富魁吃了一惊，忙闪开一边，顺手把他由地上扶了起来。“田大叔，这就太不敢当了！”

田福站起来，愧疚地道：“弓少主既然是有心人，现在正是机会，不如乘那厮晚上睡觉时，下手杀了他，正好为我家主公与令师报仇雪恨。”

弓富魁苦笑了一下，微微摇了一下头道：“难！”

“怎么？”

弓富魁冷冷一笑道：“这姓过的一身武功，简直无懈可击，是我生平所仅见的高手。”

“他莫非不睡觉？”

“这一点还有待证实，不过……”

他喟然长叹了一口气，摇摇头道：“即使他睡觉，也是难。”柳青婵秀眉一蹙道：“这个人真有这么高的能耐？”弓富魁道：“此人武技，姑娘已然有所见，不必我多说，我所要提醒姑娘与田大叔的是，这个人似乎练有一种特殊的功夫。”

顿了一下，他打量着异常惊吓的田福道：“我想二位一定也知道内功中有所谓‘感应圈’这一个说词吧。”

田福点了一下头道：“听说过。”

柳青婵奇道：“听说蓝老前辈，就是身上藏有这种功夫的高人，是不是？”

弓富魁点点头道：“姑娘说得不错，先师正是练有这门功夫，只是比起这个人来却差得太远了。”

“弓兄你怎么知道？”

“此人非但练成护体游潜，竟进一步可以使之逼出体外，伤人于无形之间。”

“真的？”

“姑娘莫非方才在火场没有看见？这种功力运施之下，可使多人在寻丈之内，不能近身，功力至此地步，端的是惊人已极。”柳青婵轻叹一声道：“这么说来，别人的传说也是真的了。”“什么传说？”

“弓兄你还不知道？”

弓富魁摇头，表示不知。

“现在外面都传说，大名府来了一位冬眠先生。”“冬眠先生是谁？”

柳青婵冷冷一笑道：“就是这个姓过的。”

“为什么要叫是冬眠先生？”

“他们传说这个人是由冰窟窿里出来的。”

于是她把那日偷听得自李知府嘴里的一番话说了一遍。柳青婵随又怔了一下道：“弓兄怎么不说话？”

弓富魁长叹一声道：“如果姑娘这些话是真的，这人必通尸解、辟谷之术，这真是我生平闻所未闻的怪人……”他一时间，显出无限的意兴阑珊，深深地垂下头来。柳青婵冷笑道：“弓兄你万万不可气馁，任他有通天彻地的本事，这个仇我们也是要报的！”

弓富魁怅然点头道：“姑娘说的是。但是你我功力与他相距甚远，此人既然身藏如此不世之技，这个仇可就难报了。”柳青婵咬了一下牙齿，恨恨地道：“他就是走到天边，我也不放过他。”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事道：“弓兄你可知道他下一步意欲为何？”

“他……”弓富魁忽然想起来道：“听说他好像要去河间。”“河间……”

“六合门！”

田福忽然插口道：“河间‘六合门’。”弓富魁一惊道：“这么说，他是去找古寒月，古前辈了？”“你是说那位有‘冀中王’之称之古老前辈？”

“就是他。”顿了一下，他点头道：“姑娘明天一早赶快起程往河间去知会他一声，叫他好有一个准备。”

柳青婵点点头道：“好，我知道。”

弓富魁冷冷一笑道：“古寒月前辈一身功力，听先师说，在冀省首屈一指，这一次姓过的可碰见厉害对手了，姑娘可请他暗中戒备，我们与他里应外合，不愁这个姓过的再能逃开手去。”柳青婵面露喜色道：“好，时间不早，弓兄也该回去了。”弓富魁道：“正要告辞。”

说完抱拳作别，悄悄开门自去。

柳青婵送到门前，回身时，却见田福正一个人看着桌上的灯发呆。

柳青婵道：“早点睡，明天一早，我们上路去河间。”田福应了一声，站起来，向外步出。

他们是开的两个房间，当他要步出门坎一刹那，却又回过头来道：“姑娘，我打算向你借样东西。”

“什么东西？”

“姑娘那把削金断玉的匕首。”

柳青婵一怔道：“干什么？”

田福一笑道：“听弓先生说，那小子这般厉害，我却没一件称手的兵刃，姑娘有了一口好剑，那把匕首借给我用，大概没什么不可以。”

柳青婵点点头道：“好吧！”

说罢，她就转身由行囊里拿出了那把一向珍藏的匕首。田福接过来嘿嘿一笑道：“有了这把东西，我就壮胆子了。”说完告辞而出。

柳青婵关上房门，一个人想了一会儿心事。

这两天，脑子里老想着大伯父的死，一颗心早就变得麻木了。

人到了伤心极点的时候，常常会有“无心可伤”的反应，脑子里常常是一片空白，真有“欲哭无泪”的感觉。

轻轻叹了口气，吹熄了灯脱衣上炕。

弓富魁返回到栈房里，“冬眠先生”过之江正闭着一双眼睛，呆坐不动。

他的坐姿很怪，既非道家“打坐”，又非佛门的“坐禅”，其实，道、佛二门坐姿外表并无不同，却是内守的宫位不同而已！眼前这个过之江，根本在外姿上就与佛、道二门进修的坐姿大相迥异。

只见他踮着一只脚尖，单足蹲地，却把另一只脚，直直地平伸出去。

这种姿态弓富魁虽然没有练习过，可是照常理判断是甚难保持身体平衡不倒。

然而观诸眼前过之江却是大异寻常。

他竟然一平如水，纹丝不动。

弓富魁也算是内功中颇有境界的一个行家，当他目睹过之江这番形态之后，不禁内心生出一片寒意。

因为过之江这种情形，分明是在作一种极上乘的内功调息，相当于内功中“五气朝元”的境界。

弓富魁站住身子没动。

这一时，他内心忽然潜生一片杀机。一个念头，电也似地由他脑子里闪过：“下手杀了他！”

他陡然间气提丹田，由丹田里提出一股劲力，贯注于右掌之上。

此时此刻只要一掌击出，可望有千钧之力！

然而就在这股力道方自抵达他的右掌之上的一刹那，弓富魁不禁心里突然滋生出一股寒意。

他忽然考虑到了一掌不中，或是一掌不成之后的后果。这个念头，顿时有如兜头淋下的一盆冷水，使弓富魁陡然打了一个寒颤。

这个念头一经兴起，那方才提吸自丹田那股力道，也就顷刻消失于无形之间。

弓富魁方待第二次再鼓勇气的当儿，遂见蹲在地上的过之江长长吐出了一口气，张开了眸子。

时间也就在一瞬间为之消失。

过之江发觉到弓富魁站立在面前时，似乎吃了一惊，疾快站了起来。

“噢，你回来了多久？”

“有一会了。”

说了这句话，他真有无比的懊丧，一言不发地走近炕边坐下来。他知道由于自己的一时谨慎，已经丧失了复仇的良机。“你方才在练功夫？”

“神归位。”

弓富魁摇摇头道：“不懂。”

“你当然不懂。”

过之江伸了一个懒腰，说道：“有一天，你的功力能够达到我这样时，你就懂了。”

弓富魁一笑道：“你何以就认为我的功力不如你？”“因为你本来就不如我。”

顿了一下，他又道：“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弓富魁说了声：“好！”

话声出口，一只右掌已当胸推出。

这一掌说是与他较量也可，说是待机暗算更是恰当。

掌力一出，即透着大大的不凡。

凌然的掌风，有如一把劈空而下的钢刀，直向着过之江面门之上劈了下来。

眼看着对方那瘦削的躯体，在他掌力之下，陡地向后一个仰倒，紧接着一阵乱颤，像是不倒翁似地晃了半天，遂挺立如初。

他脸上带着一抹笑容，就像没事人儿一般模样。

弓富魁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不过，既已说明了是比试着玩的，倒正可趁机给他几招厉害的手法试试，对方如能躲过只当是比试功力，一笑算完。

如果侥幸他不及防备，伤在了自己手下，那可是正合心意。

想到这里，弓富魁嘿嘿一笑道：“过兄当真是好功夫，再看这个。”

足下一上步，已把身子欺到了过之江身前，双掌一沉，用双撞掌的功力，陡地向对方击出两掌。

这两掌由于他胸有成竹，是以内力贯注得极为充沛，一待手掌触及对方身子，力道才得以泄出。

这种掌法，在掌功上名叫“绵掌”。

弓富魁自信在这种功力上已有相当的能耐，双掌着力之下，足有千斤之力。

实在难以想像，这般功力加诸在对方那瘦躯之上，他如何能够挺受得住。

“叭！叭！”

弓富魁心中方自一喜，正待将内力一股脑地吐出，这当口儿，他猝然觉出由对方身上反弹出一股冰寒的力道。

这股子冰寒气机一经贯入弓富魁身上，顿时使得他全身打了一个寒颤。

蓦地这股力道，发出了一阵极大的吸力！使得弓富魁整个身子向前踉跄了一下！就如同磁石吸铁般的，整个身子向着对方身上吸了过去。

弓富魁总算在内功方面有极深的根底，一发觉不对，他忙自收缰，先用“大力千金坠”的身法，把身子向下一沉，遂向后一个倒翻，就地一滚，翻出了寻丈以外。当他身子方站起时，面前人影一闪，过之江已临近眼前。

弓富魁心中一惊，来不及后退，对方一只瘦手已经搭在了他肩头之上。

弓富魁陡然觉出身上一阵子乏力，双膝一软，坐倒地上。

过之江手上一轻，不见他如何着力，身子已飘向室中，嘻嘻一笑道：“如何！可服气了？”

弓富魁面一红，抱拳道：“佩服！佩服！”

过之江道：“冬眠里，我已饱吸天地钟灵之气，以及诸般天籁，如同水

火风雷，以这些天地间的自然威力，配合我本身功力，一经加之攻敌，对方不死必伤，万万难以抵挡。”

这番话未免太过玄虚了。

然而过之江说话的神态显示他所说绝非虚语。

楚楚可怜人

过之江冷冷地接下去道：“就像刚才你最初感觉的那种冰寒气机，正是我得自冰中的极寒之菁英，这种寒冰的质能，一般人是万难抵挡的。”

说时他两只手略一搓动，徐徐张开。

弓富魁霍然就觉出，自其双掌之内，散发出一片蒸腾的白雾。

那阵白烟初起时，不过薄薄的一片，随着过之江晃动的双手，渐渐越聚越多。

须臾间，室内已为这片白茫茫的雾气布满。

随着这些雾气的增加，房间内气温顿时为之下降。

不过是一会儿的工夫，已冷得弓富魁面色发青，全身打颤，仿佛全身已为冰镇，就连身上的血也凝固了一般。

眼看着那滚滚的冰雾，兀自由对方十指尖上蒸腾散发不已，寒冷的气温愈加地下降。

弓富魁全身大大摇荡了一下。

他强自忍着这种生平从来也不曾尝受过的寒冷气质，正待激发丹田内的元阳之火，以运行全身。

这当儿，耳听得过之江发出一阵阵嘻笑声，道：“这冰中之菁非比寻常，眼前我只不过施展出一半的功力，如果全数运逼而出，弓朋友！你只怕当场就得冻成一个冰人！你也用不着运功抵挡，我只不过施展出来，让你见识一下罢了。”

话声一落，只见他张嘴一吸——

“飕”一声！

满室白雾，顿时化为一条白色长龙，长鲸吸水般地全数都到了过之江腹内。

顿时，室内又回复了原有的气温。

弓富魁打了一个寒颤，脸上情不自禁地现出了一片凄瑟的苦笑。

过之江冷森森地道：“天地之造化于人深矣，只是很少有人能体会出这种宝贵的天机。”

他眼睛习惯性地眨动了一下。

两只白皙的瘦手搓动了一下，缓缓地张开来，即见其掌心里红光一现。

像是一团火般的，在他来回搓动的双手里越聚越大，瞬息间，已形成一团烤热的人的烈火。

过之江嘻嘻一笑道：“这就是晨昏间，窃自太阳的光能！你可曾见过？”

说话时，这团红红的烈火，已渲染得室内一片奇红异彩。

随着过之江双手来回地搓动，那团红色的火光，宛若一枚火球似的，散发出刺目的光，刺得人双眼如灼，难以逼视。

室内顿时呈现出无比灼热。

弓富魁原先冰冻的身子，一时奇热如焚，一时间汗如雨下。

再看对方手上那枚大火球，已有箩筐般大小，赤红的光，映得过之江全身皆赤，直似坐在烈火中一般。

眼看室内各物，俱已不耐高温，散发出一阵子火烤的干燥气息，似乎即将火起！这才看见过之江张开大嘴，往里一吸——

“飕”一声！

像箭一般模样，那团大火球顿时化为一长条火龙，悉数吸入他口腹之内。弓富魁真是看得触目惊心。

过之江道：“天地钟灵造化之于人真是深厚极了，只可惜如今武林中一般人，整日只在凡俗里打滚，却把这些上天有意赐与人的东西忽略了。”

弓富魁一句话也没有说。

平心而论，他是被吓糊涂了。

活了这么大，不要说见，听也没听说过的事情居然亲眼见过之江冷森森地道：“如今我只向天地间讨了三成的功力，已是天下罕有敌手，假以时日武林中将唯我独尊了。”

弓富魁心里一动道：“听你口气，你如今功力尚还不能独霸天下？”

“这要用未来的事实证明。”

弓富魁一笑道：“我敢断言，以你这身功力，天下万无一敌，你将可稳居武林魁首的地位。”

这句话果然甚为过之江乐听。

听了这句话，他那张苍白、瘦削而阴沉的脸，就同向日葵迎着日光一样的展了开来。

可是那方自展开笑纹的一张瘦脸，突然间又罩了一层阴影，他像是忽然触及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似的一下子呆住了。

细心观察他的弓富魁，马上就由他这张突然有所变化的脸上，看出了端倪。

他于是试探着道：“我想这个世界里，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是过兄的对手。”过之江黯然地摇了一下头。

“怎么，过兄不以为然？”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五年后，当我五次冬眠以后，也许我敢说这句话，可是今天……也许……”他摇一下头，忽然不想说下去。

走到了桌子旁边，他倒了一杯水，仰首干杯。

弓富魁一直静静地观察着他。

由过之江不安宁的神态里，他发现到一项事实：那就是过之江也有所惧。他怕些什么？

是人？是事？还是……

这一点所见，立刻鼓舞了弓富魁！

他决心要刨根到底，把对方心里的这一点秘密发掘出来，然后对症下药。一旦自己手里掌握到对方所惧怕的东西，那么局面立刻就不同了。

过之江饮下了一杯水后，目注着弓富魁道：“从这里去河间有多少路？”

弓富魁说道：“很远，总得十天的脚程。”

“这……太慢了！”过之江道：“我们五天赶到。”这一步棋弓富魁押胜了。

因为他早想到对方一定会把预定的脚程打一个折扣，所以说时就夸大其词，把本来五天的脚程说为十天。那么，现在他只要用些小聪明，带着他故意绕一趟远路就行了。

这么做的原因，当然是为使柳青婵能够赶在前面，早一天通知“六合门”的掌门人古寒月，以便有较从容的时间，联手对付他。

弓富魁原来想紧追着他先前的话题，把他心里所惧怕的那个事情追问出

来。

可是，他转念一想，觉得这样似乎太性急了一点，很可能引起对方的疑心。

他于是站起来告辞道：“夜深了，我要睡觉去了。”过之江点点头道：“明天一早，我会叫你。”弓富魁当然不会傻到与他同室而眠。

因为他身上携带着本门的功谱秘籍，这些一不小心，随时都会暴露在对方眼前，自招杀机。

而过之江似乎是独处惯了。

经过长久冬眠以后，他平常夜晚是不睡觉的。干什么？这些他也不欲为外人所知。

夜深——疾而冷的寒风，紧紧地扑叩着窗纸！一条黑影，从第二进院子闪出来，迅速地跃进第三进院子里。

稍一顾盼与张望，他已来到了冬眠先生所居住的那间房子窗前。

天上是一弯寒月。

这个人是谁。

他显得异常的焦急与激动。

频频地用他的那只独眼，注视着当空。

天上一片云。

这片云缓缓地移动着，直向月亮掩过来。

田福已轻巧地拨开了纸窗。

乌云过后，月光重现。田福已经翻进了房内。

他的企图，似乎不难猜知——刺杀过之江！

这实在是很大的一项冒险。

田福有他的打算。

房子里燃点着一盏昏灯，光影很暗。

田福骑跨在窗框子上，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那口才由柳青婵处借得的匕首，却紧紧地咬在上下两排牙齿之间。

独眼里冒射着杀人的怒火，只一转，已看见了那个人——过之江。

出乎田福意外的，过之江并没有睡在床上。

头下脚上，他在墙脚倒竖着。

田福目光一经触及，禁不住吓得倒抽了一口气。势成骑虎，总不能就此而退。

手上一着力，“飕”地一声，已把那口精光四射的匕首掷了出去。

寒光一闪，这口匕首划出了一道寒光，直向墙角过之江背心上掷去。

田福也曾为自己事先留下了退路。

匕首一经出手，足下用力一点，倏地向院中纵去。说到“飞刀”这一手绝技，田福的确是一把好手，这一门功夫，他曾经下了三十年的功夫，平常没事的时候，他也总喜欢拿着一口刀到处飞掷练习。

曾经以飞刀刺中过天上的燕子，也斩落过来回天际的蝙蝠。这一刀，他瞄准过之江的后心，就绝不会偏差一分一毫。飞刀出手，静寂无声。

田福落下的身子，不谓不快。也许是太快了一点，快到他来不及看见室内人中刀的情形，更不曾听见中刀时发出的叫声。

非但是叫声，简直一点声音都没有。

如果中刀后，必然会倒下去，那么，倒下去也会带出一点声音来。

奇怪的是，他竟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听见！他默默地转过身子来，静心地听，静静地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别是那小子死了吧？”

“也许，是这一刀我用的力太猛了，以至于把他的身子钉在了墙上，没有倒下来。

后者这个猜想似乎很近情理。

田福心里顿时升起了一丝狂喜。

他慢慢地转过身子来，再次地向窗前移近。

就在他身子方转过来的一瞬间，眼角一瞬，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赶快地把身子转过来。

一个人站在眼前！

这个人一入田福眼帘，顿时使得他全身大大地震动了一下，两只脚就像是忽然被一块焊铁焊在了地上，顿时动弹不得。面前这个人不是别人。

过之江。

他怎么会没有中刀？怎么出来的？

田福一时可真的想不通了。

过之江手里拿着那口明晃晃的匕首，脸上带着鄙夷的微笑。“田老头，你想杀我？”

“我……我……”

说到第二个“我”字时，田福猛地点足而进，两只手运足了力道，倏地向过之江两肋上插了下去。

后果不难想知。

田福的轻举妄动，为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他的双手虽然有力地插中在过之江的两肋之上，但是过之江并未因此受害。

受害的竟是田福。

只听得“咔嚓”一阵骨节碎响之声。

田福痛得哼了一声，十根手指全数折断，就在他身子仰天倒下的一刹那，过之江的一只手已劈中他的脑门之上。田福甚至于一声也没有出，就倒地死了。

过之江冷冷地笑了一声，闪身掠起，似是白云一片，又回到了房内。

接着那扇窗子又关上了。

窗内。

过之江反手挥掌，掌风把桌上的那盏灯熄灭。

他悄悄地把窗扇拉开一缝，向外窥伺着。

他以为必会有人出现。

然而他却失望了。

没有一个人现身出来。

尸体仍然是直直地躺在地上。

院墙一角，柳青婵蜷着身子，剪水眸子里噙着两汪热泪。她只是远远地注视着，足下并不曾丝毫移动，她来晚了一步。

当她发觉到田福不在时，事实上田福已和过之江动了手，对方不过是举手之劳，田福已横尸就地。

她不曾走近去收田福的尸体，那是有原因的，因为她已经猜到那是过之江有意设下的一个饵。只是远远地注视着他，用她流出的泪来表示她的伤感

与向死者的致哀。

第二天大清早，这座客栈起了一阵子骚动。

田福的尸身，立刻引起了人们的猜测与非议。客栈的主人立刻想到了与死者同来投宿的柳青婵，可是当他们找到柳青婵住处时，那位柳姑娘早已不翼而飞。桌子上留有一封信和许多银两。

店主人照着信上的指示，为死者买了一口棺材，少不了惊动了地面上的官人。

地面上这两天不太平是事实。

府台衙门在得悉这件命案与那怪客“冬眠先生”发生牵连时，哪里再敢认真的查办。

一番请示之后，知府李吉林吓得脸色苍白，只关照办案子的捕快虚作声势一番。

一件命案，就这么马马虎虎地混了过去。

倒是李知府良心有愧，因知死者田福的死，也是受了自己的牵连，所以特别予以厚葬。

人命关天，不过尔尔！

弓富魁在死尸旁边站立了足足半盏茶的时间。过之江显然也是旁观者之一。

旁观的人很多。

大家眼睛注视着地上的死人。

过之江的眼睛却是专门注意活人。

他显然是期待着柳青婵的出现，可是他失望了。因为自始至终，压根儿就不曾看见那个姑娘的影子。旁边人带来的消息是那位柳姑娘已在今晨四更左右离开弓富魁顿时心里一松。

他忽然发觉到这个姑娘大不简单，果真在智力方面，胜过了过之江许多！

过之江说不出的失望。

他冷冷一笑，问弓富魁道：“这个人你可认得？”弓富魁道：“他就是昨天路上的那个独眼老人。”“对了，他叫田福！”

弓富魁微微一笑道：“这么说，是你下的手！”“你说呢？”

“当然是你。”

“不错，”过之江冷笑了一声道：“的确是我。”然后他轻轻一叹道：“天下竟然会有这种笨人。”“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他明明可以不必来送死。”

“他不是送死。”

“不是送死？”

“是报仇。”

这三个字出自弓富魁的嘴里，显得异常有力，也异常冷酷。然后他改变了一下脸色，语气很平静地道：“任何人只要一沾到仇恨这两个字，往往都会失去理智，你也不会例外。”过之江冷笑了一声道：“你好像很为他抱屈。”“不错，我的确很同情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为自己复仇，是为主人复仇。”

“这又如何？”“这就证明，他是一个很有义气的忠仆。”

长叹一声，他才又接下去说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如今这种人已

经不多了！”

过之江冷声道：“明知不可为而为，是最蠢的行为。”“杀一个不足为敌的人，是最不光荣的行为。”

“你说什么？”

过之江凌厉的一双眸子，忽然迫近了他。

弓富魁冷笑了一声道：“过老兄，有一句话我要奉劝你。”“请说。”

“以你的武功，尽可以找天下第一流的高手放手一搏，大可不必拿不是敌人的人试刀。”

怔了一下，过之江点点头，说道：“有理。”

但是马上他又摇了摇头道：“不对，我且问你，那么柳青婵姑娘，可算得上是第一流的高手？”

“她还算不上……”

“她算得上！”过之江道：“她的智慧很高，武功虽然还嫩了一点，但是，她的根基很好，倘若假以时日，她必然是我的一个劲敌！”

“怎么见得？”

“你还看不出来？田福死了，她连尸首都他不为他收，岂非大悖情理！”

弓富魁焉能不明白，却装作不知道：“为什么？”

“嘿嘿！道理很简单，因为她只要一现身就会被我发现，必将死在我手下。”

顿了一下，他木讷地道：“一个女孩子，能够这么识大体，悖情理，的确不易多见。”

“那么，你以为现在她在哪里？”过之江冷冷一笑道：“她像是一条隐没在暗中的狐狸，随时都会找机会扑出来向我袭击。”

“你害怕了？”

“我不怕任何人。”

弓富魁缓缓转过头来盯视着他的脸：“你是说，这个天底下没有一个人能是你的对手。”

过之江正要点头，忽然像是触及了什么，摇了摇头道：“我没这么说。”

弓富魁笑了一下。

“这么说，这个天底下还是有人武功高过于你？”

“当然。”

“是谁？”

“一个是我师父独孤无忌。”

“还有呢？”

“还有一个是……”

弓富魁眼巴巴地看着他，他渴望得知这个答复，这个答复对于他太重要了。

然而过之江却深沉地笑了一下。

他那么深沉的样子，低下头“哧哧”地笑着，却令弓富魁感到很费解。

“你好像很想知道是不是？”

“不错。”弓富魁道：“因为我的确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的武功能够超过你。”

“那么，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除了师父以外，还有一个人。”“我不信。”

弓富魁显然提高了警觉，改为一种旁敲侧击的方式由侧面来打听。提起了这个人，过之江的样子立刻显得很深沉。

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场的死尸早已抬走，人也星散，而他们两个人，却仍然站立在当地，未曾移动。

“这个人……即使能够胜过我，大概也不会相差太多，也许他还不一定能胜过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我与他前次交手，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一次我输了。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我功力大进，说不定他已经不是我的敌手了？”

“也许是这样，这个人是谁？”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那就错了。”

弓富魁怔了一下，作出一副无关痛痒的样子笑了笑。过之江打量着他道：“我对你的印象不恶，但并不能说你是我的朋友。假以时日，到我们无所不谈的时候再告诉你吧！”弓富魁笑笑没有说话。

过之江道：“我们可以走了。”

弓富魁恍然道：“对了，我竟然忘了，此去河间，路途遥远，你打算怎么个走法？”

“我不知道，你不是很清楚么？”

“我是很清楚，不过……”弓富魁笑了一下，说道：“第一站先去广平，我昨天已向店家打听了，听说马号里的马都叫人牵走了，这段路只好委屈一下骑毛驴了。”

过之江点点头道：“也好。”

两匹小毛驴叮哩当啷在山道上行着。

过了这片山丘地带，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成群的鹞鸟在收割以后干枯的旱田里飞着。

天是灰沉沉的，冷得紧。

平原上几乎看不见一个人，人都躲到低矮的茅草屋里去了。

几只黄褐色的野兔不时地在旱田里流窜着，由这个洞里窜出来，又由那个洞里钻进去。

过之江坐在驴背上，有如老僧入定，动也不动一下。

小毛驴前进了有三里地，才接上了官道。

所谓官道，其实比起这条泥巴小路也好不了多少，不过是宽敞一点，路稍微平一点而已。

道路两侧栽种的是两列杨柳。

刚立春不久，万物都还是死沉沉一点复苏的意思都没有的时候，“春”已经在杨柳上展出了姿态，在秃枝断桠的顶尖上，已吐出了绿绿的一点新生之意。

弓富魁心比冰还要寒冷。

驴颈上的串铃，老是那么一种音阶，单调地响着，铃声带给人一种幻想，一种希望，却又似一种沉沦的灰色失望。

如果你的心本来就不开朗，那么万万难以再开朗了。

在漫长的旅程道路上，弓富魁一直都跟在过之江的身后面，他的那口剑插在行李卷里，行李卷就背在背上，一抬手就可摸着剑把子，拔出来轻而易举。

出手也并非是没有机会。

只是他不敢。

每一次动念的时候，他都会强制自己的冲动，提醒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就这般的丧失了。

一匹枣红色的快马由官道后方疾驰了过来，箭也似的闪过去。

马上客，是一个五旬左右，皮衣皮帽的壮叟。马行太快，只看见他一个背影，很豪迈雄壮的样子，皮裘高飘，清晰地看见他捆绑在腰上那一对南瓜大小的流星锤。这匹马在弓富魁的注视之下，不过是惊鸿一瞥，一时间已奔驰于数里之外。

弓富魁心里一动，正不知来人是什么路数，耳中却听得身后一阵辘辘车声。

一辆双辕二马的大篷车，在一个头戴荷叶卷风帽汉子舞动长鞭之下，风驰电掣般地由后奔来。

两头小毛驴自动地在道旁停了下来。

篷车以异常的速度一路奔驰而前，官道上扬起了漫天黄尘。像是一面弥天黄色的大纱帐，散置在天空，久久不散。虽只是惊鸿一瞥，弓富魁却已注意到那辆大篷车的四窗俱都淡淡的下着帘子，难以窥出车子里坐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车子过去了很久。

前面的过之江才睁开了眼睛。

带着几分木讷，他道：“上天有路不去，入地无门自投。弓老弟，你可看出来？”

弓富魁一怔道：“看出了什么？”

“河南‘七星门’的人，缀上了我们……”

“七星门？”

弓富魁暗吃一惊道：“你是说‘七星门’的岗家兄弟？”“错不了。”

“可是岗氏二老并没有现身那！”

“怎么没有？”过之江冷酷的面颊上，绽出了一片冷笑：“走头里的那个人就是岗玉昆。”

“七星钩——岗玉昆？”

“不错。”

弓富魁心里一惊，奇怪地道：“岗玉昆使的是七星钩，那前行的老者，却用的是一对流星锤。对不对，你看错了。”

过之江嘿嘿一笑道：“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谁不知道岗玉昆的七星钩是软兵刃？”

“那……这么说你看出来了？”

“那条七星钩，是缠在他右手腕上，外罩长衣大氅，自不为外人所发觉！只是落在我的眼睛里，他却是掩饰不住。”

“七星门”的岗氏兄弟，长名岗玉昆，人称“七星钩”，次名岗玉仑，人称“双手飞梭”，兄弟二人各有一身特殊的武功。

尤其难得的是兄弟二人合练了一手“岗家护身神拳”，一经联手施展，其势有如长江大河，端的是勇猛不可一世，威猛无匹。

岗氏兄弟的名儿，也就是这么闯出来的。

弓富魁此刻乍然听到了他们兄弟二人的名字，当真是又忧又喜。

忧的是怕岗氏兄弟上来失之于大意，不知道过之江的厉害，以至于吃亏

上当，平白损失了性命。

喜的是说不定岗氏兄弟是有备而来，兄弟联手，可给予过之江以致命的一击。

总之，他已经感觉到一场大战即将爆发了。

而弓富魁这种奇妙的身份，处在夹缝里，很可能就被对方误以为敌人，他不得不暗中提防着。

过之江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是不闻不问，口头提过之后，随即闭目不言。

弓富魁开始体会出过之江是一个极可怕的人物，可怕的地方是从他外表永远看不出他心里所想的，是一个标准的“冷面虎”。两头小毛驴脚程加快了，跑起来叮哩当啷地响着。在这么辽阔的大平原上，声音能传出好几里去。走了约有半个时辰，前行来到一片竹林子，林畔耸着一所茅舍。

舍前有一片池塘。

塘里的水黄黄的，一群鸭子呷呷叫着，正在池子里玩着水。两个荷着锄头的庄稼汉子，站在池边看着。

弓富魁发觉到那所茅舍，并非是住人的农家，像是积存杂物的粮仓。

小毛驴自动地跑到了池边去饮水。

两个庄稼汉子走来搭讪。

其中之一抱了一下拳道：“二位客人这是上哪里去？”弓富魁笑道：“去广平。请问老哥，还要走多少时候？”那人嘿嘿笑道：“快了，快了。”

另一个汉子却斜过眼睛来偷偷地打量过之江。

弓富魁发觉这两个庄稼汉子并不像真的庄稼汉子。第一，两个人虽然都穿着粗布衣裳，可是洗熨得很平，绝非是一般庄稼人衣着那样随便。

第二，两个人虽然每人都荷着锄头，可是各人手脚上都很干净，尤其是锄头上丝毫不沾泥土。

第三，两个人不像庄稼汉率直粗鲁，这一点可以由二人的眸子里看出来。

倒像是两个武林人物。

这个念头，一经触及弓富魁脑海，顿生警戒之心。这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场面。

弓富魁暗喜于“吾道不孤”。

因为能有武林中人物主动出来对付过之江，这总是一个好兆头。

然而，弓富魁总觉到对方过于草率行事，低估了过之江的实力。

弓富魁在心理上，毫无疑问是倾向于“七星门”这方面的，而且他恨恶过之江的程度，毫无疑问地也远驾于“七星门”之上。

只是他是一个行事极为谨慎的人！绝不意气用事和冲动。

当他忽然发觉到这个冒牌庄稼汉子可能的意图之后，内心不禁大大地为之提心……

正因为他太了解过之江的不世身手，才会为这两个人的生命担心。

过之江即使在智力方面，也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有了这层顾虑之后，弓富魁真不希望再在这里逗留下去。

他于是向两个汉子抱拳笑道：“打搅，打搅，在下与这位过君有急事赶往河间，不多耽搁了。”

两个汉子一听到他们要去河间，顿时面色一惊，彼此对看了一眼。

其中靠左边的那个汉子嘻嘻一笑，抱拳道：“老哥贵姓？是哪里来的？”

弓富魁含笑道：“弓富魁。老兄，你呢？”

那人哈哈一笑道：“草野村夫，还报什么字号？我叫张铁牛，他叫侯宝山。见笑！见笑！”

那个叫侯宝山的听到这里也嘿嘿地笑了起来。

两头小毛驴正在低头喝水。

驴背上的过之江自始至终却连正眼也没有看二人一眼，非但如此，他甚至连眼睛也不曾睁开。

好像是走了这一程路，他已经有点困倦，想睡觉的样子。

自称张铁牛和侯宝山的人彼此互看了一眼。

这一眼绝不简单。

弓富魁心中一惊，忙咳嗽一声。

这声咳嗽是向二人示警，只要二人其中之一有所警惕，或是注意到他，弓富魁必会摇手示警。

只可惜两个人都不曾发觉到他的咳声有异！谁也不曾向他多看一眼。

小毛驴已经喝完了水，把头抬起来，驴背上的过之江仍是一如老僧入定，连眼睛也不睁开一下。

就在这一刹那，那个叫张铁牛的庄稼汉子陡地横出一脚，直向驴腿踹了过去。

这一脚的作用再明显不过。

细若杯口的驴腿，无论如何是承受不住张铁牛的这一脚，势必会在张铁牛一脚踹中的当儿，身子自然地向前一倾，那么间接受害的当然是驴背上的过之江。

也不知过之江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然他那只手，在驴颈上轻轻拍了一掌。

更不知那头小毛驴，是有意还是无意。

总之张铁牛那般有力的脚，竟然踢了一个空。

时间竟然配合得那般巧。

张铁牛的一脚刚刚踢过去，小毛驴的腿正好拾起来，一脚踢空下，张铁牛的身子自然而然向前冲，打了个踉跄。

坐在驴背上的过之江，恰恰在这时睁开了眼睛，忽然探手去扶他的身子。

这当口那个叫侯宝山的人早已在侧方抡起了锄头，兜头盖顶地直向着过之江脑门上用力砸了下去。

“当”一声。

锄头还是真的砸实在了。

然而过之江并没有由驴背上倒下来。

倒下来的是张铁牛。

毛病竟然在过之江举手相扶的一刹那。

就在那一刹那，过之江那一只又白又瘦的手掌，深深插进到张铁牛心窝里。

过之江手拔出的一瞬，一股鲜血箭也似的窜了出来，张铁牛大叫了一声，身子前俯着倒下来。

面前就是池塘。

“扑通”一声，水花四溅。

张铁牛倒下的身子在黄水里急速地打了几个滚儿，顿时黄水变成了红水，他身子就不动了。

这种杀人的手法以及死法，看在眼里，端的是触目惊心已极。

更惊人的事情，接着又发生了。

侯宝山那么用力的一锄头砸在了过之江的脑门上，哪怕是一块鹅卵石，也会被砸为粉碎，然而眼前的过之江，倒像是没事人儿一般。

只听得“当”的一声。

那柄锄头一下子弹起老高，震得侯宝山两臂发麻。

如果此刻侯宝山弃锄逃命未尝不可，只是他鬼迷心窍，梦想着还要败中取胜，身子向下一矮，这杆锄头横着向过之江身上扫去。

过之江当然不会被他打中。

只见他一抬双臂，“噗”的一声，已抓住了锄头把子。姓侯的好似很有一把蛮力，只见他两只手抓着锄柄，用力的一拧，“咔嚓”一声，锄柄一折为二。

侯宝山这才知道不是好相与，足下一点，“飕”一声纵了出去。

他身子才落地，一件物件已经忽悠悠地朝他后脑上飞了过来。

“叭”一声打了个正着。

大概是侯宝山的脑壳没有过之江硬，这一铁锄打上来，顿时脑袋开花。

巧的是侯宝山倒下的身子，也同张铁牛一般，“扑通”一声，正好落在池水之内，一时水花四溅。

黄水池塘里一下子又多添了一具尸首。

两个人不过是一照面的当儿，竟然双双倒毙于池水之内！再看看杀人的凶手，依然是一派斯文地坐在小毛驴背上，他那张苍白的脸上，带出了一丝冷笑。

“下来吧！弓老弟。”

说着他首先由驴背上迈腿跨下。

伸出一双瘦手，在驴股上拍了一巴掌道：“去！”

那头小毛驴像是负痛地跳了一个高儿，立刻跑向一边。

掌影罩体寒

弓富魁一怔道：“干什么？”

过之江鼻子里“哼”了一声，道：“马上就要有好戏开场了。”其实弓富魁何尝看不出来，这地方隐藏着杀机。

只看刚才那两个狙击手张铁牛和侯宝山的出手不高，弓富魁已深深为他们的主人担心。

长长叹息一声道：“彼此无仇无怨，何必下此毒手？老兄，我们走吧！”

过之江那双眼睛这时也不再闭着了，反倒是睁得极大，冷森森的目光，在四下略为一转，心中似乎已有见地。

弓富魁翻身由驴背上下来。

“得罢手处且罢手，能饶人处且饶人。过老兄还是算了吧！”过之江摇摇头道：“如果真如你所说的无怨无仇，他们也就不会来了。”

说时眸子一转道：“‘七星门’看样子全都出动了。”点了一下头，他讷讷地又道：“这样也好，省得以后再费事。”弓富魁心中大为紧张，道：“你怎么知道他们全出动了？”过之江向前走了几步，他的那双耳朵忽然向前耷下来，似乎全神贯注地听了一下，点头道：“如果我所料不差，大概有十个人左右。”

说完他转过头来向弓富魁冷冷一笑道：“这件事与你没关系，你不必插手。”

弓富魁冷冷一笑道：“我岂能让你单身赴险！你我既是一条道上的，理当患难与共。”

过之江怔了一下，道：“你真有这个意思？”

弓富魁发觉到这件事情自己非介入不可了。

当下毫不犹豫地：“当然了。”

说时已反手把藏在行李卷儿里的一口长剑抽了出来。

过之江点点头道：“我早看出来你行李里藏得有剑，果然不错。”

弓富魁道：“过兄用的什么兵刃？”

过之江道：“就凭这几个人，还值得我用兵刃？”他扬了一下手，道：“你等着看吧！”

说到这里，他那双眸子陡地注视向那片竹林。

“唳！唳！唳！唳！”

灰色的天空里，四条灰色的人影，有如四只大雁般的霍地窜出来。

过之江丝毫不显得慌忙。

四个人各取一角，同时落地——现出了四个风骨嶙峋、器宇不凡的汉子。

其中之一，也就是面向过之江的那个人，正是刚才飞马而过的身着皮大氅的那个五旬壮叟。

只是此刻罩在外面的那袭皮大氅已经除下，露出了内着的一袭灰色紧身衣靠。

过之江的话果然不错，除了那一对紧系在腰上的流星锤以外，另外在他右臂上还缠有一条银光闪烁的“七星钩”。

那是一柄很显眼的软兵刃。看上去大概有六七尺长短，把一条手臂下连手腕子都缠得满满的。

那截像是一只怪手般的钩首，抓附在他的右面肩头之上。这个人五十左

右的年岁，红润的一张脸上，生着张飞似的一圈绕脸胡子，闪闪冒着精光，一看即知是内功精深之人。除了他以外，另外三个人看上去也都大非凡士。一个是四旬五六的灰衣矮汉。

一个是三十上下的长身青年。

另一个却是面如锅底、两只手上各提着一柄六角铜锤的白发灰衣老汉。

那个四旬五六的灰衣矮汉，手中抱着一对弧形双刀。这几个人看在眼里，似乎都有一身能耐！

弓富魁面前的那个人，正是那个手抱双刀的灰色矮汉。四个人一照脸，已摆出了绝不能善罢甘休的敌意。池塘里的两具尸体乍沉又浮。

鸭群争吃着血水。

眼前是一片肃杀与凄凉。

似乎谁都没有先开口说话的意思。

良久，那个面对着“冬眠先生”过之江的五旬壮叟冷笑了一声。

他的一双瞳子眨也不眨地盯着过之江道：“我们已经查明白了，你就是冬眠先生是不是？”

过之江道：“不错，你就是‘七星钩’岗玉昆？”灰衣壮叟顿时面色一变。

“这么说你认识岗某了？”

“我认识的人，多数都难逃一死。”

“你胡说。”岗玉昆气得眼珠子怒凸如珠，后退了一步。

“说，你这么胡乱杀人用心何在？”

“没有什么用心。”

过之江脸上不愠不怒，道：“我所要拜访的朋友，都是些自认高明之人。”

微微一顿又道：“就拿阁下来讲，大概也不例外。”岗玉昆左右顾看道：“你们听听，这厮说些什么？”咬了咬牙，岗玉昆气呼呼地又道：“在洛阳，你找上‘七星门’，留下豪语，约会明年七夕之会，可有这回事？”“不错。”过之江发出幽幽的一声叹息，道：“只可惜，你却是等不及赶来送死。”

“嘿！老弟，那要看你的功夫了。”

手腕子一挣，缠在胳膊上的那柄七星钩“哗啦”一下子抖了开来。

这是一条软兵刃，可是在岗玉昆的手上，无疑软硬随心，此刻看上去就像是一根硬硬的铁棍！一根奇怪的钩形兵刃。像是人手般的钩首，几乎已经指在了对方鼻子上。“小子！快出家伙！咱们手底下见输赢。”

过之江摇摇头道：“你还不配。”

岗玉昆脸上一红，发须皆张。

“你敢漠视岗某人的功夫？”

“‘天一门’的蓝昆，青竹堡的柳鹤鸣大概功夫不比你姓岗的差吧？”

岗玉昆顿时神色一变。

他咬着牙道：“好小子，鹤鸣老哥居然也死在你手里了。”“他们都是死在我这一双手下的。你也不会例外。”岗玉昆大叫了一声：“小子！”

七星钩往起一抖，“唏哩”一响，钩梢飞起时，“叭！叭！叭！”一连三声脆响，天空闪出了三点寒星。

他这“七星钩”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能够在一扬兵刃的同时，空中爆出七颗寒星。

七颗星也就代表着七式杀手！

武林中能够在一招内攻出七式杀手的人毕竟不多，是以岗玉昆也就得其大名。

这时他的兵刃上爆出了三点寒星，也就证明了他这一招里包含着三式杀手。

三个式子，一取眉心，一点咽喉，一刺心窝。

无论哪一式得手，都是死命一条。

绝的是一招也得不了手。

冬眠先生过之江当真是有过人的奇技，在对方的七星钩方自袭过的一刹那，他的一只看上去丝毫也不着力道的手忽然抬起。

速度之快几乎看上去与对方的七星钩同时一致。

“叮！叮！叮！”三声脆响。

七星钩起得快落得快！勾梢一甩，反倒向着岗玉昆胯下撩了过来。

岗玉昆大吃一惊，正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冬眠先生过之江只不过施展出一指之力，竟然把自己力道贯足的钢钩反弹了回来，分明是大敌当前，岂能再稍存轻视之心。

“七星钩”岗玉昆步子一迈，弯着腰打了个“地旋风”，身子已飘出了七尺以外。

那条软兵刃“七星钩”，“的”一声，已缠在胳膊上，身子直起来，足下踩着“丁”字步！他的那张脸一阵子发紫，刹那间像是吹了气般的涨大了许多。

四周的人都看得出来，岗玉昆显然在盛怒之下运施出功夫来了。

眼看着岗玉昆吸进的那股子气机，一时间贯注全身，虽是隔着衣服，却能很清晰地看出来，凡是气机所过之处，有如怒蛟行波。

转瞬间，他身子已涨大了许多。

过之江冷森森地笑了一声，道：“我料定你姓岗的必然应该有些能耐，否则焉能成名立万，不过……”

微微一顿，又浅浅笑道：“你这一身‘红蟒功’还嫌嫩了一点，只得七成火候。”

岗玉昆嘿嘿笑道：“很好，你居然识得岗某人这身功夫，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能耐，能够逃开岗某这柄七星钩。”

过之江点点头道：“姓岗的你已夸下了海口，我姓过的也不妨说句大话……”

说到这里，他平贴在前额上的那绺短发，忽地倒竖了起来。

“三招之内，我要把你的七星钩取到手中，七招之内也就是你去见阎罗王的时候。”

话可未免说得太狂了一点。

当着这么多人敢说这种话的人，除非他是个疯子，否则必有斤两。

“七星钩”岗玉昆在武林中可是有鼻子有眼睛的人物，这个脸他可是丢不起。

他也没这个修养能够忍受得了。

“哈哈……”

仰天一阵狂笑之后，他目光一扫各人道：“你们可是听见了？”

岗某人在江湖上少说也闯了三十年了，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在我面前说这么狂的话，你们先作壁上观，不许插手。”

岗玉昆说这些话时脸色气得发青。

嘿嘿一笑，才又把眼睛转向过之江道：“姓过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红嘴白牙地说了话可不能不算数儿。”

“我倒是怕你说话不算数。”

“我说话一定算数。”岗玉昆气得吹着气道：“你说的三招之内，要把我的七星钩取到手里？”

“也许两招就够了。”

“好哇！”岗玉昆全身气得发抖，冷笑道：“就算三招好了，要是三招以后，我的七星钩还在我的手上，怎么办？”

“这是不可能的。”

岗玉昆大声道：“我说可能，你说吧，三招之内七星钩还在我手里，你说怎么办？”

过之江冷冷一笑道：“我是从来不随便起誓的，岗玉昆你好像很有自信的样子，你说该怎么办呢？我就听你一句话。”

“这可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你们可是听见了！”

他眼睛特别盯着弓富魁，冷笑一声，道：“这位朋友你贵姓？”

“弓富魁。”

“好！小老弟，你们是一边，这话你可是听见了，要是三招之内姓过的没有把我岗玉昆手上的七星钩夺下来，我要你在这小子身上扎一千个透明窟窿。”

过之江冷冷一笑道：“要是三招之内把尊驾这把钩子夺了过来又该如何？”

岗玉昆怔了一下，遂道：“你不是已经说过了么，七招之内取我性命，那我就等着你的就是了。”

过之江冷笑道：“虽然这个赌不算公平，在我来说，并无区别，因为迟早你总是死路一条。”

他眨了一下瞳子，慢吞吞地道：“放马过来！”

眼前即将是一场生死大战。

当事者二人，俱是武林中难得一见的高手，现场几个人，俱都生出一片寒意。

在“七星门”这一边来说，他们都对门主岗玉昆的一身武功充满了自信。

虽然说过之江先声夺人的气势，以及他这短日来连战皆捷，毒手杀人的经历，足以震撼各人使之对他不可轻视，可是如果说在三招之内，就能把门主岗玉昆的兵刃“七星钩”夺离手中，这件事实在难以令人相信。

每个人都充满了自信，除了一个人——弓富魁！正因为他确切地知道过之江不可思议的奇异武功，常常会造成不可思议的事实。也因为如此，弓富魁不禁暗暗地为岗玉昆担心。

眼前已经没有妥协余地。

“七星钩”岗玉昆一伸手，“七星钩”再次地亮了出来，“飕飕”有声地就空舞着。

过之江两手轻握在前腹，面上不着丝毫痕迹。

现场出奇的安静。

只有岗玉昆手上的七星钩就空舞动的声音。

每个人的眼睛，都含着惊恐的神采。

三招——该是多么快的一刹那。

就在这一刹那间，这两位武林中的高手即将要分出个胜负来。

胜负的结果也就是死亡。

第一招已出动了。

可谓之快得出奇。

就只见一股极大的旋风，裹着岗玉昆硕大的身影，霍地向着过之江身上迫到，他手里的七星钩，幻为一条飞蛇般地直向着过之江头上落下来。

同时，岗玉昆的一手掌箕开，拥带着极大的一股内力，一掌直向过之江的小腹上拍了过来。

兵刃与手掌同时递出！

这是岗玉昆投机取巧的招式，岗玉昆已经施展出他多年来轻易难得施展的“红蟒功”。

这种功力一经出手，果然大大的透着不凡。

随着他的掌势，一团红雾脱掌而出，直向过之江身上透击过来。

同时那把七星钩一片寒光，直向着过之江头颈上绕了下来。

这一招好厉害。

过之江即使是逃得开他的七星钩，也难以逃开他的那一掌。

如果躲得开那一掌，却又难以闪开他变幻莫测的那柄七星钩。

就在这两股功力夹击之下，过之江身子霍地向下一矮，他那原本瘦削的身体，忽然间暴缩如同小儿一般。

现场各人眼见着如此神奇的“缩骨卸肌”术，俱都吓得呆住了。

原来武林中虽有“缩骨卸肌”这一门功夫，但是也只听说过收卸两肩上的锁骨而已，像眼前过之江这般全身暴缩如同小儿一般，却是闻所未闻。

暴缩的过之江头上一晃已闪开了岗玉昆的一掌，原来这一掌是奔向过之江胸部打来的，由于过之江的身子猝然一缩，他才会失了分寸。

岗玉昆一惊之下，右腿用铁扫把的功力，一腿直向过之江下盘扫去，同时七星钩霍地一抖，闪出了一片寒星，柔软的钩身，直向过之江全身上下罩了过来。

这正是他仗以成名的“七颗寒星”，虚实莫测的软钩随时都可能钩中你身上某一处，在钩身的笼罩之下，几乎你全身每一处地方，都有被伤害的可能性，当真是厉害无比。

过之江的躯体在这时陡地腾身而起。

他曲扭着变幻莫测的躯体，一阵子疾滚怒翻，像一条蛇般的滑溜。

最奇的是他那瘦小的身子，像是磁石引针一般地吸附在对方的兵刃“七星钩”之上。

等到岗玉昆忽然觉出不妙时，却觉得手上一紧，掌中“七星钩”已到了对方手上。

空中的过之江就空一个倒翻，一片白云般地落下地来，就在他身子刚一落向地面的同时，只听得他全身骨节一阵子“克克”声响，刹那间已暴长如初。

岗玉昆一时间就像石头人一般的怔在了当地，动弹不得。

“怎么样！姓岗的，你可服气了？”

岗玉昆一时面色如土，忽然他大吼了一声，猛然向着过之江身上扑了过去！

也就在此同时，过之江的身子也向他迎了上去。

一扑一迎同样的疾快。

岗玉昆的一双棋盘大手一奔面门，一抓胸腹，过之江拿在手里的七星钩，却像是一支利剑般地直向岗玉昆胸腹上扎去。

两个人似乎都顾忌着对方这一手的厉害，不约而同地俱都采取了攻守兼备的势子。

不知怎么一来，两个人的身子在空中错了开来。

原本是脸对脸的扑势，忽然间变成了背对背地站着。

动手过招，讲究的是一个“快”字。

似乎两个人都知抢先出手的重要性。

看上去岗玉昆却要比过之江的身子快得多，也就在他身子方自掉转过的一刹那间，但见过之江左肩头倏地向下一矮。

“唰”的一道银光，自他肩上直向后方疾奔而出。

岗玉昆刚刚发觉出是自己的七星钩时，却已是躲闪不及。

这一钩施展得妙极了。

过之江显然也是此道的高手，七星钩仅仅凭着肩上一甩之力，时间却把握得十分准确。

一股尖锐的风力，直直地穿透了岗玉昆的胸衣，那钩梢显然还不曾沾着他的胸衣，岗玉昆却已为其钩上所逼出的尖锐风力定住了穴道。

岗玉昆只觉得身上一麻。

仗着他有“红鳞”气功护体，虽不至于立时就被点住了穴道，可是一时间想要转动身躯却是不能。

虽然只是极为短暂的一瞬，已经授敌以先机。

只听得“噗”的一声，人手般大小的一截钩梢，全数都打进了岗玉昆的前胸之内。

过之江一声冷笑，肩头一低，右手拉紧了七星钩一端的把手，利用腰腿上的力道，霍地向外一甩，“呼”的一声。

岗玉昆偌大的身子，带出了一股疾劲的风力，忽悠悠地破空直起。

众目睽睽之下，但只见岗玉昆凌空下坠的身躯，“扑通”一声落坠于水塘之内。

水花溅起了一两丈高。

岗玉昆栽下的身子再也没有浮起来，黄色的泥水里再次地冒出了一大片红。

几乎在同一时间里，现场已生了变化：

原来就在岗玉昆前胸中钩的同时，那个四旬五六的灰衣矮子，就在这当口霍地向弓富魁施出了凌厉的杀手。他手里的一对弧形刀，在他身子猝然向下一矮的当儿，一斩咽喉，一撩小腹，直向弓富魁身上猛攻了过去。

同时间那个三十上下的长身青年和面如锅底的白发老者，左右夹击同时向过之江身上逼去。

白发老者使一对六角锤。

长身青年使一口青钢剑。

这两个人也非泛泛无名之辈。

白发老者姓荆名志高，乃是“七星门”的刑堂香主；长身青年姓岗名威，是岗玉昆的独子。

二人有鉴于掌门人岗玉昆的罹难，自是痛穿心肺，尤其是岗威，父子情深，早已忘了本身安危，痛心欲狂地率先扑上。战局似乎变成了多元化。

弓富魁的心情可想而知，目睹着‘七星门’的掌门人罹难惨死，他的心几乎碎了。

最最痛心的是，他不得被迫出手。

在忙乱的一刹那，他身子倏地向侧方一闪，右手猝出打出了一只“梭子镖”。

这只“梭子镖”早已扣在他的掌心里，是预备向过之江伺机出手的，只是一直没机会。

这一瞬间，显然是最好良机。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过之江怎么也不曾料到斜刺里会有这么一镖。

白发老者荆志高的一对六角锤，以及长身青年岗威的青钢剑，虽是无独有偶，然而前后呼应地却是“天衣无缝”。

过之江是太大意了。

随他手扬之处，掌中的七星钩已脱手而出，像是一条银蛇般的已紧紧缠在了荆志高的一双六角锤的锤柄之上。

这么一来，荆志高的双锤可就运展不开了。

同时间那个长身青年岗威的一口青钢剑，在落下的一刹那，也吃过之江二指夹住。

弓富魁的梭子镖，就是在这时打出手来的。

等到过之江发觉时，已经闪避不及，“噗”一声，扎在了他的后胯腰上。

镖身才扎进了一半，已为过之江体内的护身罡气将那枚梭反弹而出。

他也算挂了彩了。

一股鲜血直冒出来。

过之江鼻中哼了一声，二指夹处，叮当一声，岗威的青钢长剑已断成了两截。

他当然放不过对他施以暗算的那人。

只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打出那一梭子镖的竟然会是弓富魁？

高手过招，毫厘必争。

过之江虽说是技惊天人，然而就在失手中镖的一刹那，无疑的是露出了破绽。

是以，白发老者荆志高抓住了这一刹那的空隙，飞身欺上了身子。

他的那一双六角锤，虽吃过之江抛出的七星软钩，缠在了双锤的锤柄，可是他却有更为毒辣的狠招。

就在他身子欺上的一刹那，这双六角锤已抡高了，泰山压顶般地直向过之江当头砸下来。

同时间，那个长身青年岗威也配合着施出了杀手。

剑身虽断为两截，依然可以杀人。

岗威心怀父仇，早已怒血悲张。

他两只手紧紧握着这把断剑，使出了全身之力，狠命地直向过之江当胸扎了过去。

似乎所有的人，只要他是与过之江为仇，俱都难得有好下场。

眼前两个人也不例外。

过之江原本是想即刻回身找到那个以暗器伤他的人算账的，可是此刻却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念头。

由于他身上挂了彩，在一个练有精纯内功的人来说，这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旦如此，就会牵制许多功夫不能施展，如同气功，以及施展高深的内家功力，甚至于像“金钟罩铁布衫”这一类用以防身的功夫也都将碍于施展。

过之江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他原本的能力，只需一伸手就可以使眼前二人死于非命！然而此刻，他却不得不多费手脚了。

他身形略闪，荆志高的双锤已打空。

右手再伸，正好抓住了那名持剑人的手腕子。

岗威想用力地向后夺出手腕子，只是过之江紧紧抓住他的那手，就像是一道钢筋般的有力。

岗威用力一夺不曾夺出！过之江的一只手，却在这时电光石火一样地插入了他的胸膛里。

只听见“噗”的一声。

过之江的那只手，有如一把锋利的钢刀，只一下，已深深地扎进对方的心窝。随着过之江拔出的手，怒血狂喷。

可怜岗威。

他才三十一岁，又是岗玉昆的独子，一心只想着为父亲报仇，竟然把自己的一条命搭上了。

现场战况应该分为两处：

前者：就在弓富魁镖打过之江的一刹那，他的身份已忽然为对方所认定。

那个四旬五六的灰衣矮子，原本已向弓富魁施展出凌厉杀手。

然而，当他目睹着弓富魁飞镖击伤过之江的一瞬，心内顿时一惊。

看着弓富魁，他怔了一下。

弓富魁向他施展了一下眼色。示意他逃向树林。灰衣矮子显然还没有会意。

弓富魁大声叫道：“好个老小子，你当跑到了树林子里，我就追不着了么？”

原来那灰衣矮子，亦非无名之辈！

他亦姓岗，名双飞，人称“矮金刚”，是岗玉昆的堂弟，在“七星门”是负责授武的徒手教习。平日惯施双刀，身手不弱。弓富魁这么明显的指点，他焉能再有不懂的道理？当时点了点头，双足力顿之下，全身一个倒仰，施展出“倒赶千层浪”的身法，“唿”一声，有如一道长烟般，已向附近竹林进入！

弓富魁自是紧追不舍。

二人一逃一追，刹那间步入林内。

那是一片占地甚大的原始竹林。

林内积满竹叶，光线亦很黝暗。

二人方自进入，岗双飞即向左绕了弯，在一簇竹林之下站住。

他身子倏地转过来，一压双刀，怒目盯着弓富魁道：“你是什么人？”

“你看呢？”

“我不知道。”

人矮气可是高得很。

岗双飞冷笑着伸出一只刀，指着弓富魁道：“你到底是谁？岗某人却没有时间，跟你在这里闲磕牙。”

弓富魁一听他姓岗，不禁面色一惊。

他双手抱剑道：“这么说，尊驾就是岗玉仑，岗老前辈了？失敬！失敬！”

岗双飞摇头道：“你猜错了，我不是岗二爷，不过也当得上是岗家的人，我叫岗双飞。”

皱了一下眉，他打量着弓富魁道：“听你口气……好像是认识我们……你到底是谁？”

弓富魁轻叹一声，道：“不瞒前辈说，我名弓富魁，是‘天一门’下待罪弟子。”

“天一门？”

岗双飞吃了一惊。

他张大了眼睛，又回头看了一眼，才出声道：“‘天一门’不是才遭了那厮的毒手吗？”

“前辈的话不错。”

“这……”岗双飞不解地道：“不就是跟你一块来的那个小子下的手吗？”

“不错！”弓富魁咬了一下牙齿道：“就是他。”

“那你……”“前辈有所不知……”

弓富魁语音内含着无比的悲愤道：“这个姓过的诚然是武林中罕见的高手，我之苟颜左右，实在是含有深心，也是不得不如此。”

岗双飞忽然明白过来，“哦”了一声。

说到这里，只听见外面传来一声惨叫，声音凄惨、沙哑、老沉。

岗双飞大惊，叫道：“糟了，荆大叔他……”

说到这时咬了一下牙齿，正要奔出。

弓富魁一把抓住他道：“岗前辈千万不可出去！”岗双飞发眉皆张，低喝道：“你放手！”

弓富魁非但没有松手，反倒更用力地抓住。

“岗前辈，你听我说，赶快到仓库里去通知其他的人，叫他们即时逃命。”

岗双飞显然一怔，道：“咦，你怎么知道仓库里藏得有人？”“姓过的早看出来。”

他冷笑了一下，又道：“为大局着想，你速速去通知岗二爷，叫他保全剩余的实力，赶快到‘河间府’与‘六合门’的古寒月会合，再图对策。”

“古先生……莫非这厮还要去寻‘六合门’的晦气不成？这小子也太大胆了。”

弓富魁听了一下，道：“不好，他来了！”

岗双飞也似乎慌了手脚。

弓富魁张惶地道：“后辈放肆了。”

说罢一剑向岗双飞头上劈下去。

岗双飞知道他的用意，当下忙举刀相迎。

二人刀来剑往打在一团。忽然后人影一闪，过之江已现身林边。

弓富魁低声向岗双飞道：“快逃！”

倏地快劈一剑，岗双飞双刀一架，厉吼一声道：“臭小子，我们回头再见！”

说罢身子陡地一个倒折，已翻身而出，跃出了数丈以外，翻身就逃。

这时的情形，弓富魁势必非追不可。

因为他如果不追的话，过之江一定会追，如果过之江一追上他，那么岗双飞再想活命可就难比登天了。

是以弓富魁势在必追。

当然，他追的方式不同罢了。

在竹林子里拐上了几个弯，岗双飞很容易地就把弓富魁摆脱开来。

然后，他装出一副很失意的样子转回原来的地方。过之江正怒目站在原处。

弓富魁先前打在他后胯上的那一镖，显然不轻，流出来的血把过之江那件雪白的衣裳都染红了。

过之江已用点穴手法，把伤处附近的穴道封住。

他一向目高于顶，自视极高，想不到对付几个在他认为根本不成敌手的人，竟然会吃了暗亏。

在他看来简直是奇耻大辱。

“杀死他了没有？”

“没有。”像是很惭愧的样子，弓富魁摇了摇头，说道：“这一带地势不熟，被他跑了。”

过之江恨恨地道：“刚才暗算我的人是不是他？”弓富魁怔了一下道：“我没有看清楚。怎么，你的伤重不重？”说着他走过去，装出一副好心的样子去查看他身上的伤。

“要不要紧？”

“不碍事。”过之江冷冷地道：“只怪我一时不注意，这人的手力不弱，多半是用‘透打’之法。若非我体内有游潜护体，只怕难逃毒手。”

弓富魁心里一惊！暗暗钦佩过之江眼力高明，判断准确无误。

过之江冷笑道：“不用说，一定是岗玉仑做的，且看我挖他的心吧！”

弓富魁道：“岗玉仑也来了？”

“当然。”说到这里他冷笑了一声，道：“只可惜他们兄弟分了开来，否则兄弟合手，其威力一定大胜于目前，我们且出去吧！”

弓富魁道：“且慢！”

说罢疾步走过去，查看了一下过之江身上的伤，遂把自己长衣撩起，“哗啦”一声，由长衣下摆处，撕下了长长的一条。

“干什么？”

“我来为你包扎一下。”

过之江欣然接受。

弓富魁很细心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把伤处缠了个结实。

莫道过之江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就在眼前这一时间，他眸子里竟然泛出了一片感激的异彩，那双目光讳莫如深地在弓富魁脸上转着。

“谢谢！”

这两个字由他冷峻的嘴里吐出来，诚非易事！听在弓富魁耳中，更不知

道是如何的一番滋味。

最冷酷的人，往往也是最多情的人，关键在于看是什么人来体受。

弓富魁当然不会为他短短的两个字，就有易初衷。

事实上他恨恶过之江的程度，远超过任何人，然而他也就知道“复仇”之不易，似乎只有先谋取到他的信任与好感之后，才得以便中下手。即使这样，也大大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算计着岗双飞大概把话带到了，弓富魁才敢随着他一同向外步出。

果然，就在他二人方步出林外时，一辆大篷车已驰出了驿道。

过之江怔了一下，道：“岗老二到底比岗老大聪明多了，也罢，就让他再多活上几天！”

弓富魁这才发觉到方才激战之处的池塘边，又多了两具尸体。

荆志高与岗威。

前者是白发皤皤的老人，后者是一个年轻的伟昂汉子——他是“七星门”掌门人岗玉昆的独生爱子，而他父亲的尸身，却直直地浮在水塘里。

四具尸身上流出来的血，把整个池子里的水都染红了。

风一阵阵吹着，空气里那种“血”的味道更加浓厚了。

在弓富魁来说，内心很沉痛，他是亲身体验血仇最深的一个，是以每次看见过之江杀害一人，对他来说都有说不出的切肤痛楚。

固然武林中人多的是嗜杀成性，然而拿来与过之江一比较，无不相形减色。

二人在打量着这些尸体时，弓富魁发出了一声叹息道：“过兄，你不觉得这样太残忍一点了？”

“不然，”过之江冷笑道：“这些人都是存着杀人的心而来的，所以他们最后难免一死。”“那么过兄你也不例外。”

“这话怎么说？”

“因为过兄你一直是存着这颗杀人的心来到江湖的，岂非也不应例外？”

过之江鼻子哼了一声，遂发出了一串冷笑之声。

笑声纯走鼻音。在笑的时候，他全身抖成一片，衬以他那种怪异的仪容，确实够吓人的！

“弓老弟，你犯了一个自己不知道的错。”

“什么错？”

“你不该把我拿来与别人相提并论。”他说得很狂：“你应该记住，我的情形和任何人都不相同。”

“过兄的意思是否说你已练成了不死之身？”

“这个……”

微微吟哦了一下，他冷笑着道：“也可以这么说吧！”每当他想到这个问题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人——那个足以构成他生命威胁的一个人。

噩耗震群雄

而每一次当过之江想到这个人时，他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懊恼。

弓富魁终于又把他引到了这条路上——他一直都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

两个人又跨上了小毛驴，过之江的脸色很沉重，一句话也没有说，显然他内心又在思索着那个人了。

彼此都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很久，弓富魁才试探着道：“过兄，我猜想你心里一直在怕着一个人。”

过之江看了他一眼，没有出声。

“是不是？”

“这句话，还很难说，需要以后来证明。”

“这么说，过兄打算什么时候去见这个人？”

过之江带出了一丝笑脸，道：“你如果一直跟我在一块，愿意做我的朋友，你总会有机会见着这个人的。”他似乎对于内心所惧的这个人深深地警惕着，而不愿透露给对方进一步的消息。

弓富魁也不好再问下去。

现在他心里所挂念的是河间“六合门”所布下的一步棋子。

古寒月在武林中声望极高，武功不可一世，如果事先有完善的准备，也许过之江这一次可就要碰在硬石头上了。

丹房里燃点着一排蜡烛，烛光婆娑摇曳不定。

一个望之四旬左右的中年文士，盘坐在一张蒲团上。

面对着那排摇曳的烛火，只见他凭空抡动双指，双方隔着足足有一丈开外，可是每当他双指作势剪动时，即有一根蜡烛应声熄灭。

他这样一根根地剪着，烛光随着他剪下的势子，也一盏盏地熄灭。

他身上穿着一袭湖青色的长衣，身材修长，浓眉大眼，一副敦厚朴实的面相。

他就是古寒月。

凡是在武林中小有名气的人物，提起古寒月，大概没有不知道的。

那是因为古寒月的名气大，武艺高，为人敦厚爽直，是一个极有血性，肝胆照人的好朋友。

古寒月有个外号：“千手菩提”。

那是因为他那一手最精彩的暗器手法而得名。

其实古寒月岂止暗器手法高明？包括徒手技击以及兵刃搏斗，从各方面来说，他都算得上是一个杰出的人物。

他实在的年岁，已经八十开外，只是他养生有术，内功精湛，是以外表上看上去，不过是四旬左右。

近年来，古寒月尤其对于五行生克，星相天体的运转，以及人寿百年盛衰，间接地对于人生的性命之学，都发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这一门学问上，颇有心得，有很深的造诣。

正因为如此，这半年以来，他感到了极大的困惑。

因为他算到了自己将有一步极大的劫难，命中似有血光之灾。

为此，他迁居来到了丹房居住，从那一天开始，他也就不再过问外事，

即使连有关“六合门”中的事情，非万不得已，他也很少再过问。

他今天似乎特别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衣裳。

为了证实他的神机妙算是否灵验，他特别派了小徒弟朱龙，由“未”时起，就伫候在门外，等候着他所算定的那个前来造访的人。

他的神机妙算果然应验了。

“未”时刚过，“申”时头上，那个门下弟子朱龙带着一个年轻绮丽的女客人，直接来到了后院。

因为事先得到了古寒月的示意，朱龙不需要再通报就直接地带领这个人来到了丹房。

这时候古寒月刚好已把面前的一百盏蜡烛剪熄。

透过了薄薄的一层竹帘，他看见了随同朱龙前来的那个少女，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这张脸，他很熟，像是在哪儿见过，一时却想不起来了。

朱龙站在竹帘外，恭声道：“启禀掌门人，大名府的柳姑娘求见。”

古寒月忽然想起了来人的身份，立刻坐正了身子道：“柳姑娘请进来。”

帘外那位少女应了一声，揭帘步入。

朱龙抱拳行礼，转身自去。

古寒月站起身子来，抱拳道：“姑娘是大名府青竹堡柳府上来的人吧？”

来人欠了一下腰肢，抱拳深深一揖道：“侄女柳青婵，参见古大叔。古大叔一向可好？”

古寒月讶然道：“啊呀！你是小婵呀！长这么大了？快请坐！”青婵深深地行了个礼，端正坐好。

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古寒月到青竹堡拜访柳鹤鸣老爷子的时候，适逢柳鹤鸣老爷子正在调教青婵武功。

当时柳鹤鸣老爷子引见了这位身怀绝技的前辈与侄女认识，并由古寒月当场教授了这位大侄女一手“醉海棠”的剑法。光阴荏苒，自此以后，在柳青婵的记忆里可就不曾再见过这位前辈了。

直到如今。

十年以后的今天，柳青婵来到了这里，在面谒过这位前辈之后，使她触及了无比的伤心。

她脑子里一时间想到了很多，粉颈儿一垂，泪珠滴滴嗒嗒地夺眶而出。

其实就在她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古寒月已经注意到她头上的那一朵白花，他已经猜到了有某种不幸的事件发生了。这时他苦笑了一下，道：“姑娘，莫非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大叔……”

柳青婵忍不住两只手捂住面颊，一时间悲从中来。

虽然她一向性情坚强，轻易不肯落泪，可是到底人非铁石，总有其软弱的一面，此刻面见故人前辈，那腔伤感的情绪，万难忍耐得住，虽不曾放声痛哭，然而大颗大颗的眼泪，却由其指缝里淌了出来。

古寒月大吃一惊，道：“姑娘，莫非鹤鸣老哥他……有什么不测么？”

“大叔……”她哽咽着泪下如雨，断续地道：“大伯父他老人家已经……已经归天了。”

“哦！”古寒月脸色顿时一阵苍白，语声颤抖地说道：“这……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七天……以前！”

说着，柳青婵又把身子俯向椅背，显然伤心到了极点，却又碍于眼前情形，不便放声大哭，娇躯痉挛颤抖得成了一团。

古寒月缓缓伸出一只手，抚拍着她的背部。

他那张正直的面颊上，带出一片伤感，喟然一声长叹道：“姑娘你冷静一下……伤心无补于事……我想知道一下详细的情形。”

柳青婵点了一下头，当时就不再哭了。她掏出了一块绸子手绢，背过身子来用力地抹了一下鼻涕，把脸上的泪痕擦干，才又转过脸来。

古寒月冷冷地道：“柳老哥是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

“古大叔……我大伯他是被人家毒手所杀害的！”

古寒月先是一愕，遂又冷笑了一声，道：“是谁？”

柳青婵咬了一下牙：“冬眠先生。”

“冬眠先生？”

虽然仅仅只听见这个人奇怪的绰号，他就已经猜到了这个人必非易与之辈。

“他名字叫过之江。”

“过之江？”对古寒月来说，这个名字显然是十分陌生。

“古大叔！”柳青婵寒声道：“这个人武功高极了，我大伯不是他的对手，他老人家死得太惨了！”

“这么说，柳老哥与此人当年结得有梁子？”

“没有……他老人家只是一时见义勇为。古大叔……侄女要请你老人家出面主持正义。”说到这里，两行泪水又夺眶而出。

“这个性过的何以毒手杀人？姑娘你须将这事情原原本本述说清楚。”

柳青婵点了一下头，遂将柳鹤鸣义助知府以及丧生前后一段本末详详细细他说了一遍。

古寒月听完之后，半天没有说话。

良久，良久，他才发出了一声叹息，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站起身子，他缓缓踱向窗前。

凝视着窗台上的一列盆景。盆景里栽种的水仙。

这个时令里，水仙都已盛开。

然而古寒月那张脸，却一如云端里的寒月一般，丝毫不觉开朗！

“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

“大叔是说……您知道这个姓过的底细？”

“不错。”

顿了一下，他缓缓回过身来，眸子里闪烁着一种凌人的目光。

“姑娘，你可听说过独孤无忌这个人么？”

“听我大伯说过。怎么古大叔，您老人家也认为这个人是独孤无忌的门下？”

“一点都不错。他们是一路的。”

说到这里，他长吁了一口气道：“这么说起来，独孤老儿当初的话，竟然是应验了。”

这番经过，柳青婵前此曾经听她大伯说过，是以再次听古寒月这么一说，不禁加深了印象。

她点了一下头道：“我大伯生前也这么说，古大叔……这个姓过的他的

来意，在于当今天下十一大门派！‘天一门’的蓝昆老前辈也遭了毒手！姓过的非但杀了蓝老前辈，而且还放火烧了‘天一门’的门舍……使得片瓦无存。”

古寒月显然呆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他才缓缓点了一下头道：“这么说就更不会错了，当年各派联手对付独孤无忌时，蓝昆大哥曾经也是其中之一。”

苦笑了一下，他又叹息一声道：“这么说起来，下一个人，大概就该轮到我了。”

“侄女已经打听到了那个姓过的确实行期，他下一步已确定来河间。”

古寒月神色一惊。然而他到底不是沉不住气的人，听了这句话，他微微一笑道：“这话可靠么？”

柳青婵遂又把弓富魁潜身伪探的一段经过诉说一遍。

古寒月频频点头赞叹，道：“想不到‘天一门’尚有如此可造之才，真是难能可贵。贤侄女你远来是客，长途跋涉，一定很累了，请先休息一下，一个时辰之后，我再看人请姑娘出来商量大事。”

说完又叹了一口气，遂见先前带领青婵进来的那个朱龙步入。

古寒月道：“这是你柳师伯的侄女柳青婵姑娘，你们见过！”

朱龙抱拳见礼。

经过古寒月的介绍，柳青婵才知道这个朱龙，竟是古寒月门下掌门弟子。

从外表上看过，朱龙一副老实人模样，并不像身上藏有什么高深功夫。

可是柳青婵却不敢对他存丝毫轻视之心！因为她知道“六合门”一向收徒极严，古寒月多年以来一共只收了四个门下！柳青婵曾经听大伯柳鹤鸣说过，“六合门”的四个弟子，都有一身深湛的武功，因此即以眼前这个朱龙而论，他是“六合门”的掌门大弟子，当然必是四名弟子中的翘楚。

柳青婵对他不禁生出了一片敬意。

朱龙一直把柳青婵送到了后院一间洁静的上房，安置下来以后，才嗫嚅道：“柳师妹……愚兄有事向师妹讨教，请赐告详情。”

柳青婵站起道：“朱师兄不必客气，请直言无妨。”

朱龙眉头紧皱道：“愚兄前天已经听说了，柳老伯已经遭了人家的毒手！今日见姑娘身配孝布，想必传说是真的了。”柳青婵眼圈一红，黯然地点了点头。

朱龙又道：“听说‘天一门’的蓝老伯，也遭了毒手，凶手且放火焚烧了‘天一门’的门舍？”

柳青婵又点了一下头。

朱龙道：“毒手杀人的凶手，大名府已见榜缉，听说是一个自称冬眠先生的怪客？”

“这个人姓过，叫过之江。”

“师妹见过？”

“我见过。”

“多大年岁？”

“大概在四十左右吧。”

“这个人可是说得一口难懂的巴蜀口音？”

“噫？”柳青婵显然一惊地道：“朱师兄如何得知？”朱龙哈哈一笑道：“他可是留着一头短发？”

“是的，完全对。”柳青婵奇怪地道：“朱师兄见过这个人？”“没有。”朱龙摇了摇头，说“但是有人见过。”

柳青婵对他这种莫名其妙的口吻，感到莫名其妙。她用一双奇怪眸子打量着他。

朱龙叹了一口气道：“是我一时糊涂，其实姑娘刚一来时，我就应该猜到姑娘的来意，设法阻止姑娘不要把实情面告家师。”

“这……为什么？”

柳青婵大惑不解地看着他。

朱龙叹了一口气，道：“柳师妹你有所不知，请坐下来说话。”含着满腔狐疑，柳青婵坐了下来。

“朱师兄的意思是……我实在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件事要瞒着古大叔？”

朱龙叹了口气，也坐下来。

“详细情形，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件事，是出自一个奇人的关照。”

“奇人？”

“是的。”朱龙正色道：“是我生平仅见的一个奇人。”“他怎么关照朱师兄的？”

这一切突如其来，听得柳青婵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龙显然也是怅恨不已。

他满脸痛疚自责的表情，频频摇头叹息着。

“唉！姑娘，这件事说来话长。唉，唉！只恨我一时糊涂……看来，一切正如那个奇人所说，劫数难逃，家师他老人家……”说到这里他重重地发出了一声叹息，深深垂下头来。“古大叔他老人家怎么样？”

“这件事情正如那个奇人所料，那个人预言如在本月三五七日瞒过家师，那么家师将可保全住一条活命，否则……”“否则怎么样？”

朱龙叹了口气道：“否则只怕家师有血光性命之忧。”

“啊，有这种事？”

柳青婵大为奇怪地看着他，忽然道：“今天是二月初……几了？”

“二月初七！”

柳青婵一惊，道：“这么说……岂不是糟了？”

朱龙皱了一下眉头，讷讷地道：“都怪我一时糊涂，忘记事先关照师妹……这件事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柳青婵吟哦了一下，道：“师兄说的这个奇人又是什么人？”

朱龙道：“不知道。”他苦笑了一下，接道：“直到现在为止，他的一切，我还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姓童，是由陇西来的。”

“这个人武功怎样？”

“高不可测。”

柳青婵一喜道：“既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对付冬眠先生？”

“愚兄何尝没有想到这一点？柳师妹，你以为这个姓童的突然现身，与那位冬眠先生没有关系？”

“这么说……”

朱龙说：“他原本就是为了对付冬眠先生的！”

柳青婵高兴地道：“这么说，我们岂不是正好多了一个帮手？”

“岂止是帮手！”朱龙道：“我虽然没见过那位冬眠先生，不知道他的武功到底如何，可是看这位童先生的样子，好像他并不十分把冬眠先生看在眼里。”

柳青婵怔了一下。

冬眠先生那身出神入化的武功，已使她感到不胜惊骇，实为毕生仅见，实在难以想像还会有人武功更胜过他。

虽说武林中流传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这句话，显示能人的辈出，并劝诫学武者不可自满所成，可是毕竟像“冬眠先生”这类的异人，还是近百年来，武林所仅见。如果说现在忽然又冒出了一个姓童的，而这个姓童的武功更在冬眠先生之上，实有有点像神话，虽然不能说是“不可能”，可是可能性实在太小，小得难以令人相信。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

朱龙亲口说出了这件事，又不容她不相信。

柳青婵脸上带满了狐疑，一种莫释的表情。

朱龙道：“柳师妹莫非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柳青婵道：“朱师兄可以带我去见见这个人么？”

朱龙怅然摇摇头。

“怎么？”

“他已经走了……”

“这又为什么？”

朱龙苦笑道：“神龙见首不见尾。”

“莫非这位童先生不知道过之江要来河间？”

“他当然知道。”朱龙说：“只是他却不愿在河间与冬眠先生遭遇！这位童先生精于麻衣神算，对于奇门遁甲之先天易理，五行生克尤有研究！”

“这么说他莫非算出来过之江在河间不会有凶险？”

“正是这个意思。”

朱龙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所以他才关照我暂时瞒过家师，并且说，五七日如能隐过，就可无害，否则对家师五行有克，大为不利！”

柳青婵愕了一下，叹息道：“但愿他所说不是真的就好了，否则我真是罪无可赦了。”

顿了一下，她向朱龙道：“朱师兄，你看这件事怎么是好？”朱龙道：“这件事岂能怪柳师妹！我想家师亦是深通易理神算之人，也许他老人家亦有对策也未可知！”

说完站起告辞道：“柳师妹长途劳累，我也不打扰，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柳青婵这一会心思紊乱极了，也很想独个儿静下来想一想。再者，她也着实有些累了，想歇息一下。

于是她也就不再谦虚留客。

送走了朱龙以后，柳青婵一颗心乱极了。

她倒在床上胡思乱想地想了些心思，无非是如何联手，图谋对付过之江的事情。

不知何时，她竟然沉沉入睡。

好像并没有睡多久，一阵敲门声，又把她惊醒了。柳青婵匆匆下床问道：“是谁？”

门外传来朱龙的声音道：“是我，朱龙！”

柳青婵匆匆开了门。

朱龙进来道：“家师有请！”

柳青婵对着镜子理了一下云鬓，这几日颠沛流离之苦，再加以屡遭大故，痛丧亲人的折磨，她变得消瘦多了。镜子里的她，两腮深陷，目光迟滞，较之昔日丰姿绰约，秋水其华，似乎不可同日而语。

朱龙不便停着看对方对镜理妆，先行转出门外。柳青婵跟着走出来。

朱龙面色沉郁地道：“‘七星门’的岗玉仑岗老前辈等人到了。”

柳青婵一怔道：“莫非也是为了冬眠先生的事情来的？”朱龙点了一下头，苦笑道：“所以即使姑娘不曾说出，家师仍然也会知道。”

二人边走边谈。

朱龙冷笑了一声道：“姑娘的话诚然不虚，那冬眠先生过之江果然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也许姑娘还不知道，‘七星门’掌门人‘七星钩’岗王昆已经遇害了。”

柳青婵顿时一惊，止步道：“什么时候？”

“听岗师叔说，大概是三天以前。”

朱龙恨声道：“想不到这个姓过的，竟是嗜杀如此。岗二叔就是为这件事而来的，听说，至迟后天，那个姓过的，就要到来了。”

二人穿过了一片花园，来到了古寒月的丹房外。

朱龙通报后，柳青婵缓步进入房内。

房间里早已坐满了人，古寒月介绍之后，柳青婵才发现除了岗氏兄弟中的岗玉仑以外，另外还有四个人。

一个是岗玉仑的堂弟岗双飞，一个是叫侯敬的中年汉子。

另外两个，乃是“七星门”的门下弟子“甩手箭”岳章、“跨虎篮”彭世伟。

柳青婵对于“七星门”的岗氏兄弟是久仰了，可是一直还不曾见过。

这时她打量着这位岗二爷，只见他六十左右的年岁，赤红的一张脸膛，颔下留着一络黑须，根根见肉。

其人浓眉大眼，看上去威武有力，极为魁梧的一条好汉子。

其他三人，那个岗双飞是四旬五六，灰发灰盾的一个矮汉，另外“甩手箭”岳章是个瘦长的汉子，“跨虎篮”彭世伟，却是一个又白又肥的胖子。

这些人对于柳青婵都现出并不重视的样子，只是当他们听说这位姑娘的伯父是柳鹤鸣老剑客时，每个人脸上俱都带出了敬重的颜色。

柳鹤鸣虽然并不属于武林中任何一个门派的人，可是他的一身武功以及高风亮节的情操，却一向为武林所推许，现在当他们知道柳青婵就是这位老人家的后人时，俱都对眼前这位女娘刮目相看。

他们显然都已经知道柳鹤鸣遇难的事情。

因此在主人介绍之后，每个人投视过来的眼光，都含蓄着同情怜惜的意味。

也许用“同病相怜”这四个字来形容，更比较适合。

因为在座除了主人古寒月师徒以外，每一个人身上都背着血仇。

是以他们彼此之间的目光交换时，这种“仇恨”的意味，已尽在不言之中。

古寒月等柳青婵坐下之后，才把一双充满了怒恨的眸子注视着她。

良久，他才冷冷一笑道：“姑娘可知道‘七星门’中岗玉仑岗先生已经

遇难了？”

“后辈刚才已听朱大哥说过了。”

说到这里，她下意识地看了一旁的岗玉仑一眼。

后者似乎被古寒月这句话勾起了一番伤情，那一双虎眼里，泛出了一丝红晕。

含着眼眶子里的泪水，岗玉仑注视着柳青婵道：“你大伯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刚才我听古兄说起，那个姓过的曾与姑娘你较量过。”

“是的，岗二叔，我与他较量过。”

岗玉仑脸上顿时现出奇异之色，看了他旁边的岗双飞一眼，甚为希罕地道：“不是我小看了姑娘，那个怪人武功甚是了得，与他交手的人，据我所知，还不曾有过一个能够逃得活命，姑娘你又何能幸免于难？”

柳青婵道：“侄女只是用智力胜了他，迫使他不能不暂时罢手。”

岗玉仑点了一下头道：“这么说姑娘确是才堪大任的女子了。佩服！佩服！”

一旁的岗双飞却道：“有一件事，在下想请问姑娘一下。”

“岗前辈请说。”

“在下此次随掌门一行，途中意图狙击那个过之江不成，掌门人父子以及同门三个皆遭毒手，在下如非为一好心之人相救，此次亦早已遭了那厮毒手……”

顿了一下，他才道：“在下是想向姑娘讨教一下，看看是否知道那个好心人的底细？”

“那人是谁？”

“他自称是‘天一门’的待罪弟子，姓弓名富魁！姑娘可认识这个人？”

柳青婵秀眉微微一扬，提起了弓富魁这个人，倒是她目前唯一所乐闻的一个人。

当下她点了一下头道：“我认识。”

“这个人果真是‘天一门’的门下弟子么？”

“是的，岗前辈。”

“那么，他又为什么与仇人通同一气？”

柳青婵道：“这位弓师兄处心积虑，一心想着为师门复仇，然而他本身武功，却不足与过之江为敌，所以不得不出此下策，实在是情有可悯。”

岗玉仑在旁插口道：“果真如此，这弓富魁倒是老夫的救命恩人了。”

说到这里长叹一声道：“柳姑娘，据弓富魁透露的消息，过之江此行旨在‘六合门’，也就是意图来对付古大侠，姑娘以为这个消息实在么？”

“是实在的。”

“除了古大侠以外，他另外还有什么别的意图？”

柳青婵道：“据侄女所知，过之江此行目的在于天下武林十一门派，并非仅仅与某人有仇。”

岗玉仑看了古寒月一眼，恨声道：“这么说来，老哥说的不错，这厮必然是昔年独孤无忌的门下了。好小子，想不到还真有这么回事！”

杀兄之恨，不共戴天！

岗玉仑紧紧地咬着牙齿，愤然作色地又道：“古老哥，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古寒月徐徐地点了一下头，道：“刚才听过柳侄女的话以后我已经想过，”

他慢条斯理地道：“当年武林中的十一大门派，如今还稳立江湖的只有七家！其中‘红衣’门自掌门人红衣方七公故世以后，这一门派已然瓦解。”

“另外，”他接着道：“‘三才教’的教主朱真人在十年以前已宣称退隐江湖，这一门派也等于不存在了。”

岗玉仑附和道：“‘通化门’和‘狮子馆’也早已宣称不问外事，通化教主早已身故，狮子馆的庞大海也在群英楼遇害，这两派早已名存实亡。”

古寒月点点头道：“不错，那么以此再推算，剩下的只有‘天一’、‘行易’、‘先天无极’、‘白鹤’、‘七星门’、‘乾坤正气’以及敝派‘六合’门这七家。”

岗玉仑苦笑一下道：“这话还不实在，古老哥！‘天一门’和‘七星门’也都完了，应该说剩下的只有五家才对。”

古寒月冷冷一笑道：“这些门派分散极广，集中不易，再说眼前时间紧迫，也来不及了。”

柳青婵在一旁道：“我们可以先行退避，容各位前辈全部集结以后，再图联手对付。”

岗双飞首先点头附和道：“柳姑娘这个意见很好。”

朱龙亦附和道：“柳师妹这么说极有见地。”他眸子转向上首的古寒月道：“师父，你老人家以为如何？”

古寒月冷峻地摇了摇头。

岗玉仑也摇摇头。

两位老人家都不赞同，这个建议等于白提了。

古寒月看了各人一眼，最后注定在柳青婵脸上，道：“姑娘这个意见不能说不好，但是却要稍后一步提出才好。”

大家闻言都怔了一下，不明白他言中之意。

岗双飞忍不住说道：“古大侠，你是……”

古寒月冷笑道：“等那个冬眠先生过了河间我‘六合门’以后，再提出来。”

大家心里俱都为之一沉。

柳青婵的目光不经意地看向朱龙。

朱龙回报以苦笑。

多年以来，他对于师父“刚愎自用”的脾气了解得太透彻了。

这多少年以来，他还不曾见过师父服气过什么人，愈是有本事的人，愈要碰人家一下，现在既然来了过之江这样的一个敌手，他自然更无意放过他。

偏是又加上一个岗玉仑。

这个岗老二跟古寒月一样，天生一副不肯服人的脾气，要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仇人气焰高涨地上门欺人，自己却退避一旁不与还手，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是以古寒月的这种说法立刻就得到了岗玉仑的响应。

岗玉仑频频点头道：“对！我赞成古老哥的建议，姓过的不经过河间则已，如果由河间‘六合门’口经过，我们万万容不得他如此猖狂。”

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原是败军之将的身份。

古寒月向各人看了一眼道：“我知道这个姓过的武功很高，可是眼前情势却是如此，如果我与各位结合辗转逃往内地的话，姓过的亦不会放过‘六合门’，只怕将要与‘天一门’落得同样下场。”

这番话甚有道理！

古寒月凄惨地一笑道：“就以敝门而论，敝门上下一共有十七堂职司，如合以家属计算，只怕已接近百人，这么多人势难同进同退！细算起来，有一半以上的人困于现实而不便行走……”

他冷笑了一声，锐利的目光，在室内各人脸上看了一眼，大家都默不吭声。

“所以！”他接下去道：“退走的说法，不切实际。”

岗玉仑又是首先附和道：“对！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古寒月冷笑一声道：“与其逃走不成，遗害家人，使敝派历代威名与祖上蒙羞，倒不如眼前团结，周密地计划一下，放手与姓过的一拼。”

这番话倒也说的是实情，顿时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

其实，就连柳青婵也放弃了方才的己见。

因为她觉得古寒月这番话说得甚为有理，事实上也是实情，这么多的人盲目地放弃家门逃走，的确也不是一个办法，况且是否能逃得成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柳青婵点头表示附和。

只有一个人不表示赞同。

朱龙。

古寒月的目光，早已经逼视在这个最心爱的大弟子身上，见他不表赞同，很是觉得诧异。

“大龙，”古寒月惯于这么称呼他：“你有什么意见要表示么？”

朱龙站起来抱拳道：“师父，弟子的意思还是赞同原先柳师妹的意见。”

“你是说暂时避开逃走？”

朱龙道：“我们可以与各派结合，团结力量。”

“那么，”古寒月冷笑道：“照你的意思，是打算放弃‘六合门’不要了？”

“弟子不是这个意思。”

古寒月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敌人今天不到，明天必到，这么多人走得了么？”

朱龙道：“师父说得对，但是起码本门几个具有实力的人物，是可以暂时保全的。”

古寒月发出一阵子低沉的笑声。

“你这是哪一门子的论调！照你的意思，‘六合门’其他门人以及上百的家属岂不是都要牺牲了？”

朱龙道：“问题是不逃走又怎么得以保全？”

这句话不禁激起了古寒月一番怒火。

这位老人家还很少出声大笑过，听了朱龙的话，他陡地狂笑了一声！

认识古寒月的人，俱都知道这位老爷子生气了。

笑声一顿，他目闪精光地道：“大龙，你妄为本门掌门大弟子，未免太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了。”

鼻子里哼了一声，他大声道：“不战而逃，是鼠子行为，古某不屑为之。”

朱龙愁眉苦脸道：“只是师父，敌人的实力是不可轻视的，再说……”

古寒月挥手道：“你不要再说了。”

朱龙应了一声：“是！”遂落座。

古寒月冷冷笑道：“姓过的斤两，我岂能昧于无知？我也不是全然没有打算，大龙，你即刻下去，传话三堂长老以及本门八名弟子集结，我有话吩咐他们。”

朱龙原先还想说什么，聆听之下，也无法启口，当时抱拳应声，正要掉头离去。

古寒月道：“慢着！”

说着由袖内取出了一封信函道：“你先到‘长风街客栈’里面访‘白鹤道长’，请他速来一晤，想他已经到了。”

此言一出，举座大为惊异！

每个人的脸上俱都带出了一番喜悦的颜色。

岗玉仑惊诧地站起来道：“怎么白鹤道长也来了？”

“每年此时他都会来的。”

“为什么？”

“因为此间的清华道观每年本月十日，皆有一场盛会，清华道观的观主马纯阳，与白鹤道兄自幼同拜一师，交情深厚，是以每年这番盛会，他都要来的。”

岗双飞在一旁笑道：“白鹤道长‘青萍七剑’冠绝武林，有他加入，自然太好了。”

岗玉仑却道：“不过，他这个人出了名的难说话，他如果本人无意，谁也无法勉强的。”

古寒月微笑道：“白鹤道兄每年来此，皆是古某的座上常客，我二人交非泛泛，谅必他会赏光的。”

话声方住，即闻得室外一人朗声说道：“古老儿说对了，我老道人是不请自来。”

各人闻声回头，即见一个白发白眉，身着古铜色道袍，佩有长剑一口的修长道人大步向这边走来。

古寒月笑道：“说曹操曹操就到。”

在座各人俱都起身相迎。

暗算成画饼

那高大道人进门之后，首先向岗玉仑打着稽首道：“想不到老弟也在。幸会，幸会！”

岗玉仑道：“主人正要专诚邀请，道长翩然莅临，想必已有所见了？”

白鹤道长重重地叹了口气，却将肩上一个包袱，连带着一口长剑卸下来，放置桌上。

这里他果然像是常来的样子，也不向主人打招呼，径自在一张位子上坐下来。

侍者献上一杯香茗。

白鹤道长接过轻呷了一口，那双闪烁着锋芒的眸子，在各人脸上扫了一眼。

辈份较低的，在他的目光接触时，俱都恭敬地站起来执弟子礼，并且各报各字。

到了柳青婵时，这位柳姑娘名字报出之后，白鹤道长似乎惊了一下不等主人古寒月的介绍，白鹤道长已先肃然道：“青竹堡的柳老剑客是姑娘什么人？”

柳青婵少不了又作了一番介绍。

白鹤道长显然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听了柳青婵的讲说之后，白鹤道长那一双眉毛紧紧地蹙着。

很久，很久，他才点了一下头。

“贫道在赴河间道上，已听说了这件事。此番提前来拜访古老，也正是为了这件事。”

说到这里，他冷冷一笑，道：“这是武林中百年来未见过的怪事！凶手武功之高，骇人听闻。”

眼睛一转，看向座上的古寒月道：“主人可曾知道这厮底细以及来龙去脉？”

古寒月道：“这些早已清楚了。”

道人道：“愿闻其详。”

古寒月道：“别人不知道，你焉能不知，三十年前洞庭君山之会，莫非你没有参加？”

一句话说得白鹤道人神色一变。

长叹了一口气，他点了一下头道：“我老道焉能把这件事情忘记？我在来此的路上，曾经把这厮做了一番分析，其中也曾料及有此一着，想不到果然如此，真正是大不幸事。”

古寒月冷笑道：“你可知‘天一门’的蓝道友也遇害了？”

“啊，有这种事？”

古寒月接下去道：“‘七星门’的岗玉昆岗兄也遭了这厮的毒手。”

“这是真的？”

白鹤道长一双眼睛睁得极大。

“自然是真的。”

白鹤道人看了在座的岗玉仑一眼，当然知道事情不假！一时愕然。

他沉默了一下，忽然道：“好！想不到独孤无忌真还有这个能耐。我沿途听说这厮是由大名府老龙潭的冰里冒出来，并且自号为冬眠先生，当时就

已猜出了他的底细！看他这番来势，显然是要与全天下的武林中人共同为敌了。”

古寒月道：“虽然未必与全天下武林同道为敌，但是志在我等君山之役时的十一门派，却已极为显明。”

“对了……”白鹤道人像是忽然由梦中惊觉过来的样子。

岗玉仑在一旁插口道：“这厮眼前只怕已来到了河间，白鹤道兄来得正好，我们应该早作打算防范未然才是道理。”

白鹤道人冷冷一笑道：“好个猖狂小子，我倒要看看他能有什么本事，力敌我们三派掌门人！”

话声才住，即见朱龙由外步入。

他向上座的古寒月抱拳行礼道：“启禀师尊，本门诸人已集合演武堂，听凭师父的差遣。”

古寒月点头道：“我马上陪同在座诸位与会，你先下去。”

朱龙又趋前一步道：“启禀师尊，二师弟方由外面转回，据他说那位冬眠怪人，已在河间府外的沙河桥现了身，露了行藏。”

这番话，听得座上客人俱都一惊。

古寒月点点头道：“消息确实么？”

“二师弟说，是陪同那位冬眠怪客同行的一位姓弓的递上的口讯，要他速速禀明师父以应急变。”

“好，我知道了。”

朱龙行礼退出。

古寒月面向众人冷笑道：“他来得正是时候，眼前问题是他来找我们，还是我们去找他？”

白鹤道长手捋长髯道：“这话问得好，我们要好好思量一下。”

岗玉仑因杀兄之仇，早已怒血澎湃，此刻乍闻仇人已来，哪里还按捺得住。他霍然站起来道：“这就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说着他首先步出座位，操起兵刃。

他的兵刃是一口九耳八环大砍刀。

古寒月转向白鹤道长道：“道长意下如何？”

白鹤道人冷静了一下，站起来道：“岗老弟说得也有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古寒月站起来道：“各位先陪同老朽至演武堂，会合了本门弟子再作决定。”

于是在古寒月率领之下，众人鱼贯而出，向演武堂集结会合再定大局。

“沙河桥”只是一个很小的市镇。

镇上只有两家像样客栈，一家叫“厚福楼”，一家叫“千里香”，前者以楼台取胜，后者则以庭院闻名。

傍晚时分。

一大群人，忽然涌进了“千里香”！

客栈的主人一眼就看出苗头不对，因为来人之中十之八九都带着家伙！这些人盘桓在食堂里。

为首的人是一个青衣儒雅的老秀士——古寒月。一个是白眉白发的老道人——白鹤道长。

还有一个是红面壮硕的老叟——岗玉仑。

另外还有很多人，老壮男女都有，总数在二十人以上，这些人盘聚在食堂里一言不发。

未几，跑堂的引来本栈的老板钱掌柜的——来人是一个黑胖子。

他在食堂的门口只打量了各人一眼，已看出了各人的来路，面现惊惧地走了进来！

岗玉仑向他招了一下手。

钱老板走近道：“这位客官有什么差遣？”

岗玉仑道：“我们是武林道上的朋友，钱老板你可看出来？”

“是，老爷子。你们的来意是……”

“我们是来会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是……”

“就住你的店里！”

“是哪一位？”钱老板脸色发青地道：“我马上请他出来。老爷子，你们还是在外面说话比较方便。”

“那倒不必！”岗玉仑道：“还是借你的店比较好。掌柜的，这件事是我们自己的事，你用不着大惊小怪，要是惊动了地方，有什么风惊草动，我就唯你是问！”

钱老板一怔道：“客官你老是……”

岗玉仑挥了一下手道：“你下去吧！”

钱老板哪里还敢说话，哈了一下腰便要退出，一旁的岗双飞道：“等一下。”

钱老板站住道：“还有什么吩咐？”

岗双飞道：“从现在开始，这家客栈我们包下来了，不许任何人再进来，知道吗？”

“这……”钱老板怔了一下，点头道：“是。”

钱老板出去以后，不久，柳青婵遂走进来。

此行，她的任务十分重要，她是被派出来直接刺探敌情的，是以大家见她进来，俱都面现紧张地拥了过来。

柳青婵一直来到了古寒月跟前，道：“刚才弟子已见着了弓师兄，承他见告，要我们不可轻举妄动。”说完遂由手心里拿出了一张纸团，打开来递过去。

古寒月接过看了一眼，冷冷一笑道：“太晚了。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有一拼了。”

各人见那张纸片上草草写着几个字：

“字呈古、岗等前辈，敌强，不可力敌，宜急图转移，以观后效。弓富魁谨上。”

大家看完之后，面面相视作声不得。

岗玉仑“嘿”了一声道：“笑话，我们这么多人，难道还怕了他一个人不成？”

白鹤道长冷冷道：“话也不能这么说，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这一战胜了固是不说，要是败了，可就退无去处，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说到这里，他拿起了他的那口青钢长剑，站起身来道：“我们就照原定的计划，由贫道与岗二先生打头阵，且把那厮由房中引出来再说。”

古寒月点头道：“一切照计行事，你们两个如不能在一举手间击杀了他，

切记不可恋战，否则我这‘三才连环阵’势难威力大展。”

白鹤道人道：“这个贫道晓得。”

岗玉仑即亦拔出了他那口“九耳八环大砍刀”，面向白鹤道长道：“走吧，道兄！”

二人闪身步出。

各人亦陆续步出。

“千里香”客栈的地势，以及动手对敌时的前后步骤，早都经各人踩探好了。

当下，由古寒月率领着，陆续步出，接着预定的地方分别站好。

小小庭院，倒也清静可爱。

院子里有座茅亭，草坪上枯萎的草根，都已吐出了青青的嫩苗。

这是“千里香”最后面的一进院子，留有三间最好的客房，两间已经租出去了，只空着一间。

古寒月等人就利用这空着的一间作为集会地点。

过之江的那间房子，老早就在他们的监视之中，然而自一开始，那间客房的门窗紧紧地关闭着，对于房子里的人，可以说讳莫如深。

寒风一阵阵地吹过来。

廊子里的几片枯叶，随着风势打着转儿。

这时候一个年轻的伙计，手里托着托盘，盘子里置着一壶酒、两盏杯，低头走过来。

这小子似乎注定了要倒霉——他心里也似乎早就防着将遭不测，一双眼睛叽哩咕噜地到处乱转着。

人的预感有时候是蛮灵验的。

就在这个小伙计心里七上八下的当儿，身后猛地袭来了一阵子风。

他还来不及回头察看的当儿，一只手点他的穴道的同时，另一只手也极其轻巧的，由他手里把托盘接了过来。

小伙计被拖到了空着的一间客房里。

那个点他穴道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武林中颇负盛名的白鹤观主。

他匆匆脱下了那个伙计的衣裳，穿在了自己身上，把一口精工打制、凌厉无比的匕首插在袖筒里。

老道人抱定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雄心壮志，眼前就要单身入虎穴，谋图行刺过之江。

本来他这个工作原是安排“七星门”弟子“甩手箭”岳章来担任的。

白鹤观主临时觉得不放心，就自己出面顶下了这个角色。

白鹤观主在武林中声望极隆，他本人武功精湛，尤其是那一路“七十二手白鹤剑”法，在江湖武林中为人备极推崇。

其实他最拿手的功夫，并不是那套“白鹤剑”法而是一种最为杰出的暗器“弹指神针”，知道他会这门绝技的人还不多。

古寒月就是这不多的人当中的一个。

再者，这个道人轻功极佳，他的“白鹤跃枝十三迁”身法，堪称独步武林，很少人能出其右。

所以他慨然自己心甘情愿来担当这第一步，也是最危险最重要的工作，却是至为恰当。

经过一番打扮之后，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个年迈的老伙计，如果你根本

就不认识他，那么你决计不会怀疑他眼前的身份是假的。

为他作掩护工作的是岗玉仑。

他们两个人已经作了一番暗里协调——如果白鹤观主在一举手的当儿不能力制那位冬眠先生于死地的话，岗玉仑将在这时配合出手。

他们两位都是当今武林中开山立舵的人物，武功上的成就自不容人置疑。

如此再加以古寒月这位罕世高手的老谋深算，全力以赴，各长老弟子的同心协力，这场即将面临的激战，确是十分可观！

白鹤道人与“双手飞梭”岗玉仑要率先而出的当儿，忽然由门外闪进一个人来。

是一个灰衣长身的少年人。

岗双飞与柳青婵立刻认出了来人。

弓富魁！

柳青婵上前亲昵地叫了一声：“弓大哥！”

弓富魁抱拳道：“姑娘请代为引见各位前辈一下！”

经过一番引见后，弓富魁相继见礼。

岗玉仑大咧咧地道：“弓贤侄，你的事情我都已听说了，在黄泥塘那一档子事，承蒙贤侄你的帮忙，我十分感激你，弓贤侄你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大家都佩服，不过……”

说到这里，这位老人家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气呼呼地道：“现在弓贤侄，你可是看见了，我们大家伙都来了，马上就要去找姓过的算账了，眼前我们都知道你的处境很为难，所以你最好先避一避，这样较方便。”

弓富魁抱拳道：“弟子也正是为这件事来的。”

白鹤道人道：“你有什么意见？”

弓富魁道：“以弟子之见，这件事各位老前辈务请三思才好。”

岗玉仑一瞪眼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弓富魁道：“过之江武技通天，以弟子之见，只宜智取，不可力敌！”

白鹤观主嘿嘿一笑道：“老贤侄，听你的口气，好像是我们几个人联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弓富魁叹道：“前辈这方面人数虽多，但是……以弟子之见，却是散乱乌合之众。”

说到此，他忽然顿住。

因为他发觉到眼前好几个人面色都大为不善，突然觉出话里有很大语病。

低下头，他又叹了一口气，“弟子觉得，二位老前辈应该从长计议，不出手则已，出手就要制对方于死地！否则，只怕要在过之江手上吃亏。”

岗玉仑冷冷一笑道：“好，贤侄，你的话就到此为止吧，我们很领情。”

弓富魁道：“弟子是想……”

“你不要再说了。”白鹤道长冷下脸来道：“这件事我们早已决定了，现在大群人马已来了，没有半途而退的道理。”

弓富魁怅然道：“老前辈，姓过的武技高不可测，但是他并非一无所畏。”

“啊？”这一次插嘴的是古寒月：“他畏什么？”

在这一群人当中，显然的，他还说得上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然而毛病就出在此人过于自负。

“你且说说看！他怕什么人？”

弓富魁道：“是什么人，弟子尚还不知道，不过弟子已可断定有这么一个人……”

“弓师弟，你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说话的是一直没有出声的朱龙，也许在现场所有人当中，他算是唯一能够保持理智，而站在弓富魁同一立场的人。

弓富魁看着朱龙，点头道：“是姓过的亲口告诉我的。”

“这个人姓什么？是不是姓童？”

“我不知道。”

朱龙怔了一下，欲言又止的样子。

他虽然内心确知有这样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的武功足可与“冬眠先生”过之江相颉颃。然而此时此刻，他深知已无力挽回师父等一于人急欲与过之江一拚生死的立场。再者，限于他与姓童的之间的默契，他也不便把姓童的这个奇人的一切，向在场各人公布。

他只得默默无言地退了下去。

弓富魁无限凄凉地看向古寒月道：“古师伯，您老人家务必听弟子一言……弟子恨恶这个过之江的程度，越过任何人之上，只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师伯……这件事关系着你老诸人的性命，务请三思而后行。”

说着他深深打了一躬，竟然屈膝跪了下来。

他身子才跪下一半，已给古寒月伸手拉住。

“你不必如此！”古寒月脸上罩起了一层寒霜，冷冷一笑道：“弓贤侄，你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姓过的武功即使是再好，我就不相信他能胜得过我们这伙子人联手合攻！不要说这么多人了，就是我古某人的那一杆‘紫金旗’他是否能接得下来，还要等事实来证明。”

白鹤道人冷冷笑了一声，道：“弓贤侄，这件事你完全是多虑了，暂且退回壁上观吧。”

岗玉仑更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道：“等到我们收拾了过之江之后，把他的心挖出来，再通知贤侄你来，咱们一块下酒！”语气凌人，全然忘却了自己胞兄是怎么死的。

三位年老德迈，在武林中也都算得上各执一方牛耳的人物，竟然如此恃强好胜，完全抹煞了现实的一面，空口托大，昧于无知。

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

弓富魁再也不能多说什么，一时哑然无语，悻悻地退回到一边。

柳青婵缓缓走过去，道：“弓大哥，这件事真有这么严重吗？”

弓富魁苦笑了一下道：“一切到时候再说吧！”

说完他就向各位抱拳，行了一个旋身礼，无限怅怅地退身而去。

他的身形方自退出，古寒月已下令道：“现在可以出手了。”

既然敢来，当然也有他们的一套。

白鹤观主匆匆托起酒具，揭帘而出，岗玉仑跟随而出。

又站起来几个人，是“六合门”的三堂长老，以及“七星门”的岗双飞。

这几个人显然又是一拨的。

最后由古寒月率领“六合门”的八名弟子，连同柳青婵，共为十人，成为最后的主力。

这十人每人都是一口长剑，组成一个剑阵——“三才剑阵”。

所谓三才乃为“天”、“地”、“人”。

古寒月自承“天”位，以“白鹤观主”为“地”位，由于“三才剑阵”起码的要求，是必须每人的兵刃必须是剑，因为岗玉仑的兵刃是一口大刀，显然不合乎规定，所以，古寒月就指定其大弟子朱龙来担任“人”位，下剩各弟子，由柳青婵为首，配合连锁反应，形成了一个“八卦连环无敌剑阵”。

以“三才”为经，以“八卦”为纬。

这样两相互为补接，互为接应，就形成了攻击力极为骇人的一种力量。

凭心而论，这种剑阵的组成，古寒月煞费苦心。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种力量，才使得古寒月等三派掌门人有了无比的信心。

现在，以古寒月为首，率领着最后的一拨也出动了。

虽然是白天，这“千里香”客栈内却静悄悄地不见一个外人。

客栈主人也许事先得到了警告，紧张地把第二进院子里的客人都作了一番疏散，院门上锁，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如此一来，这片院舍里就再也没有一个闲人了，古寒月等人始得从容布置。

这么多人一经布置开来，整个院子里显得静悄悄的，竟然看不出一点风惊草动。

一阵阵的凉风，由橘红色的天空里缓缓吹过来。

廊子里的几片枯叶缓缓地打着转儿。

一切看起来都显得那么宁静。

白鹤道人缓缓地端着一个托盘，来到了那间深闭着门窗的客房前面。

他轻轻地在门上叩了一下。

又叩了一下。

连续地叩了几下。

“客官，客官。”

一连轻唤几声，没有听见一些回音。

这件事可是透着有些稀罕。

白鹤观主轻轻一推，那扇门“呀”然作响地自行启开，他怔了一下，缓缓步入。

房间里静悄悄地不见一个人影——床上空着，椅子上也空着。

白鹤观主眼光一扫收回的当儿，可就看见了一件稀罕的事儿，同时也发现到了“冬眠先生”过之江那个人。

如果不是他亲眼看见，简直有点难以令人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件事，会是真的——他看见一个人平平地躺在半空中。

这个人躺在半空的身子，平直如水，最妙的是他仅仅只用一双脚力踏在墙上；就靠着那双脚心依附在墙面的力道，稳稳地把他身子钉着，一动也不动，弯也不弯，看上去简直像是一具活僵尸。

白鹤道人何许人也。他只看了一眼，心里已怦然一惊。

眼看着过之江笔直钉在墙上的身子，忽然缓缓地弯腰坐起。他下半截身子仍然保持着笔直钉在墙上的姿势，只是上身弯腰坐起来，全身仍然半悬在空中。

白鹤观主故作出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啊呀”地叫了一声，手里的酒盘子叮哩当啷地抖成一片。

“客官……您老这是怎么回事？”

“嘻，你用不着害怕。”

空中的过之江翻起一条腿来，就像是由一个高架子上跨下来的样子。

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他笑嘻嘻地道：“你见过变戏法儿的没有？我就是变戏法儿的。”

白鹤观主道：“啊，原来是这样……客官，你老的酒来了。”过之江点头道：“好！为我端一杯过来。”

白鹤观主嘴里答应道：“是……”

他在酒盏里斟上一杯，双手捧过来。

“冬眠先生”过之江这个人他是久仰大名，可还是第一次见到。

只见其人长长的一张瘦脸，两腮深陷，看上去不着丝毫血色！那一对深陷在眼眶里的眸子深沉阴霾，却又像是有一层白芒芒的雾光浮现在瞳子表面。

“你是新来的么？”

“不，小老儿来这里有些年了。”

“不像。”

白鹤观主吃了一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过之江说话之时，嘴角边上浮现出一丝冷笑。

“你不像是个干粗活儿的。”

“怎么不像？”

“你的手。”

说到“你的手”这三个字时，过之江的一只手电也似翻了起来，只一下，已叼在了白鹤观主的手腕上。

“你是谁？”

白鹤观主只觉得他抓着自己的那手，竟然比冰还要寒冷。

尤其令白鹤观主吃惊的是，对方所擒拿的地方竟是自己手腕上的“脉门”位置。

这里藏着三处穴道——“列缺”、“经渠”、“大渊”。

果真要是这三处穴道，受制于对方，白鹤观主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只怕“一筹莫展”了。

是以，就在过之江的左手拇、食、中三指才往穴门上一搭的当儿，白鹤观主已施展“收肌卸骨”之术，将手腕子滑脱出来。

这一手功夫无论如何是过之江所想不通的！再怎么他也没想到面前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儿，竟然会有这么一手。

就在过之江眼前方自一惊的当儿，白鹤观主右手的一口精光四射的匕首，已由袖子里抖了出来，猛力地向着过之江背项之上猛扎了下去。

这一刀白鹤观主显然是用足了力道。

非但是力道贯足了，甚至于准头也拿捏得恰到好处，刀尖对准之处，正好是足以制命的“哑门”一穴。

一溜子寒光直插而下。

过之江发出了一声刺耳的怪笑。

他坐在椅子上的身躯，就像一阵风似的旋空而起，白鹤观主那等快速的一刀，竟然落了个空。

白鹤观主早就有了打算。一共是三刀——这三刀早在私下里琢磨好了。

一刀不中，随着白鹤观主手腕上翻起的势子，第二刀兜心而出。

空中划了个半圆形的一圈孤光，这一刀，白鹤观主所选的位置，是对方的心窝。

以白鹤观主功力，这一刀自是可观。

因为他早已算定了对方功力了得，是以这一招施展出十分功力，刀尖未至，刀首发出一道颤然银光，冷气森森地逼人。这一手，显然又是过之江事先没有想到的。刀光一吐，只听得“吓”一声，竟然在过之江上身一件小褂上留下了半尺长短的一道口子。

过之江神色一变！尖叫一声道：“你好……”随着他右手隔空挥展的力势，白鹤观主如同一只白鹤般的翻飞出去。

请注意，他万万不似白鹤那般翩然自得。

只听得“砰”的一声。

他翻上的身子沉实有力的撞击屋梁之上！使得整个的房子为之轰然一声大震。

这一下子可真是撞得不轻。

“叮当”一声，掌中匕首已跌落地上。

冬眠先生过之江一声长笑道：“老匹夫欺人太甚！”右手霍地向外一抖，又是轰然一声巨响，整个房舍更为之震动了一下。

地板上顿时现出了一个掌形的窟窿。

若非白鹤观主身法够快和他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定被这一掌震散。

按照白鹤观主原本的腹策方案，如果一上来三招不能得手，即应立刻撤身退出，配合下一步的行动出手。

哪里想到，一上来才递出两招，刀已失手，白鹤观主身子用地滚之法，摹地旋起来。

“冬眠先生”过之江已把身子欺了过来。

白鹤观主惊魂一瞬间，两只手交叉着，用“十字摆莲”的手法，直向过之江当胸插了过去。

可是这一招他又走空了。

莫名其妙地走了空招。

原来他看见对方的正面身子，没有想到竟是一个空虚的影子，是以两只手交插着递剪而过，竟然走了一个空招。

这种现象如果换上另一个人，或是一个新手来说，可能不足为奇。

然而，在白鹤观主来说，却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情。

凭着他在江湖中的声名，以及本身武功造诣来说，总之，类似这种疏忽都是不应该有的现象！诚然也是所难以想通的事情。

动手过招，尤其是高手过招，哪里容得你少缓须臾！你不伤人，人必伤你！

是以就在白鹤观主一招走空之下，顿时门户大开！

也就在这一刹那间，白鹤观主就觉出由对方身上暴长出一股莫名的冰寒气息。

这股奇寒气息，就像是山间忽然弥漫出来的一片雾光，随着对方的身躯一振之势，有如一面极大的纱网般地忽然一下子已把他罩了个紧。

白鹤观主只觉得身上一冷，有如置身冰窖一般的寒冷，禁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颤。

非仅如此，厉害的在于紧跟着他身上一冷之后，一双脚步却有如钢汁铜液焊住了一般，休想再能移动分毫。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这一刹那，却只见由过之江身上倏地闪出一团身影，那团身影，看上去竟与过之江本人一般无二，身材高矮，以至于五官眉发，都一般无二，所不同之处，乃在于前者身上多了一袭衣服，而后者身上却是全部赤裸。

这种情形如果换任何一个人也都必定把他当成了妖魔一般认定。

只是看在道法颇有根底的白鹤道人眼睛里可就不是如此了，他大吃一惊。

因为对方这种身手，分明合乎道法中“出窍”的境界，那个赤裸身子，正是对方所练的道体元婴，三年哺乳之后，已练成与过之江色身一般大小，惟妙惟肖，宛若真人一般无二。

难以想像的是，这个道法所积炼而成的“元身”，竟似具有一种特殊异能。

那种异能是由对方用以对敌。

那是奇快无比的一刹那！

眼前人影一闪。

过之江那个赤裸的身影，已由他身上闪出，一阵风似的由白鹤道人身上透过去。

血染江水红

白鹤道人顿时发出了一声怪叫！

就在那条人影闪过的一刹那，白鹤道人原本挺直的身子晃了一下，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而过之江飞闪而出的人影，就像幽灵般的绕了个圈子，又重新回到了过之江站在原处不动的本来身躯之上。两者甫一会合，即如同先时一般模样，过之江这才缓缓走向倒地的白鹤观主跟前。他弯下身子来，随手由他头上揭下帽子。

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副道人打扮的躯体！

“白鹤观主！”

他嘴里默默地道出了这四个字，蜡般冷塑的脸上，带出了一丝笑容。

就在这时，身后一阵疾风袭到。

突然向他出手狙击的是岗玉仑，岗玉仑显然是按照事先与白鹤观主约好的时间，配合出手。

然而，他的行动仍然是慢了一步。

一步之差，在岗玉仑来说的确有点出乎意外。

惊惧、忿怒、悲惶……

这么多错综复杂的感情，就在岗玉仑一发现到白鹤观主时，一股脑地涌升而起，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吼叫，掌中那口“九耳八环大砍刀”，挥出了大片霞光，兜头盖顶地直向着过之江头上砍下来。

刀锋仅仅距离过之江头顶不及一寸的当儿，忽然像是遇见了一种无形的阻力，蓦地弹了起来。

岗玉仑体会出不妙。

过之江那看似呆板的身躯，蓦地就像电般的疾转了过来。

一只鸟爪般的瘦手，已当心抓住。

岗玉仑这一点可就较诸白鹤观主聪明多了。

一招失手，他绝不恋战。

事实上对方过之江的一身武功，他虽不曾亲身领教过，可是胞兄岗玉昆及本门多人前次丧生的血淋淋教训，他焉能有所忘怀？

也是这一念之间，使得他虎口逃生。

就在过之江那手递出之时，岗玉仑身子在一个后仰的势子里，足下用力一蹬，施展出“倒赶三层浪”的身法，“飏”一下反纵而出。

过之江的掌势，本来是凌厉无匹，不要说打实在了，就是沾上了一点边儿，岗玉仑要想活命也是不容易。

然而，幸亏岗玉仑是一个逃势。

如此一来，过之江的掌力，正好加快了他的速度，只听见窗扇哗啦一声大响，岗玉仑身子整个地摔出了窗外！

他身子一经翻出，即跌倒在地。

过之江肩头微晃，已跟踪而出。

几乎是同样快的势子，就在过之江身子方一沾地的当儿，斜刺里，陡地涌上来几条快速的影子！来人中，三个是长衣飘飘的老者，一个是灰衣中年矮汉。

前三个俱都是人手一剑，只有那个矮汉手里持着一双弧形长刀。

三个老者正是“六合门”中的长老级人物，一名“清风剑”许南，一名“太岁剑”刘天兴，一名“风铃剑”蔡无极。至于那个手施双刀的矮汉，却是“七星门”中的岗双飞。

这四个人是负责第二拨应敌。

是以就在“冬眠先生”方自现身的一刹那，这四个人已自不同的方向猛然袭到。

三口剑、一双刀同时把过之江围在了当中。

过之江原本可在一举手的当儿，将岗玉仑击毙掌下，想不到忽然间又会冒出来这么一伙子人。

他目空四海，哪里会把这一干人看在眼里？

同时之间，“太岁剑”刘天兴与“风铃剑”蔡无极的两口剑一左一右蓦地向着他左右双肋间刺到。过之江两臂一舒，已分别拿捏住一双长剑的剑锋。

刘、蔡二长老只觉得剑上蓦地逼出极为罡劲的一股气机。

那是一种他们生平从来也不曾领略过的感受，冰也似的冷，电也似的麻。

刘、蔡二老，武功虽较之掌门人古寒月逊色得多，但是说起来也是辈份甚高的人物，而其剑术一门，受本门传统的剑术熏陶，均非弱者。

此刻三老联手，自非等闲。

所谓“联手”，顾名思义，自然是联合各人之力同心共赴之意，其优点乃在于互为掩护，轮番以本身杀着，待隙向敌人出手。

三长老尤其精于“联手”出剑，其灵巧程度，有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至，击尾则首至，击中则首尾皆至！可谓巧妙之极！然而，他们此刻所面临的敌人，显然大非寻常。

刘、蔡二长老，一上来就吃对方拿住了剑锋，一时再想摆脱已感不易。

的确是怪异之至！

刘、蔡二长老想夺剑固是不能，即使想松手也诚为不易，透过一双剑柄所发出的吸力，竟使得他二人一双手掌紧紧地吸附在剑柄之上，有如湿手沾面，哪里还能甩脱得掉？

只可叹二长老空负一身剑技，竟是丝毫也展示不出来，眼看着二人瘦削的身躯，簌簌一阵颤抖，蓦地，像是掷出的一双皮球，随地滚跌而出。

令人眼花缭乱的更不止于此。

就在二长老方自跌出的一刹那，“清风剑”许南与岗双飞已由腹背两个方向同时扑上。

妙的是那位“冬眠先生”过之江手上一双剑，竟在这一刹那间，陡地分开来。

在前后两道闪烁奇光里，这双剑上光华竟然暴长一倍有余。

那一刹那，惊心动魄！

剑光前后分开，有如扇面般地展开来，划出了两道弧形光华，正好迎着了岗双飞与“清风剑”许南扑上的身子。

血光一现，许南首先着难。

这口剑自顶而下，来了一手大劈活人，随着对方剑势落处，“清风剑”许南的两片尸身，一左一右同时分开来，向两个方向倒下去。

血洒了一地都是。

在同时他另一手上的那口剑，也正好劈中在岗双飞的胸腰之间。

这一剑的力道，看上去似乎比劈砍许南的那一剑更为有力，只听见“喳”

的一声，随着过之江的宝剑挥处，岗双飞的半截身躯，有如飞旋的陀螺般，“呼”的一声，旋空而出——那剩下的半截身子，由于上来的冲势太猛，一时煞收不及，通通通一连向前跑了好几步，才倒在地上。

好快的身法。

好猛的剑势。

令人三魂出窍七魄升天的凌厉杀招。

这时，如果你是一个目睹者，你会“不寒而栗”。

尽管是杀人手法千奇百怪，花样翻新，可是像这等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杀人毒招，毕竟是武林罕见！令人不忍卒视。

也许是过之江真的愤怒了。

像这般一出手，即似闪电的杀着，在他来说也属创举。

就在这一刹那，白鹤观主却由另一个方向狂扑上来。

这个老道人虽然自知武功不是对方对手，可是他毕竟也不是可以轻视的人物。

这时他眼看着自己方面事先煞费苦心的一番周密计划，竟然在对方这个魔头一挙手的当儿，摧毁无遗，尤其痛心的是自己这边几个有力的高手，除却古寒月尚未出手以外，其他的几个人，包括岗玉仑、岗双飞、三长老，这么多的高手，竟然在对方一出手当儿，先后溅血当场。

自己虽托天之幸，得免于难，可是这个老道人却生就了一副不畏强敌的脾性！

这时他大吼一声，足下一垫步，施展出“身剑合一”的身法，快速地把身子依附上去，一口仗以成名的“银雨剑”幻化成一片银色光墙，直向着过之江劈头盖脸地罩了过去。

这个老道人早已在前次与对方交手的过程里，体会出了难得的窍门儿。

他知道对方最厉害的身法是一个“贴”字，最厉害的手法却是个“快”字。

如果一旦为对方贴近了身子，其势有如磁石引针，休想摆脱得开。

如果一旦容得对方挥出剑，也必定是万难逃开身去。

他于是把握住了这两项原则——那就是绝不容许对方把身子欺近了，也绝不容许对方向自己施出杀手。

白鹤观主毕竟是高明之士。

这两项原则，起码在目前，发生了暂时性的效果。

于是，就在过之江的一式杀手，尚来不及施出的一瞬间，白鹤观主已经展开了退身的势子。

只见他足尖飞点着，已经退出了三丈以外。

“冬眠先生”过之江那般疾快的一剑，竟然会砍了一个空。

剑光有如一道经天的长虹，直由白鹤观主前胸滑落下去，使得白鹤观主这件道袍平空的又多开了一道岔口。

白鹤观主虽说是避开了这一剑，却也禁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防着对方更厉害杀手即将使出。

对付这类强敌，他只得施出浑身解数，采取他的既不能胜敌，却可以保全自身的一种胶着战术。

这种战术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就在冬眠先生一剑落空之后，白鹤观主已纵身而上，猛厉的剑招，随着

他攻出的剑木，有如一大片卷起的浪花，直向过之江身上卷了过去。

冬眠先生足下飞点着，向后退出了五丈以外，留下了一个与敌人出招的最好时机。

然而白鹤观主却是无论如何再也不敢进身了。

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他双足飞点着，三起三落，已把身子退到了廊道正中，身子方才着地，迎面的过之江已追循着电也似的来到了面前。

然而也就在这一刹那，凌厉的剑阵开始展了开来。

过之江身子方一落下来，只见面前人影一闪，一个银发斑白的清癯老人快似飘风般来到了身前。

来人正是“六合门”的掌门人古寒月！

一时间，四面八方霍然现出了许多人。

这些人配合着古寒月的势子，就在过之江身子方一现身的当儿，同时向前跨进了几步，已把过之江团团围困在一个八角形的剑阵之中。

正是所谓的“八卦连环无敌剑阵”。

连同白鹤观主在内，十一口长剑的剑尖，同时指向过之江胸前。

过之江的目光首先接触的是古寒月，却由于这个剑阵的突然变化，而失去目标。

他忽然发觉到面前一个持剑的少女，蛾眉斜挑，杏目圆睁，正是前次不久以智力胜过自己的柳青婵姑娘。

然而不及眨眼的功夫，柳姑娘已经又随着变化转动的剑势而移换了位置！

由此开始，一张张不同的面貌，在他眼前变幻不已。

他的眼睛只要注定向一个人，在旋踵间，那个人必定在他眼前消失，代之的又是另一张新脸。

这一势“八卦连环无敌剑阵”果然厉害无比，一向为古寒月视同“六合门”不传之秘。

这一次大敌当前，他才不敢自珍，传出以为应付急难之用。

过之江显然第一次感到了困扰。

但只见以古寒月为首的十一个持剑人，时分又合，斗转星移，不同地变幻着位置。

过之江的一双眸子，一连追逐了好几个人，居然都落了空。

现在他知道面前的这些人，将要与自己有一番前所未有的厉害搏杀了。

他同时也体会出来，自己所面临的这个战局，不再像以往所对付的那些场面那么轻松了。

面前的十一个人，进、退、举、止、快、慢、左、右，似乎都有一定的步骤。

诀窍是绝不与过之江正面单独接触。

而且，使过之江最感觉头疼的是这十一个人持剑的招式，都不一样。

譬如说甲的剑是平持右手，乙的剑却在左手，丙的剑是高高举起，丁的剑又压在下盘……

如此一来，给过之江的感受是不知何以为敌，这些人在当中某一人的口令之下，随时变幻着身法。

唯一相同的一点，每人那双凌厉的眸子，都注定在他一个人身上。

十一双眸子内所泛出的目光，都是那般的凌厉，对过之江尤其是恨之入骨，恨不能一口把他生吞下去的模样！

所谓“千目所视，无疾而终”，足见被人仇视不是一种好滋味！

过之江虽说是恃技而骄，可是面对着这么多双敌视的目光，也不禁有些心怯。

不可否认的，他对于眼前的这个阵势，已存下了相当戒心！是以在他未能领略出这阵势的奥秘前，暂时不欲轻举妄动。

冷笑了一声，他站定了身子。就在他身子方自站定的同时，那个环绕在他身侧四周的阵势，霍地也定住不动。

面对着他的，仍然是那个面相清癯的老人——古寒月。过之江脸上带出了一层自恃不屑的笑容。

“古寒月。”

“很好，我此行预备会见的，就是你。”

“专程候教。”

过之江那层压在前额的短发，簌簌起了一阵颤抖，脸上带出了一片怒容。

“你知道我是谁吗？”

“哈哈，”古寒月发出了两声狂笑，笑声里却充满了无限凄凉的意味。

“足下即使是烧成了灰，古某也不敢忘怀。”

“那么我又是谁？”

“过之江。”

“过之江是谁？”

“小辈欺人忒甚！”古寒月冷冷地道：“小辈，别人怕你，我古某却不怕你，你的那一手鬼吹灯，瞒得了别人，却是瞒我不过。”

“我看你与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句话过之江说得异常冷漠！

虽然是平和的一种腔调，可是却隐隐含蓄着凌厉的杀招！透过了过之江那种凶狠的目光，可以体会出他内心对古寒月恨恶的程度。

“你听着！”古寒月冷冷地道：“三十年前独孤无忌，例行逆施，为我等十一派联合声讨，君山之役饶其不死，独孤老儿就该就此洗心革面，重新为人才是正理。想不到那老儿不思自行检讨，反倒迁怒于众人，教出你这等恶徒为祸人间，真是罪不可恕。小辈，你自恃从你那老鬼师父处学得一点闭息、尸解的道法，竟敢如此目空一切，杀戮成性……”

一气说到这里，他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目射红光地道：“小辈，你东杀西杀，今天竟敢来到我古某人面前撒野……”

嘿嘿一笑，他瞪目欲裂的又道：“小辈，血债血还！今天看你还怎么逃开古某的掌心！”

过之江一双眼皮微微闭拢着，仅仅只露出一线目光，当他听完古寒月一番话后，身子微微起了一阵子颤抖。

“凭你古寒月？”那是一种无限冷漠、轻视表情：“你还差得远！差得远！”

目光一扫面前的阵势，他冷冷一笑，又道：“不错，你这个捞什子阵，是很古怪，一时倒把我困住了！可是这仅是暂时，用不了一会，我就能看透。”

顿了一下，他又道：“那时候，也就是你的死期……不，也就是你们这

些人的死期到了。”

说到这里，他偏了一下头，却把那双冷漠的眼睛注视在柳青婵身上。

“柳姑娘，久违了。想不到在这时又遇见了你。”

柳青婵点点头，貌愠语冷地道：“不错，我们又在这里见面过之江一哂道：“不用说，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了。”

“为亲人复仇，为武林除害，义不容辞的事。”

过之江徐徐点了一下头，道：“好说，柳姑娘，你可曾想到一点，这一次我是不会再放过你了。”

“我想到了。”柳青婵与其针锋相对地冷嘿一声，道：“这一次我也不打算放过你。”

过之江手上分持着两口剑。

这两口剑是方才自六合门二长老手中夺来的。

他把两口剑交叉地平置在胸前，缓缓地道：“我生平自极高，不愿与妇人女子动手。”

说到这里冷嘿了一声，又道：“如果你打算退出，现在还来得及，否则一经交手，你活命的机会可就微乎其微了。”

柳青婵淡淡地一笑道：“过之江，你的武功确是高明，说一句长你志气的话，的确是我生平所仅见，假使今天输给了你，能死在你的剑下，也是我所乐意的一件事情。”

过之江倒是想不到她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聆听之下，神色陡然一变。

“姑娘，你这又何苦？”他长长叹息了一声，又说道：“老实说，杀死你大伯父，是我一时的疏忽，既然已成事实，却也无可奈何……”

他冷笑了一声，道：“我生平行事，绝不后悔，我可以网开一面，姑娘你却莫再向我复仇，眼前这个场合，你却不宜置身，速速去吧！”

柳青婵蛾眉一挑道：“姓过的你说得好轻松！你虽有心饶我，我却饶不过你，有本事你放剑过来。”

一旁的古寒月早已忍无可忍，由于他们中三老一上来俱已丧生。

在古寒月的感觉里，这是极为痛心的一件事。

他决心要借着这个“八卦连环剑阵”为己方找回面子，同时为死者复仇。

这时聆听之下，古寒月冷叱了一声，掌中剑向上一举，叱了一声：“变！”

同时间身侧各人移动了一个圈子。

连同白鹤道人十一口剑的剑尖，一齐指向过之江。

过之江两口长剑同时一举，一在前胸，一在后背，他身躯微微下蹲，面上神情不愠不怒——正是“抱元守一”的架式。

古寒月倏地又叱了一声：“停！”

旋转的圈子突然静止。

但只见十一口长剑，自四面八方突地攻了上来！

过之江身形猝转，两口剑上光华暴涨如电，只听得“呛啷啷”一阵剧烈的剑鸣之声，似有多人在这个势子里，身躯向后倒仰下去！地面上同时多了几口遗落的宝剑。

尽管如此，并无碍于这个剑阵威力。

首先就有三口长剑，分上、中、下三路直向过之江全身攻到。

过之江冷笑一声，足下跨步，闪开了身子。

也就在他足下移动的一刹那，凌厉的阵势遂又展开。

“冬眠先生”过之江虽说是功力惊世，然而对于眼前这个阵势，却昧于无知！

正因为如此，眼前他可就大大地吃了苦头。

过之江足下方移了一步，这个阵势的奇门已然交换，五行亦即发出作用。

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像是起了一天大雾般的朦胧。

却在这一刹那，“哧”的一道剑光，由他左边身侧滑了过去。

虽然不曾伤着肉身，却把他身上那袭雪白衣衫划开了尺许长短的一道口子。

过之江右手剑势向外指处，由剑尖上暴吐出三尺余长的一道白光。

朦胧雾色里，迎面那个人发出一声惨叫，像是为他的剑势所伤。

然而，也就在过之江正待第二次出剑的时候，身侧左首响起了一缕尖锐剑风。

这股剑风，一听在过之江耳中，顿时就知道来人身手不可轻视。

他无需用眼睛看，即可知道剑势所来的方向，身子往前一伏，左手长剑已向后退出。

两口剑猝然接触之下，陡地由地面上滚来了一团光影，过之江方拟以右手长剑迎敌，这当口，斜刺里却又攻上了二人。

四口剑，却是采取四种不同的攻杀势子。

过之江鼻子里冷哼了一声，身躯霍地拔空而起。

就在这一刹那，身后紧跟着纵起一条人影，在过之江身躯方一落下的当儿，这个人已施展出一式漂亮的滚翻之势，由过之江背项之上翻了过去。

同时间，这人掌中剑已幻为一片旋光，向过之江身上猛袭过去。

两口剑第二次交锋的当口，过之江已看清了这个人正是带领这群剑手的那个古寒月。

过之江发出了一声长笑。

那是一种令人寒栗的声音，笑声里有无限悲愤的意味，却也显示出必欲杀死敌人的决心。

他虽然暂时尚未能体会出这个阵势的奥秘，可是有一点他却已能做到。

那就是，他已看准了古寒月这个人，而且不打算让他逃开眼前。

这一点他有十分的把握。

是以，就在古寒月身子一落定的当口，他身子又有如磁石引针般地贴了上去。

古寒月其实可以借使阵势的变化，把眼前这个人摆脱开来。

然而错在这个人生具倔强的个性，由于他本身武功精湛，剑法尤其超人一等。

虽然他明明知道过之江非比寻常，可是如果说要他不战而屈于对方那是办不到的事情。

甚至于眼前，他就有意要和对方较量一下。

心里有了这么一个想头，对于过之江锐猛的来势，倒也不惊不慌。

双方正面一照脸儿，即展开了凌厉的搏杀。

如此一来，原来的阵法反倒为此施展不开了。

现场静悄悄的，但见冷森森的剑刃挥削着暗灰色的穹空，发出了清晰的破空之声。

不可否认，古寒月是剑道中的一名高手！

他的剑法奇在滑溜如蛇，千变万幻，端的是不可捉摸之极。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对手太厉害了。

虽然如此，在他们二人开始对上手时，看上去却也难分轩轻。

过之江抛弃了左手长剑，仅以右手来应敌，这口剑虽然不是他所有之物，然而在他手里却施展得极其自然，吞吐如意，进退飘然。

古寒月的剑势锋芒毕露，杀招盎然。

过之江的剑势却稳重如山，看上去进收俱缓。

从外表上看，两个人剑法不是一个路数，而且一经交手，却是难分难解。

古寒月的剑疾若奔雷骇电，施展开来，但只见一团白光，裹缠着他修长的身躯。

他的优点是，出手快，认隙准。

然而他无论多么快的剑势，总是难以得手，每一出剑必为过之江阻于剑圈以外。

过之江这一手剑法，看上去固然是慢到了极点，可是正所谓“慢中有快”，当你认定他是慢时，常常却是出奇不意的快，而假若你以为他是快时，他却又会出奇的慢。

四周的人，都为过之江这种缓慢的剑法感到虚实莫测，他的剑术路数也极为特别，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出奇的奥妙之处。

这种情形局外人是难以领受得出来。

真正领受到过之江剑法高奥的只有一个人——古寒月。

双方对招不过五六招时，古寒月已深深感到了对方剑势的咄咄逼人。

看似无奇，其实最奇。

在彼此交换过五六招以后，古寒月已为对方剑上冷森森的剑气所侵袭。

最使他惊惧的是，他感觉到非但是对方手上的那口剑，即使是对方那个人，都给自己一种莫大的威胁，他感觉到对方人剑之间，放射出一种目不可视，却能感受出来的一种吸力。

那种无形的吸力，就如同海上轮旋出的一个漩涡，紧紧吸拉着漩涡外的一艘木舟！那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开来的一种情势。

古寒月这时才知道厉害。

这一刹那，他内心才开始滋生畏惧之意，深深地感到后悔。

双方对手到第八招时，过之江的剑由下上翻，如同闹海的银龙，只听得“嚓”的一声，削落了古寒月头上的发髻。

古寒月嘴里“唔”一声，使出全身的力道，向后一个倒仰。

照常情而论，古寒月这个退身的势子，足足可以倒纵出丈许以外。

然而此刻，对方身侧之间所滋生出的那股莫名的吸引之力，紧紧地吸着他。

古寒月虽然施展出全身的力道，仅仅也不过才纵出四尺开外。

他身子方一落下，满头白发倏地蓬散开来！被削落的头发，更化为满天银丝，随风四散。

也就在这一刹那，过之江的身子已猛扑上来。

古寒月大吃一惊。

他预料着自己已经难以逃开对方的毒手，惊骇间，猝然自丹田里提吸了一口真气。

人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常常会施展出莫名其妙的杀手，那是一种求生

本能。

古寒月正是如此。

只听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啸，掌中剑改变为双手合持，在一个前进的势子里，他的剑霍地暴涨出丈许长短一截光尾。

像是一道闪电般的快捷，夹带着一股尖锐的剑风，这口剑上的光华更幻化为万点银星，直向过之江全身劈罩了下去。

这一手剑法名叫“大罗天星”。

古寒月几乎把全身的内力都贯注在剑身之内，是以这口剑上所炸开的每一颗剑星，都具有凌厉的杀伤之力。

两个人几乎是一样的快，也似乎是同样的势子，猝然地会合在了一块，两小团剑光，忽然变成了一大团。

这大团的白光，包着两个人的身子！不过是那么匆匆的一刹那，却又分了开来。

分开却是分开了。

在双方踉跄的身影里，其中之一忽然倒了下去。

倒下的那个人不是过之江。

是古寒月！

剑伤之处到底在哪里看不清楚，却只见大股的鲜血由他身上涌出来。

古寒月挣扎着坐起身，他想说话，却一句也说不出，倏地身子向后一倒，整个倒翻了下去。

原来美好的一个剑阵，忽然由于阵中首脑人物突然的丧生，顿时形成了无比的紊乱！

过之江徐徐地走到了古寒月身前。

他的那口剑紧紧压在手上。

古寒月只剩下最后的一口气，他双眸怒凸如珠的盯向过之江。

“姓过的……你休要猖狂……迟早你会得到报应的！”

说完这句话，顿时由嘴里涌出了一口鲜血，身子抖成一团，只是他仍然用力地撑着两只手，不让身子倒下去。

过之江冷冷笑道：“你放心好了，我胆敢与天下人为敌，就不曾把天下人看在眼里！继你以后的人还多得是！”

“你……你……”

古寒月话方出口，又呕出了第二口鲜血。

就在这时，一声愤怒的吼叫，连带一条人影，快如鹰隼般地扑向过之江身后。

来人正是古寒月门下那个掌门大弟子朱龙。

显然，他目睹师父的丧生，已忍无可忍，才会失去理智地扑身而出。

过之江虽然是背向着他，却把对方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他目高于顶，哪里会把朱龙这样的一个人看在眼里？

连回头看也不看上一眼，只把手里的剑向外一挥，剑上光晕，如同一条倒卷银龙，迎着朱龙身子有如惊涛拍岸般的卷了过去。

在场各人看到这里俱都不禁为朱龙捏上了一把冷汗。

尤其是柳青婵。

她虽然不能确知朱龙的武功到底如何，可是她却断定朱龙势难逃开对方这等凌厉的一剑。

因为她知道过之江绝不会轻易出招，每出一招必包含有凌厉杀机在里面。

她几乎不敢面对现实。

想像中这一剑该是何等的可怕！朱龙势必在对方闪电似的剑势之下倒下去。

全场每一个人，几乎都有同样的这么一个想法！此时此刻由于事出突然，是以所有在场之人，除了只能由心底发出一声呼叫以外，谁也没有能力出手相救。

事情居然是大出各人意外！

过之江那股凌厉的一剑，竟然未能置朱龙于死地。

非但不曾置朱龙于死地，甚至于伤害也谈不上。

难以令人相信的是朱龙非但能够接住了这一剑，甚至于还有攻击的能力。

就在两口剑的剑锋一交接的当儿，朱龙身子倏地向外一闪而出！

那是一种奇怪的蟹行步法。

就在他身子方自闪开的一刹那，过之江第二剑又已挥出，却因为朱龙的步法有异而使得过之江这一剑又落了空。

过之江显然吃了一惊。

他以异常惊异的一双眼睛打量着面前的这个朱龙。

朱龙却又把身子快速地靠拢了过来。

显然的，他仍然是施展那种奇怪的蟹行步法，而且是两只手紧紧握着剑柄。

蓦地！

他手上这口剑由左而右，斜着挥了出去。

看上去那是极为平凡的一剑，扇面似的一道弧光，斜着由过之江左面身侧砍挥下来。

虽然说并不是十分起眼的一剑，竟然是十足的惊人！众目睽睽之下，那位天不怕地下怕的杀人魔王过之江，竟然显现出一副张惶模样。

过之江竟然像是一时无力招架住这一招。

他身子张惶着猛然向后一个倒退，饶是如此，朱龙的这一剑仍然划破了他左面的衣服。

只差一点点。

如果这一剑朱龙再前进半步，过之江即使是能逃得活命也势必重伤当场。

过之江惊立当场。

朱龙亦持剑发呆。

双方都没有再进招。

过之江是惊，朱龙是怕。

全场一片肃然！

任何人都想不出这是什么理由。

两个人对看了一会儿。

过之江冷冷一笑，说出了第一句话：

“方才这一剑以及步法，是谁教你的？”

朱龙气息喘喘地道：“你管不着！”

“说！”过之江上前一步道：“是童如冰教给你的。是不是？”“童如冰？”

朱龙好像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

可是他却已经确定过之江的确是怕这个人了，不由胆力一壮！

过之江那张原本就苍白的脸，此一刻在他提到了“童如冰”三个字时，连带着也使他想到了童如冰这个人，他由衷地自内心滋生出一片怯意。

他那张脸看上去更白了。

“说，姓童的现在哪里？”

虽然他的话声仍然铿锵有力，然而他的脸色却已反映出他内在的心怯。

朱龙冷笑道：“姓过的，想不到你也有怕的人！你的死期到过之江呆了一下。

似乎他心里的隐秘被别人揭穿了。

一点都不错，他内心所深深畏惧的那个人，确是童如冰！他虽然心里有与这个人遭遇的打算，可是却不希望在这个时候遇见他。

是以，在他乍然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心里由衷地生出了一片怯意。

就在这个时候，朱龙又向他施展出凌厉的攻势。

过之江倏地退出七尺以外。

朱龙怒叱着再次把身子欺上去——蟹行步，扇形剑！仍然是原样翻版。

过之江在前两招时，显得异常的惊惧，可是在朱龙连续施展第三次时，他已经看出了剑上的的诀窍，他不再畏惧了。

他身子在朱龙的剑势落下的一刹那，迅速地向左面绕了一个圈子。

等到朱龙发觉时，已来不及防止。

过之江的剑快如闪电似的挥了下来，却向朱龙的右面半个身子削落下来。

一剑劈个正着。

朱龙遂倒向血泊。

过之江压剑不动，远远打量着他道：“小子，原来你就只会这么一手！”

冷笑了一声，他目光深邃地又道：“童如冰为善不足，既然传授你本事，就该多教你几手，如今这样，不但害了你，也给他丢了脸。”

朱龙肋下血如泉涌，只是他绝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他脸色至为狰狞，显现着痛苦的表情，手里尤自紧紧地握着那口剑。

他似乎预感到过之江必会走近自己，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冲动。

童如冰与朱龙的邂逅，他一直不曾说出来，对于每个人来说，的确是一个谜团。

过之江的确没有猜错，他的那一手怪剑法果然是童如冰传授他的。

可是并不如过之江所猜的只有一招，而是两招！只是朱龙不擅运用，如果真如童如冰当时所传授的那样施展，虽不见得就能胜了过之江，起码可以给他极大的吓阻作用。

朱龙当然是不甘心。

他那双眼睛里交织着无比的愤恨、期待……

期待着过之江来到面前。

这个希望并没有落空。

过之江已经走到了他身边，站定。

“我要问你一句话。”说时，他的一只脚踏在了朱龙身上伤处，流血顿

时止住。现场其时早已大乱。

两名年轻的六合门弟子，双双纵身而出，分向过之江两侧攻到。

过之江哪里会把这等脚色看在眼中？

他身子并不曾转过来，只把手里的剑撩起来，剑光在撩起的同时刺中了两名弟子的前胸。

可怜那两名弟子，身子还不曾落下地，在空中就已经先后毙命！尸身分向两边坠落下去。

如此一来，再也没有哪一个敢再出手送死。

现场只剩下白鹤观主、柳青婵以及五名弟子！他们七个人在白鹤观主的督促之下，重新结了一个剑阵，把过之江围在阵内。

过之江视同未睹，根本就不把他们看在眼中。

他眼前所最重视的仍在地上，那个垂死的朱龙身上。“说！姓童的在哪里？”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如果你说了实话，我可以让你不死。”

朱龙狞笑着道：“你以为我朱龙是怕死……贪生之辈么？”过之江笑道：“好，算你有种。”

说时，他扭过身子来，用手里的剑一指四周七人道：“那么，他们七个！”他十分笃定地含着微笑道：“如果你告诉我童如冰在哪里，我也可以网开一面，饶他们七个人不死！”朱龙咬着牙道：“如果……我不知道呢？”

“那么他们七个人就死定了”

朱龙怔了一下，缓缓点头道：“好吧……我告诉你，你可要言而有信。”

过之江面色一喜，道：“你可以相信我，正如同我相信你一样。”

朱龙身躯向上挺了一下。

他的手一直压在背后。

手里紧握着剑！

就在过之江身躯前倾的一刹那，朱龙已挥剑出手。

这一招显然是得自高人传授，空中并不见闪烁的剑光，亦不见惊人的魄势。

那只是随便的一种直劈的姿势。

然而过之江却一时无能招架，他身子倏地向后一吸，朱龙的剑尖，在他前胸左侧深深地划了一道血槽。

过之江鼻子里“哼”了一声，手起剑落，砍下了朱龙的人头，身躯踉跄着向外跑出。

这一连串的杀人场面，直把现场每一个人都看得触目惊心。

痛心尽管是痛心，大家倒也没有忘了眼前的立场。

就在白鹤观主一声喝叱之下，七个人同时攻上去。

白鹤观主在左，柳青婵在右，两口剑由两侧里同时向正中猛刺了过来。

过之江想不到朱龙在垂死之前，竟然尚有此一手，更不曾料到他施展的这一手剑法，竟是那般的高，分明又是得自那个叫童如冰的传授，一时大意，吃了大亏。

须知他这等研习上乘道法功力的人，本身精血有若珍宝，一旦失血，对其本身功力大是有所影响！况且朱龙这一剑，伤的又是这般重。

是以，过之江顿时大为骇然。

偏偏柳青婵与白鹤观主两口利剑，竟然在这时趁虚而入，左右齐闯过来。过之江不得不运功防范。

只见他右手翻处，已把柳青婵的身子击了出去。

然而白鹤观主的剑尖，却已深深扎进了过之江的右肋，这个道人心恨过之江不死，是以这口剑上运足了功力一剑刺出。

要在平素，过之江是万万不会被他刺中，可是此刻情形有别，过之江遭剑伤之痛，又失血过多，防身功力不便运施，才会为其刺中。

白鹤观主一剑得手，心方大喜，他却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一点。

他正想再加上几分功力，把剑身刺深致对方于死命。

过之江却已不容他如此。

只见他长啸一声，身躯一个疾转，但听得“当啷”一声，紧握在白鹤观主手中的那口长剑，竟然一折为二，紧跟着是过之江的一声咆哮。

白鹤观主方待纵身，已是不及。

但只见空中剑光一闪，一蓬冰寒极冷之气已罩住了他全身，白鹤观主机伶伶打了一个颤！只觉得身上一寒，第二个反应还不曾进脑，对方的那口长剑已自上劈落而下。

只听得“喳”的一声！

怒血喷溅里，白鹤观主身躯由上而下，就像被切开的两半西瓜，分作两下倒落下去。

同时间，过之江已纵身而起。

他虽然两处负伤，伤势不轻，然而看上去功力兀自了得，像是一股轻烟，闪得几闪，已飘出院外。

现场惨不忍睹。

到处都是尸体，怒血喷溅在每个角落里，随目所见无不触目惊心。

柳青婵由地上缓缓地爬起来。

方才的一切，在她感觉里是那么突然！她是怎么逃得活命的，心里还有点莫名其妙。

站在院子里，她缓缓地打量着那些血淋淋的尸体，只觉得身上的血，仿佛全都凝固了。

死者包括三位前辈掌门的人物。

“六合门”的古寒月。

“七星门”的岗玉仑。

“白鹤门”的白鹤道长。

还有“七星门”的岗双飞、“甩手箭”岳章、“跨虎篮”彭世伟；“六合门”的三堂长老：“清风剑”许南、“太岁剑”刘天兴、“风铃剑”蔡无极。

这些人先前都还活生生的，一时间却都横尸当场，作了无边的冤鬼。

看着，想着，她的泪可就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

剩下的五名“六合门”弟子，一个个都似木头人儿般地呆立在现场。

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相继扑向师父古寒月，以及师兄朱龙尸首之上，纷纷痛哭起来。

柳青婵紧紧咬了一下牙，她一向是很镇定，而且是主意最多的一个人，可是此刻，面对着这么一大堆尸体，她竟然也失去主张了。

这是她另一次希望的幻灭。

她绝不甘心就此罢休。

思索着敌人过之江必已受了重伤，他逃不远的，也许这正是她眼前最好的下手机会。一念兴起，即不再深思。

她霍地回过头来，眼睛里闪烁怒火。

那几个“六合门”下的弟子，仍站在原处地上发呆。“你们赶快把遗体收拾起来，运回六合门去。”五个弟子答应了一声，张惶着动手抬尸。

柳青婵道：“千万不要惊动了地面上的官人，那厮必然已经受伤了，我就去找他去。”

说完她紧握了一下手里的剑向前就走。

一个弟子忽然唤住她道：“姑娘，你这是上哪里去？”柳青婵道：“我不是说了么，找姓过的算账去，他现在身上有伤，必然逃不远的。”

说完，她就不再思索，一时，仿佛平添了无限勇气，飚地腾身越墙而去。天色已近黄昏。

那是一片黄土地，由于天寒久旱，很久没下雨，地面都已龟裂了。

由此前瞻，除了极远处看得见一片山丘的影子，再就是耸立在荒地上的野芦，芦花翻白，随着风势四下狂飞着，景色至为肃然。

站立在这里前瞻后顾，远近无边。

不要说是一个人，就是一只兔子，一只低掠的鹰隼，也逃不过眼去。

所以柳青婵认定“他”是逃不脱的。

彤云四合，天色益加显得黝暗。

她内心真有无限的感伤，却又有无比的悲愤。

她从来也不曾像今天的这样冲动过，从来也不曾像这般渴望着想要杀人。

在狂袭着的风势里，她的脸有如泥塑木雕！嘴唇也不似原有的红润，看上去略带灰白，那是一种失血的现象。

在她长久地伫立四顾之后，果然为她发现到了一些端倪，她一直注意远处，却忽略了脚下的明显痕迹。

鲜红的血滴在干裂的泥土地上，虽然已被吸了个干净，地面上兀自可以略显黑色的暗红标记。

就在她眼前，她发现到一摊血渍。

站在第一摊血渍上，注视了很久，才发现到第二摊血渍。

两者之间，距离足足有七八丈远近。

站在第二摊血渍上再打量第三摊血渍，足足也有七八丈远近的距离。

现在柳青婵已经可以断定，过之江确实路过此地，多半藏身附近。

只是由每一摊血渍的距离远近的过程来推断，可以想知这个过之江身上的功力兀自了得，只凭着他每一纵身都有七八丈的距离这一点上，就可以断定。

她紧紧握着手里的剑，展开身法，循着地面上的血渍，一路追踪下去。

如此，足足追下去有小半个时辰。

天色愈加的暗了。

她不得不更仔细地辨识着地上的血渍！她发觉到地上的血渍愈来愈少，有时候甚至于只发现一两滴。

这种现象有两种启示。

第一：过之江已失血过多，几至无血地步。

第二：过之江已经设法止住了流血。

据柳青婵的推想，属于第二种的可能性较大，假使果然第二点的猜测正确的话，那么过之江必然保持有相当战斗能力。

柳青婵略微镇定了一下，把这番得失，在心里盘算了一下，继续向前行进。

眼前是片高出的山丘坡地，大概高出地面有丈许来高，这倒是先前她所未注意到的。

她足下方踏上坡地，耳中已听到了一阵清晰流水声音，这倒是一件奇事，早先她的确还不知道这里还有一道溪水。

山丘上散立着许多土堆，杂生着许多苇草。

她往前走了几步，站在第一个土堆后面，向着对面打量过去。

横在她面前的是一道如带的流水。

水宽两丈，迤迤前后，也不知源头究竟在哪里，流向哪里去更不知道。

当然，这些根本不是柳青婵所想要知道的。

她注意的是对岸的那一片矮小的蒺藜树——那些矮小的灌木树丛，黑漆漆一大片，生在地上，盘踞着足足在十数亩的一块地方。

柳青婵心里顿时为之一寒。

如果过之江藏身在那片蒺藜地里，那可就讨厌了。

天几乎要黑了。

一旦天黑了，在那片蒺藜地里，要找到一个隐藏的人，那可就太难了。

“姑娘，幸会了。”

声音飘自右侧方。

柳青婵偏过头来，不禁微微一怔，可是待她看清了那个人之后，由不住心里一喜。

“是你，弓师兄？”

那人正是弓富魁。他像是早已来到这里了，一副比柳青婵更要镇定沉得住气的样子。

背倚着一座土堆，他面向着对岸的那片蒺藜树丛，脸上显现出一副很自然的样子。

“弓师兄，你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有一会了！”他指了一下身边说道：“姑娘请坐下来，免得被那厮看见了。”

柳青婵点点头忙把身子蹲下来。

“师兄，你也是追踪姓过的来的？”

弓富魁点了一下头。

他那双锐利的眸子，似乎早已认定了一个地方，自始至终就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地方。

“你已经发现他了？”

弓富魁偏过脸来看了她一眼，然后赶快又转过脸来，仍然盯视向那个方向。

“不错。”

“他在哪里？”

“在那里。”

他只扬了一下下巴，柳青婵顺着他的眼光直瞧下去，发现到的仍然只是

一片蒺藜树。

“自上向下数，第十九棵树，姓过的就藏在那里。”柳青婵当下忙依言由上而下，数到第十九棵。

她微微吃了一惊，因为根本就看不见那棵树的树影，只看见飘浮在树上大如桌面的一片白色雾气。

“那是一片云！”

“岂能有飘在地上的云？”

“那……不是云？”

“不是的！”弓富魁冷笑一声道：“这是那厮故布的疑阵，他瞒得了别人，却瞒不过我！”

柳青婵十分惊愕地道：“你怎么知道的？”

弓富魁冷冷地道：“这厮内功因参习了冬眠秘功，已能喷云吐雾，他方才为朱师兄与白鹤前辈连番剑伤，元气大亏，此刻多半借喷雾气掩身，正在运功调息。”

柳青婵一惊道：“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涉水过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弓富魁笑道：“姑娘说得好轻松！”

说时他偏过头看了她一眼道：“姑娘如果认为他身负重伤，功力不能施展那可就错了。”

“师兄有什么见识？”

弓富魁道：“这几天我与他朝夕相处，已得知他早已功参造化，如果假以时日，几乎可以达到不死之身。姑娘如果以为他身负重伤，就可任人宰割，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以目前而论，你我二人如果轻易渡水，只怕未登彼岸，就已经尸横溪流之内了。”

柳青婵不禁一呆，脸上现出了不服之色。

弓富魁叹息了一声道：“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姑娘万请毋疑，果如姑娘所想的这么简单，愚兄又何必枯守在这里，何不早下手为妙？”

柳青婵冷笑道：“那么，就这么算了么？”

“那倒不至于！”

“弓师兄，莫非还有什么妙计？”

“我岂能有什么妙计？”弓富魁冷笑了一声，仰首看着柳青婵道：“姑娘莫非忘了一个人？”

“忘了什么人？”

“那个姓童的奇人。”“童……”她脑子里立刻想到了刚才出自过之江嘴里的那个人，脱口道：“童如冰？”

“不错。”

声音不是发自弓富魁的嘴里，却发自柳青婵身后。柳、弓二人不禁吃了一惊，倏地回过头来。

沉沉暮色里，站立着一个修长身材，年近四旬的紫衣文士模样的人。

弓富魁吃了一惊，忙站起来道：“前辈……”

紫衣人已含笑走近，目光一掠柳青婵，后者忙站起来，正要行礼。

紫衣人点头道：“姑娘不必多礼，坐下说话，”

说时，紫衣人自身首先倚向一堆土丘后，那堆土丘高矮正当，正好掩饰着他站立的身子。

柳青婵不胜惊讶地看向弓富魁道：“弓师兄，这位前辈就是……”

弓富魁正要答话。

紫衣人已莞尔笑道：“我姓童，就是姑娘刚才提的童如冰。”柳青婵既惊又喜地低声叫道：“童老前辈……”

来人一笑摆手道：“老前辈不敢当，勉强可以当得上前辈二字。”

说到这里，手指向弓富魁道：“刚才我已经见过他了，姑娘的一切，我这几天也都有所耳闻，姓过的虽然受了点伤，可是在他那身能耐来说，稍事调息，即不碍事。倒不是我小瞧了姑娘，你们两个要想拣这个便宜，只怕还不容易。”柳青婵一怔，道：“那么前辈的意思莫非就放过了他么？”“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来人童如冰那张带有三分儒士秀气的脸上，带出了一丝笑容，接着道：“如果你们两个不见怪，我想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前辈的意思是要……”

“这个人是我的死冤家、活对头，以往十年，我屡次被他欺骗，几乎上当至死……嘿嘿，今天，是我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

弓富魁大喜道：“前辈打算怎么对付他？”

“我当然有办法。”

他冷笑了一声，接下去道：“刚才我如杀他，易如反掌，只是我却不愿意为此落下讥诮！现在他正在运功调息，等到他功力稍事恢复之后，我再出手，他就无话好说了。”

柳青婵这时近看这位童姓奇人。

三十六七的年岁，长眉出鬓，目如点漆，说不出的一种朗朗神采，一种可爱的读书人气质——这样的一个人，和一般江湖武林中纠纠武夫比较起来，确实大异其趣！如非事先知道他的底细，你无论如何也猜不出他竟会是武林中人。

她以往一直生活在梦幻里！认为自己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武功虽然未必敢说独步天下，起码是罕见敌手了，谁知道……她简直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这一切，都缘于她目睹过之江那身超然的武技而开始。

她原本认为，能够达到过之江那身超然的境界之后，必然举世无双了。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童如冰。

这个童如冰的武功虽然尚是未知数，然而观其谈吐气势，以及朗朗神采，已可知绝非凡士，听其口气，似还在过之江之她真有点茫然了！

什么样的武功，才算最高？

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武林至尊？

似乎这些都不能再断然地下定语了。

一时，她只觉得自己是那般的渺小，渺小得微不足道！轻轻叹息一声，她遂低下头来不再说话。

童如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那片蒺藜地，面色很是平静。

弓富魁与柳青婵也都保持着安静，一言不发。

不过，他们预料着一场激战，即将要开始了。

童如冰微微冷笑着。

他那双眸子，似乎能够洞穿对方过之江用以掩身的那一片云雾。

微微点了一下头，他讷讷地道：“他就要现出身子来了。”

这时山丘与水面上，都已浮现出一片微微的夜色，能见度大为降低。

然而对于一些有精纯武功，以及精锐目力的人，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弓富魁与柳青婵，一直就注视着对面那块方寸之地，特别留意那一小片飘悬在蒺藜树上的“白云”。

怪事发生了。

就在童如冰话声方停的一刹那，他们忽然发觉到那片“白云”在空中疾快地打着转儿。

渐渐的，这块云化为一条绸带子般的物件，向着下面缓缓地收拢。

就在云块变幻为带状的同时，过之江已现出了身子。

过之江由始至终一直就盘膝坐在那棵蒺藜树下，这时只见他翘首当空，正用嘴作出一副“吸”的姿态。

悬在他头顶的那块“云”，遂变为一条白色的云带，悉数地投入他的嘴里。

转瞬之间，那块方圆逾丈的云块已化为子虚。

夜色里，他们看见过之江缓缓地站起身子。

经过了若干时候的运功调息，看上去他果然神色好多了，那双傲视武林的眸子，又似乎恢复了原有的自信与光彩。

略微向四周打量了一眼，他开始跨出眼前这片蒺藜地。

可是他足下才跨越出几步，忽然定住了身子。

也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总之，他忽然脸色大变。

“什么人在过某眼皮底下，弄此玄虚？”

一面说，他一面目光四望，忽然右足向前跨出一步，身子微微向前一蹲，借着这个势子，他右掌倏出，劈出了一股凌然的掌力。

掌力过处，距离他身前丈许以外的一些蒺藜树，同时由土中翻起，这种大的掌力，汇集成一团气涡，直把这些矮小的灌木，激荡在半天之上，纷纷落溅于眼前溪水之上，一时间水花四溅，其势端的惊人已极。

就在过之江发掌的同时，柳青婵似乎觉出身后人影闪了一闪。

她下意识地觉出童如冰已有异动。

回头一看，果然已失去了童如冰的影子。

柳青婵赶忙再回过头来时，却意外地发觉到那位童如冰先生敢情已经现身眼前江面！

如果不是柳青婵亲眼所见，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她看见那个童如冰竟然直直地仁立在水面上。

没有任何的借助物，他只是凭借着自己的一双脚，实实在在地踏在水面上。

随着水波的流动，他修长的身躯不时地起浮着。

风袭衣扬，紫色长衣下袂向上卷飘着，那种神采，的确是潇洒极了！

过之江忽然看见了他。

他的神态显然大吃了一惊。

他身子先是一震，随后退了一步，眸子睁得极大。

水面上的童如冰冷冷笑道：“姓过的，想不到我们在这里又遇上了，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多年不见，老兄你看上去似乎消瘦多了。”

过之江先是全身一震，面上现出极度的惊惧，可是慢慢地那层惊惧之色消退，代之而起的却是无比的愤恨。

发出了一连串低沉的冷笑之声，过之江那双原来睁得很大的眸子，忽然收缩得极为细小，变成了一道缝。

他头上的那一绺短发，在簌簌一阵颤抖之后，一根根都直竖了起来。

“童如冰，我猜你也该来了！”过之江咬着牙由鼻子里哼出了一声冷笑：“你很会选择时候，早不来，迟不来，等着过某我身子骨头不太得劲儿的时候你才来。”

过之江冷冷地说着。

童如冰仍然站立在水面上。

此刻浪花被风势吹得哗啦哗啦不时地卷起来，然而紫衣人童如冰环身四周，却似有一圈无形的气机护卫着，一任浪花如何的汹涌澎湃，却休想能溅在他身上一点点、一星星！

他神色仍然是初见时的那般自若。

说话的语气，更是不愠不怒。

“姓过的，你错了，童某要是真打算乘人之危，方才你在‘十二堆子’土丘上盘桓的时候，我早就可以取你的性命了，又何必等到现在？”“你？”过之江神色一凛道：“原来你早就缀上我了？你打算怎样？”

“我们之间的事还有什么好说的？姓过的，念在你新伤未愈的份上，我让你三招。不过，你这次想希冀幸免，那可就太天真了。”

“你……”

“你”字出口，过之江的身子忽然拔了起来。

像是一片云般的飘逸，那么快、那么轻！

两个人对了一掌。

第一掌是在水面上。

紧接着两个人同时弹身而起。

第二掌是在空中！

像是云中滚翻的一双鹰鹫，纠缠着一触即离，霍地又分了开来。

紧接着，可就是那一决胜负的第三掌了。

第三掌是在陆地上。

不，是在那片短小的蒺藜树丛之上。

两个人四只手，只是像游戏作耍般的对按了一下，霍地又后退了开来。

然而这其中情形大异。

童如冰的身子仍然落在水面上，那般的轻，那般的巧，那般的从容不迫。

像是他刚才原有的姿态，他直直地站在水面上，随着水波的起伏，载沉载浮，依然如前般的潇洒！反观过之江可就不同他身子一连后退了七八步，沉实有力地坐了下来。就在他坐下的同时，大颗大颗的汗珠，由他额面上一下子涌了出来。

眼看着他硬朗的身子，忽然就像面团一般的软，迅速地缩成了一团。

童如冰长笑一声，他双臂微振，鹰也似的翩然跃起，起落之间，已经落在了过之江身前。

“姓过的，你认了命吧！这只怪你作孽多端，你死了以后，我再去找你那个老鬼师父去。三十年来，你们师徒对我们童家两代的深仇，在我童如冰手上，应该彻底地清一清了。”

过之江喘息得那般剧烈，只听得鼻息出声极大，他像是用力地提吸着气，不让真力涣散，可是他已再难挽回这种颓势。

“姓童的，我不过是受伤在身，否则我不会输给你的。”

“否则你也赢不了。”

“嘿……”过之江狞笑着道：“就像水面上那一招‘海鸥对啄’，如果我没有伤，我可以由水底下手，你就完了。”

“那样你会死得更惨！”

“为……什么？”

过之江睁大了眼，他还不明白。

童如冰晒笑道：“为什么？过之江你听清楚了，你忘了我们童家的‘翻天掌’了么？只怕你的手未及水底，我的掌势已先震碎了你的天庭，使你尸横江心了。”

过之江陡地一呆。

过了一会，他才慨然地长长叹息了一声。

“你说得不错……我的功夫，看起来比你是要差上一筹……”

“你可服气？”

“我……服气了。”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忽然向四周瞟了一眼：“人生是多么无聊，还是死了的好！”说到最后，已是气若游丝。

话声方出，即见他眼皮微微合拢。

这时自他一双鼻孔内，陡地流出了一双玉筋——那是白白的两条像鼻涕般的東西。

只有童如冰知道，那是他所修炼经年，练成的护体“玉膏”。三年筑基，十年冬眠，眼看着大功垂成，却因逆天行事，而毁于一旦，如今落得个暴尸荒野，怎不令人黯然兴叹？

童如冰在他尸前伫立了甚久，一句话也没有说。

不知何时，柳青婵、弓富魁两个人走过来了。

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都湿了！

太苍之龙

楔子

明朝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开国皇帝朱元璋一命呜呼，追赠的庙号是“太祖”。

明太祖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其中一个朱楠，生下来夭折早死），怪在他死的时候，明正法统，继承他皇位的，并非是这些儿子中的其中之一。早在洪武二十五年，他所最心爱的太子朱标英年早逝，他却并没有另立太子，竟把朱标的儿子允炆立成了“皇太孙”（即是后来的建文帝），这就铸成了大错，为未来的明室大统，埋下了祸根。

时朱允炆继承大位，年方弱冠（二十一岁），那么多的叔叔虎视眈眈的看着他，谁对他甘心屈服？谁又看着他这个皇帝的位子不眼红？

可偏偏是这个皇帝年轻气盛，性子倔强，再加上手下谋臣的调唆献策，一不做二不休，一口气废除了齐王、周王等五个叔叔的王位，兴起了大狱，其中一个叔叔湘王朱柏更被他逼得畏罪自杀，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燕王朱棣兴兵反，转战南北，美其名曰“靖难”之役，终于建文四年六月攻破京师，谷王朱穗与守将李景隆开门迎降，建文帝知大势已去，放了一把火，自地道遁出，逃之夭夭，便即结束了他短命的四年皇朝生涯。接下来朱棣称帝，国号“永乐”。有趣的是那个建文皇帝到底逃到了哪里？明史上没有记载，其他史书也没有说明，直到如今历史上还是个未明的悬案，谜团……

这就为我辈好事之徒的小说家，大开方便之门，小说《太苍之龙》就此登场。

第一章 龙潜太苍

永乐四年。

广西龙州，八达岭。

盛夏。

申时前后。

天热的真“罩”不住……

连点小风都没有，山门头上那一簇盛开的马缨花，连须子都不动一下，真他娘热的够呛！

都什么时候了，太阳还这么大？白花花的，不经意瞄上那么一眼，也刺的眼珠子生疼。

“太苍古刹”。

四个金漆大字，在阳光交炽下闪烁出一派金光，满山满树的蝉鸣，真能把人耳朵都给听麻了。

这个时候，庙里的和尚……

别说是念经了，怕是连打坐也碍点事吧。

北斗小和尚趴在石头台阶上，正在睡觉。

瞧瞧那个睡相？四脚八叉，大趴虎似的，好一阵子了，还是睡不安宁，心里头乱七八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哈拉子（北方土语，口水）淌了一脖子，不经意的翻了个身子，劲头儿却又用猛了，差一点滚了下来，吓得他赶忙翻身坐起。

脸上又麻又痒，摸一把瞧瞧，不得了，全是蚂蚁！

“我他娘，这是不叫我睡啦！”

管不了什么杀不杀生啦，先把这些小王八蛋一个个活活捏死再说。

就在他“大开杀戒”的这当口儿……嘿！可是瞧见了一件新鲜事儿。

先是，那头上生满了牵牛花的一扇木门，“吱呀！”一声半敞了开来，露出来一个脑袋。

左右打量了一眼，这个脑袋瓜子可又收了回去。

北斗小和尚情知有鬼，赶忙把身子向后收了一下，一个闪身，贴向山门一旁。

这么一来，可就不虞为对方所察，看得更清楚了。

那边上，木门大开。

一个头陀装束，蓄有长发的汉子闪身出来，紧接着回过身子，招了招手，却由里面走出来一个花不溜丢的女人。

“好家伙！”

小和尚直看得眼冒金星。

和尚庙里居然藏着女人？这还得了！

散发头陀十分张惶的左右看着，频频向那个女人催促道：“快着点儿，我的姑娘，这边走……别让人看见了！”

女人嘴里“咯咯”笑着，一面扭着细细纤腰，媚眼斜飞的向那个头陀打量着道：“怕什么呀！敢叫条子，就别怕人家知道！也不是贼，偷偷摸摸的……怕什么？”

声音越说越大，妖姿艳态，直把面前头陀吓了个魂飞魄散。

“我的奶奶……你……轻着点儿哪……这要是让人看见，传到方丈耳朵

里，我这条命可就别想再要了……”

一面说，这个散发头陀，只是向着那女人频频打躬作揖不已。

“瞧瞧把你吓的！”

女人媚态十足的伸着胳膊：“我的轿子呢？”

“就在下面，你……你快走吧！姑奶奶。”

“我可走不动！”女人撒娇样的扭着身子：“你去把轿子给叫上来……”

“这……”

头陀脸上直冒汗，两只眼贼也似的四下瞧着，还算好，佛门静地，鬼影子也不见一个。

女人咯咯笑着，由花手绢包里拣了块银镲子，塞向头陀手里：“努！这是给你的赏钱，算是吃红吧！”

“这——”

半笑不笑，一脸的腼腆样儿，头陀收下了银子，顿时面现轻松。

这当口儿，一乘青顶小轿，颤颤悠悠已自山下出现，忖思着不大会的工夫，就可来到眼前。

头陀一颗心像是提到了嗓子眼儿，脸上一阵子白，可是吓得不轻——

“我的个老天，这要是……”

“瞧把你吓的？哼！没出息的样子！”

头上挽着个“杭州攒”，翠插花细儿，青宝石耳坠子，后颈插着五颜六色的一簇小灯笼儿——这是如今最讲究风行的发式了，衬着姐儿白生生的那张嫩脸，细黑细黑的两道水眉，好俊好俊的一副小模样儿……真能把人眼睛给瞅花了。

再瞧瞧身上的穿着，可也是不含糊。

上身是蝴蝶白纱衫儿，银红比甲，下面是玉色挑线拖地裙子，脚下一双粉红花罗高底鞋儿，衬着腰上的销金纱巾，把个小腰勒得那么细，那么高挑婀娜的身子……即使看上一眼，也销魂蚀骨……

“这是谁家的姐儿？我的个玉皇大帝，如来佛祖宗！”

北斗小和尚瞧得傻了，嗓子眼儿里直发烫，由不住一个劲儿的直咽唾沫。

“一个骚娘儿们！准不是好货！”小和尚肚子里嘀咕着：“说不定是那个堂子里的窑姐儿，这么骚！”

他还真猜对了。

姑娘叫甜甜，龙州城“庆春坊”第一块招牌，最叫座的当红姑娘，今年十八岁，去年下海初露头角，已艳名远播，要不然，又怎么会连庙里的和尚都知道她了？

甜甜人长得甜，一张小嘴更甜，能说能唱，更会撒娇，凭着这些天生的本钱，自当大红大紫，平素应酬，尽是一些达官贵人，说到“行牒召唤”（俗称“叫条子”），除了客人的阔绰出手，更要看看人头儿，设非是新科进士便为王孙公子，一般等闲，万难屈就，更甭说爬山越岭来到庙里了！

“问你句体己话儿！”甜甜打量着面前的头陀，“你要是说了实话，我再赏给你一两银子！”

说着，她由小手绢包里又拈起个银镲子，放到了头陀手里，这个不算，只是个馒头。

“这……你……”

高个子头陀忍不住嘿嘿有声的笑了。

打量着那乘小轿总还有阵子磨蹭才到跟前，这一小会倒是可以说上几句话儿。

“姑娘你忒客气了！这可就不敢……嘿嘿……”

头陀抹了一把嘴上乱草也似的胡子，银子可就又收了下来。

似乎是头陀与和尚略有分别。

这个头陀并且蓄有长发，法号“大空”，来寺总也有六七年了，许是尘缘未了，到今天也没有落发，而且俗务特多，老方丈因材而用，打发他在偏殿服事，一些对外接洽买办俗事，概由他负责。上上下下提起空头陀的大名，无人不知。

却是年初庙里来了个朝香拜山的居士，说是居士随从可还真不少，一住经月，占住了整个两边偏殿，老方丈谁也不遣，指定了空头陀驻殿服侍，他的俗务琐碎平白加了几番，这份子忙可想而知。

说到飞牒召妓这档子事，就算他空头陀再能，也是手生的紧，却也一生二熟，眼下总也能应付裕如了，至于心里的那股子别扭劲儿，总是难以撑平，谁教他半路出家，向佛不专呢！

“我问你……”

甜甜的小嘴几乎都快挨着了头陀的胡子脸，那么娇滴滴的在他耳边上说着——

“这个主儿他到底是谁？……姓什么？叫什么？”

“这……”空头陀可真傻了脸，摇摇头愣是不知道。

别说是他了，这庙里上上下下谁也不知道。

“你不说？”甜甜的小嘴一噘。

“不是不说……是不知道！”头陀直着两只眼，“龟孙王八蛋知道，真的不知道！”

那样可不像是撒谎，甜甜莫名其妙的向他瞧着：“怪事……人总得有个名字呀！他是哪里人？打哪里来的？”

头陀还是摇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是个新科的举子；进士？”甜甜煞费思索，仍不死心：“再不是谁家的王孙公子？手面儿好阔，好大方……就是……脾气大了点儿……”

“嘿嘿……有钱人家哪！”头陀说，“管这么多干啥呀！反正有钱就好了，再说，长相总也不赖吧？”

“那倒也是……”甜甜笑了，一时绯红了脸，“要不然我也是不来……别瞧他有钱，钱再多要是人讨厌，我也犯不着……”

空头陀嘿嘿笑了两声。一眼瞅见了对方姑娘胸前的大串明珠，不由为之一怔，这玩艺儿记得来时不曾看见，不用说多半是得自庙内恩客的赏赐。

好阔气的出手，怪道小丫头片子直夸他大方，敢情是每次来都从不落空。

想向她要点什么，却是“庆春坊”的那乘小轿子来到了，押轿的老妈妈花枝招展的打扮得怪模怪样，老妖精似的，这阵子山坡台阶，爬得她直喘气儿，不等到跟前就坐了下来。

一看见她空头陀简直都怕了，生怕她上来噜嗦，慌不迭揭开了轿帘，把甜甜让了进去。

“姑娘你请吧，不送你啦，下一次是……”

“十四……忘不了……”

甜甜的声音，听着也是舒服。紧接着放下了帘子，小轿抬起来打了个转

儿，一径的向山下去了。

空头陀这才似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眼巴巴的瞧着轿子走远了，刚要转向回去，却是有人放他不过。“呔！空头陀！你干的好事！”

空头陀吓了一跳。

面前人影一闪，跳出来个小和尚。

“啊！北斗小师傅，是你……”

“是我，怎么样？”

小和尚手叉着腰，满脸气愤，大声叱道：“你干的好事，居然把女人带到庙里来了，看我不报告老师傅打断你的狗腿！”

“噯呀……”空头陀只吓得脸色惨变，“小师傅你可不要胡说……什么女人不女……”

“你还要赖，”北斗大声嚷道，“当我是瞎子吗？赫赫……老师傅果然聪明，就猜出了你们有鬼，才叫我守在这里，果然……”

空头陀又自“啊！”了一声，“你说什么？是方丈师傅要你……”

“那可不是！”北斗和尚冷笑道，“老师傅说这几天庙里有邪灵作祟，要我守看山门，哼，你看怎么样，果然被我捉着了你这个色鬼，没有什么好说的，走！跟我去见住持师傅去！”

说时当胸一把抓住了头陀的僧衣。

空头陀“唷！”了一声，满脸堆笑道：“这又何必？小师傅有话好说，何必……”

一面说，顺手把先时得自甜甜的一个银铤塞向小和尚手里：“这个嘻嘻……小师傅高抬贵手！”

北斗小和尚怔了一怔，看着手里银子，呸了一声道：“你……好！还敢用银子买通我？看我不……”

刚要大声喊人，即见山门当前人影晃动，一连闪出了两个僧人。

前面一个，体态粗壮，生得浓眉大眼，年约四十上下，正是本庙住持和尚，法号“阿难”，一身武功了得，庙里和尚人人怕他，出了名的疾恶如仇，最是难惹。

后面和尚，皓首银髯，一身杏黄袈裟，法号“少苍”，却是本庙方丈师傅。

眼看着庙里两个当家的高僧同时现身，只把空头陀吓了个魂飞魄散，“啊呀！”一声，便自愣在了当场，泥人似的不做声。

北斗小和尚乍看之下，也不禁全身打抖。

“啊……原来方丈……住持师傅来了……弟子……他……”

一面说，手指向空头陀，却是说不出话来。

“这里的事，我们都看见了——”住持师父沉着脸向小和尚道，“没有你什么事，下去吧！”

“是。”小和尚皇恩大赦般的磕了个头，刚要离开。

“且慢！”老方丈唤住他嘱咐道：“到山门站着，不许任何人出来！”

“是。”

再次应了一声，小和尚才自转身一溜烟也似的跑了。

看着小和尚背影消失离开之后，阿难和尚霍地面色一沉，怒叱道：“大胆空头陀，你可知罪！”

身势一闪，“呼！”地一声，一阵风也似，纵向空头陀当前，手势乍举，

待向空头陀脸上搨来。

却是方丈师傅的一声：“阿难！”唤住了他。

阿难大师停住了手，奇怪的向方丈回头注视。

“老师傅……这厮……”

“阿弥陀佛！”少苍方丈双手合十，长长颂了声佛号，喃喃道：“这件事怪不得他……怪在那一日的贵人挂单，既收了他，便有今日之事……阿难，你空自随我参佛多年，恁地还是如此火爆脾气！南无阿弥陀佛——”

一面说时，老方丈竖起了右手，又自颂起了佛号，手上一百单八颗黄玉挂珠，随手而垂，一颗颗黄光净亮，耀眼生辉。

阿难和尚轻轻一叹，说了声：“弟子知罪，是弟子莽撞了……”便自后退一步。一时目光灼灼，直向面前的空头陀逼视过来。

空头陀脸上饶是挂不住，呐呐的说了声：“我……弟子……参见两位师傅……弟子知道错了！”

话声出口，双膝一屈，便自跪了下来。

眼前衣袖飘风，噗噜噜长桥卧波般掠过一人，瞧了瞧，正是少苍方丈，起落如风，落地无声。老和尚好俊的轻功！

只以为他的来意不善，空头陀只吓得打了个哆嗦。

“方丈师傅……饶命……”

“阿弥陀佛！”老方丈望着他微微点头，“你起来答话！”

“是……”空头陀叩头站起。

“我只问你，这事情有多少次了？”

“这……弟子……”

“实话实说！”

“是……”头陀呐呐道，“总有五六回了！”

“好畜生！”阿难和尚咬牙切齿道，“你干的好事……是谁要你做的？”

“是……”头陀颤抖道，“弟子是听令叶先生、宫先生……”

“大胆！”阿难和尚圆瞪两眼道，“不是关照了你，要称呼他们师傅么？”

“是……弟子忘了……弟子对外面人一直都没有提起过……”

“还要提起什么？这种事情都做了，还要提起什么？还要提起什么？！你说，你说？！”

越说声音越大，阿难和尚眉剔目张，声色俱厉的直向空头陀大声逼问。却是老方丈的一声“阿弥陀佛”，使得他陡然忆起，身形微欠，向后退了一步。

老方丈慨叹一声，呐呐道：“是老衲关照他，要他今后一切，俱得听令两位居士行事的……”

“是……”空头陀总算抓着了救星，“是方丈师傅这么关照弟子……来的！”

阿难和尚冷笑道：“你还要嘴硬，方丈师傅要你听令行事，是要你听这个令么？你……”

老方丈叹息一声：“这也罢了，我再问你，这事情可有外人知道？”

“什么……外人……”头陀呐呐道：“除了庆春坊的人……并没有外人……知道……”

“阿弥陀佛……”老方丈点头道：“记住，今后不可，你下去吧！”

想不到如此轻松，空头陀心里一喜，磕了个头忙自站起来跑了。

“老师傅！”阿难和尚大是不解望向方丈：“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算不算与他无干。”老方丈银眉频眨，冷冷哼了一声：“来，你跟着我，我们瞧瞧他们去！”

话声方住，便自又宣起了佛号：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推开了爬满牵牛花的一扇边门，这便是本寺号称“北园”的偏殿了。

少苍方丈与阿难师父进了院子。

“老师父”阿难和尚站住脚手打问讯道：“这些人太过冒失，说话傲气得狠，回头要是冲撞了……依弟子看这件事就由弟子去处理吧！”

少苍方丈清瘦的脸上兴起了一丝苦笑。

“依你说，又待如何处理？”

“简单！”阿难和尚挑动浓眉道，“给他们三天的时间，叫他们走！一了百了，从此干净！”

“阿弥陀佛——”

少苍方丈银眉频眨，深深以为不可的摇着头。

“既是如此，何必当初？”老师父话声里透着寒意，“这因果二字，看来你还不甚明白，这件事万万不可。阿——弥——陀——佛——”

“这……”阿难眸子里大是悬疑：“老师父……今日事非比等闲，弟子以为非从严办不可。”

“不要再说了！”

少苍方丈面色微愠道：“你如此疾恶如仇，大非同禅之坐，须知一恶一善，皆非佛意所喜，重要的只是在一个原来自我。”

阿难和尚应了个“是！”后退竖掌念佛。

少苍方丈冷冷说：“不要以为你我身在佛门，天天吃斋念佛，便比别人明心见性，早登彼岸，须知佛祖着重的乃是一个赤裸裸、活生生的生命，准此而观，一个女人的闯入佛门与一个和尚的‘枯坐青灯’都无非是一种‘性’的展现，这当中只是认识层次的区别而已，只要不失其真，一样有其可爱之处，妙在接下来的‘证’不‘证’而已。”

阿难和尚额上青筋暴露，一连应了许多个“是”字，金色泛红的脸上，已见了汗珠。

老方丈看得出他的倔强，心知不是眼前三言两语，即可收教化之功，惟其倔与强不失其真，亦有可爱之处，便自不再与他多说。

“这件事……我自能处理，你只随去一观便了！”

阿难和尚又应了个“是！”字。

少苍方丈看着他叹息一声道：“当日这位施主来庙之日，我就知道有许多不妥，却是一个‘难’字！”

阿难道：“这些人到底是哪里来的？说是住到开春就走……如今都夏天了，难道还要再住下去？”

少苍方丈看着他，犹豫了一下：“你还不知道么？他们是……”

才说到这里，却是有人来了。

却只见先时的那个空头陀在前，身后跟着两个素衣俗士，一路大步而前。这两个俗人，他们却是认得的。

前面那个留有黑须，身着灰绸直裰的四旬文士是叶先生，后面那个矮胖

矮胖，着月白衫子的三旬汉子是宫先生，这个人最难说话，却是一并来了。

老远的就定下了脚步。

叶先生双手抱拳，赔着一脸的笑：“这可是不……敢当，方丈师父住持师父都来了？里面请，里面请！”

“阿弥陀佛！”

像是句开场白，不来上这么一句老和尚就不会说话似的。

“二位施主近来可好，多日不见了……”老和尚单掌打着问讯：“有僭、有僭！”

叶先生说：“里面请吧！”

除去空头陀以外，四个人来到了殿里。

一进去就觉出了气氛不对，正面的三尊大佛，敢情全都由布幔子给盖住了，里面的摆饰也都给移动，换成了一般俗家待客的堂屋模样。

老方丈四下打量一眼，颂了声“阿弥陀佛”的佛号，银眉频频眨动，只是像对座叶宫二位频频打量不已。

“贵上主人近来可好？”

“啊！好！好！”叶先生满脸堆笑道：“两位大师这是……”

阿难和尚“哼”了一声：“你还要明知故问么？……你们要大空干的好事！”

“阿难！”老方丈低声一叱，止住了住持和尚的话头。随即转向叶、宫看道：“二位施主知道？”

在他慈祥却不容狡辩的目光之下，叶先生颇似尴尬地笑了，抬起一只手，捋着下巴上的黑须，叶先生“咳”了一声：“原来是这件事，哈哈……”

阿难和尚忍不住道：“这件事还小么？传扬出去，我们这大苍古寺以后谁还敢再来烧香了？不来烧香，今后的香火帐可就……”

“阿难！”老方丈再一次压住了他的话，却是该说的也都说了。

“噢！”叶先生笑了：“原来如此……这就不劳挂心了！”

说着仰起头来，眼望殿梁一派自负的笑了，抬起来摸着胡子的那只白皙素手上，戴着个碧绿碧绿的翠玉“扳指”。神态里涵蓄着十足的官人习气，与今日庙里循佛念经的隐者身份，却是大相径庭。

“这件事，今天早上我家主人原是关照过了！”叶先生微微点了一下头，“其实二位即使不来，回头我也要打发人去请。”

老方丈“嗯！”了一声，又是一句“阿弥陀佛”。

叶先生这才微微一笑，看向宫先生点点头道：“拿来了没有？”

宫先生“嘿”了一声说：“有！”站起来，一只手抄向里衣，肚子往前一挺，由里腰抽出了个黄绸子包儿，长方形，小枕头也似的，双手捧着递了过去。

叶先生两只手接过来，看样子分量不轻。

“我家主人关照，多有打扰，这里是三百两银子，就算是布施贵庙的香火钱吧！”

说时双手奉上。

老方丈“阿弥陀佛”了一声：“这就不敢当了！”

话声未完，阿难大师却已把银子接了过来。入手分量极沉，足证所言不虚。

两位高僧尽管平日吃斋念佛，却也不能免俗，对此“阿堵物”亦有偏爱。

银子一到手，脸色可就缓和多了。

阿难大师把银子放置几上，双手合十道：“请问贵主上大名……”

宫先生道：“姓朱。”

叶先生忽然咳了一声，接道：“诸葛——赫赫……是个复姓，‘诸葛’先生……”

“啊！是是……”

只要银子到手，管他什么姓都好。

阿难和尚笑得眯起了眼睛：“凡是于敝寺有大布施的善士，我们都要把他老人家的大名刻记在后面佛塔，长受本寺的供奉，请转告贵主人诸葛先生……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一面说，他犹自不放心的解开了面前绸包。

呈现在眼前的，是十五锭大小光泽同一式样的官式元宝，用一个特制的银盒盛着，崭新耀眼，这类出自朝廷府库，非自各省藩库的供银，一般民间很少过手，自是通用如常。眼前银锭，格式一致，圆圆团团，十分光滑，像是出自山西的官银，俗称“光锭”，显然还是全新的。

两位和尚不约而同的一齐颂起了佛号。

一锭二十两，十五锭便是三百两之数，一望即知。

叶先生似笑不笑的道：“我们一行，一时半时还动不了，以后怕还多有打扰，尤其占用了贵庙的偏殿……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家主人关照，如果贵寺如有开销，我们会按时布施，这一点大可放心。”

“阿弥陀佛！”阿难大师双手合十道：“贵主上太客气了……”看了方丈师父一眼，正自盘算着先前的那档子事，一时不知如何出口。

怪在老和尚更似一团和气，心里压根儿就没这件事似的。

当初来的时候就莫名其妙。

也是这位叶先生接的头，布施了二百两银子，说是开春就走，一行人二十来口子，老的老、少的少，虽是衣着朴素，却是举止不俗，派头十足。看在那二百两银子的份上，便自胡里胡涂的收留了。

后来打听出来，说是来自安南的一帮子珠宝客商。朝山进香来的。再住住，发觉到味道不对。敢情是这帮子香客派头好大，并不像是买卖商人，更不像什么虔诚礼佛的善士，大块吃肉，大坛喝酒，经常是筵开不夜，只差着没有女人。实在不像话，老方丈忍无可忍，亲自过来交涉了一次，安静了几天，又自故态复萌。

终致于落到了今日田地。

老方丈可也不是傻子，几经观察，旁敲侧击，乃自断定了此一行的大有来头，据他看这伙子人多半是来自京师的官宦人家，说来可笑，那个被称为“诸葛”先生的对方主人，直到如今，他还不曾见过，有人说是个翩翩公子，又有人说是个老头儿，无论如何，这类人家出身自是开罪不得。至于又为什么住在自己庙里，冒充朝山拜佛的香客，且又久住不去，可就讳莫如深，耐人寻味了。

三百两银子的突如其来，再一次平息了和尚心里的怒火。

只是身为本庙的方丈师父，庙里发生了这种事，不能不管。

“阿弥陀佛！”老和尚竖着右掌，颇似为难的道：“刚才发生的事情，施主谅是知道了的？这事情……若是为庙里僧人悉知，可就不好……”

叶先生应了两声“是”字，半天才呐呐道：“我家主人年纪还轻，山上

住确是太寂寞了一点……”

顿了一顿，叶先生含笑道：“再说当日住进来时，方丈师父也曾说过可以便宜行事……。”

一旁的宫先生大声道：“哪个庙里不来女人？又何必大惊小怪！”

两个和尚对看了一眼。

老方丈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终是不要过于招摇才好……”

阿难大师道：“方丈师父说的是……阿弥陀佛——贵主人既有此好，何不每隔时日，到外面走走？这样双方两便，岂不是好？”

宫先生“嘿嘿”笑道：“和尚说的轻松……要是能这样当然是好……”

叶先生沉着脸，没有说话，那样子显示着有几分不耐。终于老方丈叹了口气道：“若是有所碍难，也应在夜里……”

“对了！”住持大师说：“夜里大家都睡了，总比大白天叫人看见的好！”

叶先生这才笑了，习惯性的端起了茶碗，却无人为他高呼一声“送客”，毕竟是年月不对了。

俄顷间，叶先生白皙的脸上，显示着一丝落寞的伤感，都已经快四年了，他仍然还不能完全平静下来，那就更遑论他嘴里所谓的那个年轻气盛的主人了。

“我知道了……”

放下了手里的茶碗，叶先生苦笑着点点头说：“二位师父若是没有别的事，我就不送你们了！”

话声方住，却自里面闪出了个人来。

猿臂蜂腰，精瘦偏高的个头儿，一身青绸子长衣，却在腰上扎着根白玉闹腰，黑亮黑亮的眼睛，极是有神，年岁总也在三十上下，却是唇上干净，连根胡碴子也没有。

“慢着！”

这人轻叱一声，上前几步，转向叶先生耳边轻声说了几句。

叶先生怔了一怔，道：“这个……怕不大好吧？”

精瘦汉子道：“先生是这么关照来着，说是这几天气闷得很……”

人这么高，岁数也老大不少的了，却是声音透着尖细，清脆一如妇人。

两个和尚原待告辞离开，此人的突然闯入，出声呼止，不由得心里大是存疑，便只得坐着不动，面面相觑。

叶先生想了一想，叹了口气道：“好吧！”

这才转向少苍方丈含笑道：“我家主人静居不耐，忽然动了禅心，要请方丈师父入内一晤，请老师父你就劳驾一趟吧！”

少苍老和尚“啊！”了一声，面现笑靥的颂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随即站起身来。

对方这个年轻主人，他早已心生好奇，难得是他有此一请，自不愿失之交臂，倒要会他一会，若能就此点化，使他归心佛祖，也当是功德一件。

阿难大师只以为自己亦可同往，喜孜孜的也自站了起来。

却是后来的那个长身青衣汉子，把身子一横道：“先生只宣见方丈和尚，你就不必去了！”

阿难和尚不由脸上一红，哈哈一笑道：“好！那么贫僧不便打搅，这就告退了！”

一面说，收拾了桌上银子，仍用原来的绸子包包好了，提在手里——

宫先生嘿嘿笑道：“大和尚走好了，我送你一程！”

阿难和尚道：“不敢劳驾。”合十向方丈、叶先生一挥，随即转身步出。却是宫先生也跟了出来。

“大和尚，你可走好了。”

宫先生快走几步，凑近了阿难和尚身边，笑道，“银子拿好了，重得很，我代你拿着吧！”

一面说，伸手向着对方手上银包就抓。

“嘿！”

阿难和尚陡地把银子向后一收，就势一个快闪，掠出四尺开外，脸上神色大是诡异——

“阿——弥——陀——佛——宫施主这是……”

矮壮外形的宫先生，一脸堆笑道：“和尚不必多心，我家主人开的是独门大买卖，有的是银子，既然给了你，便不会无缘无故收回来，只是怕和尚你手劲不够，拿不稳！”

说着姓宫的便自仰天哈哈大笑起来。

往日相处，这个姓宫的最是不好相与，据知有几次庙里和尚误闯到了他这偏殿，无不遭受他的毒口凌辱，什么“秃头”“狗日的”不绝于口，听在阿难和尚耳里，大大不是滋味，早就有心要会他一会，想不到今天他竟然消遣到了自己头上。

一霎间，怒由心起。

“施主你这是狗眼看人低！”阿难和尚冷冷一笑道：“怎么！讥讽我出家人没见过银子么？”

宫先生霍地脸上变色，怒叱道：“大胆！”

话出人起，交晃间，已到了和尚当前，五指分开，陡地直向和尚脸上叉了过去。

掌风疾劲，力道万钧，敢情是个练家子。

大和尚浓眉一挑，说了个：“好！”脑袋瓜子一晃，硬生生把脖子向右边错开了半尺。

宫先生的这一掌可就落了个空。

他却是不甘心，冷笑着叱了声：“接着你的！”

身子骨陡地一拧，硬生生把出去的手又自收了回来。

一收即吐，“嘿！”第二次反摔而出，向对方和尚小腹上力推过来。

阿难和尚在庙里是个出了名的好身手，想不到今天竟遇见了敌手。

“这是何苦？”

话声出口，一只右手已自挥出。

施展的是佛门的“大摔碑手”，头也不回的反摔出手，不偏不倚的与对方手掌迎在了一块。

“噗！”

两只手掌会在了一块。

两个人都“铆”上了。

不要看这么轻轻的一接，却是双方内力的总结所在，随着彼此内力的一吐——“嘿！”

和尚“哼！”了一声，纵了个高儿，足足蹿起来一丈七尺，落向了山墙一堵。

宫先生也不轻松，脚下连打了两个踉跄，吃醉了酒样的，踏出了五六步，才自拿桩站稳。

“好——你个贼秃。”

话声未已，只觉着脸上一热，竟自涌出了一口浊血。

和尚哼了一个“好！”字。坏在出了口气，嘴里一甜，情不自禁的也自呛出了一口鲜血。

半斤八两，谁也没有落了便宜。

竟然是势均力敌，两不吃亏。

定了一会，和尚才冷冷的颂了声佛号：“阿——弥——陀——佛——施主好厉害的‘按脐’功夫，幸会幸会。”

右手打了个问讯，也算是见面之礼，身子一晃，就此落身墙外。

宫先生也自无趣，料不到这个阿难和尚如此厉害，竟是小看了他，一时间心里悻悻，大大改了以往对庙里和尚的轻视之心。

却是那一面，老方丈“好戏出场”，热闹的紧！

这位先生的架子好大。

在外面的板凳上枯坐了好一阵子，犹不见传话接见，少苍老和尚却是好修养，只把串黄玉念珠在手里来回把玩，嘴里念念不绝像是在念经。

这间佛堂，最是安静，如今却成了对方贵人先生的睡房，门外红木条凳上，长时的都坐着个人，随时听候着里面的差遣，规矩好大好大，断非一般俗客商家模样……

老和尚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由不住又自低低的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真个盘算不出对方主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珠宝商人？一个珠宝商人能有这么大的派头、排场？万万难以令人置信。

佛堂珠帘“哗啦！”一声卷起，叶先生满面春风由里面走出来。

“我家相公有请，老师父可以进去了！”

“阿——弥——陀——佛——”

老和尚欠身站起，刚要迈步，却为叶先生横身拦住：“老师父——”

“施主……”

“老师父，”叶先生脸色微窘，含笑说道，“我家相公平素养尊处优，被人奉承惯了，一向说话托大，回头说话……”

“阿弥陀佛！”老和尚合十笑道：“施主不必关照，这个老衲知道，一切无妨……”

叶先生点头道：“老师父深明大体，实在难得，你是出家人，跳出红尘之外，大可免去俗礼，回头相见，就不必跪拜了。”

老和尚登时一愣，接着颂起一声佛号“阿弥陀佛”，什么“跪不跪拜？”压根儿他就不曾想过。哪来的这许多规矩？叶先生这么说，他只是听来好笑。

叶先生还要说什么，珠帘卷起，一个瘦长留有黑胡子的中年汉子，自内探头道：“和尚快进去了，相公等久了！”

少苍老方丈唱了声“阿弥陀佛”，便自启步进入，坐在红板凳上的年轻听从，慌不迭为他撩起来帘子，老和尚双手合十，向着叶先生略一欠身，便自迈入。

里面的摆设变了。

原先的三尊佛像都用大幔子遮了起来，檀木香案挪到了中间，成了对方的书案。

那一面锦帐半曳，黄绸覆面，布置了好大好阔气的一张睡榻，佛殿的几张红木太师椅，都挪了进来，布置成一个如意待客摆设图式。显然是老和尚以前所不曾见过的……

因为地方够宽敞，便在睡榻与书案、客座之间特置了一层幔帘，里外两层，间以轻纱，被一个如意玉钩轻轻勾起，看起来顿呈无比雅致、气势。

主人诸葛相公，正在写字，老和尚进来，他抬头看了一眼，仍然低头写他的字。

老方丈轻轻颂了声：“阿——弥——陀——佛——”待将说话，后面跟进来的叶先生却冲着他，摆了摆手，叫他不要出声儿。

老和尚便只得住口不言，心里大是纳闷。脸上故示轻松的做出了一片笑容。

乘此机会，倒要打量一下这位先生，到底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

个头儿不高不矮，肤色不白不黄，看上去倒似有点金红那样的颜色。相书上有所谓“满脸飞金”，大概就是这般气色了，只是眼前的这位，器宇容或不凡，却显示着一种难以比拟的孤高，年纪不大，不过是三十来岁的一个青年，眼神里却透露着极其深执的沉郁与坚毅，黑而浓的眉毛，也同时下少年人一般意气风发，却是直贯于眉心间的一道直纹，使他看起来老成而持重，总似抑压着一种冲动、苦闷什么的……

好特殊奇怪的一种气质。

老和尚平素善于相人，这一霎，当他注目于眼前青年人时，不知怎地，心里有一种强力的震撼，特别是当对方青年向自己投以目光时，那种感觉尤甚。

“阿——弥——陀——佛——”

以老和尚平素之养性修心，这一霎亦不免心里大是起伏，竟然显示着几分难以自持、不自觉的再一次颂起了佛号。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冗长的佛号声音，使得对方青年不觉仰首一笑。

“老和尚你这是干什么？念个没完没了的？”接着搁下了手里的笔：“得！送你一幅字，写好了！”

老和尚愣一愣，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身旁的叶先生已道：“还不赶紧谢过？跪下磕头？”

老和尚一欠腰，双手合十，又是一声佛号，逗得对方青年哈哈大笑道：“又来了，又来了，和尚不用多礼，过来瞧瞧我写的可好？”

少苍老方丈正为着“跪下磕头”这码子事心里别扭，对方青年这么一来，却合了他的心意，嘴里应了一声，直趋而前。

不经意那个留着黑胡子的中年瘦长汉子却自边侧抢先一步，站在了青年身边。

一股无名力道，传自中年汉子，气势饶是可观，竟使得老和尚急欲欺进的身子为之一挫。

很显然，这意思是要老和尚的身子不要太靠近了。

老和尚自幼从佛，七岁练功，练的是“童子功”，由于一辈子童身，功力极是可观。却是眼前这个中年瘦高汉子，功力更不含糊。

行家出手，剃刀过首。

虽是不着形相的轻轻一触，老和尚亦是肚里有数，单掌直竖，颂了声：

“阿弥陀佛——”冲着当前留有黑须瘦高汉子微微一笑，便自定下了身子。随即向着桌上的那幅字看去。

鹅黄色的宣纸上，落着四个大字：

“涤我忧心”。

没有上款，下款四个小字，却是“听蝉阁主”，字迹虽不甚工整。却有气势。

老和尚又是一声佛号，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老衲拜受了，”老和尚银眉频眨，抬头看向青年笑道：“这听蝉阁主，想是施主的别名雅号了？”

青年莞尔一笑：“你这么说亦无可，在你这庙里住，天天听蝉，哪里也懒得动……要是没有这点道行还真住不下去，来吧，我们这还是第一次见面，坐下聊聊吧！”

宾主便自在如意太师椅上落座。

自有一青衣侍者奉上香茗。青年向一旁侍立的叶先生道：“把程先生新给我刻的那方印给盖上，另外把我收的那幅观音大士绣像一并赐给庙里，算是给老和尚的见面礼吧！”

叶先生应了一声：“是……”便自听差行事。

近看对方青年，同字脸相，通天鼻梁，双颧高耸，直贯耳根，惜乎眉心低洼，气色不开，有如群山竞耸间的一片盆谷，此一不足终成最大遗憾。

相术中所谓的“龙飞不振”、“马走玉堂”料是指此而言了。

再看对方青年，五岳有亭，坐如金钟，面有朝阳，体不露筋，分明极贵之人，黑白瞳子间那一点皎皎神光，不怒自威，分明有慑人之势。

看到这里，老和尚心里“啊哟！”的叫了一声便自收回目光，不再审看，却是那一颗久寂的心，噗通通为之跳动不已，显然不再安静。

“施主今番结忧，不知在庙里还有多少耽搁？阿弥陀佛！是不是可以预示行止，也好……”

“这个……”青年想想，摇头道：“很难说……还说不准儿……”

“是是……”老和尚缓缓抬起头来，不自觉的与对方青年目光又自交接。

“怎么，嫌我们住的太久了？还是怎么了？”

“不不不……施主你多心了！”正巧叶先生拿东西进来，聆听之下，站住脚道：“施主这个称呼不好，有失尊重，老师父你还是改称‘先生’吧！”青年一笑不言。

老和尚双手合十道：“老衲遵命，就改称先生吧……阿弥陀佛！”

青年看着他道：“和尚你今年多大了？”

“老衲行年七十有六，先生贵庚？”

“我二十……”一笑不答，反问对方道：“你看呢？”老和尚颌首笑说：“也就是二十出头，先生年轻有为……先生你是贵人之相啊！”

青年看着他说：“这么说你还会看相了？”

老和尚颌了声：“阿弥陀佛！”却是是笑而不答。这却引起了青年的兴趣，身子坐正道：“那就给我好好看看吧，看看我今年的运道怎么样？”

“先生——”

一旁的叶先生趋前，微微欠下身子，面作苦笑道：“这……不……”

青年叹了一口气道：“算了！”身子向后一靠，十分气沮的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

一眼看见面前的老和尚，便自住口不说。

他原是想向老和尚问佛问禅的，却是一刹那间又自兴趣索然。

想了想，乃自问道：“你这庙里什么时候有庙会？”“这个……”老方丈答道：“每年正月十五……还早。”青年点点头，索然道：“好像也看不见什么进香的客人！”叶先生接腔道：“他这里山太高了，走一趟也累的慌！”老方丈说：“对了，是远了点儿……”

青年看看他道：“我在这里住着无聊，老和尚你看看能有什么乐子没有？”

“阿弥陀佛！”老方丈怔了一怔，口颂佛号道：“出家人生活就是这样，先生说的‘乐子’不知是些什么？”

青年道：“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热闹好玩就好！像是唱庙戏，打架摔交什么的都好！”

老方丈听着不觉“呵呵！”的笑了。

叶先生脸色尴尬的道：“先生，他们这是庙里，不作兴这一套，只有番僧的喇嘛庙会才有这一套……”

“喇嘛庙跟这个庙又有些什么不同？一样都是信佛！”

“啊……分别可大了！”老方丈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这事却要由根本说起，先生若有意问禅，老衲愿从头说起！”

青年说：“你就说个‘禅’吧，什么叫做‘禅’？”

老方丈又是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先生见问，这‘禅’吗，本是种无言的空境，话虽如此，却也不是随便说得的，顿禅作略，有如守关，寻常听个‘禅’字，也当河边洗耳，若问及‘佛’，更要漱口三天……”

青年聆听至此，不由哈哈笑道：“哪里有这许多讲究？这么麻烦，我不听了！”

老和尚又是一声“阿弥陀佛”道：“老衲只是这么譬仿而已，只是告诉先生听禅问佛，理当庄重而已，设非正心诚意，等闲不能将此二字提挂嘴边。其实天地间一切，举凡语言文字，起心动念，俱有禅意，而扬眉转目，搬柴汲水，无非禅机，那是一种无限的境界，可说三天，又不可说一字，这番意境端在一个人的‘悟’与‘性’上，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青年点点头，微笑道：“说的好，像是个有道高僧，今天我累了，改天叫曹先生去请你来，咱们再好好谈谈……这些日子，我常常想，人生真是虚空，一个人富有四海，权能通天，其实也不过是个凡人而已，只是这番道理，却要退一步后才能着相……”

“对了！”老和尚频频点头道：“阿弥陀佛——檀越能见及此，亦是不容易了。”

青年笑道：“话虽如此，要我真剃度出家，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那个罪可更不好受，好了……”

说时他伸了一下胳膊，懒洋洋的看向叶先生道：“送给老和尚的东西备好了没有？”

叶先生道：“备好了，字也干了！”

说时把一个绸子包双手奉向老方丈。老和尚接过来道：“阿弥陀佛，老衲愧受了！”

“你走好了！”青年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的道：“我还会派人去叫你，

好好跟你谈谈！”

这是在下逐客令了。

老方丈站起来合十告辞，青年身子靠后，索兴连眼睛也闭上了。

中年瘦高汉子站在青年身后向着老和尚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多说，老方丈便自这样的退了出来。

揭开珠帘，走出殿堂。

叶先生跟随一步道：“方丈师父借步！”

老和尚停下脚步，白眉下搭道：“叶施主有话要交代么？”叶先生嘿嘿笑道：“还是那句话，我家主人性喜安静，不喜外人打扰，住在这里的事，万不可对人提起，却要老师父记好了！”

“这个不庸交代，老衲知道了！”老方丈微微一笑：“说到贵主人性喜安静，却似未必，依老衲看，他的凡心不断，眼下静极思动，却要防上一防，阿弥陀佛，老衲言尽于此，暂且告退了！”

合十一拜，便自转身自去。

叶先生一直走到外面禅堂，站在窗前目睹着老和尚离开偏殿，才自转身步回。

走了几步，便看见矮壮的宫先生，正在一角蒲团上盘膝运功，不由微微一愣。

——他的实在姓名隐讳，如今的名字叫宫天保，一身功夫不弱，尤其精于气功，有“十步叩钟”之能。所谓“十步叩钟”即是在十步之外，以内气功力发掌钟鸣，这般能耐，自非易与。

却是这一刻看来，宫天保像是甚为疲惫，脸色黄焦焦的，他两膝对盘，双手按脐，正在作一种内功的提吸，脸上滚动着汗珠，整个身子都像是散发着热气。

叶先生走到他跟前，奇怪的打量着他。

“你怎么啦？病啦？”

宫天保长长的吐了口气，一面擦着脸上的汗，苦笑了一下：“咱们小看了这些和尚，敢情是还真有功夫！”

“什么……”

宫天保嘿嘿笑了两声，站起来道：“差一点栽在了那个贼秃手里……”

随即将方才与阿难和尚动手经过说了一遍。叶先生听后沉静片刻，点点头说：“这么看起来，这个少苍老和尚应该也有一手……”

宫天保道：“那还用说？差不了！”随即又道：“看起来今后倒要仔细防着他们一点了！”

叶先生摇摇头，吟哦道：“倒还不至于……”一时面现喜色道：“要教我来说，这是好事，你想，和尚们要是身上有功夫，谁还再敢来此刺探？往后的日子应该好过的多了！”

宫天保愣了一愣，问道：“你真以为这些和尚靠得住？”

“这一点不必担心！”叶先生手捻黑须，笑眯满眼道：“只要咱们的银子按月不缺！”

“对啦！”宫天保嘿嘿笑了几声：“老哥这两句话算是说对了，别看这些和尚一嘴一个阿弥陀佛，满像这么回事的，其实眼睛睁开，就认识一个钱！”

叶先生说：“世道人心嘛，谁又不是一样？自然……”微微苦笑了一下，向对方调侃道：“如今这个世界，像你我这样的人是不多了！”

宫天保哈哈笑了两声，皱了一下眉，立刻止住。

“你的伤……”

“不碍事，两三天就好了！”宫天保笑笑，向叶先生嘱咐道：“东家先生那边不要提起，免得他老人家多心……”

叶先生点点头：“这个自然！”

接着他叹了口气，苦笑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是南唐后主的词，我们这一位竟然也犯了这个毛病，唉！这一阵子荒唐得厉害！”

“你是说……”

“我真担心，这几天要不是我一再劝说，你猜怎么着？”叶先生只是摇头，苦笑频频。

“你是说，东家先生他老人家要……”

“他想到外面溜达，你看这件事怎么能行？”

宫天保“噗哧！”笑了一声：“年轻人嘛，照我说，这些年也真难为了他老人家。”

叶先生冷笑一声：“话可不能这么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万一有个失闪……后果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

宫先生叹了一口气：“话是不错，可是老这么闷着，也不是个办法，弄不好闷出了病，又岂是闹着玩儿的？”

叶先生刚要说话，即见陪侍主人身边的那个瘦高中年汉子匆匆来到眼前。

“先生招呼你们呢！”

叶先生一怔道：“什么事？”

瘦高汉子道：“说是闷得慌，想要出去走走！”

“坏了！”叶先生向宫天保看了一眼，跌足道：“你看怎么样？”便自匆匆向佛堂步入。

龙州北里，庆春坊。好漂亮、香艳的一个地方……

华堂邃宇，层台累榭，其实不过是个“女校书园子”。女校书者，妓女也，“女校书园子”说白了无非妓女堂子，俗称的“窑子”而已。

今天的客人好像特别多……

一片莺燕声后，姐儿们穿花蝴蝶似的四下飞着……琉璃吊灯璀璨出一派奇光异彩，阵阵丝竹与姑娘们的婉转娇喉，叠落在梦幻般的如海香光里……

时间约摸在亥时前后。寻芳的客人，持续不断，仍然方兴未艾，看样子真不知道要磨蹭到什么时候？

鸨儿谢金宝，精瘦精瘦的一个高挑身子，穿红着紫，打扮极是妖艳。今年四十好几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当门一应，顾盼间自有风骚。

她人长的瘦，却有飞燕之娇，当年是红极一时的名妓，如今当了鸨儿，凭着天生的伶巧，能说善道，左右逢源，不过是几年的光景，已是艳名四播。提起“庆春坊”，不用说，当然领袖群芳，在龙州称得上这行当里第一块招牌，真个唯我独“骚”。瘦娘谢金宝的艳名也就不胫而走，远近皆知。

看看人来得够多了，堂子里座无虚席，姑娘们四下奔逐，香汗淋漓，已是难以周全，应是打烊时候。

瘦娘扭动着细纤的身子，来到了结有彩灯的朱漆大门，娇嚷一声道：“关闸子啦！”

两个伙计应了一声，刚要关上大门，一辆朱漆马车，却在这时来到了眼

前。

车把式“叭！”地甩了个响鞭，马车突地停了下来，晃动着的两盏黄铜琉璃大灯，摇晃着熠熠金光，好讲究的一辆油壁彩车。

瘦娘“唷！”了一声，冲着两个毛伙道：“等一等。”

凭着她那一双天生的势利眼，一眼即可看出来，来了阔绰的有钱主儿。

“这又是哪来的爷儿们？天可是晚了！”

话声未已，车把式已跳下车辕，打开了后座车门，下来了三个人。

一个黑瘦黑瘦的长身汉子。

一个留胡子的中年文士。

另一个却是仪态不群，穿着不俗的锦衣青年。

只瞧上那么一眼，便知道三个人全是生客。财神爷上门，哪能不刻意巴结？！

“三位老爷里面请……”

跟上来请了个万福，不容她抬起来身子，来客三人，已进了大门。

瘦娘喜孜孜的一溜子小跑，打后面跟上来。

“喂……三位老爷！”

来客好大的架子，浑然不知。一径前行，穿房廊直趋画堂。

四面锦绣，香光如海。

有人呼奴喝雉，有人击节高歌，邻面丝竹断续着姐儿们的引吭高歌，灯彩纱帟，四面香光，描绘出眼前的极尽迷离风骚……

此间乐，再无别思。

便自在抬头的一溜鳌山灯架下，三个人停住了脚步。

画堂里颇似有人满之患。

软榻、锦座，满都是人，香烟粉雾，软红十丈，几有插足之难。

锦衣青年待将迈步进入，却为那个中年文士拉住了袖子，身后黑瘦汉子赶上一步，贴近在少年身旁。

“暖唷我的爷儿们……可赶死我了！”

瘦娘赶上来直喘着气儿，抓着粉绢的手，只是在胸上抚着，眼角儿斜着一睨，已定在了青年身上。直觉的认定，他才是三人之间的正主儿。

“唷……这是谁家的小舍人！相公主儿？奴家可是眼拙了……头一回来？”

锦衣青年剔眉一笑，模样儿恁地风流。

“少胡说！”中年文士一副正经样子。却是人来了这里，总要有几分风流识相，诚所谓“沾着边儿麻过来……”

是以，方才说了这么一句，中年文士脸上便自又缓和下来。

“这是我家诸葛公子，还不见礼？”

瘦娘喜着应了一声，又是一个万福，却让锦衣青年的一只脚风流的勾了一下首……

“用不着——”锦衣青年目光有情的瞟着她：“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一开口可就透着生，仿佛还是个不经事的雏儿。把个久历风月的鸨儿直逗得“咯咯”笑了起来。

“哟……公子爷，这可是从哪说起呀！敢情您是不常来呀？”

锦衣青年“嗯”了一声，点头说：“是不常来……头一回……”

“头一回？啊唷……”

瘦娘睁大了眼，却是有些难以相信。一旁的中年文士咳了一声：“怎么，让我们在这里干站着？”

“哪儿话呀，大爷……”瘦娘满脸笑靥道：“快里面请！”紧跟着一声娇唤：“妙哥儿，看座儿呀！”

即把一行三人迎进画堂花厅。

人声纷杂里，直穿过正面花厅，绕过玻璃画屏里面另有天地。

地上铺着猩红的长毛藏毡，四面书画，绣槛文窗。珊瑚长榻，兰花玉烛。极尽侈华之能事。好华丽阔气的待客所在！

锦衣少年颌首方赞了个“好！”字，不觉怔了一怔，脸上现出了不悦。

敢情是有人捷足先登，先来了，占住了珊瑚坐榻。

中年文士面色一沉，转向鸨儿道：“这是怎么回事？”

瘦娘笑说：“不碍事的，三位老爷只管先饮茶歇着，回头有了相好的人，里面还有地方！”

一笑解颐，玉手轻拍。

“妙玉、雪君……姑娘们都来呀！”

一声娇呼，群莺乱飞，燕瘦环肥，挤了一屋。

如此阵式，虽不曾把眼前三个生客吓住，却是极见新鲜。

中年文士素行谨慎，不觉眉头一皱。锦衣青年却是看着好玩，一笑转身，便自在珊瑚长榻上坐了下来。

这里原来坐着个贵客，细长细长的一张吊客白脸，留着一络山羊胡子，看来年岁约在六旬上下，身边站了个青衣童子，捧拿着此老的一杆黄玉玛瑙烟袋。

此刻，这个人正自把一双褪了靴儿的双脚，翘在一个姑娘的腿上，且容那个打扮花哨的俏丽粉头，用着粉团儿也似白嫩的一双玉手，轻轻在他腿上拿捏。

另一个酥胸半露的白皙粉头，原是紧贴在他身后，为他拿捏着两肩上的骚筋，却是眼前无端的杀来了这伙子人，大大的败了他的兴致，瘦削的吊客脸上，老大的不乐意，却还忍着不曾发作。

却是青年这一坐，大大的触了他的忌讳。三角眼为之一瞪，便待发作，谁知来客青年公子身边的那个黑瘦汉子，恁地鲁莽，一伸手便把他推开一旁。

“闪开！”

却是手劲儿大了一点，山羊胡子的白瘦老头儿一身骨头架子，如何当得他这般手劲儿？身子一歪，“啊哟！”一声，一个咕噜，几乎滚了下去。

“大胆！”

老头儿一跳而起，脸都青了。

“哪里来的三个混帐东西？还不给我叉了出去？！”

一开口，显然官腔十足。

老头儿一身蓝绸子合领长衣，长可及地，袖长过手，垂约近尺，腰上束着根垂玉杏带。戴了六合一便帽，花白的发上，犹自落着半面网巾，一身穿戴，虽是从俗，明白人一眼即可看出，实是出身官场的人物。

原来明制，官员平日衣服，虽是宽窄不拘，各取自便，却是袖子宽长与大襟长短，有严格限制，一般来说，袖子越宽、越长者，代表官位越大（自然有其一定极限），襟长亦然。

观之眼前这个白瘦老儿一身穿着，虽然谈不上一二品大员的身份，却也应有四品之尊。

一声咆哮，语惊四座。登时全场寂然无声。姑娘们俱都花容失色，躲闪一旁，噤若寒蝉。

瘦老头穿着一双高脚素帛长袜，手指向座上锦衣青年，气得声音打抖道：“哪来的野小子，竟敢占上我的座位？……”

脸色一凛，转向瘦娘，怒声叱道：“瘦娘，你过来！这是从何说起？”

瘦娘素知此老脾气，原是再熟也不过的常来之客了，正因为平日过于稔熟，才对他失了些应有的尊敬。却是这一霎的忽然发作，出之意外，一时也不禁有些着慌！

“暖唷，罗老大人……你这是怎么啦吗……生……这么大的气？气坏了身子犯得着吗？……”

彩蝶儿似的僵了过去。

“老大人您请坐吧……何必呢！”

一面说，瘦娘施出狐媚，举手搀扶，却为罗大人狠狠的把手给甩了下来。

“少给我来这一套！”

罗老头子脸色透青的怒瞅着她：“不要多说，先叫人把这三个东西给我撵出去！”

话声未已，面前人影一闪，那个先时举手把他推倒地上的黑瘦汉子，已来到眼前。

“大你的狗胆！”

话出手到，只一把，已抓住了罗老头子胸衣，后者“啊哟！”一声，才自叫出一半，已为来人不容分说，左右开弓“啪！啪！”赏了两记耳光。

“啊哟哟……”

老头子怪声叫着，只觉着两颊火辣，对方手劲儿忒大，真仿佛把他嘴里的牙都打掉了。

“反了……反了……云儿，去，去……去把谢五他们给叫进来……”

他身边的一个童儿，聆听之下，刚一撤腿，却为黑瘦汉子足下一探，绊了一交，噗通！摔倒地上。

黑瘦汉子更不迟疑，一抬腿，“噗！”地踩了个结实，云儿负痛登时哭叫起来。

“不可——”

出声喝止的却是三人一行的那个中年文士，看看事闹大了，他好担心，一面出声唤住黑瘦汉子，一面转向珊瑚坐榻上的锦衣青年。

“先生……”

锦衣青年微微一笑。大人不见小人过的看向黑瘦汉子点了一下头：“放了他们！”

黑瘦汉子应了声：“是！”

手脚一松，后退当门而立。

如此一来，无人敢于进出。

罗老头子身子一歪，在张太师椅上坐下，只气得全身打抖：“好……好可恶的……东西，你们这是反了……你们竟敢打……我……”

一旁的鸨儿瘦娘，目睹着这般情景，吓得变了颜色。

“暖呀……这位公子……你们……打不得呀！暖呀呀……你们可是闯了

大祸……这位罗大人，他是御史老爷呀……”

座上青年聆听之下，只是冷冷发笑，一旁的中年文士却不禁脸色变了一变，转向青年道：“公子爷！我们还是走吧！”

锦衣青年“哼”了一声，冷笑道：“是哪里的御史大人？”

瘦娘却是不知，罗老头子捂着脸只是哼哼，倒是那个叫云儿的童儿，狗仗人势的叉着腰大声道：“我家大人是这里的察院御史罗文通，罗老大人，你们好大的胆！”

锦衣青年摇摇头，冷冷说道：“没有听过，我只知道一个叫商皓的广西御史大夫，你可认得？”

那个童儿方自发愣，座上的罗老头子忽地止住了声音，霍地坐直了身子，向锦衣青年打量几眼，十分诧异的道：“认得的！那是御史府在左都御史大人……新近才告老还乡，你……怎么认识他老人家？”

锦衣青年“哼！”了一声，却是不答。半天才冷冷说道：“一个小小察院御史便敢如此作威作福！岂不该打？我且问你，既是察院御史，怎地不知自爱，在此风月场合逗留不去？你可知罪？”

罗老头不禁为一骇，转而挺躯道：“你……你是什么人……也配问——”

话声未已，当门而立的那个黑瘦汉子，已自闪身而前，再次断喝一声：“大胆！”

罗老头几曾为人这般喝叱过？却是方才被打怕了，经对方黑瘦汉子出声叱喝，顿时作声不得，却是心里一口怨气出不来，只把眼睛看向一旁的瘦娘：“你……这几个人是哪里来的？瘦娘你可知道？”

瘦娘原为罗老头子挨打，生怕事情闹大了，她这妓院不免受到牵连，此时见来人青年公子器宇不凡，开口说话，气焰更较罗老头大得多，想来出身不凡，不免将计就计的道：“这位公子是打京里来的，他家老太爷如今官居一品，当今的太师爷呢！”

这句随便的一语，却把罗老头儿听得当场一惊，再看当面青年，果真器宇不凡，即使随行的那个中年文士，甚而黑瘦汉子，也都仪表堂堂，不似随侍贱役之流，所谓“宰相门下官七品”，看来诚然不虚。一时间气焰大熄，只望着对方发呆，一句话也说不出。

锦衣青年手摇纨扇，扇坠儿竟是核桃大小的一颗明珠，衬以他右手无名指上的一个翠玉扳指，两相辉映，果真有几分骄人的气势，那一双灼灼神采的眸子，自一开始，即不曾把眼前这位官居四品的罗大人看在眼里。

罗老子耳目观之下，乃自断定来人绝非好相与，却是心里一口怨气难出，正不知如何自处。

当面锦衣公子却也识趣，为之一笑道：“如此花月良宵，且莫为你这个俗物坏了清兴，李长庭！”

“在！”黑瘦汉子趋前躬身听令。

“咱们手下留情，且饶过了他这一回！”锦衣青年一派轻松的说：“给我送客！”

“是。”黑瘦汉子单膝下跪，高应了一声，转身起来，直走向罗老头面前。

“姓罗的，你就请吧！”

罗老头一连哼了两声，连说了两个“好！”字，霍地站起来，招呼身边童儿道：“我们走！”

瘦娘趋前笑道：“送罗老大人！”

老头子忽然一挥袖子说：“用不着……”转身自去。

甜甜姑娘总算找来了。

她是这里的头牌当红姑娘，设非是锦衣青年的豪阔出手，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她由别人的房里硬给招唤过来的。

黑瘦汉子李长庭与中年文士叶先生，都躲了出去，这间房子里便只剩下了锦衣青年一个人。

进门请安问好之后，甜甜姑娘才认出来这个强梁的客人，原来是他——他就是那个住在庙里的奇怪客人，一时又惊又喜，脸上充满了笑靥。

“我说是谁能有这个本事……原来是你？我的大相公你怎么来啦？”

一面说，小鸟依人样的偎了过去，却把一只粉酥酥的白嫩皓腕，轻轻攀在了对方肩上。

锦衣青年想是等久了，沉着张脸，老大的不开心样子。

“怎么……生我的气了？好啦！……人家这不是来了嘛！”一面说，玉手轻推，娇躯投怀，只是在对方身上腻着：“人家不知道是大相公你嘛，要知道是你，我飞也飞过来了……”

嚶然一笑，便自腻在他身上。

锦衣青年伸手一推道：“去！”甜甜身子一踉，差一点坐了个屁股蹲儿。

“哟……大相公，你这是怎么啦？”眼睛一红，甜甜那副样子，像是要哭了起来。

“我只问你！”锦衣青年说：“这会子你都上哪去了？让我好等！”

“我的爷！”甜甜怪委屈的样子：“还能上哪去呀？左不过是命苦哟！陪着人家有钱的大爷消遣，叫咱们往东咱们往东，叫咱们往西……”

“不要再说了！”青年手拍桌案怒声道：“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叫你甭再接客人了，你怎么……”

甜甜呆了一呆，不免向着面前青年一再的打量不已，这件事可是透着有些稀罕……

“我的爷……你说这种话？”突然她趴在桌子上，呜呜有声的哭了起来。

“那还不是命苦……不接客怎么办？”一边哭，甜甜抬起了脸，热泪涟涟的直向锦衣青年望着：“我这个贱身子，除了爷以外，谁怜惜？谁疼？……大相公你多可怜咱们，就别再怪罪了好……”

小模样原就娇憨动人，这一伤心，宛若梨花带雨，谁还再忍心苛责？便是铁石心肠，也为之动心，更何况郎本多情？！

看看气不起来，锦衣青年这才叹息一声：“别再哭了，算我错了，好吧！”

经此一言，甜甜便为之破涕为笑，红着两只眼施施然又自偎了过来。

“相公爷，都这么晚了，不在庙里歇着，怎么会想着来了这里？……”

“你不乐意？”

“我乐意！”甜甜学乖了，嘴更甜：“我打心眼儿里就乐意！”

一只手攀在青年肩上，恁地有情样子，她说：“打前几个和大相公分手以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颗心里头，就只有大相公你一个人的影子，成天价扑通扑通！干啥都提不起个劲儿，相公爷，你说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嗯——”

末后那一声娇哼，语音含糊，却把一半香腮，贴近到对方脖子里，樱唇

半开，既麻又痒的咬着青年的耳朵珠子……

烛影摇红，更漏已深。今宵苦短，应是安歇时候……

手挽玉人，吹气如兰。

这一霎，魂儿飘飘！锦衣青年方自欠起身来，待将吹熄了床前的灯，却是扫兴。

外面有人叩门。

“笃！笃！笃！”一连三声。紧接着传过来那具随行黑瘦汉子的声音：“先生开门！有要事禀报！”

锦衣青年愣了一愣：“是李长庭？”

“是……”黑瘦汉子十分急促的声音道：“先生再耽搁一会，迟了来不及了！”

话已至此，青年只得下了床，所幸衣带未解，不然要大费周章。

门开了。

黑瘦汉子李长庭却不敢贸然进入，向后面退了一步。青年不悦道：“什么事这么急，明天说不行么？”李长庭又往后退了一步：“迟了便坏事了……先生！”他声音放小了，就近青年身边道：“衙门里来人察客，不一会就到这里啦——”

锦衣青年陡然为之一惊。

“这……又是怎么回事？”

“准是那个姓罗的捣的鬼！”李长庭说：“这里的鸨儿正在前面应付，看看招架不住，叶先生要我赶紧护驾，通知先生，这就离开！”

锦衣青年悠悠的出了口气儿，却也无可奈何，冷笑道：“怎么走？”

“叶先生已由前面先走了，我侍候先生由高里来去！”“好吧……”青年不悦道：“先候着！”

“遵命！”

弯身一欠，李长庭退向暗处站定。

锦衣青年怅怅关上了门，反身回来。

甜甜约摸着也猜知出了什么事情，仰着脸，迷惘的样子：“什么……爷？”“有事，得走了！”

“走……现在就走？”

“嗯！”锦衣青年一面整理着身上衣裳，看着面前的甜甜，心里可真教舍不得。

“大相公……您别走……”

甜甜老大的不依，一扑而上，紧紧抱着了他的身子。“我不愿您走……就是让您走……”

“傻丫头！往后我还会常来，快起来！”

甜甜仰起脸，嘟着嘴：“真的，您可别哄我！”

锦衣青年摩娑着她雪白细嫩的肌肤：“我几曾又骗了你？甜甜，你本来叫什么名字？”

“娘家姓田，小名叫……”抬头一笑，害羞的说：“不好听，就别说了……”

说到这里，外面又在敲门，李长庭的声音道：“爷，得走了！”“知道了！”

锦衣青年由身上摸出了个翠玉雕饰——一只玉老虎。“这个你拿着……过两天想着来庙里……我得走了。”甜甜接过玉老虎，瞧了一眼，笑逐颜开

的握在手心里，扑上去一抱，便自腻在了对方怀里。

“干嘛老送我东西？怪不好意思的……”

“你不喜欢？”

“谁说不喜欢？您瞧……”背过身子，把贴胸的一个玉坠掏出来：“这不是大相公送的吗？人家一戴上就舍不得摘下来了……”

锦衣青年还要再说什么，外面已传过来嘈杂的人声，这才为之吃了一惊，叹息一声：“我走了——”

甜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乍闻人声，吓了一跳。这当口锦衣青年，已拉门步出。

李长庭就在门口候着，一口长剑已执在手里，正自焦急，见着青年出来，才自松了口气——

“快着点，爷，背着您吧！”

锦衣青年还在迟疑，灯光闪烁，一行人已现身当前月亮洞门。

果然是衙门口的来人。

一共是六人，挂着腰刀，拿着锁链，气势汹汹，一副要拿人犯的样子，鸨儿瘦娘陪着笑脸跟在身边，老远看见，吆喝道：“相公爷，衙门口查房来啦——”

话声未了，为首的矮子捕快，已扑身而前，大声喝叱道：“站着，不许动！”

几名捕快，更是不容分说，“刷！”地扑了上来，几把腰刀，团团把二人围在了中间。

李长庭闪前一步，挡在锦衣青年身前，冷冷笑道：“你们想干什么？”

矮子捕快手上拿锁链，哗啦啦在手上甩着，打着一口广西乡音，厉声道：“我们是干什么的？问得好！”说时一双细长的三角眼，频频在二人身上转动不已。

“不错，就是你们两个！”

冷笑一声，他接着道：“老实告诉你们吧，查房是假，有人把你们给告了，没什么好说的，跟我们到衙门去一趟！”一甩脖子：“给我拿！”

其中一人抖手飞出了一道锁链，直向锦衣青年脖子上套落下来。

却是李长庭眼明手快，左手一探，哗啦一声，抓着了飞来的链子，叫了声：“撒手！”霍地往回里一带。来人捕快，那等蹩脚身手，如何当得他的神力一带？身子一个打趔，直向前面倒了下去。

却为李长庭飞起一脚，踢中前胸，“砰！”一声，直挺挺的仰面摔倒，登时不再动弹。

众人乍见，俱都惊叫起来。

“反了！”矮子捕快大吼道：“你们敢杀官拒捕？！”话声未已，却为李长庭反手一掌，击中在脖颈之上，这一掌力道不轻，矮子捕快嘴里“吭！”了一声，便自倒了下去。群声大哗里，李长庭已护侍着锦衣青年闪身长廊。剩下的几个捕快，眼看着对方黑瘦汉子如此厉害，不过是照面的当儿，已收拾了两个同伴，哪里还再敢妄动，一时间俱都呆若木鸡，就连鸨儿瘦娘也吓傻了。

一行人只是伫立原处，呆呆向这边看着。眼看着那个黑瘦汉子护侍着锦衣青年，消失于暗夜之中，俄顷间，拔起来一个黑影子，宛若深宵巨雁，已自上了墙头，接着闪了几闪，便自消逝不见。

禅房里点着盏高脚油脂松灯——灯焰由仰头作势的仙鹤嘴里吐出来，光彩熠熠，摇动起一室的迷离，混合着淡淡的檀香味道。这味儿据说有清心爽智之效。

阿难和尚脱光了上身，骑在条凳上，少苍老方丈正在为他背上推拿按摩，力量不小，阿难和尚满头满脸都是汗珠子。推着推着，和尚“哇！”的一声，呛出了一口瘀血。“好了！”

老方丈后退一步，坐下来，脸有喜色的道：“这口血总算出来了，出来就好了！”

阿难和尚大声喘着气，用块布巾一面擦着，一面道：“只当是口浊血而已，谁知道这么厉害，要不是方丈师父手法高明，弟子真还浑然无知，阿弥陀佛——”

老方丈也跟着颂了一声佛号，冷冷说道：“伤你的这个人手劲儿不弱，多半练过磨磬功夫，这是属于北派少林的功夫……难道此人早年出身少林？”

阿难和尚摇摇头道：“这可不像，老师父也见过，就是那天那个姓宫的！”

少苍老和尚点头说：“我知道，见过他……”

说时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走了一趟，站住了脚说：“阿难，依你看这些人是在干什么的？那个姓诸葛的青年，又是什么人？”

阿难已穿上了僧衣，谛听之下，拧着眉毛，十分费解的道：“不知道，真的弄不清楚，老师父不是说，他们是安南来的珠宝客人么？”

少苍老和尚点了一下头：“实在是很难说……我原来以为那个姓诸葛的是来自京师的宦门子弟，可是看看又不像……说是贩卖珠宝的客商……味道总似不像……那青年后生好大的气派，那样子简直像是个皇帝……”

末后的这句话，倒似把他自己给提醒了，愣了愣，十分震惊的道：“难道他真是？……阿弥陀佛——这就难以令人置信了……”

“老师父你是说……”

“不……不……”老方丈呐呐说道：“还没有准儿……”

阿难和尚道：“这阵子安南闹事，听说杀了很多汉人，听说朝廷派了征夷将军朱能到了龙州，这几天龙州城内外，到处都是军人，说是来了好几十万，看来这地方要打仗，不得安宁了……”

*注：据明史载，永乐初年，安南（今日越南）叛臣胡一元父子，杀害了明朝册封的安南国王陈天平，自立为帝，永乐大怒，遣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统兵八十万以伐。

老方丈喟然叹道：“我知道了——”

阿难和尚道：“这么看来，这个诸葛公子，或许真的是安南的珠宝商人，因为避难而来到我们这个庙里……说不定！”

老和尚呐呐的宣了声：“阿、弥、陀、佛……你说的不错，总之，为了庙里的宁静，诸葛施主入住我们庙里之事，千万张扬不得……你要切切告诫本寺弟子，谁要是走漏了风声，从严治罪！”

“弟子遵命！”阿难合十领命。

一霎间，传过来晚课的当当钟响声音。阿难和尚随自欠身告辞，向外步出。

禅房里便只剩下老方丈一个人。

萧萧山风，颤抖着棉纸窗棂，荒山狼号，听来倍觉凄凉。

推开窗户，向着西面偏殿瞧瞧——那里还亮着灯，显然诸葛公子一行都还没有歇着。

老方丈缓缓收回了手，一霎间心绪烦乱，再也不能安静。

他心里藏着一个极大的隐秘，这个隐秘一天不经证实，他心里一天就不能持平宁静。

虽是个跳出红尘的出家和尚，当今大事，却也不曾昧于无知，特别是四年前，本朝天子建文皇帝于燕王攻破京师，城破之一霎，深宫走失的那档子传说，江湖上早已经喧腾一时，众说纷纭，传言之一，便是建文帝来了云贵，这件事证之三年前工部尚书严震直巡视云南在泽州的忽然而死，据传便是严氏在泽州遇见了建文君，悲怆羞愧之下，吞金自尽。

老和尚不是个简单人物，风尘异人也，一身内外功夫，甚是了得，生就侠肝义胆，虽然羁身沙门，却是极有义气，眼前这个诸葛居士的种种异端，在在启人疑窦……两件事扯在一起，运思筹想，莫怪乎老和尚那一颗古井无波的心竟然为之大乱了。

脱下了身上的杏黄袈裟，把一条紫罗绸巾，紧扎腰际，虽是大袖飘飘，却也无碍行动。

老和尚决计要到偏院走走，看看那个诸葛少年，到底是何方神圣？

临行之前，他把半碗残茶泼倒地上，两只脚分别践踏，鞋底既湿，可利于高处行走，即使在滑不留脚的琉璃殿瓦上，也不虞行足滑倒。

外面星皎云净，月色如银。

轻登巧纵，倏起倏落。

不过是三五个起落，已到了西边院子。

这就是被称为诸葛居士一行人所下榻的偏殿了。

老方丈一身轻功极是了得，却也由于阿难和尚的大意负伤而心存警惕，不敢大意。

在他眼里，那个与阿难和尚对掌互伤的宫先生，也许并不是对方阵营里最厉害的人物，真正厉害的人，在他看来，应该是青年居士身边的那个高瘦汉子李长庭。

李长庭这个名字，还是他这两天才探知的。

这个人机智深沉，目光炯炯，那日一见，观诸他几个很小的动作，老和尚即已测知他的不好相与，是个相当碍事扎手的人物。

老和尚今年七十八了，自幼出家，练的是“童子功”，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几十年一天也没断过，只是佛门静寂，与人无争，武术这玩艺儿，也只是拿来强身而已。

却是，今夜似乎多少派上了一些用场。

眼看着他施展杰出轻功——“潜龙升天”，一缕轻烟般的灵巧，已拔上了殿阁。

如果他所记不差，对方那个青年居士便应是下榻在这间殿房里。

山风阵阵，引动着殿檐间落叶萧萧作响。

原来对方青年居士所住的殿堂，十分宽敞，四面轩窗衔接着环有雕栏的平台，地上铺着罗底方砖，月色里景致如画。

此时此刻，纸窗上映着灯光，更似有人在低声说话。

老方丈刚要佷身过去，耳边上响起了沙沙脚步声，一个人由侧面甬道现身而前。他便临时机警，掩藏于石栏之后。

来人手托食盘，长衣飘飘，一径来到眼前，俟到接近佛殿正门前丈许左右，足方站定，却由殿檐暗处闪出了个人。刷地掠身而前，挡住了来人去路。

“给爷送点心来了！”来人站住身子。

后者说了声：“知道！”即由来人手里，把点心盘子接了过来。

来说：“今儿个的莲子欠火，不顶嫩，怕是不合爷的口味儿，没法子，蔡厨子这两天心里烦，闹情绪！真嚷着住不惯山里，要走！回头禀明叶先生得好好说说他。”

蔡厨子显然是一个人的外号，职掌厨房炊事。话里已有交代，想是他不习惯住在山里，已有离去之意，是以今晚这碗清蒸莲子不尽理想，有些儿欠火。

后来现身的那人“哼”了一声，冷声说道：“告诉他给我放明白一点，别以为出了宫，就没人能管得了他，没有叶先生的命令，他要是胆敢跨出这庙里一步，哼哼！小心他的脑袋！”

说了这句话，转身走向正门，在门外大声道：“爷的点心来了！”

里面有人应着，才自开门让他进去。嘿！敢情是规矩不小。

老和尚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越加的心里激动，不能自这个人到底是谁？

其实不俟再探，他心里已有数儿了。

乘着那个人送点心进去的空档，老和尚展动长躯，起落之间，已贴近佛殿。

紧跟着一长身，施展“月移星换”身法，呼地袭上了大殿一角。

这里的一切，不用说他熟极了。

身子一上去，往前面一矮，便自掩身于画檐内侧，再不愁为人所发觉。

可喜的是，就在他眼前面，嵌着一扇八角形的通气窗户，据此以视，佛堂里巨细无遗，尽收眼底。

殿房里点着五六根高盏白烛，光焰熠熠。

那个复姓诸葛的锦衣青年，盘着双膝，坐在椅子上，正自由面前人手里，接过夜点——清蒸莲子。

而那个呈送莲子的人，竟然双膝跪地，把一个黑漆盒盘高举过顶。

老和尚心里念了声“阿弥陀佛”，更加认定自己之所料非虚。原来人前人后，这里的规矩不一，称呼亦是有别。眼前静夜无人，不必再事伪装，自以本来面目相对应处。青年居士拿开碗盖，用镶有象牙把柄的小小银匙勺吃着碗里的莲子，才吃了一口，便停住皱眉说：“不烂，不能吃！”跪着的那人说：“启禀皇爷，蔡师傅这两天身子不好，闹病，换了个人，手艺差了些！”

这一声“皇爷”总算揭开了谜底，所谓的诸葛居士，什么珠宝商人……全是假的，胡诌乱盖，对方锦衣青年，诚然正是传说中流亡在外的前朝天子——建文皇帝。

他的真实姓名应该是朱允炆。

果然他还活着，而且就住在自己这个庙里，甚至于这一霎，就在自己眼前。

这个突然的证实，即使原已在老和尚算计之中，无如眼前面对的一霎，亦不禁带给他极大的震惊，心里一阵子忐忑，说不出的又惊又喜……

“阿弥陀佛，果然是他……是他……”

心里一个劲儿的颂着佛号，一双眸子眨也不眨，直盯向座上少年——少

年天子。

虽说是亡命在外，居难之中，这位前朝天子，青年皇帝仍然有其架式，派头不小。不大习惯将就。

把个青花细瓷盖碗，重重搁在几上，怒声怨道：“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要什么没什么，想吃点什么都不称心……”

跪着的那个人，前额触地说：“万岁息怒，奴才这就去瞧着，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没有……”

“算了、算了！”皇帝挥着手：“下去、下去！”

跪着的人又磕了个头，才自起身，倒退着身子走了。

皇帝忽地转过脸，瞧着一边默坐的叶先生道：“叶希贤，我叫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

“启禀皇爷！”叶希贤站起来拱手道：“微臣遵旨，已差人打听去了！”

“光打听有个屁用！”皇帝说：“程济呢？去了都半年了，人不回来，总该也有个讯儿吧！”

叶希贤、程济均非无名之辈，一为前朝监察御史、一为翰林院编修，听在老和尚耳里，禁不住心里又是一声佛号“阿弥陀佛。”暗自忖着：“这两个人，竟然也还活着……”却见那位前朝御史大夫，欠身抱拳道：“皇爷岂能不知？这阵子安南乱得很，去不得……听说朱能带兵来了，就在龙州！”

“啊……”

“还听说……”叶先生上前一步，小声道：“朱能才一来就病倒了，六军无主，进退不能，很麻烦……”

他的消息很灵，有些连老和尚也是不知。

老和尚看着、听着，正自入神，猛可里，身后疾风飘飘，忽悠悠落下个人来。

星月皎洁，照见来人募落的身势，宛似深宵巨鸟，一发而止，落地无声。

好俊的轻功！

一袭月白色的肥大长衣，却把截过长的前襟塞回腰里，露出来的一双高筒白袜，月色里分外醒眼，个头儿既瘦又长，往那里一站，单腿微曲，卓然鹤立，真有几分白鹤的出尘潇洒。

头上戴着顶瓦楞帽子，却是白眼目之下扎着一方帕子，看不清他的庐山真面目。

双方目光交接，老和尚自觉身形败露，不由得暗吃一惊。

对方来人鼻子里轻轻一哼，二话不说，腰身轻窜，“嗖！”纵身于两丈开外，落向侧面瓦脊。

这番邂逅，却是奇怪。

一时间，倒是老和尚难以自己，放他不过了。

脚踝上着力，施展轻功中“千层浪”的绝技，老方丈身形乍起，已袭向来人身后。

对方身法饶是了得，瘦躯间弯，箭矢也似的，又自窜了出老和尚自是放他不过，紧蹑着他身后，力追不舍，星月下直似一双大鸟，一追一遁，转瞬间，已是在百丈外。

跨逾庙墙之外，眼前乱山云集。

老和尚再无所忌，嘴里喝叱一声：“你还要跑吗？”脚尖着力，呼地掠身直起。

一起即落，如风赶浪，已到了来人背后。

忖思着来人绝非易与之辈，少苍老和尚手下再不容情，身形前耸之下，用双撞掌功力，直向来人背后击去。

来人高瘦身子，“呵呵！”一笑，倏地转过身来，却把双鸟爪也似的瘦手，由两面抄起，反向对方一双手腕子上拿去。

老和尚“嘿！”了一声，撤掌旋身，“刷！”地掠身丈外，那人跨前一步拿桩站稳，便自不再移动。

“阿弥陀佛！”老和尚手打问讯：“这位施主，深夜光临敝寺山门，有什么见教？还请当面说明，要不然可就请恕老衲多有开罪了！”

“哈哈！”来人仰天一笑：“我当是什么鸡鸣狗盗，原来是方丈大师父，这个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不知不罪，多多原谅！”

说时抱拳一揖，神色里极是自负。

打量着对方这番傲然神态，老和尚忽似有所悟及，“啊！”了一声，倏地愣住说：“莫非是岳天锡……岳老弟台……”

来了哈哈一笑：“老和尚眼睛不花，还真行——话声出口，伸手一扯，拉下了脸上蒙帕，现出了来人轮廓分明、轩昂气势的一张长脸，老和尚认了一认，颂了一声“阿弥陀佛”便自哈哈大笑起来。

“采石一别，多年不见，岳檀越，今夜晚怎么会想到来到老和尚我这个庙里？”

老和尚脸上不失笑靥，显然是遇见了多年故旧，知己。

来人岳天锡双手抱拳，深深打了一躬：“来得鲁莽，大师海涵，老师父兴致不浅，怎么在自己庙里还用得着这般鬼鬼祟祟？”

老方丈哈哈笑了两声，不大自在的说：“此事说来话长，老弟台你初来是客，走，咱们回庙里说去？”

岳天锡哼了一声道：“正要拜访。”

老方丈说了个“好！”字，刚要转身，蓦地觉出有异，侧面前方树丛里似有人影一闪，一个人极其轻灵的拔身而起。

深夜里像是一只大鸟般的轻飘，惊鸿一现，又复隐身于沉沉黑暗之中。

老和尚“啊——”了一声，十分诧异的转向身边老友看去，便在这一霎，身侧树丛似有微风惊动，响起了轻微的一阵沙沙声。

以老和尚观察之微，自是知道有人来了。

“阿弥陀佛。”

嘴里颂着佛号，老和尚正待发言示警，身边老友岳天锡已自笑道：“是雪儿么？出来吧，人家看见你了！”

话声方顿，树丛间人影飘动，燕子也似的翩跹，面前已落下一人。

老和尚微微一惊，道了声：“阿弥陀佛！”

再看来人，竟是个长身窈窕的姑娘。

黑夜里看不清她的面貌如何，却是举动轻灵，极是利落从容，只看她来去如风，动作之敏捷，当可知一身轻功必是不差。

乍然相见，唤了声：“爹！”便自在一边站定，只是用一双灵巧的眼睛，频频向老方丈打量不已。

“这是……”老和尚恍然记起对方似有个女儿，却是记忆模糊。

岳天锡莞尔笑道：“这是我女儿青绫，小名雪儿，和尚你大概还没有见过？”

老和尚细窥这位岳姑娘，英姿曼妙，体态婀娜，两只大眼睛，黑白分明，菁华内蕴，一望之下，即知道身负绝功，大非等闲。

“阿弥陀佛，”

老方丈单手打着问讯：“姑娘好俊的一身轻功，看来是尽得令尊传授的了！”

岳天锡嘿嘿笑道：“老和尚这一次你可看错了，我那两手如何教得了她？这丫头造化不差，自小就被南普陀的‘六如轩主’所收养，三岁离家，十六岁那年才回来，今年十八了，一身本事比起我这个老爸爸来，可强得太多了！”

老和尚一声嗟叹道：“原来是六如先生的高足，这就难怪了……阿弥陀佛——”

岳天锡这方向女儿介绍道：“这便是我常与你提起的少苍老师父，上来见过。”

岳青绫叫了声：“老师父！”深深施了一礼，便自站立一旁。

不像时下姑娘那般打扮的花枝招展，岳青绫却衣着素雅，长裙曳地，腰肢款款，衬着肩后的青霜长剑，饶是别有妙姿。

老和尚自觉这般衣着，大是失礼，仓猝会晤，却也无奈，总是素交称好，也就说不得了。

“岳檀越多年相知，深夜来访，必有要事，咱们就不拘俗礼，请随我来。”

话声一顿，双手作合十状，道了一声：“请！”

陡地拔身而起，月色里一如孤鹭白鹤，翻腾间已抄身丛岭。

岳氏父女却也不含糊，随着对方的前导，各自展现轻功，亦步亦趋，紧蹑着老和尚身影跟了下去。

眼前来到了方丈待客禅房。

为免惊俗，老方丈独自个先进去，换了袈裟，这才开门纳客。

岳氏父女坐定之后，老和尚才自唤了小沙弥倒茶，多点了一盏灯。彼此才得看了个清楚。

却见这个岳天锡，貌相清奇，论年岁当应是五十开外，却是发如黑染，一根白的都没有，眉间显示着一种孤高，很有些卓然不群气势。

岳青绫洁白素净，惟眉间秀中藏锋，颇有几分乃父的威仪，女孩儿家终是脸皮儿薄，老和尚多看了她两眼，便自脸上讪讪，随即把水汪汪的一双眼睛飘向窗外。

“阿弥陀佛！”老和尚脸现笑容道：“老朋友深夜来庙，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现在总可以明说了吧！”

“嘿嘿！”

岳天锡低笑了两声，目光炯炯看向对方道：“老和尚不要见怪，你道这庙里，我父女是第一次来么？”

老方丈愕了一愕。

岳天锡看了女儿一眼，继而笑道：“老实告诉你吧，这半个月来，我父女来了总也有七八回了，只是今夜遇着了您，才自现身罢了！”

“噢……”老方丈微似惊愕：“这又为了什么？”

“和尚你先不要问我，倒是您今夜鬼鬼祟祟，放着经不念，到人家住处偷看个什么？”

“阿弥陀佛——”

老方丈银眉频眨，双手合十道：“这么说，你我倒像是为着同一件事

了？！”

“看来是差不多！”

岳天锡喝了口茶，一面向老和尚打量着，脸上神态，含蓄着几分神秘。

“都说你这庙里风水不差，如今来了条龙，太苍得龙，地灵人杰，以后香火活该大盛特盛了！”

老方丈“啊！”了一声，轻轻颂着：“阿弥陀佛！”随即点头道：“这么说，老衲没有猜错，那位朱先生果然是落在我这庙里了……”

岳天锡一笑道：“如今你的责任重大，老和尚你打算怎么样？”

“阿弥陀佛！”老和尚呐呐说道：“任他真龙天子，又干我庙里和尚什么事，老和尚只作不知，平日所为，吃斋念佛而已，南无阿弥陀佛——”

岳天锡会意的点头而笑。

“这就对了！”他说：“其他的事交给我们父女来做吧！”

“什么其他的事……莫非……”

“这些日子风声很紧，老和尚难道你没有听说？”

“没……有……”老和尚摇摇头，慨然道：“出家人也只是吃斋念佛而已！”

岳天锡冷冷说道：“征夷将军来了，有人说他此行奉有密旨，便是要搜查藏在你庙里的这条龙！”

老和尚微微一愣：“阿——弥——陀——佛！”

岳天锡道：“而且，我有确实的证据，京师大内也来了人，一个姓方，一个姓井，乃是当今逆皇跟前的两个败类，手底下很不含糊……”

老和尚“噢！”了一声，讶道：“你说的是方蛟、井铁昆这两个武林败类？……”

岳天锡点点头说：“原来老和尚你也认识？”

“认识倒不认识！”老和尚说：“不过他二人早年在江湖的所作所为，武林中很有传言，后来听说投归燕王发了迹，以后倒是不曾再听说了，怎么他们也来了龙州？”

岳天锡眸子里精光四射，冷冷一笑：“他们要是不来，我也就不来了！”

老和尚不由轻轻颂了一声“阿弥陀佛”，察言观色，不言可喻，岳天锡与上谓的方、井二人，设非结有深仇大怨，亦必有瓜葛，心里明白，却不曾说破。

岳天锡凌声道：“这两个败类，如今在逆帝朱棣手下当差，据说投效了锦衣卫，如今都有了功名，他们的来意，不问可知……老和尚，你却要十分仔细小心了。”

来回的在禅房踱着方步……。

少苍老方丈站立窗前，喟然长叹了一口气，缓缓回过身来，看向故人父女。

今夜他们的来，无疑于平静的太苍古刹，投落下了一颗石子，激发而起的层层涟漪，足使得一心向佛、心无杂念的老和尚为之意乱心惊。

一个不祥的意念，忽然感染着他，似乎让他觉得这所古寺自此而后，将不再安静了，而致使此一突起事端的那个“不祥人物”——建文皇帝，正是下榻在自己庙里。以往不知，倒也罢了，如今知道了这个隐秘，反而无能推卸……关键在于老和尚本性亦属侠义中人，却与他跳出红尘的佛家身份，大相径庭，再者庙里五百僧众所倚所恃，亦不容许他稍有差池，这就让他感到十分为难，举棋不定了。

岳天锡十分明白他的处境，见状微微一笑：“你不要想得太多，只要守口如瓶，一切都将无损！”

老方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呐呐道：“你放心吧，这件事不会由我嘴里传出去半个字！”

说到这里，微微一顿，老和尚用着十分恳切的眼光，看向岳天锡道：“至于其他一切，只有交给老朋友你了！”

岳天锡哼了一声：“错不了！”便自站起告辞。

夜色深沉。

四下里虫声唧唧。整个庙宇笼罩在一片漆黑里，也只有低悬于禅房外的那一盏棉纸灯笼，散发着微弱的淡黄光色。

便在这个光度里，岳氏父女举手告别，燕子也似的，双双拔身而起，落上了琉璃殿瓦，有似一片轻烟般，消逝无踪。

打量着他父女那般去势，杰出轻功，老方丈亦不禁为之深深动容，双手合十，再一次颂出了佛号——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整整一天，建文帝——朱允炆都显得十分气躁。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一个劲儿的在佛堂来回行走，不只一次踱向窗前，向外面打量着，这样的不宁，使得陪侍在身边的叶先生、李侍卫也为之心情忐忑，暗里担心。

“先生稍安……”叶先生说：“秦小乙人很机警，不会误事，大概也就要回来了！”

秦小乙是侍候皇帝身边的一个小太监，当时城破宫陷时，一并逃出。这两天朱允炆思念甜甜，几欲成疾，叶宫几位几经商量，无奈之下，才打发他去庆春坊，把甜甜姑娘接来一叙。

却是去了三个多时辰了，不见转回，生性急躁的皇帝，可就显得有些儿沉不住气。

“去！”重重的跺了一下脚，他说：“再打发个人过去瞧瞧！”

李长庭看着一旁的叶先生道：“这……”

叶先生赔笑道：“先生……这件事……”

话声未已，却听得前院人声嘈杂，似有脚步声传来，李长庭身子一闪，来到窗前，看了一眼，惊讶道：“陛下请退，有人来了！”

朱允炆才似吃了一惊道：“怎……么回事？”

话声方住，门外传过来宫先生急促的声音道：“先生请快避一避，街门口有人来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朱允炆还在纳闷儿，叶、李二人已仓猝催促他退出佛堂，后面有个暗间，便自暂时藏身那里。

来人一共六个，俱都膀大腰圆，一身戎装，佩着腰刀。

为首一个，浓眉大眼，身材矮壮，着青袍，前后着补，上面绣着只“熊”，本期武官，共分九品，一二品大官，补子上应是绣的狮子，三四品为虎豹，五品是熊罴。眼前这人敢情也有了五品的官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武官，莫怪乎一副盛气凌人，气势汹汹模样。

却见他一路大步行来，老方丈与本寺住持大师阿难和尚，一左一右陪着他，意在拦阻。

一行人看看来到偏殿，即在进入了中庭的六角洞门处站住了脚步。

“阿弥陀佛！”少苍老方丈横身阻住了一行人走势，向着来人为首武官合十道：“这位将爷，里面为外客居士投宿挂单之所，不便打搅了！”

“你混蛋！”

来人武官怒声叱着，手指着老和尚大声说：“你这个老和尚好不知进退，本人乃是奉了左将军之命令查钦命要犯，龙州城大大小小二十余处寺庙都没有人敢说个不字，你是个什么东西，胆敢一再阻拦，惹火了老子，先拉下去打你八十军棍，看你又敢怎地！”

老方丈合十赔笑道：“军爷息怒，这里是佛门善地，哪里有什么钦命要犯？”

话声未已，即由那名千户武官身后闪出一个校尉，怒声叱着：“闪开！”一把直向着老和尚当胸推去。

少苍老方丈虽说身手了得，无如对方既是来自左将军官衙，龙州地区正为所辖，为了息事宁人起见，这类人物，自是少惹为妙，是以眼前校尉虽说出手推人，只要不为其所伤，也就不与他一般计较。

当下随着对方的出手，霍地向后退了一步。

这名校尉出手甚重，原以为凭着自己的力量，对方老和尚万万吃架不住，还不是应势而倒？却是不知竟自推了个空，身子一踉，竟自差一点倒了下去。

却是站在老方丈跟前的那个阿难和尚，眼明手快，右手倏出，“噗！”地一把已抓住了这名校尉的手腕。

“阿弥陀佛，军爷你站好了！”

不知道是这个阿难和尚的手劲儿大了一点，还是别有古怪。随着和尚的手抓之下，对方校尉只觉得手腕子上一阵奇痛，真仿佛整个骨头都为之折断，由不住“哎哟！……”大声叫了起来。

“臭和尚，你？”

话声出口，这名校尉左手乍翻，“呼！”地一掌，直向着阿难和尚脸上掴来。

仍然是无能得逞，随着和尚的身子向下一缩，这名校尉的手“呼！”地打了个空。

为首那个武官千户，见状怒声吼道：“反了，你们这些和尚要造反不成！”

说时右手一盘，立即拔出腰刀，却听得一人大声道：“施不得！”

各人看时，却由偏殿内走出了个高大头陀。方丈与阿难和尚认出来正是打发这院子服侍杂务的那个空头陀，不觉微微一怔。

空头陀却是不慌不忙的来到面前，向着二僧合十礼拜道：“里面的居士先生说，不要紧，各位军爷既然要查，就请他们只管查看就是！”

老方丈原是有些担心，害怕事出仓猝，里面的人不好藏躲，眼前空头陀既然这么说，足证里面人已是有的备无患，倒是不必再为阻拦。

聆听之下，老方丈道了声“阿弥陀佛”便自退后不言。

来人武官怒视他一眼，冷笑一声：“走！”

一行人随即大步向殿门迈进。

一行六人，大步进入。

叶先生身着绸衫，早已恭候。身边一左一右，站立着两个人。

宫天保。李长庭。

空头陀远远站住，高声道：“官老爷查庙来啦！”便自退开一旁。

为首矮壮武官手握住刀把子，圆瞪着两只眼，直瞪着叶先生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说时大步而进，一膀子搪开了叶先生，率先进入殿堂，身后五个人跟着一拥而入。

叶先生赔笑跟进来道：“我们是朝山上香来的百姓……”

“混蛋！”矮个子千户手拍桌面大声叱着：“刚才为什么不叫我们进来？好大的胆子，你们胆敢抗拒朝廷的王法吗？”

叶先生一躬而揖，惶恐道：“小民不敢……”

只不过是一会儿的工夫，这位前朝御史大臣，却已改了装束，头戴六合小帽，一身绸缎，阔气得很。

李长庭、宫天保也都穿着讲究，打扮成一副商人模样。

矮子千户大刺刺在一张太师椅子上坐下来，身后五个人一字列开，站立在他身后。

“好好地地面不住，为什么住在庙里？你们是哪里来的？”

“大人说的是……”叶先生呐呐道：“小民等……一来是朝山进香，二来也是逃命才来！”

“逃命？逃什么命？”

叶先生陪着笑，却似愁苦的道：“小民等一行是从安南逃命来的！”

这么一说，矮子千户才算明白了。

“啊！原来这样……”

这几天朝廷正对安南用兵，成国公朱能新近拜受征夷将军便是因此而来，却不料这位将军才来到龙州便自病倒了，如今局势混乱得很，无论如何，用兵安南，势在必行，龙州地方邻接安南，两处商人来往，自是必经之地。

叶先生这番话，说的入情达理，一时消除了来人千户心里许多疑虑。

“这么说，你们原来是住在安南罗？”

说时，两只眼睛，在叶等三人身上频频打转。

“回大人的话……民等是来回两地的买卖商人！”

“做的什么生意？”

“是——”叶先生说：“珠宝生意！”

“啊？！”

矮子千户顿时眼睛为之一亮，却又面色一沉，重重在桌上一拍道：“混蛋东西，你当老子没有见？还想来哄骗老子么？”

来人虽然是个千户，无如这类武人，平常书读的少，全仗军功发迹，平日盛气凌人，哪里会把一千百姓看在眼里？开口骂人，出口不净，更是家常便饭，却不知当前三人身份极是特殊，听在耳朵里也就格外不是滋味。

叶先生尚能置若无听，宫天保、李长庭二人已不由有些按捺不住，脸上为之忿忿。

尤其是宫天保，原就桀骜不驯，昔日的御前侍卫，加以一身武功出众，如何会把对方一个小小千户看在眼里？

聆听之下，他便首先忍不住哼了一声，正要说话，叶先生素知他的脾气，生怕他坏了大事，忙自咳了一声，大声道：“小民说的乃是实话，岂敢欺骗大人？”

矮子千户早在进门之先，已经留意到三人的穿着阔绰，尤其是叶先生手指上的一枚宝石戒指，熠熠放光，色泽样式甚是希罕，对方自承是珠宝商人，

这话大致不会错的了。

矮子千户外表粗鲁，心里却偏多诡诈。其用心已是呼之欲“混蛋东西！”聆听之下，他越发作势道：“还说不是欺骗？口说无凭，你有什么证据？”

叶先生已知他的用心，微微一笑说：“大人要什么样的证据才相信呢？”

“混蛋东西！这还用说吗？”

一个高个子武弁接口说：“千户爷不信你们是珠宝商人，你们如果能拿出买卖的珠宝来证明，不就没有事了？”

叶先生点了头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心里却在盘想：看来对方意在珠宝，已是明显之事。钱财事小，如能为此脱得轻松，倒也值得。

他原来已有准备，聆听之下，却由袖里拿出了绸子包儿。

“这里便是，请大人过目！”

宫天保从旁接过，转向矮子千户道：“你要看么？”

矮子千户愣了一愣，未及答话。

宫天保“嘿嘿！”一笑，目露凶光，正待有所发作，叶先生咳了一声，道：“不可无礼！”

宫天保原已按捺不住，聆听之下，只得强压下心中一口闷气，将手上绸包递过去，却由那个高个子武弁接过转手呈上。

矮子千户拿在手上，匆匆打开，里面是一个缎面锦匣，打开来，珠玉满匣，一时面现惊喜，向叶先生看了一眼，匆匆合上匣盖，又自包好。

“很好！看来你们果然是贩卖珠宝的商人……这包东西，老子先带回去，请人看看，是真是假，再定发还！”

说罢站起来叱一声：“走！”

却不意宫天保横身而阻道：“且慢！”

矮子千户面色一沉道：“怎么？！”

宫天保扬眉一笑：“小人们做的是小本生意，大人若是拿走不与发还……岂不是……”

“混蛋东西……你要怎么样？”

“大人恕罪！”宫天保皮笑肉不笑说：“若是大人不见罪，小人愿意跟大人回衙一趟，等大人找人验完真假当面发还……这样可好？”

矮子千户一挑浓眉，方自叱了一声：“混蛋东西！”却是身边那个高个子武弁，用手肘顶了他一下，前者心里有数，顿时明白过来。

当下哈哈一笑，大声道：“你是怕我们吃了你们的油水？放心吧，老子们是当官的，岂能欺侮你们小民？既然你小子不放心，好，就带着你一块走！”

叶先生见宫天保终是忍不住挺身而出，知道他的用心，却有些放心不下，忙自向一旁的李长庭看了一眼。

李长庭为人持重，武功更在宫天保之上，若由他配合宫天保的出手，应是万无一失。

李长庭明白叶先生的意思，略略点头，就此抽身而去，旋即矮子千户一行告辞而出。

出得庙门，山花灿烂。

一径如蟒，迤迤直下。

却有四名持刀兵弁守护庙门，看见矮子千户一行出来，慌不迭趋前带路，一径向山下行来。

珠玉在手，想着此行的收获丰硕，矮子千户心情大是愉快。

手指山下，他大声说道：“我的车就在下面，回头你就跟我坐在一块，咱们亲热亲热！”

说着说着，他随即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声奇特，衬着他凌厉闪烁的眼神，极似不怀好意。

宫天保陡然为之一惊，偏过头，向对方打量，无独有偶，这可也奇了，怎么对方的心思，与自己竟然不谋而合？！

那意思也就是：

宫天保想要干的，也正是对方所欲为。

可不是，接下来矮子千户的一番话也就太露骨了。

“小子，我把你好有一比！”

山道之中，矮子千户忽然站住了脚步，一只手握着腰刀把柄，目光灼灼，直向身边的宫天保盯着。

“上天有路你不去，地下无门自来投！”瞪着一双大牛眼，矮子千户及兵弁，“刷！”地一下子散立而开。

七八口腰刀相继出鞘，霎时间把宫天保团团围住。

宫天保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身子向后面闪了闪，倒踩七星步，把架式站稳了。

“怎么着，千户爷，你这是……”

“你猜对了……”

呛当！一声撤出了腰刀——七星鬼头刀。

矮子千户脸现杀机，大声道：“我这是要你的狗命，还打算跟我回衙？别做你的大头梦了！”

话声出口，霍地一个虎扑之式，鬼头刀抡圆了，“呼！”地兜头砍下。却在宫天保一个快速左闪里，砍了个空，“当！”一声，落在了青石阶上，火光进射里，拳头般大小一块石头，应势而落。

不用说，砍了个空。

宫天保的身子，应势而起，“呼！”落向七尺开外，一飘而停，固若磐石。

只此一个架式，便把现场各人吓了一跳。

“啊？！”

像是事出意外，矮子千户蓦地张大了嘴。

“你……”

真正料想不到，对方竟是有备而来，尤其惊人的是，他还是个练家子！

“千户爷，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宫天保目射精光道：“今天倒要看看，谁要谁的狗命！”

话声未已，身边人影乍现，一名差弁陡地由他左翼跃身而近。

随着这人的一声喝叱，掌中刀力劈华山，当头直落而下，倒也有些斤两。

宫天保身子一偏，滴溜一个打转——却在这一霎，一口银光四颤的缅刀已由腰间掣出。

刀出、刀起，唏哩！一响，像是拉起了一道白绫子样的潇洒，随着他的这个动作，来人栲栳大小的一颗人头，滚落直下，咕噜直下石阶，大蓬鲜血，冲天直起，像是骤落的一片血雨。

“哎唷唷……”

矮子千户一霎间吓白了脸，手中长刀一指，颤声道：“给我……拿！”

三四把刀一拥而上，蓦地把宫天保围住一团。

矮子千户却在这一霎，转身就跑。身后四人，亦2步亦趋，慌作一团。

宫天保怒啸一声，待将纵身追赶，四口长刀，亦不能等闲视之，一场混仗，在所难免。

一霎间兵刃相磕，激发起强烈声响。

矮子千户在四名侍卫拥护之下，忘命逃窜，此番狼狈，已不复先时之神气活现。

马车在望，那一面犹有十数名兵弁，若容他逃到那里，再谋图他不利可就难了。

矮子千户一跃而下，跳的太猛了，跌了个元宝朝天，惊叫一声，一个咕噜又爬了起来。

此去山下，只是一箭之程。

只要容他一步到了山下，这条命可就保住了。

偏偏是有人放不过他。

一个人霍地闪身而出。

李长庭。

“啊！你？”矮子千户简直吓傻了。

“你还想活？”

“这……”

随着矮子千户的忽然退身，两名侍卫猛的直冲而前。两口刀左右齐上，一骨脑直向着来人身上砍来。

李长庭身子一转，闪过了右前方来势，曲身盘腿，只一下，便自踢中左面来人手上长刀，“哧——”地脱手飞起，划出了一道经天长虹，足足有四五丈高下，一径向侧岭坠落。李长庭好快的出手。

随着他旋风打转的势子，左手闪电也似的已自击出，“噗！”地正中来人之前的前胸。

这一掌力道千钧，直把这名武弁像肉球也似的击飞而起，噗通！摔倒石阶，登时胸骨尽碎，死于非命。

矮子千户杀猪也似的一声大叫：

“来人哪！”

李长庭身势乍起，疾若飘风已来到近前。

随着他身势的蓦然前欺，掌中剑唏哩一抖，已压在了对方肩上。

仿佛是冰露着体，矮子千户直吓得打了个哆嗦，便自泥人样的站住不动。

“好汉爷……手下留情……别……别……”

“拿来吧！千户爷！”

李长庭缓缓的伸出了一只手。

“什……么？”

“什么？！”

“噢……我给你、给你……”

一惊而悟，这才明白了，慌不迭探手入怀，摸着了那个盛装珠宝的匣子。

“好汉爷！饶命！”

却在这一霎，矮子千户身子猝然向下一矮，元宝似的一个咕噜，直向着石阶下滚了出去。

生死一瞬，焉敢掉以轻心？！

别瞧矮子千户其貌不扬，却是心眼儿极多，由于早年出身草莽，在白山黑水一带，干的是没本儿的翦径买卖，也算是个练家子。

眼前这一式“金蝉脱壳”，施展的便甚是老道。

活像个皮球，咕噜一个打滚，眼看着已是丈许开外——妙在一路疾滚，其势未已，活似个滚地绣球，一路疾滚直下，随着他倒卷的身子，一双手掌贴地而撑，施展的极是灵活，霎时间已是数丈外。

这番施展，大出各人意外。

非只是李长庭不曾料到，即是矮子千户身边的几个差卫，也大觉惊异，呼号声中，直向着李长庭扑身而上。

李长庭飞足踢倒了一个，右手长剑紧接着绕了个剑花，“噗！”地一剑，劈中在其中一个脸上。

这一剑力道极猛，加以剑身锋利，直把这半边脸连着一整个下巴一并劈了下来。

一条人影居高直下，巨鹰束翅般突现当前。

宫天保。

“那个老小子跑了！”

说话的当儿，矮子千户滚地人球样的，已临近山下。

李长庭叱了一声：“他跑不了！”陡地身躯腾起，倏起倏落，直向山下赶去。

矮子千户这一手“滚地绣球”，想不到今天竟然派上了用场，险险乎由李长庭剑下逃出了活命。

眼前一路施展，百十丈山道斜坡，瞬息即至。猛可里奋身一仰，跃身而起。

这一瞬，李长庭、宫天保双双已自身后扑到。

矮子千户“嘿！”了一声，身子一个疾转，右手扬处，“刷！刷！”一连掷出了两口飞刀，分向二人飞来。

此人姓罗名旺，早年混身長白，匪号是“飞刀手”，论及能耐，别无所长，仅此飞刀而已。后来投身军旅，发迹后改名罗山，自不再操此旧业，却是那一手杰出飞刀的玩艺儿，却是不能忘怀，闲暇时候，总得拿来玩玩，献献他的这手“绝活”儿，平日外出，插满飞刀的一件马甲，总忘不了穿着。今天可不是就用上了？

罗千户这一手反身掷刀，既快又准。

李长庭、宫在保几已坠落的身子，不得不向侧面一偏，却是这一来，赐给了对主无限生机。

一声嘹亮的喝叱声“射！”

紧接着箭矢如雨，直向李、宫二人发射而来。

敢情是山下早已布好了阵势。虽非千军万马，却也防之不易。

矮子千户竟似命不该绝，在万万不能逃脱的情况之下，奇迹般的逃得了活命。

一脚跨上了车辕，叫了声；“快！”便自泻了气的皮球也似，倒进车厢。

马车亡命般的向前疾奔。

八名健卒，策马而先，咕噜噜车轮飞转，卷起了一天黄尘，一时间，已是百十丈外。眼前来到一处山边隘口。

两侧悬崖百丈，古树参天。

先时的一路飞滚直下，几欲骨断筋折，这会子突然松懈下来，罗千户那样子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刚刚歪身下来，想歇口气儿，耳听得道边上“咔嚓！”一声爆响。

一棵合抱粗细的参天古树，突然由道边折断而落，不偏不倚的拦住了去路。

八名骠骑唏聿聿长啸而惊，人立直起。马车猝惊下，哗啦啦向后掀起，差一点翻了个四轮朝天。

罗千户几乎摔了个倒栽葱，翻身欲起的当儿，却为了一口明晃晃的长剑比住了前心。

“不许动！”

声音既脆又娇，却是厉害得很。

话声甫落，一个婀娜刚健，长身窈窕的绿衣姑娘，已现身当前。

罗矮子简直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对方是从哪里来的？还是原本就藏身车厢之内？楞是不知道。

无论如何，她之出现眼前，比之以剑却是事实。

罗千户吓傻了。

“大姑娘……你……”

“少废话！”绿衣姑娘扬着秀长的眉毛凌声道：“我知道你，姓罗的！”前面已开了打，更不知敌人人数多少。

人仰马嘶声里乱作一团。

罗千户颇知大势已去，一时面色如土。

“嘿嘿！”冷笑了两声，强睁着一双大牛眼，他打量着眼前少女道：“大姑娘，你可要想清楚……对方是当今皇上捉拿的要犯……你犯得着么！这可是掉头的事……”

“哼！”绿衣姑娘说：“什么钦命要犯？你说清楚一些！”

罗千户为之一振：“你不知道？……庙里住着一伙人，他们是……是打宫里逃出来的……”

绿衣姑娘微微一惊，看着他缓缓点了一下头：“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这么一来，就更不能留着你一条活命了！”

罗千户脸色一变，才说了个“你”字。绿衣姑娘一口长剑已自穿心直入。

身子歪了一歪，倒在座位上。剑出锋利，竟不见淌出多少血来，罗千户便自一命归阴。

绿衣姑娘伸手由对方衣内摸出了那个盛有珠宝的匣子，闪身跃出。

现场一片凌乱，到处都是弃尸。

八名随车骠骑，一个不剩，全部倒地死了，赶车的把式，伏身车辕，眉心中了蚕豆大小的一颗金丸，深及半寸，鲜血犹自滴个不已，不用说人早就死了。

看见这枚小小暗器，绿衣姑娘顿时猜知父亲到了。

他们岳家门的“弹指飞星”暗器绝技，堪称武林一绝，而作为暗器本身的“金蚕子”，其大小外貌，更是式样特别，而绝无仅有了。

人影翩跹，直似剪风飞燕。

交睫的当儿，一个人已立身当前。

一身灰布劲装，腰系板带，捋着一双袖子，岳天锡无限精神抖擞。

绿衣姑娘——岳青绫。

父女相会，其实是早经安排。岳青绫预先藏置车上，伺机而动，岳天锡埋伏险道，断树而劫。父女搭配，天衣无缝。

岳天锡虽是年过五旬，却是精力过人，一口弧形剑，斜背后背，方才一场疾战，由于占有地利之险，攻敌于仓猝不备，又逢对方落马之际，一轮快剑，致使八名劲卒，俱都丧生剑下。看了一眼倒卧血泊里的罗千户，岳天锡点头道：“死得好，这个人假公济私，无恶不为，杀得好……那匣东西呢？”“在这里！”

一面说，岳青绫把取自对方的珠宝双手送上。

岳天锡接过来，看了一眼，颇似感伤的叹了口气。“等他们来，把东西还给他们？”

“不！”岳天锡摇摇头：“还不到跟他们见面的时候……”“那这盒子东西怎么办？”

“咱们自己去还。”

“去……”岳青绫眼睛一亮：“您是说，我们当面交给皇长久以来，她心里一直充满了好奇，盼望着能够见到这位年轻流浪的皇帝。原因是外面对这个皇帝捕风捉影，传说得煞有介事，太令人迷惘，太多彩多姿了。

诸如他的年轻英俊，风流潇洒……

传说的他，是个多情的人，有着挥金如土的习性，却又多愁善感，有太多文人的气息。

……他又是个脾气很大的人，还有点“小心眼儿”……是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是这样的人呢？还是他特别？岳青绫心里确是这么充满了幻想，幻想着有一天，在面对着这个皇帝的时候——加以证实……

其实，对于这个皇帝，她心里充满了同情……想想看，一个泱泱大国的万乘之君，一朝落得了如此结局下场，竟致无处栖身，如今沦落到了庙里，与古佛青灯为伴，焉能不引人一洒同情之泪？

总之，他是一个皇帝。

一个皇帝是不应该落得今日这般下场啊！

一听说庙里来了这么些人，朱允炆就心里吃惊，叶先生好说歹说，才把他给镇住。

接着李长庭、宫天保双双赶回，谈及先时之一场打杀，朱允炆更不禁为之心惊肉跳。

李长庭发觉到皇帝的脸色有异，向宫天保施了个眼色，二人便沉默下来。

朱允炆色颇是焦虑的道：“难道他们已经知道我藏在这里？”

李长庭欠身道：“先生万请放心，依臣下看还不至于……”

“你是说他们还不知道？”

“是的……他们还不知道……”

叶先生在一旁说：“皇爷大可放心，要是他们知道，今日之势，可就不是这个排场了。”

“怎么办呢？”

朱允炆心里略放轻松，在一张太师椅子上坐下来。

小太监秦小乙双手呈上来一碗参汤，皇上摆摆手，还不想吃。秦小乙只好转放在大理石方桌上，皇上不喜欢吃太凉的东西，回头要是凉了，还得重新再热。

叶先生说：“依微臣之见，今天来的那个千户，只是例行的巡察而已……他们风闻陛下在龙州，却也不能断定，还不是那么回事？上面逼得紧一点，他们不得不应付一下，广西将军黄中这个人窝囊透了，还能有什么作为？”

朱允炆松了口气，却道：“话虽如此，现在杀了他们人，事情岂能善罢甘休？”

宫天保久未说话，聆听之下，趋前躬身道：“皇上不必担心，姓罗的千户一行人全死光了，一个也不剩，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朱允炆怔了一怔：“你是说一个活的也没有留下？”

“一个也没有！”

李长庭道：“奴才详细的查了，包括那个千户在内，一共十七个人，全死了！”

说着微微一顿，略似犹豫的继续接下去道：“臣跟宫侍卫解决了他们八个人，另外九个……包括那个千户在内，却是在半路，被别人设下埋伏，全给杀了！”

朱允炆精神一振：“别人设下埋伏？”

“是的，”宫天保说：“有人在半路设下埋伏，砍断大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罗千户一行九个人，全数遇伏，都死了。”

“你们看见了尸首？”

“看见了！”

朱允炆甚是奇怪，转向叶先生道：“这事很奇怪，又会是谁帮着我们？”

叶先生摇头道：“微臣以为，并不是有人存心帮着我们……”

朱允炆皱了一下眉：“那是……”

叶先生说：“李侍卫说，那一匣子珠宝不见了，这么看起来，说不定是强盗的半路打劫……”

“啊！”朱允炆说：“原来如此。”

李长庭面有喜色道：“这么一来，我们便脱掉了嫌疑……官方很可能又以为是安南人干的！”

“对！”叶先生频频点头：“这几天正在跟安南打仗，他们过来杀几个人，完全稀松平常，不足为怪。”

宫天保道：“皇爷洪福齐天，一点风险都没有，完全不必担心。”

朱允炆见各人都这么说，一时宽心大放。

叹了口气，他转笑道：“这样就好……这几年来东藏西躲，我实在倦了，庙里虽是不好，总还宽敞，比别处也凉快，就是一个人太闷了……”

他的身子缓缓向后靠下，伸出了手，秦小乙忙把参汤送上来。

皇帝接过来，却拿着发起怔来。

“要是……要是……”

连说了两个“要是”，却是没有接下去。

叶先生肚里明白，多年来他与皇上朝夕相处，早已心脉相通，皇上心里想什么，他都能猜知。

朱允炆那句话应该是：“要是甜甜在我跟前就好了！”

或是要是朕身边能有个知心的人儿就好了……

当然，这个知心的人，必须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原来皇帝于建文四年京师城破之日，皇后马氏，不及逃出，焚死宫内，近臣多人皆自缢死，身边原携有一个爱妃李氏，以及爱子二人，随臣计有翰

林院编修程济、监察御史叶希贤，与郎中杜景贤，梁氏兄弟等数人，连同身边侍卫太监，共二十余人。

二十几个人，说多不多，逃起难来，却也煞费周章。

那一阵子，朱棣帝追逼过紧，为怕太过招摇，朱允炆一行只好分开逃命，由程济携同太子皇子与梁氏兄弟等逃去重庆。朱允炆与叶希贤等潜走黔滇。

——却是第二年，朱允炆身边最喜爱的李妃，竟自不耐旅途奔劳，一夜突发心绞痛死了。

自此而后，朱允才真正的寂寞了，日夕长叹，形单影只，人也憔悴多了。

看着皇上这个样子，叶先生心里也是沮丧。

“皇爷——”他呐呐劝说：“你要看开一点……这里到底是庙，不大方便……”

朱允炆冷笑道：“庙！我可能一辈子都住在庙里了！”

“不！”叶先生说：“等这一阵子过去了，天凉以后，咱们到重庆去……”

一听提到了重庆，朱允炆不由得神色一振。

叶先生说：“太子如今总也有六岁了，有程先生在他身边，也应该读书认字了！”

话声才顿。一旁的李长庭忽然出声道：“轻声！”

却只见迎面轩窗，忽地大开，一条人影，鬼魅也似的飘了进来。

宫天保站在外围，离着窗子最近。

这个人，五旬左右，一袭夏布长衣，气势轩昂，身子骨尤其轻灵，起落既快，落地无声。

全场各人目睹之一霎，俱不禁为之大吃一惊。

李长庭身子一转，挡在了朱允炆正前。宫天保喝叱一声，已自向来人扑去。

灯焰子倏地一长——

两个人四只手迎在了一块。

来人，好个五旬壮曳，鼻子里哼了一声，施展出颇似“武当云手”那种架式，向外轻轻的一送，宫天保便似吃受不住，霍地腾身而开。

哗啦声中，撞倒了一个茶几。

饶是如此，宫天保的身子兀自打了几个踉跄，才自拿桩站稳。

李长庭目睹之下，大吃了一惊，怒叱一声：“什么人？站住！”

来人原来就没有歹意，李长庭这么一叱，他果然便站住了。

睁着双灼灼有神的眸子，还不及说出一句话，宫天保已自第二次发难，身形摇动间，第二次跃身而前。

“且慢！”

叶先生忽地出声喝止，横身而前。

“足下是？”

一面说，叶先生向着耸耸欲动的宫天保摆了摆手，制止了他的妄动。

事发突然，皇帝朱允炆也呆住了。

此时此刻，无论如何惊慌不得，幸而叶先生的凡事镇定，看出了来人的居心不恶。

果然，来人聆听之下，后退一步，双手抱拳一揖，恭声道：“草民岳天锡，参见列位大人，大人是？”

叶先生道了声：“不敢！”随即嘿嘿有声的笑了。

“在下姓叶……”叶先生向来人注意打量，冷冷说道：“这里是佛门善地，老夫朝山进香而来……并无为官之人，老兄这个称呼，愧不敢当，别是认错了人吧？！”

岳天锡“哼”了一声，眸子里精光四射。

“错不了！”他说：“大人敢莫是监察御史叶希贤，叶大人吧？大人在上，请受小民一拜。”

说拜就拜，便真个的拜倒了。

叶先生说了声：“不敢！”向旁闪了一闪。

“岳先生，你认错人了。”叶先生说：“在下姓叶，可不是什么叶希贤……”

说话的当儿，宫天保手探腰际，锵的一声，已把一口通体软颤的的缅甸刀握在手上，紧跟着身势一转，拦向门扉，那样子像是要阻拦对方去路。

李长庭却是一力护驾，不敢稍育怠忽。

叶先生口不承认，逼得岳天锡圆睁二目道：“大人不必见疑，草民父女此番前来见驾，无非本诸侠义，尚有要事要面禀皇上，大人若存心见疑，草民父女便只得告退了！”

叶先生心内已猜知他的所言不虚，只是兹事体大，一时还不急改口。

坐在正中的朱允炆，已忍不注道：“你说要面见皇上，朕就在这里，有什么话就说吧！”

岳天锡实不知坐在这里的这个年轻人，就是皇上，聆听之下，神色一凝。转向叶先生而视。

事已至此，自是不必隐瞒。

叶先生只得叹息一声，点头道：“眼前便是陛下，壮士有话，便直说吧！”

岳天锡神色一惊，转向座上朱允炆抱拳道：“岳天锡叩见圣上，请恕草民鲁莽之罪！”

一连拜了三拜，起身退开，便自低头不语。

看到这里，叶先生不再怀疑，微微一笑，转向朱允炆点头示意。

朱允炆道：“岳先生……不必多礼，坐下说话吧！”

岳天锡摇摇头说：“这就不敢！”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

朱允炆好奇的打量着他道：“你又怎么知道我住在庙里？”

岳天锡说了声：“这个……”头也不抬的道：“草民身在草野，心在社稷……陛下安危时在念中，年初陛下进入广西，草民便已听说了！”

“原来如此。”

朱允炆笑道：“你刚才进来时候，好身法，武艺不错呀！”岳天锡道：“草民自幼习武，略通薄技。”

“你不必客气！”朱允炆说：“我看宫侍卫也不是你的敌手，你能为朕效力，真让我太高兴了……”

岳天锡应了个“是！”道：“草民此来，特为奉还日间陛下遗失的珠宝。”

“什么珠宝？”

朱允炆一时没有想起。

叶先生“啊！”了一声道：“珠宝？你是说罗千户拿走的那匣子东西？”

“就是那些东西！”

“啊！”叶先生一惊似喜：“这么说，姓罗的千户一行，原来是你……”

岳天锡抱拳道：“草民父女只是为陛下护驾，略尽绵力而已。”

“好——”朱允炆大声赞道，“干的好！”却是奇怪的道：“你还有个女儿……她也来了？”

岳天锡道：“小女就在外面……未奉召见，不敢擅入。”朱允炆道：“快传她进来！”

宫天保应了声：“遵旨！”转身开门，迎来了一掬夜风。星月皎洁，遍地如银，却不见来人岳姑娘的芳踪何处？宫天保待将纵出。岳天锡道：“尊驾请住，容我唤她便是。”话声甫落，抬手发出了一枚钱镖。

“哧——”天空中响起了一丝尖细声音，耳听得“叮！”地一声细响，猜测着是那枚制钱落在了瓦面上的声音。

紧接着对面殿檐间随即拔起了一条身影，燕子也似的快捷轻飘，三起三落，不及交睫的当儿，已自现身当前。

各人看时，来人竟是个长身窈窕、秀丽刚健的姑娘。

隔着敞开的门扉，在外面她轻轻的唤了声，“爹！”便自站着不动。

宫天保其时已立身门外，见状趋前抱拳着：“是岳姑娘么，里面有请！”

岳青绫转过眼睛向他看了一眼，认出了来人是谁，微微含笑，“是宫先生？”

“啊！”宫天保意外的道：“你认识我？”

岳青绫笑而不语。

却听得屋里岳天锡的声音道：“青儿不可无礼，快进来吧！”

大姑娘才娇滴滴的应了一声，姗姗步入。

宫天保紧跟着她身后进来，随即关上了门。

说不出一种什么样的感触，总之，第一眼可就瞧见了她，坐在上首红木太师椅子上的皇上——那个斯文体面而英俊的年轻人。

她当然也早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朱允炆，今年才二十五岁。

心里头像揣了个小鹿似的，噗通通跳动的好厉害。

庙场那么多人，怎么竟像是谁也没瞅见，偏偏第一眼就看见了他？

而他当然也看见了她。

四只眼睛交接之下，不期然的，像是久已相识那样，不由自主的，俱都微微一笑。

岳青绫只觉着脸上一阵发热，忙自搭下了眼皮，再也不敢多看他一眼，便自那么深深的施了个万福。“民女岳青绫，见驾皇上，皇上万安！”

便是这句话，也像是早经琢磨好了的。

朱允炆只觉着眼前一亮，竟自为眼前姑娘的清丽神彩，深深吸引住了。

“你是……”

叶先生在一旁道：“她叫岳青绫，这位姑娘是个女剑客，真正了不起……”

“我知道……我看见了……真正难得！”

朱允炆这才发觉到，对方姑娘犹自请安未起，才自吩咐说：“岳姑娘你起来吧！”

大姑娘轻声的应了声：“是！”才自站起。

满屋子的眼睛俱都集中在她一个人的身上，看得她好羞、好窘，偏偏无处躲藏，一霎间两颊飞红，眼神儿左右不定，便自落在了自家的脚尖儿上。

却是由衷的心里充满了喜悦。

原来他就是皇上？这么年轻，这么俊……

忍不住略略抬头，向着那边瞅了个眼皮儿，仿佛是看见了他犹自在盯着

自己看！

“这个人……”她心里嘀咕着：“难怪人家都说他好风流……”

耳边上是皇上与父亲的对话，说了些什么，压根儿她也没听清楚。心里面恍恍惚惚，像是踩在云雾里一样的轻飘……直到父亲的手轻轻碰了她一下，“皇上在问你话呢？”“啊！”

一惊而视，四只眼睛可就又碰在了一块儿。

“我问你，你的这一身本事是跟谁学的？”

“是……在南普陀山……琴凤阁……”

“普陀山有个琴凤阁？”

“有的！”叶先生笑道：“陛下忘了，两年前我们还去过那里……是个道观吧？”

“啊！我记起来了！”朱允炆眼睛里闪动着亮光：“那里的道人也会武？”

听到这里，岳青绫忍不住低头“嚶！”一声笑了，忙收敛住，不再出声。

朱允炆一扫先时的落寞，此刻面对父女二人，尤其是看见对方姑娘，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喜悦。

“刚才你父亲说，那个贼千户是你除去了的，真是好本事……”

岳青绫忍不住看了他一眼，笑而不言。

忽然想起，随即打开胸前十字盘结，把系在背后的那个盛有珠宝的匣子双手呈上。

小太监秦小乙忙自上前接过来，转手呈递。

朱允炆不解道：“是什么？”

岳青绫说：“是皇上的珠宝……”

叶先生随即趋前小声说了几句，朱允炆才明白了。一连说了几个“好”字，那一双充满了异样感触的眼睛，只是频频在岳青绫身上打转。

“你们父女这次为我立了大功……真不知道要怎么谢你们，这匣子珠宝，就算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吧！”

“草民不敢承受！”

岳天锡躬身握拳道：“万万不敢，草民父女为陛下尽忠，只在人臣之义，谈到赏赐，可就万不敢当……”

叶先生向着皇上摆了摆手，点头示意。朱允炆明白他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

“好吧！”点头道：“我就谢谢你们了！”

岳天锡道：“草民父女今夜鲁莽求见，乃是要奉劝陛下注意行动，不可再轻易离庙走动，外面风声很紧，陛下不可不防，”

朱允炆微吃一惊，道：“你是说……”

岳天锡道：“外面已有传言，说是陛下来到了龙州，这一次朱能来到龙州，便负有搜拿陛下的使命。”

朱允炆怔了一怔，脸上现着微微冷笑。

“岳先生不必为朕担心，这种事年年不断，防不胜防，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一旁的叶先生却是比较持重。

“皇爷，岳大侠既然这么说，定有所见！”他随即转向岳天锡道：“你听见什么了？”

岳天锡点点头道：“永乐逆帝对皇上的搜查从来也没有放松过，这一次

朱能来到龙州，身边有几个很厉害的人，听说便是专为了皇上来的！”

叶先生哈哈笑道：“是来自大内的锦衣卫？”

“叶大人也知道了？”

岳天锡用着奇怪的眼神，向叶先生看着。

“我只是猜想而已！”叶先生冷笑一声：“听说这个逆王入主京师以后，大力扩充了东厂的锦衣卫，并且由四面八方到处罗致了许多江湖武林人物……”

“大人说的不错！”岳天锡道：“这些人根本出身不正，更有些是江湖黑道的败类，如今一朝进了大内，仰仗着大内的势力，更加无恶不为，这一次随朱能来的，便是他们！”

听到这里，一旁的李长庭忽然插口道：“岳大侠说的，莫非是一个姓方的？”

岳天锡点头道：“方蛟！”

李长庭神色一惊，哼了一声：“原来是这个败类，他也来了？”

朱允炆奇怪的道：“你认识他？”

李长庭躬身道：“见过两次，过去他是燕王跟前的‘神鹰教练’之一，燕王入主京师之后，听说水涨船高，如今大概也是锦衣卫里的一个千户或是镇抚了！”

他随即向岳天锡道：“这个人武技很高，过去出身黑道，是个棘手的人物，如今他来到了龙州，倒要小心提防着他一点了。”

岳天锡道：“李兄弟说的甚是，此人精擅夜行轻功，练有一门独门功夫——‘铁手穿墙’，通体上下皮质坚硬，寻常刀剑不能伤害，却是个厉害角色，而且……”

顿了一顿，岳天锡才又接下去道：“与他一齐来的，还有一个人，更是诡计多端。”

各人听他说到那个方蛟如此厉害，已是心里生忧，再听到另外还有更厉害的角色，俱不禁心里吃惊，相视不言。

岳天锡正要说出，一眼看见皇上朱允炆面色惊惧，便自改口道：“敌人虽是厉害，我们若是防守得当，亦无所惧，圣上大可不忧！”

朱允炆点头道：“有你们这么多人保护我，我又怕什么？”

言罢一笑，那一双多情的眸子，便自向岳青陵望去，后者不自禁的也报之一笑，随即低下了头。

叶先生最是仔细，轻声一咳，向着李、宫二人抛了个眼色，道：“先生累了，我们到隔壁再去请教岳先生吧！”

一行人随即向皇上告辞。

岳天锡待行大礼叩辞，这一次却为叶先生横臂拦住：“岳大侠请不拘礼，皇上早已传谕，以后见面请以先生称之，若为君臣之礼，诸如叩拜等礼，都可免了！”

岳天锡正要说话。

叶先生小声道：“此日何时？此处何地？焉能不仔细小心？”

岳天锡便自不再多说，转向朱允炆深深一拜：“草民向先生告辞了！”

一行人走出殿门。

岳天锡回头见女儿不曾出来，不觉一怔。

叶先生随后步出道：“先生对令媛甚是垂爱，留来说几句话儿，岳大

侠不必挂心，我们走吧！”便自拉着他，转向里面禅房。

人都走光了。

屋子里只剩下了她和他。还有那个细心体贴的太监秦小乙。

烛影摇红，光彩绚丽。一阵阵淡淡清香，散自大理石案上的那个三足小鼎，窗檐子下的一溜子兰花盆景也都盛开，这里虽非深宫上苑，亦有它一份清幽情趣。

岳青绫脸红的厉害，心里头通通直跳。头低得不能再低了，两只手却也不曾闲着，只把个衣角儿挠来弄去，在手里头玩个不歇。

别看她平日拿刀动剑，纵身数丈，该是何等骁勇神气？这一霎落了单，在面对着“这个男人”的时候，竟自忸怩如斯……

秦小乙献上了一碗香茗。

“姑娘用茶。”便自转身而去。

一直听着他的脚步声消失门外。警觉着这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岳青绫才自张惶的抬起头来，再一次现出了忸怩不安。

那个人——朱允炆，正用着一双多情的眼睛向她注视着，面前的这个美丽姑娘，同时也是个手持青霜、来无影去无踪的侠女子，这可就非比寻常，引发了他无比的好奇。

“他们都走了，姑娘你坐下来说话吧！”朱允炆指了一下面前的椅子。

岳青绫“嗯！”了一声，点点头，走过来压着椅子一角，缓缓坐定。

朱允炆说：“喝茶呀！”

“不……我不渴……”

“你不用怕……这里没有外人……可以放心说话！”“……”岳青绫缓缓抬起头，向他望着，心里在想：要说什么呢？

朱允炆微微一笑：“你今年多大了？”

瞧瞧这个人挺和蔼，岳青绫的胆子渐渐放大，脸盘儿一偏，扫过眼角瞧着他——“您猜呢？”

“十六？”

“这么小！”

“二十？”

“这么大！”

“哈哈！”朱允炆开心的笑道：“那我知道了，今年十八了，可是？”

岳青绫看着他笑笑，没有吭声。

“刚才我就瞧见你了！”皇帝说：“打对面房顶上过来的，你是怎么练成这一身好功夫的？一个姑娘家，可真是了不起！”听见皇帝夸耀自己本事好，岳青绫心里好高兴，不自禁的低头笑了：

“您又夸奖了！”

朱允炆道：“刚才我问你，这身本事是谁教给你的，你还没告诉我！”

“是！”

岳青绫讷讷抬头瞧着他，含笑说：“是个住在观里的老先生，名叫‘六如轩主’！”

“六如轩主？”朱允炆道：“这名字像是个读书人！”

“他是个读书人！”

皇帝一愣。

岳青绫随即又接道：“可是他也会武，本事可大了，琴棋书剑，样样精

通！”

朱允炆点头赞道：“这可真难得！”叹了口气，他遂又道：“我身边就需要这么一个人，要是过去在朝的日子，就有这么一个人为我所用，那就好了！”

岳青绫道：“您别气馁，您还年轻……”

“是么！”朱允炆看着她，语重心长的说：“外面年轻，里面的心早就老了！”

一霎间，他脸上带出了怅怅神采。

“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除了这个身子还像是在活着，其实里面的魂魄早就死了……”他怅怅的说：“现在是如此，将来怎么样，可就知道了！”

岳青绫甚是同情的说：“你可别气馁……您还年轻，还可以东山再起！”

“哈哈……”

朱允炆大笑起来。

“说的好，东山再起！”摇摇头，他冷笑道：“谈何容易！就凭我身边的这么几个人？！”

“您可以登高一呼，号召四方呀！”

朱允炆“哼”了一声，苦笑着摇了一下头，没有说话，一时神色黯然，脸色越见阴沉。

庙里的和尚在敲钟了。

晚课已经结束，该是僧人们就寝的时间到了，此时此刻，天色已晚。

岳青绫本能的想到，该是离开的时候到了，可是爹爹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呢！

双手捧着桌上的茶，送过去道：“皇上，您喝茶！”

忽然她接触到了对方那一双含有异样神采的眼睛，不由得心里跳了一跳。下意识里，忙自搁下了茶碗，待转退后的当儿，那双纤纤素手，已为朱允炆紧紧握住。

“皇……上……”

一惊之下，岳青绫倏地睁大了眼睛。

“您放手……您……”

或是大过焦急，劲儿施大了一点。

随着她猝然挣脱的双手，朱允炆身子倏地打了个闪，砰地倒在了椅子上。面前的那碗茶水也洒了。

“阿，皇上！”

只怕是摔着了，岳青绫心里一惊，忙自欠下身子来，伸手去扶，便自如此，这双纤纤玉手，仍然落在了对方掌握之中。

“您……这……”

一霎间，岳青绫脸色绯红，真个羞煞。

挣了几下，没有挣开，不忍心再像先前那样施大劲儿，拍是摔着了，他是皇上，怎么可以呢？挣了几下，未能摆脱，索性也就不再动了。

气又不是，怒又不能，总是心眼儿里先就不忍，就这样，无可奈何的垂下眼皮来，向他瞅着。

眼神儿交接，传递着的只是彼此的窘迫，以及他诉说不尽的多情寂寞心声……

岳青绫只觉着心跳得好厉害，随着他火热的双掌，传过来的阵阵热浪，

电流般已自传遍了她的全身。尤其是他的那双眼睛，散发着的灼灼情焰，即使是一座冰山，也能被溶化了。

“啊……老天！”

心里这么喊着，岳青绫简直不敢再向他多看一眼，羞是羞死了，窘也窘死了，真恨不能眼前有个地缝让她能钻进去！

却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年轻的皇帝，他太热情、太寂寞，也太想要……

当他把嘴、脸贴向她粉酥的颈项，细致而轻微的向她亲吻挑逗时，岳青绫整个身子全都酥了。

“不……不要……不要……”

说着说着，她的声音小了，代之而起的却是眼前的一片朦胧，不知不觉间，粉泪簌簌，竟自淌下泪来。

回来的时候，天色才微微发亮，东方是那种灰蒙蒙的鱼肚子颜色。

岳青绫施展着轻功绝技，生怕惊动了爹。

她知道，岳天锡有早起的习惯，再晚上一会儿，保不住他老人家就起来了，是以特地赶了个早儿，趁着他未起之前……

醒来的时候，皇上犹自熟睡未醒。

羞死了、窘死了！也怕死了。

想到了刚才不久所发生的一切，青绫只觉得半身发麻，好一阵子还不能持平镇定，仿佛是打脚心向外面统统的冒着凉气。

还有什么好说的？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心里头像是倒了个五味瓶儿，说不出的那种感触，更似有无比的恨！恨自己的软弱、无耻……

那个人——朱先生，他睡的好沉、好死……照着她那会子的感触，真像是有一种冲动，恨不能跳起来拔出宝剑，一剑结束了他的性命，然后横剑自刎。……

她却没有那么做……

心里一软，什么都再别提了。

也像是任何寻常女人一样，心里头一团子乱，便只剩下了暗自饮啜、哭的份儿。

瞅着他的脸，好一阵子的内心挣扎。再想想……这档子事儿，果真责任在他，自己难道就没有一点儿错？怎么当时就那么听话、乖乖的驯服了……

真是，真是……

大错已成，什么都再别说了。

便自这么混混沌沌、偷偷摸摸的溜出了太苍古寺，一个人失魂落魄的悄悄回来了。

大黄狗“呜”的一声，扑到了眼前，俟到看清楚了她，便自不再吭声，只是频频的摇尾乞怜。

岳青绫手指按唇，轻轻的嘘了一声，生怕惊动了爹，叫它不要出声，它便真的一声也不出，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只是静静地向她瞧着。

悄悄的来到了父亲房外，隔着门听了听，里面没有声音，轻轻推推，房门未锁，“吱！”一声，开了道缝儿，直吓得她心里一惊。

所幸还好，没有惊着他。

却见岳天锡在床上，背朝里的躺着。

岳青绫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即发觉到父亲房里还点着灯，一截白烛，已燃烧到了尽头，蜡油淌满了半个红碟。

想必是，在此长几，他曾静静仁守，等候着自己的返回，直到夜已深沉，才自失望就寝，果真如此，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其实也已知道，一场暴风雨，就在眼前，眼看着就将来临了。

心里这么盘算着，岳青绫只觉着遍体冰寒，宛若置身冰窖，真恨不能眼前有道地缝让自己钻进去，好躲起来。

却是岳天锡睡在床上，一声也不吭，头也不回一下。

以他素日之仔细机警，断断不至如此，便是先前的一声门响，也万无不惊之理，果真如此，他此刻实在已经醒转，只是佯作熟睡，不忍向自己责难而已。

想着父亲的一生要强，极重义气，何以对眼前自己所犯下的如此大错，竟而容忍不发，设非是一腔“孤臣孽子”“忠君”思想作祟，简直万无此理……

想着想着，岳青绫只觉着心里一酸，竟自扑簌簌滴下泪来。

第二章 血溅古刹

嗖！一条人影，极其利落的拔身而起。

夜色里有似长空一烟，一起而落，便自踏足于庙檐一角。

紧接着，这个人第二次箭矢般的飞身而出，直向太苍古庙正殿前飞落。

日来风声鹤唳，庙里早已有了严谨戒备。

阿难和尚临窗而警，乍见此情景，鼻子里轻哼一声，陡地腾身而出。

随着他猝然的起势，右手大袖展处，打出了一掌沙门菩提子，忽咪咪，有似一天飞星，直向着眼前来人全身飞去。

这个人身材不高，像是穿着一袭缎质长衣，月色里闪闪有光，迎着和尚的一掌飞星，只见他身形微侧，滴溜溜一阵打转，袍袖飞舞里，已自把来犯的暗器，全数飞卷而逝。

紧接着，这人挺身而跃，噗噜噜，衣袖飘风声里，长躯直落，猛可里袭身而前。

行家身手，毕竟不同凡响。

阿难和尚一惊之下，直觉里乃自认定了来人的不是好相与。一口七星戒刀，原来就在手边，眼前情势，哪里有怠慢之理？

“什么人？！”

随着和尚嘴里一声喝叱，掌中刀陡然作响，一刀如电，直向着来人脸上猛力劈下。

这个人“哼”了一声，道：“好！”

迎着和尚的刀锋，双袖突合，“啪！”地一声，双手合处竟自把对方雪亮刀锋夹持于两掌之间。

阿难和尚心里一惊，待作势拔起，已是不及。

眼看着来人回身作势，右胯拧处，“呼！”地踢出了一腿，直取阿难和尚当心。

阿难和尚“啊！”了一声，忙自向左面拧身，却是不知来人出手有诈。

眼前这一腿，极是诡异莫测。

随着阿难和尚的一闪，这一脚看似踢空，却又不然，迂回盘转间，改直而曲，“噗！”地踢中在和尚右面肩窝。

力道极是猛劲。

阿难和尚一身武功非比寻常，下盘功力尤其大有可观，却是来人这一脚，力道万钧，更似擅以施展巧劲，双方猝然交接，阿难和尚竟自难以承当，身子一震，足足摔出了四尺开外。“叮当！”一响，手里钢刀亦为之摔落出手。

来人好快的势子。

随着他身子的猝起，嗖然前纵，燕子般的翩跹一起而落，足下飞点，只一脚，已踏向阿难和尚左面肩头。

阿难和尚身形未起，只觉着肩上一麻，便自动弹不得。

风引树梢，“唰唰啦啦”的响起了一阵小风。

借助于殿檐角落的一盏灯宠，瞧见了来人那张瘦削的脸，灰眉细眼，尖下巴壳儿。乍然看去真像是画上雷公。

阿难和尚心里一惊，转动之间，真力不继，才知道对方这一脚兼具“拿穴”之功，一时间遍体生寒，直望着对方作声不得。

“哼哼……”

打鼻子里一连哼了几声，这个人扬动着一双灰白的老鼠眉毛，“凭你这两下子，也敢跟爷儿们动手？差远啦！光棍眼睛里揉不进砂子，大和尚！有几句话问问你，要是你据实回答，便饶了你，要不然，嘿嘿！可就怪不得你爷爷心黑手辣，我就先把你这双‘招子’给废了。”

一面说时，探动右手，却把鸟爪子也似的两根手指，探向对方眸子，那样子极其凌厉，绝非虚言恫吓。

阿难和尚心里一急，喉咙里“咯！”地一声，直仿佛眼前就要断气。

来人这个瘦小汉子，左手轻探，一把抓住了和尚胸衣，就势松开了紧踏着对方肩上的脚。

阿难和尚只觉得身上一松，才自喘过气来。

“说！”瘦小汉子冷森森的直盯着他：“你这庙里住几个人，我不说你也知道是谁！他住在哪边殿里？”

阿难和尚“哼”了一声，摇了一下头，心里真是叫不迭的苦。

“你不说？！”

五指一紧，宛若是一把钢钩，直抓进和尚肉里。

“不必如此……”阿难和尚话声里透着冷：“你要见那个人，我带你去就是！”

瘦小汉子森森一笑，说了个“好！”字，五指轻收，方自松开了紧抓着对方的一只左手，却不疑阿难和尚心中有诈。

原来这个和尚生性极是刚烈，生就宁折不屈个性，无论如何也不甘屈服于眼前这个外人。

他其实早已存心必死，却是不甘这般受辱而已。

瘦小锦衣汉子手势方松，和尚一个“鲤鱼打挺”已由地上跃起，一只大手运足了功力，直向着对方脸上抓来。

锦衣瘦小汉子“嘿！”了一声，头势略晃，已自闪了开来。

阿难和尚一招失手，顿知不妙，心里一寒，待得抽身，哪里还来得及？

耳听着瘦小汉子一声冷笑，右手倏探，一起而落，电光石火般，已取向和尚面门。

“噗！”血光进现里，一双手指已插进了和尚双瞳。

阿难和尚痛呼一声，翻身仰面而倒。

蓦地，斜刺里有人断喝一声：“打！”

呼哧呼哧，一片疾风里，夹带着大蓬飞蝗，直向眼前飞来。

锦衣瘦小汉子一招得手，身子更不稍停，脚下疾转，直似鹤舞云霄，呼——地已闪身丈许开外。

耳听得一片叮咚声响，来人的一掌飞蝗石子，竟全数落了空。

紧接着人影交穿，一左一右，燕子穿帘般地落下两个人来。

锦衣瘦小汉子退身而观，才知来人是两个少年僧人。

紧接着一片衣袂飞卷，落下来一个皓首银髯的高大和尚。

“阿弥陀佛！孽障，孽障！”老和尚大是激动，手指颤抖，指着来人怒道：“你……这个孽障是哪里来的？”

话声未已，有如飞云一片已自腾身而起。

眼见着阿难和尚身罹奇惨，老和尚不啻肝肠俱断，再也顾不得佛门规矩，身躯一起而落，竟自施展出沙门奇技“铁扫帚”功力，大袖卷起，直向对方锦衣瘦小汉子脸上拂去。

来人个儿虽是矮小，一身功夫却是了得。

老和尚袖功厉害，他却也毫不含糊。

眼看着老和尚一片袖影，夹带着万钧巨力，拂面而来，锦衣汉子低叱了一声：“好！”霍地举手以迎，也同对方一样，飞起了袖影一片。

耳听得“劈啪！”一响，气招激荡声里，两个人倏地两下分开，呼然作响声里，各自仁立丈许开外。

老和尚一声长叹，手打问讯道：“阿弥陀佛！施主你好纯的功夫！”

虽然只是轻轻一扫，双方却已领略到彼此的实力。

老和尚以四十年凌厉的童子功力，竟自未能略占上风，非只如此，一只右臂乃自齐根发麻，可知对方这个看似瘦小的锦衣汉子功力何等惊人。

一惊之下，老和尚神色突变，对于眼前来人，再也不敢心存轻敌。

来人这个瘦小的锦衣汉子，霍地后退一步，冷冷笑道：“你大概就是这里的方丈师父，少苍老和尚吧！久仰！久仰！”

语音微顿，他随即桀桀有声的笑了。

“老和尚，你的胆子不小……”伸出一只手，指着对方，瘦小汉子一派官腔十足的道：“给你挑明了说吧，你这庙里窝藏着钦命要犯，和尚你有几个脑袋，竟然胆敢和当今圣上作对？嘿嘿！老和尚，就算你个人不怕一死，难道连整个庙里数百条人命都不管了？”

“阿弥陀佛。”

老和尚冷森森的苦脸笑道：“施主你说哪里的话？老袖如坠五里之雾，竟是全然不懂，太苍寺七百年古刹，佛门善地哪里又来的什么钦命要犯？施主血口喷人，更伤我门下弟子，却要你还我一个公道。”

瘦小汉子面现油滑的微微一笑。

“事到如今，老和尚你还给我玩这一套鬼吹灯么？好吧，既然如此，且容我入内一瞧！”

话声一顿，掠身而前。

老和尚冷冷一声：“岂能由你？！”

身势微闪，已拦身当前。

话已说明，对方用心实是再明显不过，这就可万万容他不得。

少苍老和尚身子一经靠近，双手乍合，一招“童子拜佛”，直向对方脑门上磕来。

瘦小锦衣汉子向左一闪，身势之快，有如飞鹰，嘴里怒声叱道：“和尚大胆！”

话声出口，右手向腰间一探，紧接着向外一翻，一道白光闪处，掌中竟多了一口软剑。

原来这口质地极软的兵刃，一直藏置在对方用以束腰的白玉闹腰之中，平素全不显眼，一经施展，才自现出，自是厉害的紧。

天方透晓，曙光氤氲。

来人这个瘦小汉子，其实大有来头，以其素来自大个性，分明不曾把老和尚这样一个人看在眼里。

这一霎，长剑在手，更不会手下留情。

一片剑光闪烁里，随着他猝然转动的身影，嘶然疾风里，一剑劈风直下，直向老和尚横腰便斩。

少苍老方丈双手一合，如封似闭，“呼！”地腾身而起。

来人锦衣瘦小汉子冷笑道：“哪里走？”

右腕振处，劈啪一响，一剑直取老和尚前心要害，剑身抖处，洋溢起斗大的一朵剑花，无限剑气阴森里，一剑分心直刺而来。

老和尚晓得来人厉害，这一剑精华内蕴，剑 吞吐，由此而观，来人大非易与，分明已深谙剑中三昧，大非等闲。

一惊之下，老和尚由不住打了个冷颤。急切间，正不知何以招架。却由右侧面“哧！”地响起了一缕疾风。

一线流光疾颤，直取向瘦小汉子正面前胸，其势绝快，宛若飞电。

瘦小汉子怒叱一声，长剑一振，铮然作响声中，竟自把来犯暗器吸附剑身之上。

随着他剑势微抖，叮当一声，乃自把这枚暗器抖落地上。

竟是一把二指来宽，半尺有余的细长飞刀。

说时迟，那时快，眼前人影一闪，一人横身而落，已自拦身当前。

来人一身疾装劲服，身材瘦高，背插长剑，浓眉大眼，望之英挺有余，正是朱允炆驾前最称得力的侍卫李长庭。

想是事关紧急，他也就不请自来。

双方乍然一见，前者锦衣瘦小汉子不由为之一惊，“唰”地拧身而退，一面按剑而立，有似儿啼般的发出了一声怪笑：

“原来是你——姓李的，咱们可是又见面了！”

李长庭目光灼灼，虎视着来人，面上神色极是愤怒，那样子直似恨不能把对方生吞下肚里。

“姓方的，你这是所为何来？”

一语道破了来人身份，正是当今大内最称厉害，炙手可热的锦衣卫首领之一——方蛟。

双方显然是旧相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场厮杀，在所难免。

姓方的来人嘿嘿笑道：“李长庭，事到如今，你还跟我装糊涂么？豺犬吠桀，各为其主，谁叫你跟错了主子？把那个倒楣的皇帝献出来吧，难道为了他一个人，还要大动干戈不成？”

这几句话，虽是强梁霸道，倒也在情在理。

看来，姓方的来人虽是单独一个，却也有恃无恐。

双方原是旧识，亦曾几度交手，开门见山，也就不必再言语掩饰。

少苍老方丈深恐李长庭被他一激，说出实话，那么一来，祸及僧众，可就罪大了。

聆听之下，老和尚颂了一声：“阿弥陀佛——”双手合十，向着李长庭着：“施主！这又是怎么回事？”

那样子倒像是真的毫不知情模样。

姓方的锦衣瘦子怪笑一声，面向老方丈道：“得了，得了！老和尚你少给我装孙子，实在告诉你吧，今天要是献出来那个小皇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这个庙可就休想得脱关系，老和尚你可得想想清楚，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几百和尚的事，你犯得着么？”

老和尚被他说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心里焉能不惊？却是错已铸成，为时已晚。

眼前之计，其实也是唯一之图，杀人灭口！

杀了这个姓方的，才是唯一上策。

“阿弥陀佛！”连老方丈也为之动了无名杀机：“李施主，这厮的话你可曾听了？这个罪名，太苍古寺可是担待不起呀！”

李长庭“哼”了一声说：“老和尚你放心吧，他走不了的！”

话声一沉，他随即转向来人，冷冷笑道：“方蛟，你来晚了一步，这一趟是白来了！”

来人方蛟森森的笑着：“怎么说？！”

“陛下不在这里，前一天已经走了！”李长庭说时身形转动，站了一个位置：“你这是白用了心思！”

方蛟先是一怔，紧接着一声狂笑道：“那也好，就拿你这个孝子贤孙回去交帐！”

却是李长庭较他更快，即在方蛟话声方顿之始，已自猝起发难。

随着他脚下的一点，霍地掠身而近。

人到剑到。

唏哩声响，长剑分心直刺而进。

方蛟叱了声：“好！”

那口百炼精钢所打制的软剑，就在手上，一声喝叱之下，反卷直起状如怪蛇，反向李长庭那一只拿剑的右手手腕上斩去。

李长庭“嘿！”了一声，左手突起，如封似闭，用“如来拿风”之势，向对方肩上拿去。

双方俱是一流高手，一经出手，即现出非比寻常之势。眼看着两个人在一经接触之下，“唰！”地向两下里分了开来。

却是方蛟心藏诡诈。此番而来，居心叵测，自不会就此罢手。眼见随着他的身形一落，肩后长披劈啪一声，他却已第二次转过来身子。

好快的身子！

随着他急快的转势，掌中软剑第二次出手，疾若电闪，直刺向李长庭左肋。

这一剑取势极快，攻其不意，堪称一流剑技之精魄，莫怪乎以李长庭之机警，亦所不及。

耳听得老方丈一声惊叱道：“啾！”

这“啾”字音，原是佛门中打禅时用以通关的一字梵音，老和尚急切间用以叱敌，竟自产生了效果。

方蛟这一剑原有十分气势，聆听之下，只觉得心头一震，其中微妙关键，在于气音相接，老和尚看来无奇的这一声喝叱，在常人听来，毫不出奇，却是听在行将运气以通剑身的方蛟耳中，意义可就大非寻常。

这一剑他原有十成把握，可以制胜，却自为老和尚一叱之下，以音涉气，破了常规。心头一震，手上略慢，乃自为李长庭游身一侧。

饶是这着锋利的剑身，亦在他左腋下方，划开了半尺来长的一道口子，左及毫厘，即行伤了皮肉。

李长庭一惊之下，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由此而观，这个方蛟确是极厉害之人，剑术大是可观。

一剑落空，方蛟已自腾身掠起，极是巧快的翻身于寻丈之外。

李长庭惊魂甫定，压剑以视，越加怒不可遏。

却见当前的方蛟一声怪笑，道：“姓李的，你还不服输么，我看算了吧！”

目光一转，盯向少苍方丈道：“还有你这个和尚，当真要与朝廷为敌不

成？”

“阿弥陀佛！方施主你言重了。”

话声一顿，老和尚已万难自己，一面向身边两个僧人道：“快快把住持师父扶进去，好生医治！”

二僧人答应一声，随即上前，扶起了地上的阿难大师。

老方丈又道：“传话罗汉弟子，看住山门，不许任何人出入。”

二僧应了一声，连连离开。

方蛟一声冷笑道：“好呀，老和尚你这是真要造反啦？”

“施主你说对了！”老和尚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这叫做官逼民反，方施主，今夜晚你便留在老衲我这庙里，怕是你回不去了！”

话声一落，有似狂风一阵，已然扑身向前。

老和尚数十年佛门修习，心如古井无波，岂能妄动无名？无如此番事关全寺安危存亡，说不得也只好全力与对方一拼。眼下随着他的身形一落，一双大袖蓦地直向对方脸上拂去。此番情势紧迫，不得不全力以赴。

双袖抡动，施展的竟是他多年浸淫的“流云铁袖”之功，长袖抡动，有如一面铁墙，直向方蛟脸上拂去。

老和尚杀机一起，一不作、二不休。杀人灭口，这就非要置对方于死地不可。

方蛟冷哼一声，舍剑不用，抬臂以迎。

此人端非易与，于侧身大内之前，早已蜚声江湖黑道，一身内外功夫，俱称可观，练有“铁琵琶功”，左右开弓，极称一绝。

可真是无独有偶，流云铁袖碰上了铁琵琶功，堪称旗鼓相当。

耳听得“蓬！”地一声，双方已自接触。蓦地和尚双袖化刚为柔，噗噜噜紧紧缠住了方蛟的那截铁腕，“嘿！”的一声，扯了个笔直。

老和尚原以为凭恃自己数十年来所练童子功内力，足能将对方整个身子拔起、摔出，便可出奇制胜，制其于死命，却是不曾料到，这个看来矮小的人，功力竟是如此扎实，硬来软来，一样都无能制胜。

非仅如此，方蛟更以此拖住了对方双手，即在他一声喝叱之下，右手软剑陡地抡起了一片霞光，反向老和尚臂上卷去。

老和尚其实早已想到了对方的有此一手，无如双袖受制于人，急切间摆脱不开，情急里乃自施展了一手金蝉脱壳，随着他身子的一个倒仰之势，将一领杏黄袈裟平空脱落，一翻而起，飘身于丈许之外。

对于老和尚来说，实在是前此未遇的奇耻大辱。

“好个孽障！”

嘴里喝叱一声，右腕翻处，已把藏自怀内的一串沙门念珠挥手打出。

“喇啦啦！”一片星光闪动，夹带着大蓬尖锐风声，直向方蛟全身袭到。

这串黄玉念珠，平素老和尚总是不离身侧，殊不知更是一件称手的暗器。

随着和尚内力逼迫之下，一百单八粒玉珠，纷纷挣脱绳串，以满天花雨之势，一古脑儿直向着方蛟全身上下包抄过去。

值此同时，老和尚嘴里发出了一声断喝，一片衣袖带动着他高大的身影，宛似拍岸狂涛，混杂于满天暗器佛珠之后，同时向对方攻到。

力求全胜，老和尚不惜施展出全身功力，甚而以身为刃，整个身子都卯上了。

这一式“惊涛拍岸”，连带着一百单八粒沙门佛珠，不啻蕴集了老和尚

全身功力，却是对方那个来自大内的方蛟，极是狡猾。

耳听着他的一声喝叱，单手旋处，竟立即把身后的一领长帔飞掷而出。

这一手却也事出突然。

方蛟必然意识到对方来势的锐不可当，才自兴起了这个“金蝉脱壳”的妙计，再听着“劈啪！”一声脆响，随着方蛟的出手，飞出了黑云一片，迎着老和尚满天花雨的一天佛珠，迎合之间，全数坠落地上。

把持着一霎良机，方蛟本人燕子也似的钻天直起，直落向庙檐一角。

他既然胆敢单身独探太苍，自是有恃无恐。眼前身影乍落，更不少缓须臾，随着他的身躯前弯，左手后背，已然发动了身后机关。

耳听得“咔！”的一声细响，一溜子碧绿火光，发自方蛟背后，直奔老和尚落身之处。

原来这个方蛟最是为人卑鄙齷齪。此行前来，早已存有深心，身后五云喷火筒，原是黑道江湖最称毒恶的暗器，他却把它携带引用于大内皇宫，成为当今锦衣卫的厉害杀着之一。

眼下随着方蛟的发射，耳听着“轰”然一声巨响，火星四溅里，冒起了一股冲天火焰。

老方丈幸而发觉得早，即在方蛟弯身之始，即已发觉不妙，随即腾身而开，饶是如此，身上亦为飞溅的硫磺火星所中，哧哧声中，爆出了火光一片。

这番突发，终至使各人认清了来人伎俩，俱不禁大吃了一惊。

李长庭嘴时怒叱了声：“不好——”

话声刚出，简直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方蛟却已第二次发出了烈火毒弹。

一蓬大火，起自殿角木柱，像是正月里玩放的花炮一般，顷刻间衍生起一大片火光。

老和尚方自熄灭了身上之火，见此情景，怒声咆哮道：“好个孽障！”

话声出口，飞也似的扑身而上。

方蛟其时已闪身当前正殿，待将第二次如法炮制，李长庭却自侧面燕子也似的飞身而临。

身到，剑到。

“唰”！——银光泻处，直取方蛟背项。

剑势疾猛，终使得方蛟不得不还剑以迎，如此一来，那一枚烈火毒弹，终至不及发出。

这一剑李长庭出手至猛，简直不给对方以缓和之地。方蛟仓猝举剑以迎，已是慢了一步，急切间，即为李长庭一掌劈中右肩，身子打了个踉跄。

老和尚恰于这时扑到，随手抄起了一根门栓，直向方蛟当头打来。

方蛟举剑以迎，“呛当！”一声，削下了对方木栓一截，紧跟着身形一转，闪出了丈许开外。

“老和尚你还要打么？”

说时方蛟仰天狂笑，大声接道：“你们已被我带的人围住了。”

话声方住，耳听得墙外人声喧哗，火光明灭里，一连闪进来两条人影，却为四面八方涌来的僧众战作一团。

古刹里蓦地响起了当当云板声，其声清悠，静夜里格外刺耳。

整个太苍古庙一时间为之大肆震惊，人声沸腾里，数百僧侣，纷纷夺门而出。

到处是兵刃的交接声，灯光、火光，混杂在人声吆喝里，今夕何夕？果

真是大事不好了。

仿佛是仍在无边绮丽的睡梦之中……却为人轻轻推了一把！

“爷您醒醒！”

耳边上响着叶先生的声音。

朱允炆蓦地由梦中惊醒，一个咕噜翻身由床上坐起，昏黯灯光里，却只见眼前黑压压一片，跪满了人，叶先生倚床而立，脸上充满了焦急。

“锦衣卫来拿人了，先生快快起来……迟了可就误了大事了！”

“啊！”一惊之下，朱允炆真像是吓傻了。

接着两个太监，慌张的给他穿鞋，张罗着穿上了衣裳。

耳边上传过来隔院的打杀人声，兵刃交接的叮当声音，更是清晰可闻。

朱允炆心里一怕，一屁股又坐了下来——

“皇上放心，臣护驾，保护皇命，万无一失！”

说话的是宫天保。

一面说闪身而前，屈膝蹲下：“奴才背着皇上，皇上请放心，错不了！”

另外还有两名近卫，高鹤行、钱起，俱都长剑在手，紧紧护侍，左右不离。

朱允炆又自“啊！”了一声，强自镇定着，而叶先生看着道：“怕是来不及了……黑天半夜……去哪里呢！”

“先生不必担心，一切皆有奴才随行照顾！”

话声未完，外面院子里传来一阵敌器，朱允炆神色一变道：“这是——”

叶先生道：“这里有老方丈打发的三十名僧众防守。暂时可相安无事……先生快着点……迟了怕误了大事了……”

“好……好……我走、我走……”

旋即由宫天保背起了他，一行人张惶夺门而步出。

老方丈忙中不乱。

三十名达摩院弟子，尤称得力，奋力抢救之下，迅速扑灭了两处大火。

原来大内来人虽多，却为老方丈、李长庭以及本寺数百名僧侣奋死迎战，困斗于前面大殿。这里偏殿显还不曾为敌人所发现，暂时片刻相安。

宫天保背负着朱允炆，一行二十余人，张惶来到了后面院子。

一个和尚在前面领路，推开了一辆堆有柴草的板车，现出了一扇小小边门。

叶先生向和尚道了声谢，一行人匆匆步出。

这是一道通向山里的秘径，平素居安思危，叶先生等曾多次勘察，以防不测，想不到今夜果真用上，亦属不幸中之大幸。

当下秦小乙与另一位太监打着灯笼，在前面带路，宫天保背着朱允炆居中，高、钱二侍卫紧附左右，一行二十余人蜿蜒而前。

天黑雾重，山路迂回，虽有灯笼前导，所见亦不过丈许内外，甚是模糊。

所幸宫天保精擅武功，脚下甚是稳健，又有高鹤行、钱起两名卫士左右相护。披荆开道，一路紧行，眼看着已入丛林。

至此回看太苍古刹，虽不复在望，却时有熊熊火光，冲天升起，打杀嘶叫声，亦时有可闻。

想不到敌一方出手如此猛厉，硫磺烈弹大肆攻击之下，太苍寺终不免为之火起，一时之间，烈焰滚滚，火星四下流窜，片刻间乃自不可收拾。

耳听着阵阵劈啪声响，火焰高耸，浓烟滚滚，整个半边天都为之染成红

色。

回身观看，打量着一天火势，每个人心情都至为沉重，久久不能置言。

太苍古寺看来是完了，自唐迄今，耸峙于八达岭的这座古寺，已有千年不朽基业，想不到一朝逢劫，竟自焚毁于旦夕之间。眼看它吞噬于弥天大火，重重烈焰里，再想到陷身庙里的数百僧侣、老方丈等一行的性命安危，每个人都忍痛不住，一时淌出了伤心之泪……

天是蒙蒙的亮，近乎于惨白的那种颜色……

林子里弥漫着茫茫的雾气，树枝、叶头、草上……眼睛所能看见的地方，到处都滚动着晶亮的水珠——一枝草、一点露。大自然的分配，竟是如此的微妙，似乎是在不知不觉里，秋天的脚步已然悄悄降临了。

盛暑方过，却已有了秋的凉意。

尤其是在山上所谓的“高处不胜寒”……

经过了一翻长途跋涉，山路崎岖，荆棘遍野，再加上天又黑……昨夜这漫长的一夜，真不知是怎么挨过去的？

对于曾是贵为天子的朱允炆来说，眼前的经历，感触极深，记忆中似乎也只有四年前深宫城破，燕军深入，自己一行张惶由地道出宫，连夜奔走的那一次才堪比拟……同样的故事，想不到四年之后的今天，竟然又再次的上演，两者之间，竟是如此的类似……便是眼前身边的这几个人，也都相仿佛。

所不同的是，那一次皇帝身边前呼后拥，虽然是逃难之中，仍有其一定的威仪，哪里像今天这般凄凉的场面？

朱允炆半倚石壁，昨夜的亡命奔驰，大伙筋疲力竭，一旦倒下来，猪也似的，全都睡着了。

却是他偏偏感触良深，身子骨又酸又软，脑子里却是思潮起伏，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这就坐起来吧。

虽说是落难逃离之中，也有人人为他特意打点。

下面是厚厚的皮褥，身上锦被半曳，朱允炆这个落难的皇帝，这一霎看来，脸色泛红，情绪异常高亢，他有太多的思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宫天保、钱起，一左一右，就在他脚前横地而寝，一夜的奔走，早已筋疲力尽，眼前更不禁发出了沉重的鼾声……

似乎是每一个睡着的人，都发着沉重的出息，一时间鼾声起伏，汇集成一片起伏波涛。

哪里像是人哪，像是倒在地上的一群野兽、一群山猪。

朱允炆是越发的睡不着了。

看着看着，他心里兴起了一种歉疚，这些人原应是每个人都有有一个快乐的家，得势也罢，失势也罢，总还能家人团聚，不失其乐，却因护侍自己，什么都抛弃了，甚至于连生命都朝不保夕，如今形势险恶，敌人更似在步步紧逼，是否能逃过眼前的大劫，犹是在未知之数……真正是不忍卒思……

他却又觉着一种孤单。

这么多的人，这么多条性命，其实和自己绝无相干，敌人急急想缉的，只是自己这个人，这条命，不擒杀自己，绝不甘心，唉唉……自古艰难惟一死，真要是拼舍了这条命，一了百了，也就不会平白无故的连累这些其他的人了，看起来，自己这个人非但无能居天子之位，甚而为德不足，实有愧生

于天地之间了。

心里的沮丧，真正到了无以复加地步。

凌晨的寒风随着雾气，一丝丝透体而入，侵袭着他，朱允炆直觉的感觉着有些冷，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前面两丈处古松下，插着一盏灯，随风而颤，摇曳出一片昏黄光色。

这个时候，应当是四更残末，天将五鼓，不久即将天亮了，却是大家伙累了一夜，以昼为夜，睡起觉来，预想着一觉醒转，必当是午后时分，再次起程，势将又连夜而行，下一站又当是哪里安歇？

其实，敌人居心叵测，丝毫未也曾放松，眼下说不定正倾全力，在搜索山林，果真如此，这里虽地处隐秘，也保不住就得安宁……

这么一想，朱允炆真有点坐卧不安，越加的心绪不宁起来。

眼前人影一闪，一个人猛地飞身而前，手里更拿着一口明晃晃的宝剑。

朱允炆“啊！”地吓了一跳！

那人低声道：“先生勿惊，奴才是高鹤行——”

“是你……”

来人高鹤行，四十上下年岁，原与李长庭、钱起、宫天保同在大内锦衣卫当差。

这人长手长脚，背拱如驼，其貌不扬，其实武功与李长庭应在伯仲之间，算是昔日锦衣卫士中之佼佼者，只因为相貌丑陋，一口山西话听来不惯，是以不为朱允炆欢喜，对他自不重视。

此番李长庭御敌未返，护驾的重责大任便落在了他的肩上。

却是这人外表木讷，话不多，但是心思缜密，对于朱允炆防护极是仔细。

即以眼前而论，在一夜苦行之后，其他人俱都熟睡不醒，他却依然守护不眠，作临场戒侍，着实难能可贵。

乍然发觉到来人是他。

朱允炆才自缓缓点头道：“吓了我一跳，原来是你！你没有睡觉？”

“奴才不累，还不想睡……先生怎么还不休息？天快亮了……”

“唉！”朱允炆叹息道：“哪里睡得着？！”

一面说，索性撩开了被子坐好了。

高鹤行忙取过一领披风为他披上，小声道：“先生还是早些安歇吧……一切有奴才在，回头起来，还要赶路呢！”“我睡不着！”朱允炆道：“你来得正好，我一个人正闷得慌，你就陪着我聊聊吧……你坐下！”

“奴才遵旨！”

说着，高鹤行便在一截树根上坐下来。

朱允炆关心的问：“李长庭怎么还不回来？你看他有危险没有？”

高鹤行摇摇头说：“奴才不敢瞎猜……李长庭功夫很高，以奴才想，纵然不见得能是对方的对手，退一步也应该可以保住性命……只是奇怪，他何以迟迟不见回来？……”

朱允炆皱眉道：“什么？敌人是谁，这么厉害？连李长庭也不是对手么？”

“这……奴才可就不清楚了……”

停了一下，他才又道：“敌人里面有个姓方的，还有个姓井的，很是厉害，要是李长庭遇见了他们，可就……”

朱允炆不觉怔了一怔，他已不只一次的听见这两个人的名字了，高鹤行

既然也这么说，足见这两个人断非易与之辈。

一时间，他心里大大生出了隐忧，不禁为着李长庭的目前安危担起心来。

“先生好好歇着吧！天快亮了。”

高鹤行说了一句，拱身站起，方待退后，耳边上却似听见了什么异声。

朱允炆也听见了。

一缕尖细的破空声，自远方划空而过，像是哨子般发出了长长的声音。

高鹤行登时神色一凝，抖手打出了一枚飞蝗石子，却不是飞向空中，而直袭向当前那一盏高挑长灯。

“波！”的一声，纸灯应声而灭。

登时，眼前一片昏暗，东边天的一线曙光，鱼肚子白色，看起来也就格外显眼。

朱允炆吓得身子向后缩了一缩，“那是什么？……”

说话时候，高鹤行已飞身纵出，他轻功极好，一连几个起落已是十数丈外。说时迟，那时快。即在他身子方自站定的同时，“唏哩！”声中，天空中再一次传过来前闻的尖锐声响。

黎明前的晨曦，甚是晦黯，看不清空中到底是个什么物体，银灰灰的闪一闪，“叮！”的一声，射向山壁，反弹而坠。

高鹤行身形前纵，赶到近前，弯腰拾起来一看——

一支弯曲如蛇的小巧响箭。

这玩艺儿制作精巧，断非一般江湖人所施展。高鹤行出身大内，一望即知，正是昔日锦衣卫惯常使用的玩艺儿。

见微知著，不用说，敌人一面已有人发现这里，正自施展讯号，通知同僚。

果真如此，可就大事不妙。

高鹤行心里一惊，却是惊中不乱，当下右手翻动，用“甩把”之势，“唰！”地一声，把手上响箭以全力掷出，手法疾劲格别，极是内行。

这便是高鹤行聪明的地方了。

眼前施展，故布疑阵，以得自敌人之响箭，给敌人以错导，高明透顶。

响箭出手，发出了极其尖锐的一声哨音，却是取势迂回，向着左面相反方向飞坠过去。

敌人一面，在不明就里情况中，万难分辨，势将作出错误判断。

高鹤行响箭出手，人已飞纵而起，起落之间，一如燕子的翩跹，落身于数十丈外。

高鹤行落身之处，正是前此响箭来处，他以为这个发箭的敌人，事在关键，最是要紧，当尽全力给以歼灭，乃可暂时相安。

这个判断，甚是正确。

殊不知暗中敌人竟与他打着同样算盘，即是恨极了他，决计要取他性命。

如此一来，正是不谋而合。

高鹤行身子方一袭近，猛可里左前方树枝哗啦一响，一条人影箭矛也似飞向眼前。

来人一身黑色紧身衣靠，头扎网巾，一看之下，即知出身大内，这类衣着，高鹤行当年亦是常穿，说起来双方原是一家，想不到一朝环境变迁，竟成了彼此不能见容的敌人。

“好可恨的东西！”

黑衣人嘴里喝叱一声，右手突扬“咔！”地一响，发出了一枚袖箭。

仗恃着皇家大内实力，这些锦衣卫士即使在兵刃、暗器一面，也屡有推陈出新。

即以眼前这枚小小袖箭来说，便是甚具匠心，箭身虽是小巧玲珑，分量却是不轻，别外在箭头部位，更有特别机关，一经着力，即会由箭矢头上两侧，弹发出两枚倒刺，如此一来，若要拔出，便非得要连同一大块肉一并挖除不可。

高鹤行既是大内出身，自然省得，随着背后一口弧形剑的忽然展出，“当！”一声，已把眼前这枚小小袖箭，卷上了半天。

紧跟着黑衣人的一声怒叱，双方已凑在了一块。

来人手上是一把软兵刃，随着他身子的一个急切，“哗啦！”一响，把一根十二节亮银软鞭抖了个笔直，蓦地向着对方前心就扎。

高鹤行“哼”了一声，弧形剑倏地向外一翻，“呛”地一声，点开了对方鞭身，却是一截剑尖，戏剧性的插进了软鞭的环结。

高鹤行忽地运力一挣，力道至猛，叱了声：“撒手！”

来人足下一踉，由于事出仓猝，简直难以把持，手一热，一根十二节亮银鞭“呼！”地脱手而出。

黑衣人“啊！”了一声，简直不及作出任何反应，紧跟着高鹤行的踏前一步，右手突出，“噗！”的一掌，击中在他的前胸之上。

这一掌内力充沛，高鹤行则决计要索取对方性命，掌下极见功力，内力吐处，黑衣人整个身子蓦地平飞了出去，只听得“碰！”地一声，撞向大树，登时倒地不起。

高鹤行决计取来人性命，自是出手极狠，身形一晃，飞纵而前，弧形剑霍地抡起，待将向对方头上劈下，猛可里身后树丛哗啦一响，一人怒声叱道：“大胆！”

随着这声喝叱之下，两支小矢，透风而至。

高鹤行狠了狠心，掌中剑硬是不停，“喀喳！”一声，劈中地上黑衣人顶门，登时一剑了帐。

同时随着身子的一个疾转，掌中剑已盘飞抡出，“咯！”的一声，把飞临身后左面的一支暗器劈落地上，却是右边那一支，无能闪开。

“噗！”正中肩上。

对手劲儿出奇的大，加以暗器本身亦是经过特别设计，分量远较一般沉重。一经着肉，深入寸许，乃自深深嵌进肩胛骨缝之中。

高鹤行痛的打了个冷战。

——他是出了名的硬汉，疼也不会出声。

却是眼前这一箭深入骨缝，疼的厉害，忍不住“吭”了一声，随着身形的一个疾转，“呼！”地跃身而起，顾不得打量敌人，反手抓住了肩上暗器，入手轻软，竟是一支雪白鹅毛。

这才知道了，所中的暗器，竟是一支“蛇头白羽箭”。

这玩艺儿在暗器中至为狠毒，由于暗器本身重心，全在蛇形的头上，箭尾极是轻飘，着不得力。

高鹤行急切间用力一拔，顿为之首尾脱离，把一截蛇形箭头深深陷在肉里。这一动，牵动筋骨，直疼得他全身直颤，差一点倒了下来。

眼前疾风袭面，敌人已闪身而前。

竟是个猴儿样的锦衣瘦小汉子，兔耳鹰腮，尖下巴颏儿，真正是其貌不扬。

却是这副嘴脸，一经落在高鹤行眼里，由不住竟使得他为之大吃了一惊，“你——方蛟！”

“不错，姓高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双方既也是旧相识，倒也无需要再多噜苏。

“嘿嘿……高鹤行，你的好伎俩！”

显然指的是先时响箭误导的那档子事，不用说这件事定然给与他们相当困扰，方蛟便是为此特来打探，其他各人很可能因此受骗。

高鹤行情知，今天遇见了这个煞星，定然凶多吉少，更何况右肩箭伤极重，这一霎奇痛砭骨，便是抬动一下，也是不能。

“姓方的，你高抬贵手吧！”高鹤行脸现沮丧的道：“就算为你子孙积德吧！”

这话不是为他自己，是在为朱允炆求情。

方蛟哪里听不明白？目光扫处，晨曦里隐隐腰见许多人掩身林内，不禁神色为之一振。

此行出来，朝廷颇有重赏。

谁能生擒前皇帝朱允炆归案，擢官三级，另赐白银万两。

看来是时来运转，这个福份活该落在了自己头上。

一经着念这里，由不住方蛟顿为之心花怒放，腰身一拧，嗖地腾身而前。

却是高鹤行从中作梗，硬是不容他称心如意。

随着他双肩的一晃，“唰”地一个快闪，拦在了对方身前，这一霎剑交左手，更不容情，劈头带脸直向着方蛟脸上直劈下来。

“嘿！”方蛟一声喝叱。

长剑抡施间，“叮当！”一响，已把对方看似凶猛的一口弧形长剑磕开一边。

“你是找死！”

紧跟着翻身拧腿，“噗！”地踹在了对方胯骨腰间。

高鹤行右肩负伤，箭头深嵌骨隙，伤在筋脉，连带着整个半身俱似麻软不堪，自是行动大感不便，眼前吃方蛟一脚踹在腰上，自是万难抵挡，身子一翻，噗通！跌倒地上。

方蛟一声喝叱道：“老小子，你纳命来吧！”

话出，人起，翩若飞鹰。起落间已来到眼前。随着他的身形探处，冷森森的剑锋，直向着高鹤行前心猛扎过来。

“当！”一声，被高鹤行横剑架住。

架是架住了，却是力道不继，手上一软，竟吃对方长剑滑落，“噗！”一声刺中他左面下腹，高鹤行用力一挣，鲜血四溅里，整个下腹竟为对方剑锋横剖而开。

不容他再生异动，紧跟着方蛟的手势乍转，冷森森的一截白刃，已贯穿了高鹤行前心要害。

剑起、血进——

哧——足足窜起来尺许来高，顿时命丧黄泉。曙光交驰，雾气弥漫。

天亮了，却仍然含蓄着几许夜的朦胧。

石洼子低到不能再低，一片杂草蒺藜衍生当前，人也只能屈膝而坐，想

站起来都不行。

朱允炆跑掉了一只鞋。

惊惶忙乱里，大家都跑散了。

也只有他——宫天保，他——钱起，两个人拼死保护着他，其他各人俱已不见，半数都已遇难，其他吉凶未卜，可就下落不明了。

敌人的搜山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只消把耳朵贴紧石壁，便可分辨出一些声音，靴子踏过的声音……刀剑砍碰在木石上的声音……其他各样的声音……总之，敌人一面，显然早已不只方蛟一人，很可能眼前已然大军云集，或是正在集结……

总之，情形不妙。

越来越是不妙。

一滴水珠滴下来！

又一滴滴下来！

无数粒水珠，四面环渠，落下来后铮淙有声，颇有韵律。洼子里到处都积结着小小的水潭。

四面都是山。

抬头也是山——万丈高崖简直是当头直压下来，却是在距离地面不足丈许光景，忽然停了下来，露出些参差不一的石头条子，狼牙样的狰狞。

一个人便藏身这里。

朱允炆几乎是支撑不住了。

倚身在石壁上，一脸的憔悴、无助，名副其实的一副落难光景。

鞋掉了一只不说，衣服也破了，手臂上一道红一道紫，满是擦伤，这里蒺藜遍生，荆棘到处，一不小心就有被刮伤的可能，更何况张慌落难之中？

也许一刀杀死了，反倒来得干脆，像现在要死不活的这种“半吊子”滋味可真是不好受。

随惊带吓，朱允炆早已三魂悠悠，这一霎虽然看似无恙的仍然活着，实在是在感觉上，比死了的滋味也相去不多。

洼子里蒸腾着浓浓的雾气，炊烟似的迅速上升，很快的弥散而开，茫茫大片，莫辨西东。

钱起由外面几乎是爬了进来，向着呆痴的朱允炆悄悄说道：“爷放心……没有人……”

朱允炆向他看了一眼，呆滞的眼神，缓缓移向洞口，继续捕捉他未完的心思、幻想……

宫天保用一条破布，把左腕上的一处伤痕紧紧裹住，神态显示着一种亢奋，很不安宁。

他已是九死一生。这一剑，便是在暗袭方蛟不成，为其反手所伤，留下来的。

如此，他已尝到了方蛟的厉害。李长庭不知所踪，高鹤行也已丧生，剩下的二人——自己与钱起，看来俱不是方蛟的敌手，一旦遭遇，凶多吉少，目前也只能忍辱偷生，以图后策了。

什么东西都丢下了，倒是皇上的那个贵重箱子还不曾抛离。

箱子里有赖以生存的金珠细软，还有一颗玉玺；过去四年，无论走到哪里，这颗国号建文的开国至宝都不曾离开他的左右……事实上，朱允炆一直都还不曾死心，仍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起死回生，登高一呼，重登大位……

如今看起来，这个愿望即使不算是梦想，也是越来越距离遥远了。

昨夜没吃完的食物，还带在身上。

钱起小心的摊开来，不过是几个糍饭团子而已。他双手捧起来一个，恭敬的呈上去。

“爷，您将就着用一点吧！”

朱允炆回头看了一眼，苦笑着摇了一下头。

“我，不饿！”

开口一说话，才自觉着声音都哑了。

人真是脆弱到极点的东西，不过是一夜光景，就变成了这个样！往下来还能再支持多久？可就知道了。“不想吃……”他又说：“只想喝口水……”宫天保在一旁应了一声，四下看看，水倒是有，也清凉干净，就是找不着盛水的东西，只好先把手洗干净了，双手掬起一捧，送到了他跟前，“先生……”

朱允炆看了一眼，一声不吭的弯下身子，就着他的手，一口气把他手里的水全喝光了。

“还要不？”

“够了……”

声音依然是哑的。随即背靠着石壁，不再说话。宫天保近瞧着他的脸，红红的，像是热度很高，看样子许是发烧了。

想想看，一夜没睡，连惊带吓，再受了些寒，还能不病？“先生您觉着怎么样？不舒服么？”

“不……”朱允炆摇摇头，忽然说：“他们都死了么……都不在了……”

“先生是说？”

“我是说叶先生……秦小乙……还有老和尚他们……他们都在哪里？”

“逃散了！”宫天保说：“老和尚他们不知道，但叶先生、秦小乙他们一定都还活着！”

钱起点头说：“爷放心吧，爷忘了临走的时候，不是说好了，散了不要紧，最后都到重庆去……到了重庆大家又都团圆见着了！”

“嗯……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朱允炆含糊的说着，随即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宫天保趋前听听，小声说：“睡着了！”

于是脱下了自己一件衣服，小心的为他盖在身上，向着钱起摆摆手，两个人聚在一起，转向一隅说话。

钱起说：“病了？”

宫天保点点头：“八成儿是受惊了，看样子还有点发烧！”

“这可怎么办？”

宫天保摇摇头，指了一下外面，两个人于是潜身爬出石棚洼子。

“这可怎么办？”钱起说：“难道一直在这里耗着？”

说话的当儿，上面山坡传过来一阵人声，有人在大声喝叱。紧跟响起一阵“隆隆！”之声，似有什么东西，直滚下来。

宫天保打量一眼，叫了声：“石头！”慌不迭一拉钱起向谷中跃开。

紧接着四下里响起了一阵喀喳爆响，大片林木从中折倒，有的甚而连根拔起，连同滚落的巨大山石，一并落向谷内。

想是敌人找人不着，兴起了这个怪主意，竟然发动了滚石阵势，迫使匿藏的朱允炆等为之现身，或是就此葬身谷内！

眼看着敌人这般毒恶伎俩，宫天保钱起俱都为之色变。

惊愣的当儿，一块巨大的三角石块，由高处一路飞崩，石屑纷飞中落了下来，险险乎落向二人身前不足丈许远近。直把二人吓了一跳。

看看不是好相与，钱起待将转回石棚，却为宫天保拉住道：“等等！”说话的当儿，似已听见了什么响动。

宫天保以手按唇，嘘了一声，小声道：“有人摸下来了！”

“谁？”

宫天保摇摇头，只是留神倾听。

谷里雾气甚重，到处都是白茫茫的，看不甚清。

宫天保冷笑一声，压低了声音道：“不管是谁，既然来了就不能让他活着回去！”

钱起点点头，一反手，把插在两膝上的一对匕首拔了出来。

宫天保说的不错，眼前已无退路，绝不容敌人再行接近，且是手脚更需利落，若是容得敌人出声招呼，一切都完了。好在眼前的一片迷天大雾，正可人不知鬼不觉的干下杀人勾当。

十数丈外，有人挥刀砍树，正自向下移动，点子来了！宫天保、钱起相互对看一眼，随即向两下闪身而开。对方来敌，显然也是两个。

其中之一用着沉重的脚步向上走着，“他娘的，抓住了这个小皇帝，老子非在他身上捅上十七八个窟窿不可，这阵子可把老子们整垮了！”

嘴里说着，一面挥动兵刃，砍伐着当前的野草，忽然“唷！”了一声，大声骂道：“什么玩意？！这么多刺，噁……唷……格老子，把老子整垮了！”

开口“老子”闭口“格老子”，原来是位川道上朋友。

这里棘刺极多，一不小心自不免受伤。

另一个停住脚步，大声道：“怎么回事？扎着了？这刺可厉害啦！”

前一个道：“谁会藏在这种地方，回去算了！”

另一人说：“那可也难说，反正快到底了，一万两银子哪，兄弟！”

二人间隔不远，却因雾气太大，竟至不能互见。

口操四川话的一个，又黑又瘦，施一口斩马长刀，后一个既高又壮，背背长弓，两只手各运着一口鬼头刀，极是娴熟锋利，刀光闪烁，当者披靡，片刻间，当前荆棘已为他清理干净。

却是，一个人蓦地摸到了他的眼前。

双刀汉子“咦！”了一声。只当是自家人，雾气中看人不清。对方来人钱起的一支判官笔，早已脱手而出，“噗！”地刺中他咽喉要害。

双方间隔甚近，原是无需如此，钱起却唯恐他出声招呼，即使兵刃交接，亦引为忌，乃得出此狠招。

双刀汉子怎么也料不到会有此一手，登时双眼一翻，直挺挺的倒了下来。

钱起飞身而前，由对方咽喉拔出了判官笔。

却在这一霎，另一面的宫天保也以迅雷不及掩耳身法，掩到了口操川音的黑瘦汉子身边。

黑瘦汉子霍地一惊，而后一退道：“谁？！”

宫天保一口鱼鳞刀，随着他疾快的进身之势，一刀直向对方胸上扎来。

“嘿！格老子！”“当！”一声两口刀碰在了一块。

黑瘦汉子才知道不是好相与，大吼一声：“来人哪，在这里！”话声出口，一个咕嚕，翻出七尺以外。

宫天保大吃一惊，飞快的赶上一步，手起刀落，却是砍了个空。

宫天保身手原是可观，只因身上多处负伤，行动不免大受影响。

一刀砍空之下，不禁慌了手脚。

黑瘦汉子嘴里大声喊道：“来人哪，人在这里！”

猛可里空中嗖的落下一人。

雾气里，只见对方青巾扎头，甩着一头长发，兼以身材窈窕，分明是个女人，一个年轻的姑娘。

这个女人好厉害！

黑瘦汉子眼睛还不曾看清，对方女人已闪电也似的来到面前，右手分处，剑光璀璨。前者只觉着头上一凉，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已滚落地上，随着来人右足飞点，黑瘦汉子的一截无头尸身，直直的向后倒了下去。

大股鲜血，噗哧有声的直喷了出来。

宫天保目睹之下，由不住吓了一跳，“谁？！”

雾色里看人不清，方自喝叱一声，来人长身少女已自趋前道：“是我！”声音里透着熟。

“宫师傅是我！岳青菱！”

宫天保这才看清了，一喜道：“是岳姑娘？”

岳青菱“嘘”了一声，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回去！！”宫天保应了一声，便自回身带路。

前边人影闪动，钱起也来了。宫天保招呼道：“岳姑娘来了！”

“先生在哪里？”岳青菱左右打量着道：“快回去！他们要来了！”

三个人陆续进入了低矮的石棚。

却只见朱允炆背倚着石壁，竟似睡着了。

宫天保趋前道：“先生，岳姑娘……”

才招呼一声，即为岳青菱止住道：“算了……让他睡一会儿吧！”

用着异样的眼神。向着熟睡中的朱允炆看了一眼，岳青菱脸上怪不自在的样子。

“姑娘这是从哪里来？岳大侠呢？”

“我爹也来了，他在救叶先生他们……”

“啊！叶先生还活着？”

钱起、宫天保俱为之一喜，大是喜出望外。

“详细情形还不清楚……大概还活着吧！”

她又转过身子，向朱允炆看了一眼——

“怎么会睡着了呢？这个时候……”

“唉！”宫天保叹了口气：

“昨夜一宿没睡，先生他病了……”

“什……么？”

岳青菱闻言一惊，顾不得再跟他们说话，立刻飞身来到朱允炆面前。

伸手摸了摸他的前额，顿时神色一变，“呀！发烧了：他真的病了……”

宫天保呐呐道：“烧还没有退么？……”

“这可怎么是好？……”

嘴里说着，岳青菱一面动手，解开了朱允炆的上身衣服。

“宫师傅……你帮个忙……把先生扶好了……”“是……”

宫天保依言而行，把朱允炆小心放倒。钱起也凑了过来。两个人眼巴巴

的直向她瞅着——

“姑娘你这是……”

岳青绫先不吭声，只是动手解脱着对方身上衣服，朱允炆忽地自睡梦中惊醒，一下子坐了起来。

“啊！”

岳青绫脸上一红，身子向后一收。

宫天保忙道：“先生勿惊，岳姑娘来啦！”

“岳……姑娘？”

二人目光相对，朱允炆似顿时神色一振。岳青绫脸上又是一红，极不自在的背过了身子。

“姑娘……是你？你？……”

宫天保道：“先生您身子不舒坦……岳姑娘这是来看您，给您看病来了……”

“我……”

一片茫然的直向面前的青绫瞅着，朱允炆脸上终于现出了笑纹。

“你……来啦？……你真的回来啦？”

“您就少说两句吧？”

岳青绫面上讪讪的回过脸来，似笑又嗔，更似羞涩的看着他。

“这么大的人了，自己还不会照顾自己！瞧瞧……才一天不见……怎么就病了？”

“我……”朱允炆傻乎乎的向她瞅着，嘴里不清不楚，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岳青绫看了他一眼，碍着宫、钱二人在面前，终是不便说些什么。

随见她解下头巾，把一头长发向后拢了一拢，袖子挽高了，露出一双细白的皓腕，左右顾盼一眼，“二位师傅帮着我一点，把他招呼好了！”她脸现娇羞的说：“我这就运气给他发发汗……看看行不行吧！”

岳青绫运施真力，化为阵阵热气，透过她细腻的手心，由朱允炆的两处气海俞穴直传而入，不过是半盏茶的时间，后者身上已见了汗。

黄豆大小的汗珠，一颗颗滚圆的直由他脸上洒落下来，解开来的一件中衣小褂，不一会全让汗水给湿透了。

“这么多汗水……姑娘……你看施得么？”

宫天保满脸关怀的向岳青绫瞅着，他是担心皇上身子弱，出汗太多怕会虚脱了。

岳青绫却是胸有成竹，一面运气传向对方。聆听之下，轻展笑靥道：“宫师傅放心，先生是受了寒露，发了汗就好了！”

宫天保方自点头。

朱允炆却眯着一双为汗水浸湿几子睁不开的眼睛道：“还不……行么？热坏了……”

岳青绫侧过眼睛瞅着他，绷着脸说：“再忍会子吧，快了！”

朱允炆见她与别人说话，总是笑，见到自己可就不一样，自己心里有数——只以为前夜之后，她的不告而别，定是恨透了自己，此后再也不复见面，却不料她又回来了，却是恰当自己性命的危险关头，难得的更对自己施以妙手，近到肌肤相贴，可见终是有情……不但原谅了自己，甚至抢身相救，真是料想不到。

最难消受美人恩……更何况生死患难之间？！

多情的皇帝瞧着瞧着，真有不胜感慨，柔情地说道：“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我……”

岳青绫一下子脸红过耳，真没想到这种话，他竟然当着人面前说出来，真叫人臊的慌……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心里一急，狠狠的盯了他一眼。

“您真会说笑话……您是皇上……我哪里敢？”

顺口而出的两句话，却自牵动伤怀，想到了那夜的失身受辱，不由得一时悲从中来，眼圈儿一红，几至落下泪来。

“你……怎么了？”

朱允炆忍不住一下子坐了起来。

岳青绫一推他道：“别……您躺下来吧！”

心里一急，劲道儿施得大了点，朱允炆哪里吃受得住？“通”的一下子又倒了下来。

岳青绫吓了一跳，忙自去扶，像是当初一样，这只手便自落在对方掌握中。

“您……”

岳青绫真有点急了。

所幸宫钱二人知趣，潜出穴外。

外面传进来宫天保的声音：“姑娘小心照顾着先生，我们就在这附近走走……”

虽是如此，岳青绫亦大感羞窘不堪，偏偏面前的这位主子，身份极是特殊，决计动不得粗，再者，总是有情于他，这就叫人无可奈何了。

气也不是，急也不是，更何况前番委屈犹自萦系心里，恨不能打他一顿，却又是万万不能……一时间感慨交集，淌出了两汪清泪……

“你哭了……”

朱允炆愣了一愣，傻忽忽的又坐了起来。“谁欺侮你了？……告诉我……我给你作主！”

真正是气他不过。

岳青绫背过身子擦干了泪，再回过头来，对方仍自傻乎乎的向自己望着，脸上、身上满都是汗水，想想也真是啼笑皆非。“您就别给我作主了……还是管管您自己吧，‘’！”给我睡好了！”

一面说，扶着他又躺了下去。

朱允炆这才回复了笑脸，那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只是贪婪的眨也不眨的向她脸上盯着。

岳青绫被他盯得窘透了，恼又不是，笑也不能，轻轻一叹，寒下脸来望着他道：“万岁皇爷，你可给我听好了，这可不是你的皇宫内院，由着你的性子，爱怎么样便怎么样……这是什么地方？敌人就在咱们咫尺之间，随时都可能进来，要你的命！”朱允炆脸色登时为之一变，岳青绫可又怕把他给吓着了，见状顿了一顿，大白眼珠子瞟着他，哼了一声，笑嗔道：“也真难为您了，这么点本事还能当皇上？！得啦！您也别害怕，我这不是来了吗？……唉！您呀……”

嘴里说着，一面动手为他揩着汗，摸摸他的前额，热倒是退了。

“不烧了！想喝水不？”

“嗯！”

真是没有法子。

大姑娘只好也像宫天保那样，洗干净了手，捧上满满一握，送过来。

朱允炆喜孜孜的瞅着她一笑，两只手接捧着她的手，便自低下来就手而饮，把一掬水全喝光了，最后干脆把自己的脸也埋在这双手里……

岳青绫轻轻一叹，也只得由着他了。

这两天她也想通了，女孩子家，终必是要嫁人的，既然已失身于他，便是他的人了，却是这个人非比寻常，虽说是如今落难在外，总还是个皇上，难保他没个三妻四妾……

一想到这里，可就由不住她心乱如麻……说真的，什么都好说、好忍，就只是这一宗，要让自己跟在他身边，名不正言不顺的，只是个小星星……那可是绝对不行，宁死也不能从……

这一次来，她心里早就算计好了，这档子事一定得弄个清楚，要不然，哼，管他什么皇上不皇上的，可看着自己扭头就走。

冷不防的抽回了手：“皇上您坐好了！”

朱允炆涎着脸，还想再说什么，碍不着面前佳人冷冰冰的那种表情，尤其是那双眼睛里的光采，寒若冰魄，真能把人给镇住。

忽然间使得朱允炆为之忆起，对方固然是秀色可餐的佳人淑女，同时也是个拿刀动剑，出手取人性命于俄顷之间的侠女子。

一念之触，朱允炆真个吓了一跳，慌不迭的坐正了身子：“你……”

看着他这个样子，岳青绫却又狠不下去了。

“您别害怕……只是有几句话想问问您……”

朱允炆这才松了口气。

“什么话……”

“其实也没什么……”大姑娘忽然又变得忸怩了：“只是心里奇怪……皇后呢……她没有跟着您？”

还当是什么事呢！朱允炆解颐一笑，笑容里不无凄凉，摇摇头说：“她死了，你还没听说过？”

岳青绫“啊！”了一声，黯然的垂下了头。

“是烧死的！”朱允炆缓缓说：“当日来不及出来……”

“我知道了……”岳青绫看着他：“那您身边就没有一个人跟着……服侍您？……我的意思是，一个女……人……”

朱允炆说：“怎么没有？李妃跟着我出来的！”

“李……妃？”

“一个可爱的女人……”朱允炆喃喃说道：“她也死了……”

岳青绫低低的“嗯！”了一声，头垂得很低，心里真有点像是犯罪的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固然是放了下来，却也为着自己的自私而内疚。好久好久，她都不敢向对方看上一眼，生怕一望之下，让对方窥透了自己的心思，那该有多不好意思？

她总算放下了心。却也因此，一霎间心里乱糟糟的想到了好些事……说不出的一种感觉，脸上一阵子红、一阵子白……

“你在想什么？”

朱允炆一只手攀上了她的肩膀，恐惧既去，剩下来的便只是蜜蜜柔情。

却是这一句，带来了眼前姑娘的无边伤怀，身子一歪，反而倒在了他的肩上。

“先生您坏……”

便自伏在他肩上泣了起来，两只手一下下在他身上拍着、捶着……却是一下比一下无力，一下比一下更轻，临到最后，便是那样软酥酥的抚在他的身上。

再怎么样强，总还是个女人，这一霎毋宁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了。

朱允炆感叹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是把她抱紧了，轻轻抚摸着她又柔又细的长发……

“好姑娘，你就别哭了……以后好好跟着我……我疼岳青菱蓦地止住了泣声，一下子由他肩上抬起来。

“您说的可是真的？”

倒使得朱允炆吓了一跳，一时不知何以置答。

“看吧！”岳青菱咬着下唇儿：“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还说对人家好……才不信你呢！”

说着赌气的拧过了身子。

“唉……”

朱允炆这才明白过来，慌不迭的陪着小心：“这可是冤枉呀，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你就生气了，真是从何说起！”“好吧！”岳青菱忽的回过了身子，模样里透着认真：“您是皇上，君无戏言，就老实的放下一句话吧，您……打算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

“又装……”岳青菱生气的翻着白眼儿：“我问您……以后您打算把我这个人怎么搁吧……我是说……把我放在哪儿？”原来是这么档子事，朱允炆这才明白了。

“你说呢？”

说时他把脸凑近了，近到挨着了她的脸：“这不就是你一个人了么……你就是我的娘娘……我的小娘娘！”

病才刚好，他的风流病可又犯了。

岳青菱把身子离远了，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确实也拿他没有办法，乘着这个热头上，正想好好说他几句，为今后立个规矩，却是外面有了动静，吓得她立刻闪开一旁。

“姑娘是我！”

宫天保来了。

宫天保与钱起分别潜身进来。

“怎么回事？”岳青菱脸上讪讪的道：“他们人来了？”

宫天保说：“人来了不少，姑娘你看怎么办？”

“不用怕！”

岳青菱一面整理着身上，转向钱起道：“钱师傅，回头你背着先生在中间，宫师傅殿后，我在头里，我们往东边去，那里路我熟，出了这个山就没事了，我爹会在那边接应！”

一听见岳天锡在那边接应，宫、钱二人俱都宽心大放。

几个人立时动手，为朱允炆穿着准备。

岳青菱探头穴外，听了一会，回身道：“对方最厉害的是那个姓方的，其他都无足可怕，就是姓方的来了，我也不怕，我们有三个人用不着担心！”

当下随即潜身外出。

先时的一天大雾，不过是说话间的工夫，竟然为风所驱散。

岳青綾身子方一出现，猛可里附近山坡间，一人断喝一声道：“在这里了！”

紧接着弓弦一响，“嗖”地射过来一支狼牙飞矢，直取岳青綾面门，却给后者举手劈落地上。

她随即吩咐身后道：“快出来！”

钱起等一行，聆听之下，匆匆现身而出。便在这一霎，弓弦数响，一片箭矢直向着四人站身之处飞射过来。

岳青綾嘴里叱着：“快走！”长剑挥处，一片格格声响，已把飞来箭枝，全数削落地上。

却只见人影翻飞里，两个人已飞身近前。

一身黑纱官式长衣，白玉闹腰，头上扎忠靖巾，典型的锦衣卫装束。

原来燕王入主称帝之后，手下臣子为主表功，新兴起一种戴头为忠靖巾，意在歌颂当年燕军入主之“靖难”之役。

能够身任大内所谓“上二十二卫”中最称重要的锦衣卫卫士，武技自非泛泛。

眼前二人，腰上各扎着一方红绸，按阶应在百户之职。

左边一个细腰长身，手施钢枪。右边一个却是五短身材，手上却握着根七节虎尾钢鞭。

双方甫一照脸，细腰长身的一个，一横手上钢枪，大声叱道：“还不给我站住！不想活了么！”

岳青綾却不理他，拨心一剑刺来。

“反了！”这人挥动钢枪，用力向对方剑上就磕。

却是对方这个姑娘过于厉害。

细腰汉子满以为凭自己手劲儿，加上钢枪分量，这一下定能把对方长剑磕飞半天，却是不知一磕之下，竟走了个空。

眼看着对方少女剑走轻灵，随着她身子滴溜一下打转，极是巧快的已到了自己左侧。

岳青綾身法至为巧快，人到剑到，决计以迅雷不及掩耳身法，取对方性命。

细腰汉子一惊之下，一只钢枪招式已然用老，再想收回哪里还来得及？

随着岳青綾的一声清叱，剑发无声，容到对方乍然警觉，早已剑光璀璨，蔚为大观。

耳听得“嚓！”地一声，那一只力持钢枪的手，连同着整个臂弯，一并被斩落下来。

细腰汉子惨叫了一声，一个抢背翻身，跌出七八尺外，在地上一连几个打滚，便自昏死了过去。

手持虎尾鞭的一个，目睹下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上前？

嘴里怪叫一声，一拧身直向着一旁山陌上纵去。

宫天保持将纵身追上，却只见岳青綾反臂拧腕，发出一枚暗器蛾眉针，“打！”

暗器原来就插在发上，一共三枚，看起来不过是个银簪子罢了，却不知竟是厉害的独门暗器。

日光下，银光一现。

五短汉子身子才蹿了个高儿，不过拔起来一半，即为这枚自后袭来的蛾眉针正中背脊。“吭！”了一声，一个咕噜自高处滚了下来。

宫天保赶上去手起刀落，便自了结。

胡哨声响，树丛里满是人影。显示着敌人一面，确是人数不少。

岳青绫一马当先，率同着身后三人已然扑向了右面树丛，这一带地势尤其险恶。

放眼当前，荆棘遍野，乱石绵延，云霭低迫，连接着蒸腾的茫茫雾气，不远处一道瀑布，自山顶潺潺直跌而落，溅发起大片狂雪。

“这是飞云涧！”

岳姑娘用手里的剑向前面一指：“过了飞云涧是万松坪，到了那里就好了！”

她犹未忘回过身来向着朱允炆看上一眼，浅浅含笑道：“怎么样，吓着您了吗？万岁爷？”

朱允炆也只剩下苦笑的了。

钱起重新把他背好了，用一条绫子紧紧兜着，这样就不虞中途跌落。

岳青绫用手里剑拨着脚前的荆棘刺草，嘱咐钱起道：“小心着点！”

便在此刻，迎面大树上，一人怪声笑道：“来的好！”

噗噜噜，一阵子长衣飘风声，怒鹰也似的落下个人来。

紧接着这人身后，呼喇喇一连又落下四个人来。

五个人，一前四后，一落而定，却是落地生根，分别伫立在五尊高矮不一的乱石之上。

为首一个锦衣瘦小汉子，灰眉细眼，兔耳鹰腮，乍看上去就像是画上雷公。身后四个人，高矮不一，却亦各有气势。

岳青绫迎着来人看上一眼，已自认出头里的一个，正是敌人阵营那个最棘手的主儿——方蛟，心里一惊，陡地闪身，护在了钱起身前。

来人方蛟鬼啼也似的发出一声怪笑，居中而立，大刺刺的道：“这就不错了，大姑娘，我们在这里恭候多时了，失迎，失迎！”

一面说，向着这边拱了拱手，霍地跃身而前，落在岳姑娘一行正前方不及丈处站立，却把一双深陷在眶子里的三角眼，直直向钱起身后背着的朱允炆逼视过来。

“方某人眼拙了，这位是……”

宫天保“唰！”地拾身而前，右手向腰间一探，挺腰作势，“嗖！”地抽出了缅刀。

一片刀光，摇颤着他腾腾杀气的脸。

“方蛟，你好大的胆，见了圣上还不跪下？你这个无耻的小人……你？”却是钱起背上的朱先生说话了，“宫天保！”

“奴才在——”

宫天保霍地回身，弯腰听旨。

“不要紧，你闪开！朕自己跟他说话！”

“这……”宫天保欠身道：“奴才遵旨！”

便自弓着身子向旁闪了开来——不过是一步而已，瞧了瞧，岳姑娘就在附近，紧傍着钱起身边。心里才自略略放心。

——即是岳姑娘的一身能耐，他亲眼见识过，不啻大大助长了己方力量，才自心里略略放宽。

虽说是落难之中，皇帝到底也有他的气势。

拍拍钱起的肩膀：“放下我来！”

钱起应了声“遵旨”，匆匆解开了胸前十字盘结，蹲下身子把朱允炆放下，随即向旁闪开。

方蛟“嘿嘿！”一笑，气焰顿见收敛，狡黠的脸上显示着一片谗媚，却是忍不住心里的窃喜……十足的一副小人得志神态！

“足下大概就是……朱先生了？”

一面说抱起了鸟爪子也似的一双瘦手，不由自主的拱了一拱：“得！不知者不罪，在下……来的鲁莽，先生你受惊了！”

一面说，深深打了一躬，身后四人，不自禁的亦为之各自抱拳一躬。

“你就是方蛟？”

朱允炆手指着他大声道：“你想要干什么？”

“嘿嘿……问得好！”

方蛟拱了拱手：“不错，在下就是方蛟……一直在大内当差……这就用不着多说了，相公爷您是过来人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眼前没啥好说的，咱们哥儿几个……这一趟是奉了圣上的旨意……”

“胡说！”

朱允炆怒声叱着，霍地上前一步，跺着脚道：“朕就是皇上，朱棣欺君犯上，你竟然称他是圣上？……放肆！”

几句话义正辞严，却是吓不住眼前这个奴才，反倒引起了他的一阵子冷笑。

“相公爷你这是在作白日梦吧？”

宫天保怒叱一声：“放肆！方蛟你这是在跟谁说话？”

“跟谁说话？”

一霎间方蛟面现不屑，再也压不住心里的忿怒，凌声说道：“没什么好说的了，相公爷你的那点子威，如今用不上啦！有理你到紫禁城说去，哼哼……咱们哥几个如今是奉旨拿人，成国公还等着见人，相公爷……多少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这就别给我们为难，这就请吧！”

朱允炆气得脸色发青，连说了两声“反了，反了！”手指着方蛟，恨声道：“你这个奴才，一片胡言乱语……给我拿下！”

宫天保早已蓄势以待，随着朱允炆的话声一落，霍地腾身而起。

却是一起而落。

随着他飞快的落身之势，掌中缅甸刀璀璨出一片白光，一刀直取顶门，嗖！地直认着方蛟头上劈下来。

方蛟哼了一声，身形微偏，宫天保的刀势即行落空，即见反手一挥，“当！”地拍向对方刀身。

这一手“空手入白刃”功夫，施展得极是巧妙，却也险到极点。

唏哩哩一片刀光颤处，宫天保身子被迫得不由跃开，乃得敞开了此一面门户。

方蛟也不客气，脚下邯郸学步样的一个抢势，直向着朱允炆面前欺来。

“你敢！”

一声喝叱，紧跟着岳青陵闪身而前，一股剑风，连带着银光一闪，直向着方蛟脸上劈来。

这一剑看似无奇，却使得方蛟心里一惊。“呼！”地侧身飞转，闪出了

五尺开外。

“啊？！”

这一剑仿佛才使他忽然警觉到眼前这个姑娘的厉害，从而注意到对方这个人就在眼前。

一霎间，他像是记起了许多事，瘦削脸上显出一种暴戾阴森：“我倒是忘了……这一位大概就是岳姑娘吧？失礼，失礼！”

岳青绫铁青着脸，冷冷嗔道：“用不着来这一套，姓方的，我知道你……我爹早就等着要会会你了！”

“啊？！”方蛟怔了一怔：“你爹？”

“你忘了？”岳青绫冷冷直盯着他：“我爹叫岳天锡……”

方蛟冷笑一声，突地神色一变——

“岳天锡？！”

“不错！是我！”

声音传自左面一道迂回狭道。

随着各人的侧首，正可见猝起撩天的一双石壁，便在那两壁并立之间，空出了一线天光。

一条人影，便自那一线无光之处，陡地纵起，大鹰翱翔般翩翩飘落。

这般身手，即是以轻功见长的方蛟看在眼里，亦不禁为之暗自惊心。

众目睽睽之下，来人身似巨鹰而盘，足下方沾地紧接着第二次腾身而起，噗噜噜，衣袖飘风声里，已来到眼前。

一身黄色夏布长衫，腰系束带。高个头，长脸，长眉之下的一双眸子既细又长，更似灼灼有神，映衬着色作古铜的一身肌肤，望之气势轩昂。

朱允炆一面，方自认出来人，正是曾有一面之识的岳天锡，俱不禁为之精神一振。

却是狡黠诡异的方蛟，竟然在此一霎，乘着敌人身势未定的一瞬，猝起发难。

“看打！”

嘴里一声喝叱。

随着他身躯的向前一杀“波！”一股白烟冒处，打出了大颗硫磺弹丸。

前文亦曾交代，古庙太苍，便是焚毁于这类烈火弹丸，自是厉害之极。

眼下这一弹，由于双方的距离不远，猝发而临，更增无比凶险。

岳天锡身势未定，陡吃一惊“嘿！”了一声，随着他身子的向后一仰，看似跌倒，其实不然，哧，长虹卧波般倒纵出丈许开外。

耳听得“碰！”地一声巨响，硫磺弹击中石面，溅发起数十道飞焰流火。

阳光下，不过是数十道细细白烟。却是尝过味道的人，俱都不敢让它沾身，深知其厉害非比一般。

岳天锡那么快的身势，亦不能为之全免，眼看着一点飞星，溅落其身，不过是招着了点衣边儿，“波！”地一声，顿为之燃烧起来。

一旁的岳青绫，眼看着父亲受难，惊得“呀！”了一声。

岳天锡却也见招于先，就地一个打滚，把衣上火扑灭。

却在这时，敌人一面的方蛟，已自扑身向前，随着他陡然下落之势，一口软剑已掣抽在手，银光灿处，直认着岳天锡身上就扎。

“爹，小心！”

一旁的岳青绫惊叫一声，抖手打出了暗器蛾眉针，直取向方蛟后颈。

“哧——”阳光下闪烁出一丝白光。

方蛟一式“怪蟒翻身”，剑势轻扬“叮！”格开了来犯的暗器，岳天锡乃于此一瞬陡地挺身跃起，怒叱一声：“无耻小人！”

话出，掌到。

恨极了对方卑鄙伎俩，岳天锡来不及拔出身后兵刃，一式排形运掌，双手齐胸霍地向外推出，发出了势若狂涛的巨大掌力。

一任方蛟之阴损刁顽，面对着岳天锡如此狂猛之势，亦不敢轻率接招，一声怪笑道：“好！！”身子一式倒蹿，“呼！”地飞身寻丈开外。

战云轻启，却是一发而收。

两个人对面伫立，怒目以视，尤其是岳天锡，一时大意，险些受害。面对着对方这个昔日的冤家对头，其怒可知。

虽然如此，却还有一份武林规矩。

“好厉害的烈火毒弹，足下原来惯以趁人之危，看来是不改旧习，失敬，失敬！”

一面拱手以抱，却把长衣一角扳起来塞向腰间，右手乍翻，已把斜背在背上的一口弧形短剑取到手上。

两句话看似持之以礼，却是暗含讥讽，损得厉害，方蛟即使脸皮再厚，也不能置若无闻，一时间只臊得面红耳赤。

这个人却也有他一套啐面自干的涵养功夫。

谛听之下，只见他仰天发出了一声怪笑，双手拖剑一拱：“这不是岳老哥么？多年不见，老兄还不是一样？舌枪唇剑，逼人的厉害，兄弟失礼，老哥你万请勿怪，失礼、失礼！”

一边说，一边故示轻松的嘻嘻笑了起来。

岳天锡正是深知这个人的厉害，决计不能掉以轻心。

“足下这就不用客气了……”岳天锡哈哈一笑道：“五年前承你手下留情，姓岳的活着没有死，这笔帐今天可以算一算了！”

这么一说，包括朱允炆在内，每个人心里这才明白过来，敢情是两个人结有宿仇。

“哼哼……”

方蛟由鼻子里发出了一串冷哼，三角眼里满是狰狞：“这么说，你父女是存心找我来的了？”

“你完全说对了！”凌声道：“等你已不是一天半天了！”

陡地，他前进一步，弧形剑抱右臂，直攀向左面肩头，拉出了一个架式。

“足下铁手功，端的厉害，岳某不才，今天还要长长见识，废话少说，这就请吧！”

一面说，岳天锡便自缓缓蹲下了身子。

耳听得一阵子“唰唰”声响，眼看着无数落叶，细小砂粒，随着岳天锡下蹲的身势，竟自慢慢向外扩散而开……

岳天锡半蹲着身子，更像是深深打入地下的一截铁桩，说不出的一种沉着劲儿。

包括宫天保在内，也只能看出来岳天锡的内力惊人，只是对方眼前所施展的到底又是一门子什么样的功夫？却是讳莫如深。

岳青绫却是心里有数，她知道，父亲在面对着眼前这个生平大敌时，不惜把毕生浸淫的“碎马功”都施展了出来。

那是因为方蛟的“铁手穿墙”功力过于厉害，多年前父亲一时大意，几乎在对方这门功力之下丧失性命，才致于今天的上来谨慎。

方蛟目睹之下，神色微微一变。

却是他身后四个人，蓦地腾身而前，一片飞云样的向下一落，略呈四角之势，把岳天锡围在其中。

方蛟这才为之一松，瘦削的脸上，显示着一片阴森，随即嘻嘻有声的笑了。

“岳老大，你这是成心要我献丑了……恭敬不如从命，我接着你的就是了！”

说时却把一双三角眼，转向岳青绫一瞥，冷冷笑道：“怎么样，大姑娘也来一块玩玩？”

“用不着！”

岳天锡眸子瞬也不瞬的直盯着他，嘴里却在向女儿招呼：

“丫头，小心护驾，不可妄动。”

其实他不关照，岳青绫也看出来了，敌人一面，既然在此处设有埋伏，保不住前道也是一样。曾听父亲说过，对方阵营里还有个姓井的，更是阴险狠毒，该不定就埋伏在附近，岳青绫年少气盛，艺高胆大，虽不曾把对方看在眼里，却是眼前保着皇驾，可就万万不敢掉以轻心。

再者父亲以一敌五，也使她放心不下……便自一声不吭的站立一旁，以备必要时的随时出手。

所幸朱允炆连经大敌，多少也有了些历练，岳氏父女的眼前护驾，终使他心情稍安，便自在一方大石上坐下。宫、钱二位一左一右紧紧侍立。再加上岳青绫的一力侍卫，这般阵仗，即使最险恶的情况之下，亦可保无虑。

就在这一霎，现场已有了变化。

像是谁也没有看清楚，方蛟灵巧的身势，蓦地狂飞而起。

两口雪亮的剑锋，“呛当！”迎在了一块。

岳天锡矮下的身子，忽地跃身而起，方蛟这一面，反倒是矮了下来。

“呛当！”

又是一声脆响！

即在这第二度交锋里一高一矮两个身子，“呼！”地分了开来。

就在此将分开的一霎，方蛟的一只左手骈指为刃，剑也似的疾劲，猛的直向着岳天锡肋上插来。

岳天锡似乎是防着了他的有此一手，右腕倏起，用胳膊肘子狠狠地向对方搪了一搪。

太快了。

除了岳青绫以外，竟然没有一个人看清楚岳天锡这一手“单翅斜飞”显然是用上了。

眼看着方蛟的身子就空一个打滚，或许是下意识里他已觉出了不妙，即在他一式“铁手穿墙”落空之下，希冀着逃开对方的毒手。

却是慢了一步。

岳天锡那一只左手，几乎在毫无迹象中蓦地而出，疾如电闪。

“噗！”

一掌拍中了方蛟后背。

紧跟着两个人错身而开，宛似交翅而过的一双燕子。

岳天锡落下的身子潇洒如昔。

方蛟却不一样了。

随着他脚下的一个踉跄，“噗通！”一声，跌倒地上，紧跟着下额上翻，“哧！”地喷出了一口鲜血，血箭也似的足足喷出了三尺来高，便自直直的倒了下来。

方蛟死了。

死在岳天锡那一式肉掌之下。

旁观的人不免大是奇怪，尤其是与方蛟一伙同来的四个人，他们与方蛟朝夕相处，确知头儿一身筋骨，由于曾习“锁阳”神功，又经特殊锻炼，几至刀枪不入，何以眼前却会丧生在岳天锡的一只肉掌之下？

这事是一个待解的悬疑。

岳青绫却是心里有数，她知道，父亲为报当年一时大意，险些丧命在方蛟绝功“铁手穿墙”手下之耻，五年以来昼夜勤习“碎马功”，据知，似乎只有这门功力才能透过方蛟那般坚实的肌肤，直伤内脏。

也是方蛟自负过甚，怎么也没有料想到对方所练的“碎马功”如此厉害，一经接触，非但五脏俱摧，甚而那一根直贯的后背脊梁，亦为之节节碎落。方蛟即使是再多一条命，也是活不成了。

眼看着头儿的暴毙，四差卫俱不禁吓了个魂飞魄散，却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原来眼前四差卫所站立的那个四角阵式，早经熟习，名唤“四虎看鹰”。

鹰者，即先时方蛟之处。阵式之微妙，端在正中的那一只鹰，一经发挥，深不可测，堪称厉害的很。却是眼前作为全阵中枢的那只鹰的忽然丧生，不用说，于全阵有绝对的影响。

虽然如此，四只虎一旦发起威来，却也大有可观。

耳听着其中一人类似虎啸的一声断喝，四个人霍地向中间一个疾跃，便自把岳天锡围在中间。

说时迟，那时快，左面前翼的一个矮短胖子，身子霍地向前一躬，“唰啦啦……”银光亮处，西瓜大小的一团银光，忽悠悠直向着岳天锡正面飞来。

同时间，右面侧翼的一个长身汉子，随着他身势的一个向前疾滚，掌中一双弯刀，配合着他身势的突然跃起，直向着岳天锡正面劈来。

好猛的势子。岳天锡叫了声“好！”手腕抬处，“噗！”地拿住了飞锤的锁链。只觉着劲儿好大，只震得一只右臂齐根发酸。

却是这当口，瘦长汉子的一双弯刀又自来到。

岳天锡身子一个快闪，施了一式师门独传的秘技“一线金光”，龙吟声里，长剑劈面直下。

妙在这一剑恰在对方双刀之间，其势更快。

大片血光溅处，来人瘦长汉子一颗头颅几为之劈成了两半，便自直挺挺的向后面直倒了下来。

一不做，二不休。

几乎在同一时间，紧握在他手里的那个链子锤也为之抛了出去。

矮胖汉子心里一惊，情急之下，猛地把手里的另一只链子锤，急急抡出。

银光划处，耳听得“叭！”的一声巨响，火星四溅里，两只流星锤兀自撞在了一块。

这一撞力量何其惊人？！

矮胖汉子简直来不及多看，身子一个倒折，“哧！”地已跃身七尺开外。他当然看出了事态的不妙，眼前已无能制胜，是以身子乍一跃出，紧跟着拧身力纵，向左面山窝子蹿去。

却是情急有错，这一蹿不偏不倚，正好来到岳青绫身边不远。

只当对方姑娘人家，容易打发，身形乍然一落，叱了声：“闪开！”双手着力，用“铁胳膊”功夫，直向岳青绫前胸就搪。

这一来可就糟了。

实在是这个大姑娘，远比他想象中更厉害得多。

矮胖汉子手腕才自递出了一半，猛可里眼前人影一闪，头顶上“呼！”的一响，对方姑娘已到了他身子后边。

其势绝快，翩若惊鸿。

矮胖汉子心里一惊，连身子还来不及转，一股劲风，直叩后心，只觉着身子一麻，眼前一阵发黑，便自倒了下来。

岳青绫身势再起，翩若飘风，起落之间，已袭到了另一人身前。

对方这个所谓的“四虎”，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作为一“鹰”的方蛟忽然丧生之后，竟然会变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岳氏父女甫经联手，连伤二命，下余二人，顿为之大见张惶。

“四虎”既去其二，其余的二人，还能有什么作为？即在岳氏父女二度联手之下，迅速予以解决。

一场来势汹汹的风暴场面，就此平息。

越过飞涧，来到了万松坪。

眼前巨松耸峙，怪石林立，总算暂时相安无事。

“先生受惊了！”

向着正中的朱允炆深深一揖，岳天锡抱拳恭谨的道：“草民接驾来迟，还请先生恕罪。”

朱允炆感叹道：“老英雄，你太客气了……咱们就走在一路吧……”

说时他一面转向身边的岳青绫，无限欣慰的点头道：“有你们父女在我身边我就放心了……”

岳天锡苦笑了一下：“小女年轻无知，先生您今后多照顾她吧！有她在您身边，此行应无所惧……”

朱允炆微微一怔：“老英雄你？”

岳天锡慨然一叹：“我就不跟着您了！”

一旁的宫天保忽似想起道：“岳大侠可曾见着了李长庭？”

“对了……”朱允炆道：“李长庭呢？”

岳天锡聆听之下，呆了一呆，摇摇头说：“他……不在了……”

“死了？！”朱允炆一时睁大了眼。

宫天保、钱起俱为之神色一凛。

大家伙的眼神儿，俱都集中在岳天锡脸上。

“他死了……”

岳天锡不胜感伤的叹息一声：“李侍卫是死在方蛟和井铁昆的联手之下，我去晚了……”

朱允炆身子晃了一晃，“啊！”了一声，才自缓缓坐下，一时间眸子里涌出了热泪。

宫、钱二人也不禁低头饮泣。

“当时天太黑……”岳天锡略似自责的道：“实在看不清楚，我知道他受伤了，却不知他伤得那么重……后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顿了一顿，他接下去道：“李侍卫是死在姓井的暗器铁蝙蝠之下……在此之前更中了方蛟的剑伤……两样都是致命之伤，才至于……”

朱允炆铁青着脸，一句话也没说。

他身边的人都知道，即使过去在宫里，皇帝对李长庭一直就破格恩宠，及至落难出宫之后，李长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几乎是寸步不离，猝然间听见了这个凶讯，他内心的哀痛自是可以想知。

“他……的身子呢……”

“交给老和尚了……”

“老和尚？”

朱允炆缓缓抬起了头，脸色是那种惨白的颜色：“你是说太苍庙里的那个老和尚？”

“正是少苍老方丈……”

“啊！”朱允炆颇意外的惊了一惊：“老和尚他……还活着么？”

岳天锡道：“他还活着……只是受了重伤，其他的和尚，还活着的有十之三四……他们往东边去了……”

“谢天谢地！”一霎间朱允炆脸上绽现出笑容道：“老和尚还活着……他还活着……只要活着就好……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说着说着，他竟自低头泣了起来。

宫天保躬身抱拳道：“先生节哀，龙体保重……”

岳姑娘看着伤心，情不自禁的亦为之低头落泪。

“先生节哀，身子要紧！”岳天锡无限怅惘的道：“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先生健在，以后就有希望！”

朱允炆暂止伤怀，长长叹息一声：“老英雄你说的好……我们真的还有希望吗？”

“有希望……”

岳天锡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道：“只要先生您不气馁，不灰心……总是有希望的……”

“爹！”岳青绫问道：“叶先生他们呢？”

岳天锡点头道：“这件事我正禀报先生，叶先生他们先走了……上重庆去了！”

朱允炆一惊又喜：“他们都还活着！”

岳天锡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不！多数都不在了……”

朱允炆黯然垂下头来。

岳天锡道：“不过，叶先生幸能全身而退，他要我转禀先生，他们先去重庆了，请先生不必挂念！”

“这样就好！”朱允炆苦笑了一下：“我们一行人太显眼，太过招摇，分开来走要好得多！”

宫天保咳了一声，看向岳天锡道：“岳大侠……你看今后这一路，还有凶险没有？咱们往后……该怎么个走法？”

岳天锡点点头道：“方蛟这个畜生虽然死了，那个姓井的还活着……不过他也受了伤，敌人一面吃了这么大亏，暂时不至于再冒险，不过……这里终不是好地方，要赶快离开才是！”

说着他转向女儿道：“青绫，你侍候着先生这就走吧！”

岳青绫脸上讷讷的答应了一声。

宫、钱二人立时有所行动。

“我们这是去哪里？”岳青绫转向父亲望着：“爹，您呢？”

想到了此行一别，再见何期？岳青绫虽是侠女心襟，亦不禁为之依依动情。一时眼睛也红了。

岳天锡爱女情深，却是当着人前，终不便说些什么，见状哈哈一笑，语调凄凉的道：“丫头，事到如今，一切都看你的了，生死有命，你就认了命吧，我还要去看看叶先生他们，之后，或许回山东老家一趟，只要这把老骨头健在，咱们父女便总有后会之期，丫头，你好自为之吧！”

说罢，双手抱拳转向朱允炆深深打了一躬。再向宫、钱二位微一抱拳，身形微拱，捷若飞猿般腾身而起。

说走就走。各人看时，岳天锡飞快的身势早已落向一棵巨松。

紧跟着松枝一颤，他身子第二次腾起，便似翔舞天表的巨鹤，霎时间几个打转，已自无踪。

溪水潺潺，斜阳如晦。

一双天鹅，双双自眼前湖泊里振翅而起——那么剧烈的拍

打着双翅，施展着即使一流轻功“八步凌波”也望尘莫及的身法，霎时间踏波飞腾而起，升向红云密布的穹空……

经过了昨日那样惊天动地的剧变之后，眼前的这般宁静、恬逸，更似难能可贵了。

这里地当万松坪以北，云雾山以东，应是属十万大山之一系列，重峦叠嶂，绵亘无尽，其实一踏入万松坪，就地理形势而言，便已进入了十万大山地区，千山叠翠，万峰竞秀，便是岳青绫嘴里所谓的安全地带。

这安全地带四个字，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敌人一旦踏入这般绵亘无尽、左右千里的山区，很容易迷失方向，设非是深悉山势路线，万难涉足其间，否则攻敌不成，自身先已不保，一任你千军万马，照样困死山中。

是以，想象之中，敌人在人疲马倦，新遭重创之际，是万万不会轻易冒险，进入这等连虎豹也不欲深入之境的了。

岳青绫之所以大胆涉足，是因为她对这里形势有一定掌握，早已作好准备，如此事到临头，便不致张皇失措，一切按部就班，便是眼前这片居住之处，也似早已布置妥当，看来顺理成章。

背崖面湖，左右重嶂，一片云海，直仿佛就在眼前，近到延手可掬。

涛涛山风，引动着一山奇松，时有清啸，那声音极似牧羊人吹起的长螺……而眼前的朵朵白云，便似簇集不去的漫山羊群了。

第三章 两恶俱伤

波光如镜，山风缓缓。

沿湖以侧，那么碧绿碧绿衍生着的大片绿叶……野百合开得一片烂醉，在交织着五颜六色的诡异波光里，你便于不知不觉中，被大自然的彩笔捉弄了。

岳青绫出山未归，宫、钱二位被嘱咐就近护驾，不得远离，此时此刻，朱允炆也就格外感觉着孤单。

他原来就是属于多愁善感那一型态之人，如今更是紧锁眉间了。

过去事早已不忍卒思，便是眼前遭遇，也当尽情排解，长久以来，他似乎一直都在从事着一门功课——如何逆来顺受的功课。如果没有处苦如甘的这般功力造诣，日子便是连一天也过不下去的了。

从晨间岳青绫下山的那一刻开始，他便已在殷殷期盼着她的归来，直到此刻，日落西山，他仍然在期期等候之中。

钱起拾了一大捆干柴，放下来，笑向朱允炆道：“这里地方真好，便是住上几个月，也不要紧，山上有野兽，水里有鱼，附近多的是野菜，可以不愁吃喝，真是太好了！”

朱允炆站起来拍拍衣服，打算到湖边走走。

却见宫天保卷着一双裤脚，赤着上身，带着溪水，正自由左侧边走来。手里拿着一串鱼，约摸有四五条之多，边走边自大笑。

“先生鸿福齐天，真个人地灵杰，想不到鱼这么多，不大会儿的工夫，就捉了好几条！”

一面说频频扬动手里的鱼，笑得嘴都闭不合拢。

钱起“唷！”了一声，忙赶过去，一面接过鱼来，掂了掂，总有五六斤重。

“你是怎么捉的？连鱼竿也没有啊！”

“那还用得着鱼竿？衣服一兜就行了！回头我再教你！”

说时涉水而上，把用来捉鱼的上衣，洗洗干净，抖开来摊在草地上。

朱允炆竟自也动了童心，走过来瞧着钱起手上的鱼，笑向宫天保道：“在哪里捉的？回头我也去摸他几条！”

宫天保只是干笑道：“哪里敢劳动先生金驾？再说水也太凉……”

钱起道：“对了，先生万万不可，冻着了可不是闹着着玩儿的……先生要是闷得慌，看看岳姑娘有没有针线，回头给您做个鱼竿玩玩倒是不要紧……”

朱允炆却不理他，只在浅水附近的石缝里寻觅，被他找着了几只螃蟹，一时哇哇大叫起来。

钱、宫二人原是担心，怕他过于忧伤闷坏了，想不到这位皇帝童心未泯，说乐就乐，倒是多操了这一份心。

难得见他这么开心，宫钱二人仍得打起了精神，陪着他玩儿。

钱起便也脱了鞋，卷起了一双裤脚，陪着他抓蟹摸虾——把抓到的螃蟹用长条的树枝串着，只乐得朱允炆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一忽儿，他心血来潮，觉着不过瘾，自己也脱了鞋袜，挽高了裤脚，要踩着水玩，宫、钱二人扭不过他，只得顺着他的性子。

却是溪水太凉，水底石头有棱有角，要是扎着他的脚，那还了得？

好说歹说都劝不住，钱起只好施出了苦肉计，干脆脱光了上衣，趴在水里当马，要朱允炆骑在他身上涉水过溪。

这个骑水马的主意，果然新鲜，朱允炆乐得一试，当下连声赞好。

为讨主子的欢心，两个人真是施出了浑身解数，当下宫天保在前，权作开道，钱起做马在后，便自玩耍起来。

朱允炆骑在钱起身上，扬着手里的树枝，作势向群山一指，“尔等山水听令，朕乃大明天子朱允炆在此，逆王朱棣犯上逼宫，迫我太甚，如今沦为如此凄惨之观景，山神有知，如能保我此行平安西去，复我江山社稷，朕当册封此山为万山之山，广建庙宇，保尔香火万世不辍！”

朱允炆顿一顿，转目眼下二人，嘿嘿笑道：“尔等此番护驾有功，功不磨损，朕封你们为护国大将军，山神有知，定不食言！”

说罢，仰天长啸，倒也气吞山河。

“尔等听旨，”直吓得宫、钱二人就溪跪倒，连连叩首不已。

朱允炆哈哈大笑，手舞长枝，击打着水面，激起了片片水花，高呼一声：“水军过河，朕要御驾亲征，活捉逆王朱棣，剖膛取心，看看他那一颗心到底是什么铸成的。”

群山回萦，阵阵有声。

宫天保、钱起高呼一声“遵旨”，退后三呼万岁，却此时耳听侧岸有声，似有人来。抬头望时，三人都大吃一惊，却见河岸之上不知何时，竟然立着一人一驴，神态悠闲。

却是听了朱允炆的话朗声笑道：“娃娃好大的口气，你们三人从何而来？竟在此逍遥，天气已经不早，莫不是在此过夜不成？”

边说边笑着走向前来。

原来来人是一个须发皆白的矮小老人，由于身材至为短小，因此在驴背上盘膝而坐。

小毛驴全身皆黑，蹄白如雪，肚囊间悬着两只银铃，走动起来，其声叮当，甚是好听。

矮小老人虽身材矮小，却留有过长的胡子，一部白髯飘洒胸前，衬着皤皤白发，乍然现身，如同得道仙人一般。

宫天保“哗！”的一声，自水中跃起，顾不得赤身露体，横身而前，大声叱道：“哪里来的老头儿，胡言乱语，找打不成？”

矮老头儿愣了一愣，手揽银髯呵呵笑道：“果然有几分护国将军的架式！”

边说拱手一揖：“左大将军请了！”

“你这个老……”

心里一急，顺手抄起了一截树枝，宫天保大声叱道：“去去去……别来这里讨厌！”

矮老头儿只是赫赫低笑，一只手盘弄着长须，并无退后之意。甚至于连他座下的小毛驴都不曾受惊，四只蹄脚，就像是钉在地上一样的，动也不动一下。

水里面的两个人，也都张皇上了岸边。

钱起一面穿衣，一面向宫天保道：“看住他，不能叫他走了！”

也难怪钱起有此一说，这里山居隐秘，万万不能泄漏，一旦为敌方所知，那还得了？

宫天保因见对方是个老人，一时心存恻隐，只打算把他吓唬走了就算完

事，却是没有想到，对方小老头儿不吃这一套，竟然镇定如常，丝毫也没有要走的意思。钱起再这么出声一招呼，才令他忽然觉出了事态的严重，心里由不住为之一惊，陡然伸出左手，向着小毛驴嚼环抓去。

老头儿嘴里“唷！”了一声，向后面带了一下缰索，不过只是那么轻轻的一收，宫天保的这一抓，竟自落空，抬头再看，一人一驴，仍在眼前，寸步未缩。

“将军这是要干什么？”

老头儿笑靥不失，一只手仍自盘弄着长须。

宫天保心里一惊，忽地觉出了不是好相与，手上的棍子也就老实不客气地直向着驴背上的小老头儿胸上点去。

小老头“赫！”了一声，盘坐的身子，霍地向后一翻，那样子正像是为对方棍势所中，却是在宫天保抽回来的一霎，不倒翁样的又自坐了起来。

小毛驴四蹄一跳，才自向旁跃开。

这么一来，即使连一边的朱允炆也看出来，来人这个矮小的老头儿，显然是大不寻常。

“老小子，你这是给我装蒜！我打死你！”

嘴里怒声吼着，宫天保拧身作势，“嗖！”地闪到了人身前。

有了前番经验，宫天保掌中木棍改直而横，“呼！”地一股疾风，直向对方横腰力扫过来。

小老头叫了声：“好家伙！”矮小的身子，猴子也似的跳了起来。却是起势不高。

耳听着“呼！”的一声，宫天保那么猛劲的棍势，再一次打了个空。

眼看着小老头猴子样的身子，一起而落，仍然落在了鞍上。

随着他的身子一转，蓦地头下脚上，竟自在驴背上竖起了蜻蜓。

宫天保惊心之下，再也不心存忌讳，怒叱一声，呼呼呼一连向对方挥出了数棍，取势上下全身，其势之快，有如狂风骤雨。

却是这个倒立在驴背上的矮小老人，身法至为巧妙。

只见他时而缩足、蜷腿，或是猴子样的一个翻身，动作之巧妙轻灵，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宫天保那么凌厉的一轮快杖，竟然全数落空。

即在他收回杖势的同时，驴背上的矮小老人亦为之同时坐好，和先前一模一样的盘膝其上。

宫天保脚下踉跄着后退了一步，极其骇异的向对方打量着道：“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我！”

老头儿若无其事的应着，一只手仍自盘弄着下巴上的胡子，直仿佛根本就没有把宫天保这个人看在眼里。

一旁观看的朱允炆与钱起，都不禁吃了一惊。

钱起早已穿好衣服，一双判官笔，就在手上，嘴里怒叱道：“老小子你少装疯卖傻，今天不交代清楚，休想离开。”

驴背上老人嘻嘻一笑，拱手道：“这位便是护国右大将军了，请了、请了！”

显然朱允炆方才信口之言，全已被他听见。果真如此，朱允炆自承为帝之一节，已是不打自招，自己为对方所深悉……老头儿果真心怀叵测，消息一经外传，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

一经着念，钱起、宫天保二人俱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内心略略打定主意，决计不容对方老头儿逃出活命。

钱起笔交左手，早已心存异动，一声喝叱道：“打！”

右手扬处，“嗖嗖”两声，打出了一双铁弹。一奔上额，一奔前心，直向着驴背上矮小老人电闪而至。

小老头喝了声：“不好！”

只见他矮小的身子，忽地一摇，一个咕噜，直向着驴背上翻了下来，却是不曾跌倒尘埃，而是翻向驴腹下面，这边下去，那边上来，弹指间又自回到了驴背上。

不用说，钱起的一双铁弹，又自落了个空。

说时迟，那时快。

即在此同时之间，钱起飞快的身子，陡地拔身而起，起落之间，已到了小老人身边，掌中双笔，施了一抬“拨风盘打”，直向着矮小老人当头力击直下。

这一下看似疾猛，其实又自落空。

双笔之下，眼看着驴背上的矮小老人，双手向空一举，箭矢也似的射空而起——

钱起霍地收住了势子，一个转身，闪出去五尺以外，惊惶中抬头打量。对方那个矮小老人，竟然高踞在上，站立在一座高出的山崖之巅。

山风呼呼，吹动着他一身肥大衣衫，皓发银髯，随风而展，那样子简直与画上仙人一般无二。

“呵呵……”矮小老人居高而笑，打着一口浓重的云贵口音：“二位将军还要纠缠不已，非要见上一个真章才肯罢休？”

话声方顿，宫天保已自侧面陡地扬手打出了一掌石子，以百步飞蝗石的出手，直向崖上的矮小老人身上打来。

依然不能得手，耳听着一阵唏哩哗啦声响，即在矮小老人衣袖挥展里，全数收入袖底。

宫天保喝了一声：“老小子！”待将纵身而上。

“慢着！朱允炆忽然闪身而出。

钱、宫二人生怕有所失闪，一时顾不得再行出手，慌不迭闪身而前，紧紧护侍在朱允炆身边左右。

“你们不可无礼！”

嘴里说着，朱允炆翘首崖上，打量着对方那个矮小老人，大声道：“你是什么人？既然来了，何不下来说话？”

话声方顿，空中人影一闪，有似燕子一样的翩跹，对方矮小老人的躯体，自空而坠，极其轻灵的已落身眼前。

钱起一架手上双笔，“当！”的一声，横身当前，叱道：“大胆！”

矮小老头呵呵一笑：“又来了，又来了……”眼望朱允炆道：“这是怎么回事？不是你要跟我说话吧？”

朱允炆怔了一怔，退后一步，点头道：“你到底是谁？要干什么？”

矮小老人嘻嘻一笑，摇着双手道：“陛下不要多心，小老儿只是凑巧从这里经过，遇见了你们……”

“你说什么？”朱允炆插口道：“你叫我……你怎么会知道我是……”

宫天保、钱起虎然作势，一副又将开打模样。

“且慢……且慢……”

小老人摇着一双短手边自笑道：“二位将军不必动手，有话好说嘛——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更不是什么朝廷的鹰犬，我这个样子像吗？”

样子果然不像。

宫天保怒声道：“那么你又是谁？嘴里胡说八道些什么？”

小老人笑了一笑，眼睛看向朱允炆道：“不是你自己说的么？说你是大明皇帝朱允炆，还封他们两个是左将军右将军？我又怎么胡说八道了？！”

朱允炆转眼一笑，为之释然道：“原来如此，一时玩笑之言，老先生何以当真？没有请教老先生大名上下？怎么会来此深山旷野？”

“好好好……”

一连说了三个好字，老头儿仰天“呵呵！”笑了起来，一面拱手道：“好说，好说，小老儿姓赵，百家姓里第一个，名叫去山，可不就是这个名字取坏了，自幼就与功名富贵搭不上一些儿关系，一天到晚专爱在深山旷野里打转，贵客你是……”

朱允炆还未答话。宫天保插口道：“我家公子复姓诸葛，赵老头你的话也忒多了！”

“好说，原来是诸葛公子……失敬、失敬……”赵老头再次拱手赔笑。

朱允炆打量着他，点头笑道：“老先生不要多礼，来吧，我们坐下说话！”后退几步，就在一块平滑的大石上坐下。

宫、钱二人亦步亦趋，紧紧看守着他的左右。

姓赵的小老头儿，笑了笑便自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依然是盘着双腿。

“老先生，你是干什么生意发财？”

含蓄着无比的好奇，朱允炆向面前的小老人打量着，虽说是逃难日子已逾四年，他却是难得是与一般常人说上一句话，一时间显得兴趣盎然。

“呵呵……大相公说笑话了……”赵老头说：“干我们这一行的要能发财，也就好了！”

一面说，由背后竹篓子里拿出了一只藤棍，上面拴着几只特制的铃铛，上下一抖，哗楞楞响出了一片声音。

赵老头呵呵笑道：“看见没有？我是干这个的！”

朱允炆犹自不解，怔了一怔，转向宫天保道：“这是什么？”

宫天保自然省得，欠身向朱允炆道：“先生，他是个看病的郎中！给人看病的！”

赵老头说：“对了，是给人家看病的，什么病都治，而且兼带着卖药！”

“原来如此！”

朱允炆向他背后的竹篓子看了一眼：“卖什么药？”

“嘿！生意来啦！”

一面说，姓赵的老头儿卸下了背上的篓子，打开来顺手摸出了两个猴头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朱允炆显然不曾见过。

“猴头菇！”赵老头笑嘻嘻的说：“送给你啦！炖着吃大补元气！”

朱允炆指了一下，宫天保立刻拿过来双手呈上。

那玩艺儿毛毛的，色作金黄，看上去不折不扣简直就像是猴子脑壳。

朱允炆哪里见过？在手里连连把玩，真算稀奇。赵老头又由篓子里摸出了个样子像是佛手一样的东西，其色粉红，状若温玉，极是好看。

“大相公，你再看看这个，嗅嗅看，才香呢！”

宫天保接过来，在手里掂了掂，触手温润，却是前所未见，那样子极似一只女人的纤纤细手，粉搓玉揉，看来吹弹可破，设非是在其根部生有四片绿叶，简直像是用面粉特意揉出来的一般。

朱允炆先就看着喜欢，一把由宫天保手里接了过来，只觉着入手温润，一如妇人之手。真个稀奇透顶，忍不住便向鼻间凑近嗅去。

猛可里，一人尖声叱道：“小心！”

话出、人起，一条疾快人影，翩若惊鸿，直由对岸飞身而近。

宫天保、钱起方自认出，来人是岳青绫姑娘。这一面，朱允炆却因嗅着了那枚像是女人玉手的奇异果实，登时间双眼翻白，面条人儿样的瘫了下来。

姓赵的矮小老人一声怪笑，陡地直袭而近，却为钱起奋身当前的一双判笔，硬逼了回去。

呼！怒鹰盘空样的疾厉，随着矮小老人的一式凌空滚翻，已落向丈许开外。

眼下人影交错。

宫天保、钱起双双奔向朱允炆。

岳青绫却是放不过姓赵的小老头儿。娇叱一声，起落之间，已与姓赵的小老头儿迎在了一块。

那真是一式极快的出手，四只手猛可里交接一团，紧跟着“刷！”地分开。

姓赵的小老头“嘿！”了声：“好家伙！”霍地翻身疾行，岳青绫猛地自后面扑上来，其势之快，如风摧浪。

猛可里，前行的小老头向下一缩，疾如电闪的转过了身子，衣浪翻飞里，一只右手，已探向岳青绫腰间，其势如电，快到无以复加。

像是发自岳青绫嘴里的一声惊叫，她的一只纤纤玉手，却于此同时，攀上了矮小老人的右面肩头，似拍又抓的按了下去。

小老头鼻子里“吭”了一声，陡地打了个哆嗦，随着他身子的一挣，嗤啦一声，一片肩衣连同着他半边袖子，俱都撕扯下来。

这番交接，快到了极点。

耳听着姓赵的矮小老人，发出了凄厉刺耳的一声长笑。

“好个丫头！”

声音未已，矮小的身子再次腾起，长虹天架般的闪了一闪，已落在了一旁的黑毛小驴背上。身法依然巧妙，却已不似先前之潇洒自如。

“好厉害的‘鹰爪功’，大姑娘你报个万儿吧！”

“岳青绫！”

“好！”抖索待去的一霎，他却又转过脸来：“南普陀六如先生是你什么人？”

此番对答，眉剔目张，直似怒啼鸚鵡，较之先时之神仙丰采，两者相距，何止以道里计。

“你……管不着……”

岳青绫寒声以对，忍不住脚下踉了一踉。

虽说是力持镇定，却未能逃过姓赵的小老人眼下，儿啼样的发出了一声怪笑。

“小心着点儿，大姑娘！十万大山一直是你爷爷的地盘……你可把这个

小皇帝给看紧了，碍不着爷爷明天后天心里一高兴，还会再来，咱们走着瞧吧！”

话声一顿，双膝力磕，小毛驴陡地前蹿，瞬息间消逝无踪。

眼看着姓赵的矮小老人如飞而逝，这一面岳青绫竟似支持不住，身子一晃“噗”地坐了下来。

钱起、宫天保正扶着昏迷的朱允炆，闻声一惊，只见岳青绫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由吓了一跳。

“大姑娘……你……怎么了？”

岳青绫惨然的由地上站起，扶住青石把身子站直。

“先生怎么样？你们把他抬过来……”

钱起应了一声，宫天保叹了口气“唉！”

皇上朱允炆像喝醉了一样，一摊泥似的赖在地上，口里唔语不清，多是胡言乱语。

“唔……好看……好香……”

一双睡眼半睁半闭，嘴角斜牵，一直傻笑，仍似贪恋那只“香手”。

宫天保吃惊的说：“先生……他……这怎么办才好？”

岳青绫伸出两根手指头，仔细的分着朱允炆的眉发，但总是看不清，眼前模糊。回头对宫天保说：“宫师傅，你帮我看看先生两眉间有什么没有？”

宫天保忙上前，低头仔细向朱允炆眉间察看。

“岳姑娘你也来了，来……来……让我亲一个。”

说着说着，他的手就不老实起来，一下子抓住了岳青绫的手，又亲又闻，更像要往大姑娘身上偎。岳青绫又羞又窘，却是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

宫天保费了半天的事，才算看清楚了。

“奇怪了……”他说：“先生两眉当中有一道红线，真的，一道红线……”

“什么红线？……啊……好香的手，好香的手……”

一面说，朱允炆捧着岳青绫的手，直亲得“啧啧”作响。这番动作，直看得宫、钱二人好生尴尬，偏偏岳青绫一反常态，竟而不思挣脱，一任对方在自己的玉手上百般温存。

“先生他知觉迷失，他自己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看样子……病得不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岳姑娘你看看……要怎么救救先生才好？”

“都是那东西作的怪！”

岳青绫偏过头，向着那边地上看了一眼。

钱起赶忙过去，把先时遗留在地的那枚形若“玉手”的果子捡起来，送到岳青绫面前。

“喏——就是这玩艺惹的祸！”

岳青绫转过来看了一眼，点点头说：“我知道！”随手抛出，撞着石头，“波！”地绷裂而开，淌出了一地看似既稠又粘的汁液，颜色却是粉红颜色。

岳青绫皱了一下眉毛，冷冷说道：“果然是它，丧心果！好可恨的东西……”

“什么是丧心果？”

“我也只是听说过！”岳青绫说：“听说这种果子产在云贵深山绝谷，终年不见天日，药性淫恶，一经中人，重者丧心病狂而死，轻者也能令人昏

睡不醒……”

说时顿了一顿，转眼看向朱允炆道：“……就像先生这样，不过是嗅着了一点，就变成了这样……不要紧，一会儿就会好的！”

说到这里，终于忍不住身上的痛楚，轻轻哼了一声，身子晃了一晃，缓缓坐了下来。

“大姑娘……你……”

宫天保睁大了眼睛，瞪着对方苍白流汗的脸，忽似警觉到对方的动作有异。

岳青绫紧紧咬着下唇，摇摇头强自支持着说：“我不要紧……救先生要紧！”

她随身带有紧急备用的千金囊，拿了打开来，把一个包有雪白绸帕的小包，递与宫天保道：“宫师傅，你打开来，里面有点东西！”

宫天保应了一声，接过手上。

朱允炆这一面仍自在胡言乱语。

“啊……甜甜！甜甜！是你，你也来了，可想死朕了……我的好甜甜……”一霎间，朱允炆眉开眼笑，绽现在他脸上的是无限春情荡漾。

“准是烧糊涂了……嘴里乱七八糟的……”

钱起侧过眼来瞧着岳青绫，生怕大姑娘脸上挂不住。

岳青绫聆听之下，果然为之呆了一呆。

看上去她的脸色更白了，眼神里无限迷惘。

“好个风流的皇上……”哈哈一笑，她瞅着钱起：“谁是甜甜？”

“甜……甜？”钱起咽了口吐沫，摇摇头，窘笑道：“哪有哪？……姑娘您别信，爷这是烧糊涂了！”

岳青绫没有吭气儿，低下头，脸色白里透青，一颗颗的汗珠子，顺着她的腮帮子直往下滴……

“甜甜……你可来啦！朕还以为你死了呢……你……”一面说，伸手抓住了岳青绫的腕子。

“爷，您醒醒吧！”钱起在一边大声嚷道：“这是岳姑娘，不是甜甜，哪有什么甜甜？……”

岳青绫硬生生的把他抓着自己的手分开来，转向宫天保道：“药呢？”

“在这里……”

说时，宫天保摊开了手里的小布包。

里面有一颗大小如同雀卵也似的黄白色石珠。

“姑娘，这是什么？”

岳青绫摇摇头，不欲多说，伸出手指，轻轻一触，不过微微着力，随即化为粉末，却有一股异样芳香气息，上冲鼻端。

“快给皇上服下去吧！”

宫、钱二人不敢怠慢，双双照顾着朱允炆，把一小包药粉服了下去。

说也奇怪，朱允炆原似神智不清的一片胡言乱语，却在服下此药瞬息之间，随即安静了下来。

“先生睡着了？”

宫天保仔细察看了一下，转向岳青绫望道：“这是什么药？……”

“石脑……”岳青绫摇摇头：“又叫‘化公石’……算了，你们不会听说过的。”

注：石脑，又名化公石。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石部卷九，本药又名石芝。转述《抱朴子·内篇》云：服食一升能长生不死云。

至此，她才似觉出十分的累了。

长长的吁了口气，把身子靠向石壁，看着宫天保缓缓说道：“先生这一觉，要好一阵才会醒转，宫师傅你去取一床被子来给他盖上……别受了凉！”

宫天保答应了一声，忙自去拿被子。

岳青绫转向钱起道：“麻烦钱师傅为我打一升水来，我口渴得很……”

钱起忙回了声：“是！”

须臾盛了一皮囊清水回来，才自发觉到岳青绫脸色白中透青，发了满头满脸的虚汗。

“啊呀，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钱起乍见之下，几乎吓得呆住了。

喝了几口水，岳青绫缓缓靠向石壁，冷冷说道：“我受伤了！”

“受伤了？”钱起更自一惊：“伤在哪里了？”

宫天保服侍朱允炆在被褥上睡好，谛听之下一惊抬头道：“是刚才那个叫赵青山的小老头？”

岳青绫点点头，神色凄然道：“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江湖人物，他不叫赵青山，叫赵白云，是一个极厉害的黑……道独行大盗……”

“啊！”

宫、钱二人俱都大吃了一惊。

要不是岳青绫眼前说起，谁也不会想到那个骑在小毛驴上，状至潇洒，面相和蔼的小老头儿，竟然会是个黑道独行巨寇。

却是“赵白云”这个名字，宫、钱二位显然前所未闻，还是第一次听过，一时神色骇异，面现不解。

“听我爹爹说，这个人一向横行出没在云贵深山，人称‘虎爪山王’……来无影、去无踪，为人诡计多端，轻功极好，云贵道上提起这个人，没有不胆战心惊的，却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来到这里，而且遇见了我们！”

一口气说到这里，岳青绫定了一定，犹有余悸的道：“刚才情形，二位师傅也都看见了……要不是我施出了师门的‘飞鹰神手’，伤了他的左肩，他绝不会放过我们……据我所知，这个人极要面子，一向夜郎自大，他虽然也知道我受了伤，因为自己也挂了彩，才会含恨而离……还有我师父六如轩主，也使他心存忌讳，不过，我算计着他还会再来，绝不会就此甘心……”

宫、钱二人顿时一怔，为之面面相觑。

钱起恨声道：“他再来，我们就跟他拼了！”

宫天保摇摇头说：“你这是在说气话，我们拼不拼又当什么紧，重要的是先生的安全才是重要……”

钱起自知失言，叹了口气道：“你说的不错，先生的安全才是重要。”

宫天保瞧着岳青绫道：“姑娘看来伤的不轻，却是怎么是好？”

岳青绫已自取了几丸灵药服下，说道：“想不到这个人内功如此之高，刚才我一时疏忽，被他‘六阴’手法所伤，要不是我自小就练有师门的如意神功，现在早已丧生……”

说到这里，她轻轻吟了一声，背脊靠石，苦笑道：“这个人心好狠，我与他向无仇恨，初次见面他竟然会下这个毒手……他大概见我当场倒下来，心里也有些奇怪……”

宫天保说：“姑娘……你不要说多了……”

岳青绫说：“……我算计他很可能今夜还会再来刺探，却是不能让他就此得手才好。”

钱起道：“姑娘说的甚是，只不知如何应对才是？”

岳青绫一只手自按小腹，颇似吃力的引气自吞，每吞一口，神色即似为之一振。

宫天保看在眼里，顿时为之一惊，赞道：“姑娘是在施展‘一元食气’功夫吗？佩服！佩服！”

岳青绫一连吞食了五六口长气之后，才自停住，转向宫天保微启笑靥道：“原来宫师傅也是行家，对了，我正是在施展这门功夫！”

宫天保怔了一怔，道：“这是神仙的‘开谷食气’之法，姑娘……你岂不是有半仙之体了？”

岳青绫摇摇头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仙，只是胡乱传说而已……我施展这门功夫，只是补足我的元力真气……使我暂时能支持不倒……”

“暂时支撑？”钱起为之一呆。

“我受的伤不轻……短日之内，绝难恢复……”岳青绫说：“我可不能让赵白云看出来……”

钱起点点头，伤感的道：“我明白了……”

抬头再看，岳青绫已闭上了眼睛。

日薄暮。

一片山雾自山半升起，缓缓移动，很快的眼前山峦俱都在掩盖之中。

岳青绫仍在静坐调息。

宫天保倚石而坐，紧守在朱允炆身边，寸步不离。却只有钱起看似悠闲，无所事事。

他其实心里最是忧虑。忽而心惊肉跳，坐卧不宁。

来回的在附近走了一趟，越觉着山势起伏连绵，无尽灾祸，空山静寂，暮色四垂，眼看着黑夜即将到来。

一想到黑夜，钱起即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觉。丝丝寒风，穿透着他的一袭单衣，陡然间使他感觉着有些“高处不胜寒”来。

想起了入夜的寒风，皇上身子弱，露宿外面，怕是吃受不住，不如在附近多拾些山柴，夜里点着了，一来可以取暖，再者也可预防山狼的侵袭。

甚是有理。

钱起随即把一双判官笔插向腰间，提起一口戒刀，大步向溪边岸上行去。

枫红初染，溪水如蓝。

隔着一面静静流水，人行其上，时见水面倒影，衬托天边红云，四面山花，一入水面，顿为绝世图画。

即使钱起这类不过粗通文墨之人，走了几步，亦不禁觉出了雅来。

站住了脚步，双手插腰，四下望望，看看水里自己雄姿，难免不顾影自得，有些儿飘飘然……

他这里，正自陶醉，耳边上似听得树枝折断的“咔嚓！”一声脆响，紧接着枝颤叶摇，起了一阵子骚动。

什么玩艺儿？

声音来处，就在侧面崖坡不远。

心生好奇，钱起不假思索，倏地飞身而起，一连几个起落，扑向声音来

处——

这一面树木高大苍郁，浓浓密密，一路绵延，几至无尽，较之附近的空旷稀落，不可同日而语。

居高下看，树丛里有物翻腾，枝飞叶散，正自有一番挣扎。

钱起“啊！”了一声，料想着定是什么野兽的出没。不禁为之精神一振。

此行以来，日以干粮果腹，尤其是朱允炆，早已食不下咽，若能意外的猎些野味，岂不是好？

诚所谓见猎心喜，身形纵处，直入丛林，可就忘记了江湖上的一句名言——“逢林不入”。

四下里阴森黑黯，仗着少许天光，勉强可以分辨一切。地上满是残枝败叶，行走其上，软颤颤就像跌落云里一般。

钱起解开随身皮囊，摸出了一只“瓦面透风镖”扣在掌里。

却是在先时一阵枝叶凌乱声之后，眼前一片宁静，听不见什么声音！

钱起按刀直立，正在仔细倾听，目光扫处，却为他看见了一件物什，不由飞身而近。

迎着一线天色，那物事闪闪有光。

就近细看，竟是一口钢刀。

这个突然的发现，由不住使得钱起为之一惊，却在他弯腰拾刀的一霎，一个黑忽忽的影子，猝然映向眼前。

一个人的影子。

钱起一惊之下，左腕翻起，待将发出手上钢镖的一霎，忽地止住，才自觉到眼前那个黑忽忽的人影，自高而垂，竟是半吊在空中。

随着树枝的颤动，空中人影也为之徐徐打转，渐渐的钱起才看清楚了。

这人半吊空中，颈项间结着一根山藤，看样子多半已经死了。

一种莫名的恐惧，陡然自钱起心底升起，由不住后退了一步，不用说，先时那阵凌乱声音，使是因此而起，却又是何以致之？

既然事发不久，很可能这个人还有救。

一念之兴，钱起陡然飞身而起，长刀挥处，“嚓！”一声，砍断了对方颈上吊索，空中直挺的身躯，即为之“噗通”跌落。

摸摸那人的手脚，入手冰冷，显然早已断气。

再看死者一身穿着，一色的黑缎子紧身衣靠，腰系丝绦，背上十字盘结，背有长弓强弩，头上长帽显已失落，却扎着黑色网巾。

这番装扮对于钱起来说，极不陌生，陡然间使他记起了来自大内的锦衣卫士。

却在这一霎，耳边上传过来一丝冷森森的笑声，一个轻巧的人影，悠悠自空而落，平沙雁落般，现身当前。

钱起吓得“啊！”了一声，陡地点身而退。

黑忽忽里，那样子简直就像是看见了鬼。“什么人？！”

随着他的一声喝叱，手中戒刀，直指当前——约摸着却也看清了一些，对方那个人，竟是个白发长须的矮小老人。

“赵白云……”

一念之惊，钱起几乎呆住。

“想不到吧！”小老头一只手捋着长长的胡子：“我还没走，咱们在这里又见着了！”

“你……”钱起霍地抛下手里的刀，拔出了腰间双笔，“当！”一声交叉而持：“姓赵的你想干什么？这个人可是你杀……的？”

说时，钱起向着地上的死人看了一眼。

“嘿嘿……”

冷森森地笑了几声，这位有“虎爪山王”之称的黑道独行魁首，身子微微摇动，一阵轻风也似的，已来到了钱起面前。

钱起早已是惊弓之鸟，只疑对方向自己出手，吓得双笔乍举，比势待出。

小老头赵白云嘻嘻一笑，脸上神色莫测高深，咳了一声道：“不错，是我杀的，你不乐意？”

钱起强自镇定道：“你到底怎么打算？”

“嘻嘻！”赵白云不慌不忙，看着他点头道：“你过来这边看看！”

身子一闪，跃出丈外，回过身来连连向他点手招呼道：“来！来……”

钱起一时大生狐疑，不知对方老人捣的什么鬼？心里盘算着，脚下也就情不自禁的跟了过去。

林子里光彩晦黯，老树盘根，枝叶怒伸，俱是些参天大树——前行的赵白云脚下极是快速，几个打转忽的站定。

钱起生怕他向自己使诈，始终与他保持着距离，见他站住，自己也忙自站定。

这一站住，可就看见了什么……

到底是什么玩艺呢？东一条、西一条、风干腊肉也似的悬满了眼前附近，少说也为数七八之多。

一阵风起，那些玩艺儿摇摇晃晃，荡散起重重鬼影，老天，全都是人哪！

和刚才所见的那个大内锦衣卫士一样，原来这些吊着的东西，全都是人，每一个人都被一根山藤半吊在空中，却是姿态各异，有人吊头，有人吊脚，总之全都死了。

地面上散置着各种不同的武器，刀枪棍剑，样样俱全，明晃晃坠了一地。

空气里面杂着极浓重的血腥气息，使人立刻有所意会，即是这些人不仅仅只是为藤索勒毙窒息。其中亦不乏“见血”而亡者。

凭着钱起特殊的感应，一眼以望，立刻即能认出，这些吊死的人，全部是来自大内的锦衣卫士，不用说，也都是全数死在对方这个小老头赵白云手上。

自然，这些人登山越岭目的绝非是为了赵白云，而他却管了闲事，将他们一一致死，却又是为了什么？

心里正自思忖，空中吊影里，竟有人发出了呻吟之声，钱起心方一惊，赵白云也自警觉，有了行动，右手抬处，“嘶！”地发出了暗器飞刀。

银光乍现，飏然作响声里，已掷中发声的那人身上，登时了帐。现场立刻传过来鲜血滴落的“滴答”声音，原来这些人俱是为赵白云以这样手法致死空中，莫怪乎空气里会飘散着如此浓重的血腥气味。

陡然间，钱起警觉着一种新的恐怖，直仿佛面前的这个小老人，将会以同样手法来对付自己，不由得点足而退，“嗖！”地纵身七尺开外。

“姓赵的，你打算要怎么样？”钱起无限迷惘的向对方望着：“这些人……你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难道你不明白？”

赵老头儿冷笑着道：“这些人都是冲着你们来的，想要活捉朱允炆！”

钱起厉声叱道：“大胆！”却又显着色厉内荏，情不自禁的后退了一步。赵白云却自呵呵的笑了。

“刚才我告诉过你们，这地方是我赵某人的地盘，任何人敢来这里撒野，我必叫他死无葬身之地，就像这些人……你们也是一样……”

“你……想怎么样？”

钱起聆听之下，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身子一歪，陡地打出了暗器——瓦面透风镖。

几番交谈，钱起当然已经明白，对方老人赵白云决计对自己没有安着好心。

反正是横竖都免不了一拼，这就先下手为强吧！

瓦面透风镖一经出手，整个身子陡地纵起，嘴里大喝一声：“老儿，你纳命来吧！”

他当然知道这个老头儿不是好相与，连岳青绫姑娘那么高的武功，尚还免不了受伤，自己又何能与他一拼？

这可就是钱起的悲哀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夫复奈何？！

随着他狂飚的身势，判官笔一上一下，疾若出穴之蛇，陡地直向着对方身上猛戳了过来。

赵老头桀桀一笑，矮小的身子蓦地向下一蹲，双手猝分，突地直向着对方双笔上拿去。

动作之轻巧，宛似火中取栗。

钱起那么快速的双笔竟然不能得手，即在赵白云这一手看似平常的出手之下，不能得逞，双笔自击，发出了“当！”地一声。

再想后撤，已是不及。

赵老头的一双短手，竟是那么灵巧，宛似花间蝴蝶般霍地分开，噗噜噜，袖风声里，一双判官笔已为他拿在手里。

钱起猝然一惊，只觉着一双掌心炙热如火，老头儿好纯的内功，一挣之下，竟使得钱起双掌为之皮开肉裂。

连疼带惊，钱起直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略有逗留？身子向后一倒，脚下用力一蹬，施展出“金鲤倒穿波”的势子，“哧！”地反穿而出。

赵白云哪里放得过他？冷笑一声道：“着！”

声出、手出——“唰唰！”声响里，一双铁笔已飞掷而出，疾如飞电，直认着钱起倒仰的身子追了过去，“噗哧！”而中。怒血飞溅里，钱起在空中的身子，直直蹿出去丈许远近，才倒了下来。

再也没有站起来！

他死了。

岳青绫忽然睁开了眼睛。

一堆柴火，熊熊在眼前燃着。火光烁烁，映衬着附近一片金黄颜色。正因为如此，才似更衬托出夜的黑黝与阴森。

朱允炆仍熟睡未醒，宫天保倚身石蹲，正在打盹儿。流水淙淙，时有夜鸟的鸣叫，给黑夜带来了无比的神秘与恐怖。

岳青绫缓缓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子，走向朱允炆面前。

宫天保倏地惊觉，“啊！”了一声，慌不迭站起身来，岳青绫手指按唇，轻轻嘘了一声。

“啊！”宫天保才似看清楚了：“原来是姑娘？……”

岳青绫先不答话，轻轻走向朱允炆身边，听听他的出息，伸出手摸向他腕上脉门，只觉着脉象平和，再试试他的前额，显然烧已退了，不由略为宽心。

却是朱允炆自梦中惊醒，欠身坐起来，那样子就像是遇见了什么怪异之事，不时的四下观望，神态大是紧张。“钱起……钱起……钱起呢？”

“他？……”宫天保转过身来，四下打量一眼，摇摇头说：“没有看见他……大概在附近林子里吧！先生……”“不，快叫他过来，叫他来！”

“是！”

宫天保应了一声，匆匆离开。

“您怎么啦？梦见了什么？”

岳青绫忙把一件厚衣服，披在他身上。

朱允炆看着她才似神色镇定，紧紧抓住了她的手：“姑娘你在这里？……啊啊……我是在做梦……么？”

“你是在做梦……怎么，头还昏不昏？”

“钱起，钱起？……”朱允炆嘴里一直喃喃的念着：“我梦见他死了……”

岳青绫不禁为之神色一震。

“他死了……”朱允炆喃喃说道：“他死了……全身都是血，他跪下来跟我磕头，说：皇上保重……钱起不能再侍候您了……噯呀……好吓人……他还叫我现在赶快走，迟了就来不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时他霍地站起身来，大声嚷着：“钱起，钱起！”“先生小声！”岳青绫忙止住了他。

却是声浪迂回，大群水鸟纷纷由溪岸惊飞而起，鼓翅劈啪声，静夜里尤其惊人。

“小声点……”岳青绫一面扶着他坐下来：“他不会死的，就在附近……宫师傅找他去了！”

嘴里这么说，心里却似有了不祥之兆，一颗心通通直跳。火光熊熊，摇动着深山夜宿的一派凄凉。

“唉唉……钱起、钱起……难道你真的死了？”

想着方才那个逼真的梦，朱允炆一时忍不住淌下泪水来……

眼前人影飘动，宫天保去而复还。

“没有人，奇怪……”宫天保惊奇的道：“我以为他就在附近……又会去哪里去呢！”

朱允炆聆听之下，只惊得面色惨变，“啊！”了一声，道：“他死了……死了……钱起，钱起……”一时再也忍不住，竟自低头痛泣了起来。

“先生，您？……”宫天保莫名其妙的看向岳青绫：“姑娘，这是怎么回事？”

岳青绫摇摇头，苦笑道：“先生作了个梦，梦见钱师傅他……死了！”

“啊！”

宫天保陡地张大了嘴：“是……么？”

“我不信！”岳青绫说：“我找他去！”

“不！”朱允炆站起来说，“我…也去……我跟着你去！”

想到了刚才的梦，朱允炆真个毛发悚然，哪里还敢在这里待下去？

岳青绫想想，总也有点不放心，把他们两个留在这里，再者朱允炆刚才说到“现在就走，晚了就来不及了”的那句话，奇怪的给了她一个暗示，使

她警觉到这一霎的良机不再。

“好！我们就一起走吧！她随即吩咐宫天保道：“宫师傅你背着先生，我们去找钱师傅去！”

宫天保答应一声，随即动手整理。

岳青绫把朱允炆一个随身重要的革囊背在背后，宫天保先此已动手用山藤做了一个背椅，让朱允炆坐在椅子上，背在背上，倒是方便多了。

一切就绪，岳青绫点着了备好的一根油松火把，交给宫天保拿在手里。

“姑娘，我们还回来么？”

“不回来了！”

看着宫天保笨重的一身，岳青绫说：“刚才我到山下附近走了一趟，大内来的人还没走，这地方保不住会被他们发现……”

宫天保证了一怔，眼里只是频频向四下张望，希冀着钱起能在这时候忽然出现，如果钱起果如皇上梦中所示死了，那就证明敌人已经来到了眼前，更是得快走不可。此念一起，可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宫天保那等胆量之人，也不禁打了个冷颤，全身上下起了一阵鸡皮粟儿。

倒是岳青绫反而异常冷静。

“回头不论有什么情况，你只管背着先生紧跟着我，不要出手，一切都由我来应付！”

一面说，岳青绫已把自己收拾停当。

宫天保虽然知道她先时受伤很重，却是在经过一番调息之后，现在看起来又复神采焕发。

黑夜里虽有火光明灭，亦看不甚清，除却背后长剑之外，大姑娘身上配件亦是不少，诸如双手袖腕，皆有特制的暗器设计。

离开之前，岳青绫特地把柴火熄灭，一时火华大掩，只剩下宫天保手里的一根火把。

顺着溪水前进，走了百十步，岳青绫站住脚步，回身再看，方才来处已掩饰于一片氤氲雾气之中。

雾色如纱如幻，虽不甚浓，却使人难以看透……

岳青绫随即为之宽心大放，点头道：“这就好了！”

朱允炆道：“怎么好了？”

“现在大概是子时前后，”岳青绫说：“我差一点忘了，这里是‘子午白纱’……每天子午二时雾起，漫山遍野，越来越浓……须要过一个时辰之后，雾才能消……”

说着她顿了一顿，轻轻叹道：“希望能赶快找到钱师傅，要不然等一会雾重了，可就更难了……”

朱允炆道：“快……找！”

宫天保急道，“那边我都找过了，只有这边树林子还没有找……姑娘你看，他会在里面么？”

岳青绫摇摇头，苦笑道：“很难说！既然如此，也只有进去了！”

她于是转向朱允炆道：“我们这就进树林子了，希望能找着钱师傅，万一是找不着他，您也不必伤心，也不见得就表示他……死……总之，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能在这里等，必须要在起雾的这一个时辰，摸出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朱允炆默默的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心里却挥不开方才在梦里钱

起的影子。

渐渐的，雾越来越重。

三个人已来到了树林。

宫天保保持着火把在前，岳青绫在后，如此一来，却与朱允炆成了脸对脸儿。

风行树梢，林子里发出了一阵“唰唰”声音。

走着，走着，前行的宫天保忽然站住脚道：“什么东西？”

举火一照，明晃晃的泛着白光。

“啊！一把刀？！”

弯腰拾起的一霎，才自觉到一个人就吊在面前不远：“不好……有人吊死了！”

岳青绫轻叫一声：“慢着！”

猛的，她由宫天保手里接过了火把，四下里照了一照，顿时面色一惊。

宫天保和朱允炆也都发现了。

好几个人都吊在树上，显然都已经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朱允炆抖声道：“这些人都……死了？”

岳青绫身势突拧，“嗖！”地纵身而起，落在眼前一棵大树上，四下里举目以望，随身飘身而下。

宫天保就着最近的尸体认了一认，吃惊的道：“这些都是大……”

岳青绫说：“不错，都是大内来的……又是谁会下手杀了他们？”

宫天保道：“别是岳大侠来了，暗中帮着我们？”

岳青绫摇摇头说：“不会……我爹爹不会用这种阴毒的手法杀人……一定是另有别人！”

略一顾视，随即前进道：“走！”

忽然，她眼睛看见了一个人——一个倒在地上的尸体，不由为之一呆。紧接着飞身而前，细看了看，神色猝然大变道：“呀！”

朱允炆大声道：“怎么了？……”

“钱师傅……”

宫天保快速来到：“钱……兄他怎么了？……”

火光照耀里，但见钱起仰面向天，胸腹以下，血淋淋的插着一双铁笔，圆通通的睁着双眼，一脸痛苦模样，那样子，正如朱允炆梦中所见，显然早已断气多时，尸体都僵硬了。

朱允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只是搂着钱起的尸体不放。眼前已成了个泪人儿。

多少日子的郁结、伤怀，一下子都发泄了出来，人像是抽出了骨头，泥也似的瘫在了地上。

一旁的宫天保、岳青绫劝阻无效，但都吓坏了。

“陛下，陛下！”

宫天保一只腿跪下来，用力的捧住朱允炆前扑的身子，“龙体保重、龙体保重……皇上您千万……”心里一伤心，连他也跟着哭了起来。

“是朕害了你……朕对不起你们……”朱允炆声音沙哑的泣着，忽然抬起头，向着枝茂叶集的天空大声嚷道：“老天，老天！是我朱允炆为德不足，害了多少人丧失性命……皇天有知，就拿我性命抵偿了吧……抵偿了吧……不要让他们一个一个都跟着赔上了性命！嗷唷，嗷唷唷……”

一口气岔在了心口，递接不上，竟自当场昏厥了过去。

宫天保吓得眼冒金星，“噯呀，陛下……陛下……先生！先生！”

一任他怎么摇怎么喊，朱允炆亦是不醒。一转身，岳青绫就在身边站着。

“姑……娘……可不好了！先生他老人家……”

“不要紧！”

她亦哭红了眼睛，火把映照之下，她的那张脸苍白如雪，显然精神亦受了很大刺激。

“先生只是一时岔了气……”

说时她徐徐蹲下了身子，伸出手抵按在朱允炆心口部位，将股真力徐徐灌入。

朱允炆长长的吸了口气，忽地大声呛咳了起来。

“好了，”岳青绫随即把他抱起，向着宫天保道：“快离开这里——”

宫天保双手接过了朱允炆，转身前行。

岳青绫乃得趁此机会，将钱起尸身匆匆移至树下，暂时用树叶掩起，做了记号，却听得那一面朱允炆的哭声又起，口口声声嚷着钱起的名字，说是他害了他，哭声较先前更为凄厉。

岳青绫忽然来到面前，寒下脸来说；“先生您要节哀，这地方不见得安全，说不定敌人还在附近！”

一听她这么一说，朱允炆随即止住了悲声，只是傻傻地向她望着。

宫天保证道：“姑娘是说？……”

岳青绫道：“那些被吊死的人，既是大内的锦衣卫士，人数这么多，便保不住有漏网之鱼……我担心一定还有人藏在这附近。”

宫天保忙即举火四照，看不见什么动静，呐呐道：“那么依姑娘所见，又是谁杀死了他们？然后把他们吊在树上？”

“是先吊在树上再杀死，不是杀了以后再吊上去！”岳青绫心思敏悟的道：“这些人多半是在黑暗里，不小心踩着了那人事先设好的绳套，被吊在了天空，这个人随后出现，再用暗器飞刀，一一取杀了他们性命——”

微微停了一下，她于是接下去道：“我猜想，钱师傅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动静，闯了进来……那个人便对他下了毒手！”

朱允炆忽然叹了一口气，道：“这么看起来，很可能杀死钱起的人，就是刚才的那个姓赵的小老头了！”

岳青绫看着他点点头说：“您猜的不错，我心里也是这么猜想……”

“这又为……什么？”宫天保甚是费解的道：“姓赵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简单！”岳青绫说：“因为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

她静静的分析说：“虽然他们都想着要对先生不利，可是各人的目的和打算都不同，大内的人是想把先生带回去，向主人奏功，姓赵的老头儿很可能想擒住了先生，可以向朝廷要价，发上一大笔横财……所以，他当然不愿意先生落在对方手里！”

这么一说，朱允炆和宫天保全都明白了。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宫天保恨恨的道：“这个老东西也太可恶！”

“我倒觉得太可爱！”

“很可爱？”宫天保为此一呆。

“你想想，要不是他在暗中帮忙，这些人一旦找上了我们，是不是麻烦？”

宫天保呆了一呆，恨声道：“话虽如此，他的心也太可恶！”

岳青绫冷冷道：“当然，其心可诛，我比你更恨透了他！”她顿了一下，缓缓说道：“等着瞧吧，这一路之上，少不得还要见着他，我们要打起精神，千万不能着了他的道儿！”

话声才自出口，只听得附近林子里“哗啦！”一声树响，紧接着传过来枝叶摇动的零乱声音。

岳青绫一手按剑道：“把火把给我！”

宫天保依言而行，呐呐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岳青绫道：“你背着先生跟着我，我们过去瞧瞧！”

地上尽是落叶，这里浓林密集，黑得紧。

走了一程，耳听得那阵子树摇声，更为真切，有人出声大骂道：“王八老儿，还不快放老子下来……啊，啊……”

各人才自会意，原来又有人被吊了起来。

前行的岳青绫忽然站住了脚步，道：“小心！”

持火前探，一个满布荆棘的藤圈就在面前不远。

宫天保吓了一跳道：“好家伙！”

岳青绫上前一步，举足一踢，触发机关，“唰啦！”一声，弹向天空，连带着一阵子呼呼作响，又有几棵大树弹空而起。

三人目睹之下，亦不禁为之惊心不已，若非是岳青绫够机灵，一个误踏，那还得了？

朱允炆吓得脸上变色道：“这……可怎是好，前面路还怎么个走呢？”

“不要紧了！”岳青绫向宫天保道：“你跟着我，没事！”

果然，这一处设陷机关的引发，附近已别无障碍，岳青绫持火而前，三个人很快的来到了别一现场。

远远的可就看见了空中吊着的那个人，正在大肆挣扎不脱，忽然发现了火光的来到，才自安静下来。

岳青绫举火以照，发现到那人掉下的一顶尖纱长帽、长刀，乃自断定出对方必是来自大内的东厂锦衣卫士。

这人久挣不脱，加以藤索上的荆蒺刺痛，可谓狼狈不堪，由于头下脚上，人在高处，根本就不见来者何人，只感觉着火光的移近而已。

“老小子……你弄的好把戏！”这人说：“老子受够了，快放我下来……”

岳青绫冷冷说道：“你是谁？怎么会好好吊在树上？”

那人半晌才道：“原来你不是那个老鬼……唉……姑娘，怪我不小心，中了人家的埋伏，你就快救我下来吧，我一定重重谢你！”

岳青绫道：“哪一个要你谢我？哼，你们这些朝廷来的鹰爪子，平常作威作福，想不到也会有今天下场，活该被吊死，活受罪！”

那人顿了一顿，道：“姑娘你是……”

岳青绫道：“你别管我，我只问你来这里又为了什么？”

那人倒吊空中，耳中虽听见声音，却是无论如何也看不见现场情景，急得在天上乱转。

挣扎了半天，受罪更大，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叹息道：“姑娘你要救我……回头那个老鬼要是来了，我就非死不可……你就发发慈悲吧！”

岳青绫道：“谁又是那个老鬼？”

那人说：“一个骑驴的矮老头儿……这个老鬼心狠手辣……杀人不当回事，要是他回来，我可是一定活不成了！”

岳青绫冷冷道：“你说他回来，又是什么意思？”

“唉……”这人急道：“刚才天黑以前我见他骑驴走了，往南面而去……因为驴子怕黑，不惯夜里行走，所以猜想他不会回来……却是没有想到，仍然中了他的埋伏！”

岳青绫道：“你们同行的人很多，为什么没有同伴来救你？”

“你？”那人呻吟道：“大姑娘，你就行行好吧！”

岳青绫道：“你说清楚了，我才会放你下来！”

“好好……我说……我说……”那人道：“同来的十七个人，有十三个已经遭了那个老鬼的毒手……剩下的几人都逃了，偏偏我倒楣……”

岳青绫道：“你们这么多人在树林里干什么？”

“是……找一个人……”那人只得实话实说：“找一个钦命要犯……大姑娘，你快点放我下来吧！”

岳青绫“哼”了一声，忖思着他久吊之下，早已气尽力竭，即使不是如此，也不怕他能逃过自己身手。当下玉手抬处，用“捻指”功力，“嘶！”地打出了一枚制钱，黑暗里取向对方踝上藤索。

耳听到“崩！”的一声，藤索应声而断，那人便自头下脚上的直坠了下来。

“噗通！”摔了个四脚朝天。“暖唷唷……”

那人一连串的叫了起来，设非是地面上积落着厚厚一层落叶，光只是这一下子就要了他的命。

他这里挣扎着，方站起，一口冷森森的长剑已然比在了他的前胸，同时面前火光火大盛，对方姑娘手里的一根火把，几乎举到了他的脸上，烧着他的眉毛。

“啊……大姑娘你这是……”

用力的眨了几下眼睛，定睛再看，才自看清了面前的一切，原来是除了手持火、剑的一个姑娘之外，另外还有两人。

其中一人，面如冠玉，神采清奇，一望之下，即知其绝非等闲。更何况这张脸对他来说，曾是那么的熟悉，决计无法忘怀。“啊……皇爷、皇上……您在这里？……我……小人……小人……”

在此之前，口口声声要活捉废帝建文，想不到此刻对面相见，竟至窝囊如此，一时间，双膝打颤，不由自主的跪了下来。

这番举止，大出各人意外。

朱允炆奇怪的道，“你是谁？怎么会认得我？说！”

别看他如今这个落魄样子，甚而早已是内里流传钦命捉拿的要犯。却也有他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面。

皇帝就是皇帝，那番气度、威仪不是一般人所能模仿的。

“小人……小人……崔化……”

“崔化？”

朱允炆哪里会记得这个名字。

宫天保却记得，甚而还是旧识——

“噢——你不是崔头儿么？怎么……”

那人一惊之下，就着面前火光向着宫天保认了认：“啊呀！”一声道：“宫……千户……你老……也在……卑职……”“嘿嘿！”宫天保笑了两声：“这可不是外人了！”朱允炆道：“他是谁？”

“启禀陛下！”宫天保欠身道：“这人原在神武营当差，老皇爷还在的时候，他就在，后来调守过陛下的寝宫，叫崔化！”“是……”崔化直吓得全身颤抖：“小人就是……崔化，万岁爷不记得了？”

朱允炆细细在他脸上认着，依然记不得什么时候见过，不过宫天保既然这么说，当然是不会错的了。

“崔化，你既然是我的旧人，怎会……你是来抓我的吗？”“小人……不敢……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嘴里连声说着，崔化越发的连头也不敢抬了，只见他跪着的身子抖成了一片。

宫天保大声道：“皇爷问你，你就实话实说吧！”

“小……人遵……遵旨！”

崔化头也不敢抬起，一面叩头，呐呐道：“万岁爷走失以后，今日圣上入主登基，小人被调到了锦衣卫当差，职掌一个小旗！”“啊！那是升官了！”宫天保冷冷一笑：“如今是个总抚了，恭喜、恭喜……”

“千户您说笑了！”

宫天保圆瞪虎目道：“我恨透了你们这帮卖主求荣的小人，看我不——”反手抽刀的当儿，却被朱允炆出声止住，“宫天保！”“卑职在！”三字出口，宫天保欠身退后，于是不敢造次。朱允炆神色越发自然。

“让他说下去。”

“小人……遵旨……”崔化叩了个头，继续道：“这一次小人是随着方千户来的，向成国公报备听差——”

“成国公？”朱允炆一连冷哼了两声。

“是……朱大将军！”

“什么大将军？”

“征……夷大将军……”

“哼——说下去！”

“遵……旨……”崔化叩了个头，仍在发抖：“大将军吩咐，全面搜查万岁爷……您的下落，说是要在出兵安南以前一定要先拿着……了您，才再出兵打仗！”

“他……好大胆！”朱允炆气得脸色发青：“他也配！”

“是……”崔化颤抖着道：“方大人查出来万岁的圣驾在太苍古庙，这就……”

“别说了，下面的事朕都看见了……”朱允炆冷笑道：“你们出动了这么多人，三番五次要捉拿我，结果怎么样？成功了没有？别看你们人多，有个屁用！这就叫不得人心！”

“小人……知罪……罪该万死！”

“唉……算了……”朱允炆打量着他：“看在你曾是跟随我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看样子，你也受伤了……”

微微一顿，他转向宫天保道：“放他走吧！”

“这……”宫天保呆了一呆：“……陛下，这怕不……好吧！”

“让他走吧，我已经说了。”

说了这句话，朱允炆就转过身走开一旁，宫天保应了一声，只得退开一旁。

岳青绫收回火把，哼了一声，嗔道：“你自己可得小心着点儿，先生虽然饶了你，那个姓赵的小老头儿，却能要了你的命。再说这十万大山，本身就像是个迷魂阵，你一个人能不能摸出去，可就全看你的命了！”

话声未已，崔化早已大声哀恸起来。

“姑娘，千户爷……崔化该死……如今都想明白了……”

岳青绫翻着眼皮道：“你明白什么？”

“小人不是人……我该死！”崔化一面痛泣，磕头如捣蒜：“今天听了万岁爷的话，才知道小人……错了，姑娘……请你行行好，转请皇上让小人跟着将功赎罪吧！”

“将功赎罪？”宫天保大声道：“你还能有什么功好立？”

“千户爷！”崔化大声喘息道：“这里来去的路，我都熟，外面的卡子我都清楚……崔化也能吃苦，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让小人服侍皇上吧！”

听他这么一说，宫天保与岳青绫对看一眼，俱都无话可说，一齐向着朱允炆望去。

“皇上、皇上……您老人家就可怜可怜小人，收留了小人吧！”

一面说，崔化只是频频的磕头。

“你老人家要是不收留小人，小人便一头撞死在这里不活了！”

这么大个子的人了，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倒还是真伤心，看看这个人，倒也不是做作，很像是有几分血性。

想想自己身边各人，俱都是星散死别，除了岳姑娘之外，便只是一个宫天保了，难得这个崔化有心归顺，加上他对敌情的了解，如能诚心投效，正是求之不得，堪为大用。

朱允炆这么一想，心里便已活动，转向岳青绫道：“姑娘之意如何？”

岳青绫道：“还是先生做主吧！”

“好吧！”朱允炆随即点头说：“你就跟着我吧！”

崔化大喜过望，磕了个头，大声道：“谢万岁！”又向着岳、宫各自抱拳一揖，才自站起来。

宫天保哈哈一笑说：“崔头儿，圣上虽是收留了你，可是将功折罪往下就瞧你的了，不要说了大话不能兑现，可就不好意思！”

崔化道：“大人放心，这里出山的路，我最是清楚，就是外面的十七个卡子，我也了如指掌！”

“出山的路不劳费事。”岳青绫笑道：“倒是那些卡子，那时候要靠你一一指出。”

崔化答道：“这没问题，那时候看小人的就是了！”

说着，挺胸凸腹，不意触及伤疼，痛得“吭”了一声，立时又弯下腰来。

宫天保“哼！”了一声：“要不要紧，伙计？还是先看看阁下你自己的伤吧！”

崔化拄着根棍子，一只手打着灯笼走在最前面。

宫天保背着朱允炆居中；后者由于是脸朝外正好与殿后的岳青绫脸对脸的点了盘儿。

一行四人缓缓前进。

就着时灭又明，若有若无的昏黄灯笼，打量着面前岳姑娘的神采，朱允

炆竟自看得有些发呆。样子傻乎乎的，惹人发笑。

有几次四只眼睛对着看，岳青绫总是赶忙把眼睛转开，偏偏是这个年轻的皇帝，就有那个兴头儿，不时的多情一笑，他可真是童心未泯，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个心情？真教人对他是没法子！

脚下软软的树叶，长长的那种针叶，不知积存了多少年了，人走在上面，就像是踩在棉花堆上一样的轻飘，老像是着不得力的样子。

走着走着，崔化停下了脚步，掏出一张地图，在灯笼下面仔细摸索。

岳青绫说：“怎样啦？”刚要就过去，即为朱允炆抓住了她的手。

“你……”岳青绫挣了一下没有挣开，直臊得耳根子发红。

“你……这个人……”

话才出口，立刻想到对方皇上的身份，忙即住口，顾忌的向他看着——所幸他不曾在意，只是把那一手握着手，宝贝也似的贴着脸儿，香了又香，亲了又亲，就是舍不得拿开来。

“唉……您……您呀……”

真教人没法子。

岳青绫半笑又嗔地指指宫天保的背，狠狠的点了几下，张嘴无声的告诉他说：人……人哪！

偏偏是皇上眼睛也看不见：就只见她一个人儿。硬是不肯把抓着她的右手松下。

打量着他那般痴情、馋猫也似的样儿，岳青绫可真是又笑又气，又能怎么样呢？几番邂逅，温存之后，总算认清楚了他，天生的那种多情种子，离了个“情”字活不了的那种人，你能对他又怎么样呢？

“姑娘……您瞧瞧这条路对吧？”崔化头埋在地图里，有点迷糊了。

“啊——”

岳青绫用力往回一夺手，差一点把藤座上的皇上给拉了下来，赶忙又扶着他。脸上臊得发慌……

“让我瞧瞧……”

四下瞧了一眼，岳青绫把嘴凑近到朱允炆耳边上：“别这样……你乖！再不听话，我可就不理你了！”

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竟自会说像是哄小弟弟的话来——妙在皇上还真的就是吃她这一套，脸上带着一抹子笑，朱允炆这才松开了她的手。

岳青绫可真是“皇恩大赦”样的才得松了口气。脸上讪讪的来到前面“怎么回事儿？……”

“姑娘……您瞧瞧是不是这个方向？”崔化四面打量着：“我可真有些糊涂了。”

岳青绫四下望望，点头说：“没错儿，这是紫金坡，再走走就出林子了。”

“这就对了……”崔化笑道：“您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我记得前面有很多花。”

说到花，各人鼻端立刻就嗅到了阵阵花香，沉闷的空气顿时为之一松。

自此而向外观望，已可见月光的渗淡以及繁星所点缀的穹空。

岳青绫点点头说：“把火熄了吧！”

崔化随即把燃着的火把熄灭，却在这里，耳听着弓弦一响，一支箭弩，直向着崔化前心射来。

射箭人显然借助于先时的火光，取势极准，即在火光方自熄灭的一霎，

嗖然作声时，已至眼前。

崔化一惊之下，由不住“啊！”的叫了一声，只以为这一箭鬼使神差，快到了极点，简直不容闪躲，自忖着必死无疑。

却是不知他身边的大姑娘眼明手快，玉手轻翻，“嗖！”地一把，已把这枚箭矢握在手里。

紧跟着她娇躯微拱，嗖地一声，已纵了出去。

岳青绫以“燕子掠波”的轻功身法，一连三个起落，已扑向眼前。这里接近林外，已不似先前之一片黝黑，衬着斜空里的天星月，双方身形已依稀可辨。

岳青绫身子一经落下，长草丛里倏地冒出来一条人影，锦衣高冠，正是大内锦衣卫士的典型写照。

想是岳青绫来得太快，这人一支长弓还在手上，竟然不及收起，当下“嘿！”了一声，随着进身之势，以弓为剑，直向岳青绫当心猛刺过来。

岳青绫自是不把对方看在眼里，左手轻翻，一下子已拿住了长弓之端。

那人用力一扯，“崩！”的一声，竟自把弓弦扯断，一截弓背仍在对方手上。这才知道不是好相与，嘴里喝叱一声，张手松弓，紧跟着腾身而起，直向着眼前一棵大树上落身下来。

却是岳青绫早已防着他的有此一手，一声清叱，手上那一截竹胎长弓，权作飞矛施展，陡地脱手而出，直循着对方腾起的身子飞刺过来。

出于既快又准，“噗哧！”正中对方前心要害。

那人“啊！”了一声，身子一弓，一个咕噜，直由空中直翻了下来，在地上几个打滚便自不动。

崔化、宫天保等一行俱都来到。

岳青绫向着崔化冷冷道：“这个人你一定认识，去看看是谁？”

崔化趋上去辨认了一会，由身上摸出了千里火亮着了再看，才自道：“啊，是他？！”

宫天保说：“是谁？”

“刘元庆，嘿！这家伙也来了！”

说时站起来，收起了千里火。崔化道：“他是跟着井干户身边的，他怎么也来了？”

井干户即是井铁昆，与方蛟齐名，是为对方阵营里一个极厉害的人物，各人自是心里有数，而且，岳天锡亦曾说起，李长庭便是在他独门暗器“铁蝙蝠”之下，丧失性命，是以崔化眼前一经提起，无不心里一惊，直似有切肤之痛。

宫天保冷笑道：“这么说，姓井的很可能也来了！”

岳青绫点点头说：“即使他本人没有来，他手下的人一定奉令在林外有所部署……看起来，一出树林就免不了与他们接触……”

崔化怔了一怔说：“等等！”一个人捧着脑袋，蹲在地上，想了好一阵子，才自站起来。

“我知道了！”

岳青绫一笑，“知道什么了？”

崔化站起来，左右打量了一眼，声音放低了说：“井铁昆有一个‘九子阵’，很是厉害，这一次上山，由于是方蛟主使，他无能施展，现在轮着他当家，保不住便会施展出来！”

宫天保点头说：“有理！”

崔化道：“我虽然摸不透他这个九子阵奥妙在哪里，但是却知道一个大概布置的图形……”

岳青绫高兴的道：“这样就好了，你大概的画一下，给我看看！”

于是崔化蹲下来，亮起了千里火。

即见他拿起来一根树枝，想想画画，迟疑的说道：“前三、后三、中三点……要把敌人连环穿！”

宫天保哪里省得，直是翻着白眼，岳青绫却是心里明白，频频点头，表示知道。

崔化却只画了五个圈子，便画不下去。

岳青绫接过树枝，一气儿又加了四个圈子，转向崔化道：“是这样不是？”

“咦？”崔化为之一呆，大为惊奇道：“姑娘您怎么会知道？”

岳青绫一笑说：“天下武学，殊途同归，愈是到了高乘境地，路子愈窄，你刚才一说九子阵，我便心里有了见地……这么看来，这个姓井的，必是出身‘长白’一门的黑道人物了？”

“对对对……”崔化越加钦佩的道：“他早年的绰号就叫‘长白泉’。”

“这我就知道了！”

朱允炆忍不住插口道：“你知道什么了？”

岳青绫瞟着他抿嘴一笑：“您也想知道吗？说了您也不明白的……”

朱允炆只是看着她笑，笑得好傻，好满意的样子，他如今什么都没有了，由堂堂偌大的一国之君，沦落到如今孤伶伶的一个人，往日的富贵更不用说，如今连一己的身家性命，都难以自保，一切都完了，还能有什么好自恃的？

却是那一腔赤子之心，追求完美的爱心，一直都盘踞着他，在他心里始终也不曾离开过。因而，即使在过去四年那些逃命的日子，那些寒冷的冬天，四周的环境，尽管是无比的险恶，他却依然能独自寻觅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快乐！

便像是这一霎，看着他所喜爱的岳姑娘那么美俊的站在身边，正在为保护自己而尽力，“最难消受美人恩”，只是对方的这一份心意，也就够自己消受陶醉老半天的了。

岳青绫转向宫天保道：“这个九子阵其实应称‘九子一母阵’，微妙之处在于九九杀着，宫师傅对于一般的阵势可有经验？”

宫天保尴尬的笑笑，摇摇头说：“这个……过去也只是习过三才阵、九宫图之类……别的可就不通了！”岳青绫笑说：“这就够了，只要有九宫图的基础就够了！”

崔化说：“我也学过九宫！”

“这就更好了！”

岳青绫道，“九子阵其实便是由九宫图演变而来，当中的‘逢九必杀’应是不会变的……我想最厉害的应该是隐藏在暗中的主要人物，也就是‘九子一母’，其中的那个‘母’。这个角色，毫无疑问的应该是由那个姓井的来扮演了。”

崔化点头道：“姑娘猜的不错，当初练习阵法的时候，每一次都是由井铁昆亲自传授，而且非常隐秘……据说，练习的时候，都由他暗中由笛音来控制，姑娘可知道又是什么原因？”

岳青绫说：“这样我就更清楚了……我想我们能够获胜，破了他们的这

个阵势！”

宫天保喜道：“姑娘您有把握？”

岳青绫微微一笑：“到时候再看吧！”

朱允炆忽然插口道：“太好了，小绫，你要记住，千万不能放走了那个井铁昆！”

“我知道！”岳青绫忽然一呆。发觉到他竟然改了对自己的称呼，叫自己是“小绫”，一时甚是意外，羞涩涩的向他看了一眼。

她当然知道朱允炆恨恶井铁昆的原因，那是因为他杀死了李长庭，后者一直是皇上身边最称得力亲近的人。

岳青绫暗暗记住了这个心愿，即是将尽一切可能，抓住这个井铁昆，好为李长庭报仇，并且要朱允炆亲自来处置他。

宫天保暗暗道：“那么……眼前我们应该怎么走呢？”

岳青绫说：“别慌！我也正在想这件事……”

她于是说：“我们现在就出去，我当第一，你们两个紧挨在我身后左右……如果我所料不差，对方的九子阵，就埋伏在林外不远，而且在我们一步踏出之始，很快的就会遭遇到——”

接着她很有把握的样子说：“你们不要惊慌，我会对付他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么样，你们两个人都要紧紧跟着我身后左右，不要离开！还有……”

她转向朱允炆看了一眼。

“从现在起，由我来背着先生吧！”

宫天保应了一声，立刻解开套结，松下了背上的藤质便椅。

朱允炆脸色微窘道：“我还是自己走吧，这么大个人哪能老让人家背着？”

“算了吧……您还是让人家放点心吧！”

说时岳青绫已把那个轻便的藤椅系好背后，蹲下身子来让朱允炆坐好。

一切就绪，只待上路行动。

岳青绫再向宫、崔二人吩咐道：“你们要是万一走散，或是跟不上我，只要记住他们阵法的关键处是‘逢九即杀’，避开了杀着也就好了！我会随时注意你们的行动，与你们取得联系！”

宫天保道：“放心吧姑娘！错不了！”看了崔化一眼道：“怎么样兄弟？行不行？”

“不碍事”

经过了一番活动之后，崔化身上气血已大肆通畅，眼前到了性命相关时刻，自得打起精神应付。

他的长兵刃虽已遗失，却有两口尺许来长的匕首绷在小腿肚上，拔出来精光乱灿。

宫天保的兵刃是一口缅甸刀，平素束在腰上，权作腰带，并不起眼，施用时可以随时出手，甚是方便利落。

一行四人，即在岳青绫带头之下，向林外步出。

果然正如岳青绫之所料。

惊险的场面，自步出丛林之始，立刻便有所遭遇。

先是当前乱石丛中，有人怪啸一声，弓弦响处射出了一排箭矢，夹带着极其刺耳的三缕风声，看来极其犀利，电掣而至。

岳青绫立时停住了脚步。

当前来失，看似一条直线，要到眼前的一霎，忽的有了变化，陡地变成了三角箭式，如是，岳、宫、崔三人皆都在照顾之中。

岳青绫早已胸有成竹。

迎着对方的箭矢，长剑微振，发一阵响，已把来犯的三支响箭全数打落地上。

岳青绫对这阵势，早已了然胸中，这一排响箭更加证实了她的臆测不假。

即在对方三支箭矢被击落地的一瞬，岳青绫身子霍地向左面一个快转。

身后的宫、崔二人自是全神贯注，见状毫不迟疑，即行快速跟进。

果然，岳青绫所料不差。

即在她三人足下方自转动的一霎，三条人影霍地由暗中闪现而出，但是由于岳青绫等三人识破先机，先已避开了正面，使得来犯的三人，仓猝之间，大感惊异。

其中一人喝了一声：“变！”

喝声方起，三个人就地一转，有似旋风一阵，已自拔身而起，一起即落，随着各人手里的残月云刀，挥洒出匹练般的刺目银光，直向着岳青绫等三人当头罩落。

即使这样，依然无能得逞。

岳青绫清叱声里，长剑蓦地向空撩起，这一剑取势极妙，在一个拖长了的“乙”字剑形里，耳听得一阵叮当声响，已挡住了空中三人的来势。

紧接着她手里的长剑，在一个急发的剑势里，一连劈出了三剑，分别取向来者三人。

耳听得敌人一面，叱了声：“退！”

人影闪动里，连带着兵刃的交错声响，三个人来得快，去得更快。

一片衣袂影里，三个人鬼样的分向三方消逝——却是岳青绫身子何等巧妙，随着她脚下的一个抢步，有似疾风一阵，已抢先踏在了九九杀数的一个死门。

其势之快，出人意料。

作为对方三个阵势之首的那人，眼见如此，大吃一惊，张慌里挥刀以迎，却是慢了一步，即为岳青绫反手一剑，正中前胸。

这人惊呼半声，直挺挺的倒了下来，顿时一命呜呼。

下余二人眼见如此，不啻吓了个飞魂丧胆，各取逃式，鬼魂也似的向两侧消逝而去。

这番阵仗，来去极快，只在一发之即。

按常理论，岳青绫一面理当趁胜急追，杀对方二人于亡命之际，才是正理。岳青绫却别有所见，不此之图，一剑得势，抱剑而立，不再移动。

果然，敌人一阵由于阵势的已然发动，势将不能中途而止。

黑夜里，响起了一声刺耳笛音即在左前侧三丈内外，蓦的拔出了一条身影，衬着来人背后的一纸红灯，鬼影子样的轻飘，落身于一方石屏之巅。

尖瘦尖瘦的一张长脸，衬着前面额头齐眉的一片短发，这个人个头儿极高，耸肩拱背，垂着一双长手，形象至为怪异。

无须过问，岳青绫已能猜出他是谁来。

井铁昆！

站立在石屏之巅，拱肩垂臂，衬着他凹凸峥嵘的脸上五官，那个样子简直像是一个猩猩，也许是一头人猿更比较恰当些。

一身红色缎子长衣，腰系红绦，胸前十字盘结，背上背着长剑一口，红灯一盏，另有一个喷筒样的东西，两肋却也不曾空着，左面豹皮中鼓膨膨装满了东西，右面吊着一对南瓜般大小的流星飞锤，这样的一身沉重装备，设非是像他这般高大身材，常人万万不能。

虽然如此，再看他落下的身子，竟然如此轻飘，因而也就可以猜知他轻功该是何等杰出了。

眼下随着他落下的身子，发出了极是刺耳的一阵子怪笑，全身上下原已够红，再吃背后红灯一照，简直就像是燃烧了一团火焰般的醒目，这个人更像是年画上的火神，或是锤馗一样的可怖狰狞。

“丫头……”怒啸一声，这个人用手上竹笛，向着岳青绫直指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抗拒钦命，杀官拒捕，看来是活的不耐烦了！”

岳青绫既已测知对方阵势微妙，自忖应付裕如，心里也就不再慌张。

聆听之下，抖擞精神，从容道：“姓井的，你少来这一套，什么钦命不钦命，真正的皇帝在我背上背着呢，谁还怕你们不成？有什么伎俩只管施展出来，看看又能把我怎么样？”

红灯汉子登时一愣，眉剔目张道：“你……认识我？”

岳青绫冷笑道：“谁认识你这个无耻势利的小人？方蛟都已经死了，你又能作什么怪？不相信你就试试，看看到底是谁怕谁？”

井铁昆又是一愣，桀桀怪笑了两声，只看他这副外貌，尤其是深更半夜里的忽然出现，简直是妖魔鬼怪一样的吓人。

“好丫头，你的口气不小！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逃过爷爷的手掌心去？”

说到这里，双肩顿张，“呼！”的一声，已自跃出了一丈七八，落在了另一块大石头上。

“且慢！”一霎间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手里的银笛向着岳青绫指道：“丫头，咱们先取个商量，把你背上的人放下来，我们既往不咎，一了百了，要是执迷不悟，嘿嘿……等到爷爷我阵势一经发动，你们这几个人再想活命可是难比登天！”

岳青绫目光转处，已看见两条极快身影，自井铁昆背后两侧，向左右移动而开，设非是注意观看，简直是无能发现。

她心里已是有数，看来在井铁昆一声令下时，敌人将自左右双方，同时袭进，在对方此一“九子阵”内，这一手叫“雁摆双翅”。趁虚而入，猝然而发，自有其凌厉气势，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岳青绫胸有成竹，一面略运真气，使之灌注剑身，随即向着对方寒着一张素脸说：“井铁昆，有什么本事你就尽管施展吧，何必多说？你也知道这是枉费唾沫，何必呢？”

井铁昆怪笑一声：“好个丫头！”

随着他手上竹笛指处，耳听得“咔！”的一声，一只雪亮银签，箭矢也似的自笛中射出。

出势极快，一闪而至。

岳青绫眼明手快，长剑倏起，凌空一劈。

“叮！”

脆响声中，那一枚细长银签，直如磁石引针一般，已被紧紧吸附在剑身之上。

这番动作，在井铁昆来说，自有特别涵意，倒不是真的便以为能用以制胜。

果然，即在他暗器方一射出的同时，“呼”大片疾风袭处，空中人影闪动，左右双方黑暗里，蓦地闪现出一双人影。

显然是此番阵势已然发动那闪现出来的两个人影，猝然间幻化成无数条人身。挥出的刀光，更像是千百把钢刀，形成左右两面刀海，直向着现场各人身上齐落下来。

宫天保、崔化哪里见过这等阵势？虽然心知有岳青绫在头前押阵，也明知这般形象，多属虚幻，却是在千刀逼体的一霎，实难把持镇定，一时只吓得脸上失色，崔化更不禁“啊呀！”大叫出声。

叫声未已，岳青绫已挥出了长剑。

果然先者，在对方人影初现的一霎，她已心里有数，设计出对第二人脚下踩踏的宫门位数，此刻更不怠慢，脚下一连抢上三步。蓦地踏上一个位数。

如此一来，便不啻抢了先机。

站立在高高石上的井铁昆乍见及此，大吃了一惊，却已是召之不及。

眼看着岳青绫长剑撩处，天空中蓦地迸现出两点银星，左右齐出，一发而收。

随着她剑势的吞吐，空中惨叫连声，砰碰声响里，相继跌下了两个人来。

观诸岳青绫眼前出剑，无疑眼明手快，出剑极准，且是恰到好处，空中二人，各自被刺中咽喉要害，自是一剑毙命，顿时了帐。

灯光影里，先时的一天人影，满空刀光，顿时烟消云散，荡然无存，观诸于眼前的，却是跌落倒毙眼前的一双尸身。

由于剑出极准，且是伤在二人咽喉，自是一剑毙命，霎息间血流遍地，死状极惨。

岳青绫出剑制胜，身势绝不犹豫，纤腰再拧，已向左侧方飞身腾起。

她深精阵势，飞身落处，正是全阵枢纽所在，身后二人眼看她剑出制胜，不由士气大旺，一时各自跃起，紧循其后。

三个人影，品字形向前一落，只觉得眼前一亮，气势顿为之大有不同。

却只见那一面井铁昆长啸一声，身后红灯晃动，划起了一脉红光，长桥卧波般，已飞身出两丈开外。

旗开不利，连损了三员大将。

须知这个“九子”阵势，每个人都有一定阵脚，重要性却又是子子相连，结结叩环，一经发动，可收连环接手之妙！

却是眼前一连折损三人，不啻大大削弱了此一阵势的威力，更显现了此一面的空虚。

身当阵门，总枢全局的井铁昆，焉能不为之惊吓欲绝？

眼下红光划过，随着他身子的碎落，耳听着他凄厉的一声长笑，左手大袖挥处，蓦地发出了两枚他仗以成名的暗器铁蝙蝠。

也正是这种暗器，使得李长庭伤重致死。

岳青绫显然还是第一次领教，却是父亲岳天锡不只一次告诫过它的厉害，也因此对它也就有了特别的认识。

耳听得天空传过来两股极是刺耳的哨音，淡蓝的星月光华里，蓦地现出了两道弧光，双双取向岳青绫两侧直飞而来。

岳青绫身子直立不移，哨音尖啸里，两道弧形光已双双擦着她的身边飞

了过去。

却是其中之一，忽地就空一转，“劈啪！”一响，铁翅拍空里，捷似电闪星驰般，反向她脸上袭来。

“呛！”一声脆响。

即由岳青绫反手一剑，撩了个正着。

这一剑亦称绝剑，正因为岳青绫由父亲嘴里，悉知这门暗器特性，才致有眼前的沉着应战。

眼前反手一剑，施展得亦称绝妙。

火星四溅里，反攻铁蝙蝠的一只右翅，随为之当场劈落，“当！”一声射向地面。

其时，另一只暗器铁蝙蝠，在一阵疾烈的“劈啪”展翅声中，也已来到，唏哩！一个打转，直向岳青绫后背袭来。

宫天保眼见如此，生恐害及朱允炆，不容岳青绫反身施展，陡地举刀便磕。

他所施展的兵刃是一口韧性极强的缅刀，刀势乍吐，“叮！”一声，已把这枚铁蝙蝠磕开一边。

蓦地，岳青绫叫了声：“小心！”

叱声未已，这枚看似已为磕开的暗器霍地已转身而回，其势之快，出人想象。

宫天保方庆一刀得中，却不知对方暗器如此诡异莫测，眼前银光乍闪，似听得那物件“劈啪！”振翅声响，简直来不及看清怎么回事儿，只觉着肩窝上一阵奇疼，已为那物件打了个正着。

“啊哟！”

宫天保脚下一个踉跄，几乎坐倒了下来。

急切之间，却为岳青绫一把抓住了手腕，叱了声：“快走！”

蓦地腾身而起，纵向丈许以外。

崔化眼见如此，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慌不迭跟着向外腾身纵出。

三个人身子方自纵出，即听得身后哧哧声响，紧接着轰然爆响，炸射出大片火光。

各人自是心里有数。

原来井铁昆在阵势、铁蝙蝠双双不能取胜之下，竟自发动了他身后携带的“五云喷火筒”，将内藏的火药硫磺烈火弹丸，大肆向敌人施出。

火光四溅里，岳青绫背负着朱允炆，带着身后的宫、崔二人，一连五六个打转，已潜出数十丈外。

眼前是大片灌木树丛。

岳青绫一脚踏进，身势极其灵活，取势迂回，一连转了几转，便自在一处地方站定。

身后宫、崔二人亦步亦趋，所幸还不曾走失。

却只见井铁昆那一面红灯闪动，瞬即隐身不见。首度交锋，敌人井铁昆一面显然大败，出师不利，不得不临阵逃逸，再作补救之策。

放下了背后的朱允炆。

岳青绫小心道：“先生您没有事吧？”

朱允炆这才似由梦里惊醒，道：“啊……好险……宫天保……你怎么了？”

“不要紧。”宫天保咬牙忍痛道：“先生您别管我，死不了……”

说时他手按肩窝伤处，一霎间那手俱为血所染满，却似有个物事兀自在伤处向里面钻，只疼得他全身上下连连颤抖不已。

崔化在一旁吓坏了，“宫大人……你怎么了……？”

岳青绫打量着他，忽地一惊道：“拿开手！”

宫天保依言而行，才松开手，大股鲜血，直由伤处的一个血窟窿里冒了出来，却是那枚暗器，铁蝙蝠竟然像是钻进了肉里，更似一直在往里面钻。

“啊哟哟……”只疼得宫天保牙龈打颤，叫了声“好疼”，双眼一翻，便自昏了过去。

朱允炆眼看之下，吓得脸上变色道：“小绫……小绫……这可怎么是好？”

其时岳青绫左手晃动，一蓬火光，已亮起了随身携带的千里火。

她把千里火交给崔化，陡地由身上取出了一口匕首。

当下不容分说，已插进宫天保肩窝伤处的那个血窟窿里，猛地向外面一挑，“崩！”地一声，拨出了那玩艺儿。

包括崔化在内，也只是听说过铁蝙蝠这个名字，倒是第一次见过。

看上去，就是一只小小的蝴蝶。全身银白透亮，大小亦如常见的那种小白蝶，通体似为纯钢所制，足须俱全、惟妙惟肖。

却是不知道这小小物什，煞费匠心，全身配件非但锋利如刃，且是各有作用，六只细脚，在一个特设的钢簧运用之下，一经中人，立时操作，力爬之下，便能使整个暗器深入肉里，若是伤中心腹要害，焉能还有命在？真正好厉害也！

各人看得心里打颤。

岳青绫乃自取出一方布巾，把地上暗器包起。随即匆匆取出刀伤灵药，敷向宫天保伤处。

崔化随即把长衣撕成布条，匆匆为宫天保包扎妥当。

岳青绫注视着宫天保，微微叹道：“好险，再晚上一会儿，可就没有得救了！”

朱允炆悲喜交集的向宫天保看着，一面用手摇动着他，频频呼唤道：“天保！天保！”忍不住热乎乎的泪流了满脸。

眼睁睁看着他身边人一个个离他而去，撒手人寰，眼前只剩下了宫天保一个人，再也不能让他离开而去，摇着、晃着，竟自低头泣了起来。

“先生您身子要紧……”

岳青绫轻轻叹道：“有我在这里，宫师傅他就死不了……快别伤心了！”

崔化跪下来磕头道：“皇上龙体保重……龙体保重！”

朱允炆这才强忍着伤心，坐好了身子。

岳青绫随即运施真力，缓缓在宫天保身上运行游动，一来一往，血气顿开。

宫天保忽然出了口长气儿，三魂悠悠的乃为之醒转。

朱允炆喜道：“他醒了，谢天谢地！”

宫天保眼睛睁开，在各人脸上转了一转，慌不迭翻身坐起——

“宫师傅你听着！”岳青绫道：“你的伤很重，但是还不是要害，所以不要紧！”

宫天保点头道：“是姑娘救了我？”

岳青绫一笑说：“是你命长，先生的福大，保住了你！”

说时向着身边的朱允炆递了眼波儿，笑靥初展，美丽如昔。

一行患难与共，生死相期，大是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难得她镇定如恒，还能笑得出来。

目睹着她美丽笑靥，各人如释重担，尤其是朱允炆更似得到了新生力量，神情为之一振，一时间也看着她笑了起来。

宫天保也笑了。

崔化也笑了。

情绪的感染，竟然微妙如斯，瞬息前，还是愁云一片的死亡边缘，一刹那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我们不会输的！”岳青绫眼睛里流露着光彩说：“我和爹爹都是拜上帝，信奉上帝教的……”

她缓缓说：“在我们的心里一直便有一个主宰万物的全能的神，每当我们遭遇不幸，危亡的紧要关头，我都会默默向上苍祈祷，就是这个力量支持着我，让我满怀信心，无往不利！”

“上帝教？……”

这个名字，使得朱允炆为之一愣。

“嗯！”岳青绫笑笑道：“您是地上的皇帝，我说的是天上的上帝那个神……”

“玉皇大帝？”

“不！”岳青绫说：“玉皇大帝是假的，是人诋出来的，我说的这个上帝却是真的……人只要信他，便能得救，便能平安幸福，还有……。”

微微一顿，她向着朱允炆笑笑道：“现在先不说，以后再好好告诉您，我们得走了！”

宫天保重新握起了缅甸刀，余勇可贾的道：“姑娘你吩咐吧！”

岳青绫流目四方，缓缓说道，“姓井的吃了这个亏，绝不甘心，一定还会再来，可是我料定他也玩不出什么新的花祥，倒是不用害怕！”

崔化道：“别的倒是不怕，就是这个铁蝙蝠防不胜防……”

岳青绫道：“其实只要记住这种武器的特性，也就不怕了，下次再看见它的时候，要对正它直劈直打，多半可以没事，要是取势稍偏，它就会借力迂回，防不胜防……我想这暗器制作既是如此精巧，姓井的一定爱若性命，很可能为数不多，未必就舍得全部用光，下次再施出来，你们不要惊慌，只由我来对付就是了！”

说话的当儿，只听见空中唏哩哩响起一阵急哨，两只响箭，划空而过，落向右侧一片山坡斜地。

崔化惊道：“响翎箭！”

他向那方面打量了一眼道：“那里一定窝着有人！”岳青绫道：“我看是故布疑阵！”

她于是轻启笑靥，站起来道：“好，我们就给他来个将错就错，就往那里去！”

崔化眼见这位姑娘如此神勇，智慧超人，早已心悦诚服。当下，忙即应着，招呼朱允炆重新坐好她背后。

一切就绪，即向着岳青绫指示去处，继续前进。

山风飘飘，花香益盛。

岳青绫前行了几步，忽然站住，身后二人正自奇怪，一条人影陡地由一丛矮树里腾身而起。

一片刀光，随着这人的出手，直向岳青绫正面劈来。长刀劈空，声如裂帛。

岳青绫凹腹吸胸，陡地向后面一收。

对方长刀饶是劲猛力足，仍然是砍了个空。

随着阴森森的刀光闪处，长刀的刀尖，几乎是擦着她的胸前划了过去。

“呛！”地一声，火星四冒。

敢情是这一刀砍在了石头上，石屑纷飞里，这个人身子一个倒翻，直向外趔了出去。

自然，岳青绫放不过他。

随着她嘴里的一声清叱：“着！”长剑飞点，“太公钓鱼”“噗！”直刺进了对方心窝。

这个人身势未改，随着他倒卷的身势，足足飞落于七八尺外，“噗通！”跌倒地上，便自再也爬不起来。

观之岳青绫的出剑，诀窍乃在一个“准”字，既快又准，一招了事。

身后的宫、崔二人，直看得怵目惊心，尤其是崔化，对于岳青绫这般身手，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有警醒，更加笃定了誓死追随朱允炆的意志。

岳青绫的脚步再次踏进了树林。

这片林子占地绝大，几乎整个的山峦全在笼罩之中，却是林木稀疏，不似先前吊人树林那般稠密而已。

地上依然布满了落叶，人行其上，不时的传出“喳喳！”脆响。风势迂回，像是无数的蛇凌空穿行其间，每个人身上都觉得冷飕飕的……。

却是不再黑暗。

天上星月可数，月光像是被分散开了，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凡是林木稀疏的地方，都有她的芳踪，虽是诗情画意，却埋伏着步步凶险，以及时而一现的凌厉杀机。

在一株树荫遍遮的大树下，岳青绫站住脚步，身后二人亦步亦趋，不敢少离。

自此前望，有一片十数亩方圆地方，不为树荫覆盖，月影照处，苇草如雪，风势里起起落落，更像是一涛池水，别有肃杀气息。

宫天保说：“怎么不走了？”

岳青绫一面打量着，迟迟的道：“宫师傅，你可精通地理学么？”

宫天保连连摇头道：“不不……一窍不通！”

岳青绫仍在注视，忽而微笑道：“你们看这地方，月光直照，形若天地，而四面却是黑黝黝的，妙在这其间又生满了芦苇，衬以月光，色如白玉……无形中便形成了一种气势……”

宫天保呐呐道：“什……么气势？”

岳青绫一笑说：“天机不可泄漏。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此一行我们得救了！”

各人俱是一愣。继而喜形于面。

岳青绫缓缓说道：“在这里我们将会遭遇到敌人的主力之战，却是兵不血刃，轻而过关，而最后却可大获全胜……信不信？”

说时她偏过头，向着背后的朱允炆微微一笑，继而蹲下身子，把他放下

来。

朱允炆颇感清新的伸着腿脚，道：“让我自己走吧，我想活动活动……”

岳青绫点头笑道：“原就是要您自己走的！”

说时，她转向宫天保道：“有刀没有，给先生一把！”

崔化道：“有有！”

随即将自己的一把长刀双手呈上，朱允炆接过来莫名其妙的向岳青绫望着，宫天保也大感意外，不知道把刀交给皇上意在何为。

岳青绫笑笑道：“你拿着壮壮胆子，也许用得着，我们走吧！”

当下举步前进，向着眼前状若天池的大片芦苇空地走去，朱允炆跟在她背后，仍然是宫、崔二人殿后。

寒风嗖嗖，吹动着大片芦苇，月光下一如银波动荡，蔚为奇观。

前行数丈，岳青绫忽然站住了脚步，注视着地下一团黑糊糊的东西，随即亮着了火，再看，竟是一堆外表光亮的粪便。

宫天保“咦！”了一声：“驴粪，这里怎么会有驴子的粪便？”

岳青绫向他摆了摆手，立即熄灭了手上的火，指了一下前面的芦丛，匆匆走进去。

这些芦苇少说也有一人之高，占地又是如此之大，慢说是眼前四个人，就是千百人马，若是存心掩藏，也不易为人发觉。

宫天保说了一声，立时有所警觉。

其实，就连朱允炆，甚至崔化，也都想到了，明白了，每个人的心里，都不禁浮现出一个可怕的人影——

赵白云——“虎爪山王”赵白云。

也就是那个在驴背上的矮小老人。

难道他也来了？

岳青绫率先而行，其实已胸有成竹。

对于当前一面的敌人，她早有所见，智珠在握，也就显得格外从容。

一路行来，非但并不慌张，甚至于并不掩遮，只是运用手里的长剑，砍劈着当前的芦苇，剑气过处，身侧四周的长草，纷纷齐根而折，摧枯拉朽，一摊摊的倒塌下来。

月亮出奇的亮，映照着一行四人如染银霜。

八只脚步，践踏在芦苇长草上，喀喳喳响个不已，惊起了大片的野斑鸠，劈啪有声的纷纷振翅而起，千百成群，一霎间纷纷腾空而起，月色里灰羽缤纷，一时蔚为奇观。

如此气势，堪谓惊人。

崔化先自吃惊道：“这……糟了，糟了……这么一来，人家就知道我们在这里了……快走，快走！”

一面说，便要择处隐藏。

宫天保冷笑道：“你不要惊慌，岳姑娘自有道理！”

岳青绫点头道：“对了，我正在想要怎么样，才能使他们知道，这么一来倒是省事了。”

“姑娘的意思是？……”

这一次连宫天保也呆住了？

岳青绫微微一笑，瞟着身边的朱允炆道：“皇上鸿福齐天，这一次地灵人杰，多半可以成事，咱们往前再走走，就可以坐下歇着了！”

言下极是轻松，仿佛一切都不必挂怀。

朱允炆迎着她的姿态极美，细腰，丰臀，兼而长发披肩，那黑白分明的一双大眼睛，顾盼间，恁是多情，其时她手执长剑，冷月下冰寒玉立，更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侠女姿态。前后两般姿态，看似截然迥异，却又融而一体。她其实能说善道，兰心蕙质，人是顶尖儿的聪明……千变万化，集而一身，便是她的写照。

月色里，打量着她玲珑剔透却又是扑朔迷离的美，朱允炆真似有些儿神情恍惚。

不经意，岳青绫在他袖子上拉了一下：“走呀！”

一行人继续前进……

剑气璀璨，刀光闪烁。

直砍得当前苇草四下折落，月色里有似落雪纷飞，触目心惊。

一面披荆斩棘，一面大步前进，似乎是有一种无形的气势鼓舞着他们，就连朱允炆也不再害怕，无限士气高昂。

走着走道，前行的岳青绫忽然停住了脚步。

唏哩哩，破空声响里，一支雁翎响箭当头作抛物状划空而过，直射向前面十丈远近，徐徐下落。

宫天保一惊道：“他们知道了！”

“很好！”岳青绫弯着腰，四下看了一眼，微微含笑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里歇歇，看看他们又能怎么样？”

朱允炆道：“在这里歇着？”

“对了！”岳青绫神秘的笑道：“您用不着害怕，先坐下来喝口水吧！”

宫天保立时把备好的水囊双手送上。

朱允炆接过来，两只眼睛只是向岳青绫望着，后者依然面现笑靥，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真弄不清楚她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

“先生您放宽了心吧，马上就有好戏可以看了！”岳青绫道：“这场戏有惊无险，保证精彩！”

话声未已，四下里胡哨连声。

长草地人影幢幢，已似有了耸动。

崔化大惊道：“他们来啦！”

岳青绫左右环顾了一眼，陡地踏向朱允炆身前，便在这一霎，一条人影，狼也似的由左面草丛里蹿了出来。

这人手里端着一杆丈八长枪，枪尖子雪也似的闪亮锋利。身子一经跃出，二话不说，直向着岳青绫前胸就扎。

岳青绫身子一闪，左手轻舒，只一下便抓住了对方挺刺而来的枪身。

那人暴吼一声，用力向后就夺。

岳青绫轻叱一声道：“去！”

玉手轻送，借力施力的向前面一推，对方力量用得过猛，哪里收得住势子，脚下一个踉跄，跌倒地上。

崔化眼明手快，赶上去，双手齐出，已把一双匕首送进了对方胸腹，结束了来人性命。

却在这时，一道孔明灯光，匹练般直射向崔化全身，紧跟着，草丛里传过来刺耳的一声尖笑“崔化，原来是你，猴儿崽子，你的胆子不小！”

各人闻声而望，顿时吃了一惊。

却只见三数丈外草丛里，现出了三个人影。居中的一个，身材极高，背插红灯，一件火红袍子，正是敌人当今阵营里最称棘手的那个井铁昆。

眼见着手下精锐尽失，自己最称得意的一个“九子阵”势，也已濒临瓦解，姓井的心里一腔忿恨，自是可以想知。

红光闪烁里，井铁昆全身像是火焰也似的燃烧着，那副样子，极是狰狞恐怖。

崔化乍然看见了他，不由吓了一跳，“啊！”了一声，一时为之呆住。

却见井铁昆身边，一左一右并立着一双汉子，各人一口明月云刀，另只手上，高高举着一盏特制的铜质孔明灯筒，从而发射出两道匹练也似的醒目长光。

灯光交集处，正是崔化踞身所在。

想是崔化昔日久受其约束，在他管辖之下，眼前乍见着他的出现竟自手足失措起来。

“井……井大人……”

说了这几个字，崔化一时舌桥不下，竟自呆在了当场。

“吃里扒外的东西，今天看你还怎么活命？”

井铁昆一声冷笑：“先摘了你小子的‘瓢子’再说！”

黑道话“瓢子”即是“人头”之说。

这个井铁昆如今虽已是官居千户，却是不脱当年出身习气，开口闭口满是黑道行语。

话声出口，只见他身子陡地一个前耸，一片飞云般已窜身而进。

说时迟那时快。

随着他落下的身子，“唰啦啦！”一串子铁链响声，一团栲栳大小的奇亮银光，已自脱手飞出，忽悠悠直向着崔化当头飞落过来。

认识井铁昆的人，都应该知道，对方手里的这一对流星锤诚然是厉害之极。且是轻易难得一用，想不到此刻盛怒之下，竟自率尔出手，设非是恨恶到了极点，万不会如此施展。

眼看着忽悠悠一团银光，飞星天坠般，直落当头。

崔化“啊呀！”一声，待将举刀以迎的当儿，猛地里，由斜刺一面忽的飞过来一团物什。

“叭！”

两下里迎了个正着。

竟是个拳头般大小的石块，却是力道十足，一击之下，石块固然为之粉碎，那只流星锤亦为之荡开少许。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便自这样，这只看来力道万钧的流星锤，险乎乎擦着崔化身边飞了过去。

不用说，飞石击锤的这个人正是岳青陵了。

朱允炆就坐在她身边，看的最清楚，其时大姑娘只是脚下用力一踹，踢出了块石头，不偏不倚，正中了对方的流星，便自解救了崔化的一时之险。

井铁昆鼻子里哼了一声，忽悠悠才自把那只飞出去的流星收了回来。

那一面，却有人意外的开口搭了腔。

“好男不跟女斗，井大人你高抬贵手吧！”

寒嗖嗖的刮起一阵子风，将那一面翻白的芦花尽数吹落，乱白纷飞里，可就看见了那个骑在小小毛驴背上的不速之客。

如银月色，照见着来人那般矮小的身躯。

依然是前番的潇洒，盘着一双腿脚，跌坐在驴子背上，胸前的长须，被风吹得白绫子样的飘向一边。

记得日间见时，对方穿着一袭皂色长衣，这时却换了一身纯白长衣，月色之下，其白如雪，衬着他的皓首银髯，真个“仙”气十足。

却是此人原形毕露，设非是岳青陵的一语道破，谁又会想到，这个仙风道骨，状至潇洒的矮小老人，竟而是江湖黑道专司打劫，独来独往，令人闻风丧胆的一名巨寇。

“虎爪山王”赵白云。

包括崔化在内，每个人其实对他都存有极大的戒心，因此这个人的忽然出现，各人都不免吃了一惊。

却似只有岳青陵比较能够等闲视之。

那是因为事情的发展，正好恰如所料，心里一松快，不自禁向着朱允炆微微一笑，那意思正像是在说：怎么样，我没有骗您吧！果然是有热闹好看了。

井铁昆不由得脸色一沉。

他们双方虽像是第一次见面，可是早已不只一次的有所接触了。

这一方面，井铁昆不用说吃了极大的亏，那些活生生被吊死在树林子里的人，无不是井铁昆一面同来之人，俱都着了对方老人的道儿，这笔仇恨岂能算小？

想不到眼前紧要关头，对方小老头儿，又自平空冒出打岔搅局，却是为何居心？！

一霎间，井铁昆眼睛里像是要喷出了火来。

“你是什么人？”

井铁昆平手一指，怒声叱道：“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半路打劫？老朋友，你报个‘万儿’吧！”

驴上老人未曾说话之前，先自“呵呵……”的笑了。

“井水不犯河水？”一只手捋着长长胡子，小老头笑得眯起了眼：“井大人，你可是贵人多忘事，把老老年的一笔旧帐忘的一干二净啦！”

“什么？！”

井铁昆面色一沉道：“你是满口胡言，本大人居官大内，又与你这个江湖无赖，结有什么梁子？你倒是给我说清楚了！”

老头儿呵呵笑道：“再想想吧，总有十五六年了吧？井大人，如果你不健忘，我老头子好像还记得，有一箱东西存在你那里！”

“什么东西？简直一派胡言！”

“高山野人参！”

五字出口，井铁昆不由得全身汗为之一震，蓦地后退了一步。

驴背上的矮小老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阴森森的一阵子笑声。

一扫他先时的轻松诙谐，这阵子笑声，极是刺耳阴森，宛若枭枭夜啼，直听得每个人汗毛直立，麻刺刺的起了一身鸡皮粟儿。

“十五年了！”姓赵的小老头喃喃说着：“这箱子东西连本带利，眼前该是个什么数目，井大人你应该心里有数儿吧？”

“你……”

蓦地，井铁昆睁大了眼睛：“你是赵……白……云？‘虎爪山王’赵老

当家的？”

“那可是不敢当……”赵白云在驴背上拱了拱手：“照说吗，东西是淌来之物，落在谁手里都是一样，只是井大人，你的手段可是过毒了一点儿，我那个傻小子，为此废了只胳膊，可是透着有点冤枉……”

说着说着，他老人家可是又阴森森的笑了起来。声音可比哭还难听。

“后来听说了，井大人，方大人，你们都投了明主，有了靠山，都高升了！”

赵白云老气横秋的在驴背上说：“后来又听说了，水涨船高，二位大人都进了紫禁城大内，当起皇差了……”

像是哭的那种声音，小老头说：“我这个野老头子可是没有这个造化，也没有这个本事，到紫禁城去向二位朝见去……咳咳……哪里知道，水不转路转，却是在此荒山野岭，迎着了井大人你的大驾，这可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咱们总算见着了，岂非天意？岂非天意？！”

井铁昆陡地拧身而起，“呼！”地落身于丈许以外，手上流星锤向后一收，倒提在手：“赵白云，你想干什么？”井铁昆怒声叱道：“井某人如今当的是皇差，你还敢拦路挡横不成！？”

赵白云笑得暧昧。

“我可管不着你当的是什么差！这里不是京师的紫禁城，可不是你们的一亩三分地。山有山规，路有路规，嘿嘿……你知道吧，来到了十万大山，可就是你赵爷爷当家作主，由不得你们胡来！”

铃声叮叮，小毛驴在刨着蹄子。

夜风呼呼，飘动着四下的芦花，也飘动着越白云满头如银须发，真有点画上神仙丰采。

却是眼前各人都知道，这个貌似神仙丰采的老人，其实是一个心黑手辣、身怀绝技、最称毒恶、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真正是料想不到！

井铁昆在屡次失利之下，满怀悲忿，待将全力部署，出奇制胜，在此长草地一鼓作气，把岳青绫等一举成擒，却是无中生有。半路里忽然杀出了赵白云来。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便宜的是岳青绫一行四人，临危而安，竟而作席地观，大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乐。

赵、井二人的一番对话，终使岳青绫等四人心里明白，怪不得赵白云要插手其间，且用如此毒恶手段，将这些大内锦衣卫士一个个活活吊死，原来他与井、方二人结有宿仇，这就难怪了。

岳青绫心里有数，向着朱允炆微微一笑，洁白的牙齿，在星月映照里莹白如玉。

朱允炆小声说：“我们走吧……”

岳青绫摇摇头，要他稍安勿躁，随即朱允炆耳边响起了声如蚊蚋般的声音：“您不要怕，有我在这里，谁也伤不了您……好戏这就上场了，等着瞧吧！”

这几句话，岳青绫显然是用“传音入密”功夫，传送过来，声如蚊蚋，细若游丝，直听得朱允炆心里纳闷，暗暗称奇。

却是这一霎，现场双方已起了极大变化。

那一位职掌大内锦衣卫千户之职的井大人，显然已被赵白云所激怒，忍耐不住，一时断喝，声震四野：“大胆狂徒！”

井铁昆用着空出来的那只手，向对方直指着，声色俱厉的道：“你是什么东西，胆敢阻挡朝廷皇差，今天井大人就不信这个邪，先拿下你这个自负的老匹夫再说！”

话声方顿，紧接着一声喝叱：“看锤！”

右肘霍地向上一一起，运用右手腕子的一股巧劲儿，将一枚南瓜大小的流星送了出去。

忽悠悠银光飞处，将一截银色链子带动，形成了蛇也似的一道奇光。

“呼！”

疾风声里，直取向驴背上矮小老人。

矮小老人赵白云，早已料到了对方的有此一手，但只见他盘坐驴背上的身子纹风不动，却只利用两只小腿上的弹力，蓦地翻身而起。

黑夜里，有似夜鸟翻腾。

“噗噜噜！”

随着衣浪的一翻，极是轻飘的又自坐了下来。

井铁昆一锤走空，紧接着脚下一个前跨，再次一声喝叱道：“着！”

随着前此出手那只流星的一收，另一只流星又自掷出。

想是深知赵白云一身轻功了得，井铁昆眼前的这第二锤不是打人，是打驴。银光一点，直向着赵白云胯下那头小毛驴的头上直飞过来。

小毛驴却也乖巧，绝不会站着等死。

迎着对方飞来的流星，忽地向后一个打趔，驴头直起，险险乎闪过了井铁昆的左面流星。

值此同时，骑在驴子背上的那个小老头儿赵白云，早已长啸一声，陡地拔空而起。

好快的身子！

随着他一起而落的身势，捷若飞猿般已袭向井铁昆当头，一只右脚脚尖，于此千钧一发之际，直向对方眉心踢来。

井铁昆“嘿！”了一声，向后一个倒仰，“呼！”地一声，躲过了对方飞来的一脚。

赵白云身势一盘，第二腿亦自踢出，紧擦着对方前胸扫了过去，眼看着他矮小的人影，一闪而前，足足飘出了八尺开外，落在大片翻白的芦花丛梢。

老头儿轻功果真惊人，随着芦花波浪状的起伏，他矮小的身子，竟能站立在芦花尖梢而不折倒，月光下，直似踏波而行的仙人。

目睹各人，无不为他杰出的轻功而震惊，就连以轻功见长的岳青凌，也不由为之动容。

井铁昆躲过了对方的一双足尖，却也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先时的一腔傲气，顿时荡然无存。

自然，他不会就此甘休，随着他长躯的向左一闪，左腕翻处，“啾！”地一声，打出了暗器“铁蝙蝠”。

空中银光踮跹，一阵子劈啪声响，那物什，钻天如燕，银星一点，直取对方脑门正中。

赵白云“嘿！”了一声，右手轻起，以中指直向对方暗器上点去。

“崩！”

脆响声里，那枚小小物什，蓦地向下一沉，就在坠落地面一沉似落的当儿，“唏哩！”一个打转，却又向上扬起，一点飞星，直取向赵白云正面前胸。

好快的势子。

以赵白云之见多识广，自然知道这物什的厉害，却不曾想到竟而灵活如斯。一惊之下，慌不迭向侧面一个快转，旋风也似的飘身丈许以外。

却是那物什快得很，兜着袖沿直滑了过来。“嘶——”直在他左手腋下，划开了三寸来长的一道口子，霎时间，鲜血淋漓。

这部位虽然谈不上什么要害，不过皮肉之伤，却是痛得紧。

赵白云怪笑一声，只疼得半身打颤。当下以极快势子，一连点了三处穴道，止住了流血。

“好猴儿崽子！”

随着这一声怪叫之后，矮小的身子早已拔起，快若鹰隼也似的，直向着背插红灯的井铁昆扑了过去。

井铁昆叱了一声：“来得好！”

声出，手起，“呼！呼！”疾风声中，已把手里的一对流星抡了出去。

星月下两团银光，宛若流星掠空，一左一右，直向着赵白云身上兑挤过来。

却是击了个空。

眼看着空中小老人蓦地向上一挺，紧接着凌空一个疾滚，其势不变，直向着井铁昆扑了过去。

“叭！”

两只流星迎了个正着，发出了其音清澈、震耳欲聋的一声爆响，余音未尽的一霎，赵白云轻比猿猴的身子，已到了对方头顶之上。

不用说，他是恨极了井铁昆这个人。

随着他身势的一落，两只手交叉着，疾如飞电，直向着井铁昆身上撩去。

井铁昆“啊！”了一声，陡地向后就退，可就慢了一步。

“噗啦！”一声，随着赵白云的一式飞抓，大片肩衣，连着巴掌大小的一片皮肉，当场给撕了下来。

井铁昆“哼”了一声，只痛得差一点昏了过去，身子一连向后打了两个踉跄。

猛可里，自他身后跃出了两个人，人手一支长枪，不容分说，直向着赵白云身上就扎。

井铁昆经此巨创之下，不啻战志尽消。肩上伤处经寒风一吹，其痛彻骨，怪叫一声，飞身纵起，直向长草中遁去。

却是岳青绫眼明手快，把握着眼前的一瞬良机，自不容稍纵即逝。

随着她身子的忽然站起，一声娇叱道：“打！”

玉手掠处，发出了她师承的独门暗器蛾眉针。

井铁昆闻声而警，慌不迭回身以视。

这么一来，这一枚暗器便无巧不巧，正中在他两眉额心。岳青绫胸有成竹，这一枚蛾眉针上不用说力道十足。

耳听得“哧！”地一声，足足扎进去三、四寸深浅，一时深入髓。

井铁昆“啊！”了一声，只觉着眼前一黑，两眼一翻，直挺挺的倒了下来，顿时命丧黄泉。

随着他倒下来的身子，身后红灯“呼！”的燃烧起来，一时间劈啪作响，连同着干枯的芦苇也遭殃及，很快的烧了起来。

岳青绫以奇快手法，乘虚而入，一招得手，更不少缓须臾，随着她身子的一个疾转，第二次发出了暗器蛾眉针。

金光一线，细若游丝。

“着！”

这一手较诸先前更称奇妙，却是直取向眼前另一大敌赵白云。

赵白云其时正以空手入白刃手法与一双怒汉恶战之中，目睹着眼前的一霎异变，不由得吃了一惊，才自警觉到眼前情势的不妙。

说时迟，那时快，一线金光破空声里，对方独门暗器蛾眉针，已是逼近眉睫。

其时赵白云手握双枪，慌不迭抬头翘首，施了个“巧望天星”的妙姿，那一枚蛾眉针便自险险乎擦着他额头飞了过去。岳青绫绝不甘心就此放过了他。

就在他翘首望天的一霎，第三次打出了暗器蛾眉针——“嘶！”

一缕尖风，直袭而前。

赵白云双手握枪，身势反挺，照说已无转动余地，却是这个老头儿，身法毕竟有过人之处。猛可里一个倒翻，施了个“海燕钻天”之势，“呼！”地凌空翻起丈许来高。

身法之巧快，叹为观止。

话虽如此，却也无能躲过岳青绫处心积虑的二次出手。

金光闪处，正中赵白云右侧腿根穴脉。

由于劲道十足，一根金针几至没柄。

赵白云“啊唷！”一声，在空中一个打滚，直落而下，脚方着地，一连两个踉跄，“噗通！”坐倒地上。值此要命关头，他却不甘坐以待毙，怪叫一声，双手在地面用力一按，一片飞云般纵身而出，不偏不倚，正好落身在那头小毛驴的背鞍之上。

小毛驴久经豢养，不待主人招呼，拨动四蹄，箭矢也似的穿了出去。

芦花似雪。

眼看着一人一驴，即将消逝，驴背上的矮小老人，却忽地停住，蓦地掉过了身来。

一面是皎洁星月，一面是噼啪作响的熊熊火光。

赵白云那一张脸，无疑是神色惨变。

像是猫头鹰样的，发出了一声怪笑：“好个丫头……想不到你赵爷爷惯日打雁，今夜却叫雁嘴啄了眼睛，今夜却会着了你这个丫头伤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往后走着瞧吧！”

几句话直像是干号而出，听在耳朵里比哭的声音还要难听。

话声出口，再不思片刻逗留，纵辔抖处，胯下毛驴箭也似的疾奔而出，一下子钻进了芦花深处，便自不见踪影。

第四章 再行虎山

火势之大，到处都发出噼噼啪啪声音，那些干了的芦苇一经着火，其势极快，极短的一瞬，已汇集成大片火海。

红红的火光，照亮了每个人的脸……

却是因为风的一定方向，大火只是往北面燃烧，南行大可无碍。

两个强大的敌人，一死一伤，形势顿为改观。

先时会同井铁昆现身的两个锦衣卫士，眼看着岳青陵如此了得，早已吓破了胆，井铁昆既已丧命现场，所谓的“九子阵”，自是全数瓦解，当下哪里还敢在此逗留？彼此招呼一声，抱头鼠窜而逃。

火势越烧越大，满天都是飞舞的火星，距离甚远，犹不禁烤得皮肤生痛。

朱允炆长长松了口气道：“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一行四人，这才无牵无挂，按着既定路程，继续前行。

天亮时分。

四个人来到了山脚之下。

却是中途下了一阵蒙蒙细雨，除了皇帝朱允炆之外，每个人都淋得透湿。

此刻，山雨初停，东方旭日所形成的玫瑰云朵，胭脂也似的染红了半边天，也染红了每个人的脸盘……

附近鸡啼狗叫，已似有了人家。

在一个看似农家打谷场的圆圆地方停了下来，朱允炆实在走不动了。

当下崔化找来了一堆干草铺垫地上，朱允炆也就老实不客气的坐了下来。

岳青陵背过身子来，用一把牙梳在梳头，长长的头发又黑又细又长，被雨水淋得黑油油的，越加好看。

宫天保身子不好，却还能支持，拄着拐棍坐在一边。

崔化自承到附近去走走，可有人家暂时寄宿？即使歇歇腿，吃上一顿饭也是好的。

这番经历，自是非比寻常。

即使此刻，朱允炆只要略略闭眼，脑子里不由自主的便自想起连日来的那些惊险场面，那些死去的故旧，每一张脸，都淌满了鲜血，血淋淋的煞是怕人。

却似只有眼前睁开眼睛的时候，目睹着身边佳人的一霎，才是温暖的……

便是由于这番生死与共的邂逅、体贴，才在不知不觉之间，双方的距离更形接近。

把一头长长的秀发，挽了个粗如儿臂的辫子，岳青陵仰起脸盘来，近近的向着身边朱允炆睇着。

其时，她娇躯懒散，半倚着一堵土墙，脸上散置着淡淡的一抹子红，模样儿甚是娇憨。

长剑归鞘，平平的搁在身边地上。

此时此刻的她，毋宁又回复到了她的娇娇女儿之身，然而，她却又知道，未来路上，仍然不尽太平，还得随时随刻要保持警觉。

值得安慰的是，面前的这个人——朱允炆，在自己的保护之下，总算平安历险，暂时无损，往后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路要走，是福？是祸？谁又能事先知道……

一阵狗叫声，崔化从老远跑过来。

“好了，好了……有地方住了！”

岳青绫站起来问：“这是什么地方？”

崔化说：“这里是‘白水滩’……四面全是山，我给一家人说好了，他们房子还宽敞，在那里暂时住上一天，再走不迟，不知道姑娘您的意思怎么样？”

岳青绫说：“房子够住么？”

“够，够……”崔化说：“这家人姓李，是开磨坊的，房子又大又新，只要给他们几个钱，把他整个院子包下都行。”

听说是开磨坊的，立时便想到了热热的豆腐，朱允炆立刻就叫起好来。

岳青绫想了一会，点点头道：“好吧，我们就过去吧……”又说：“回头问起，就说我们是打安南逃难出来的，那边在打仗……”

这个说词极是恰当。事实上近年以来，明军多次对安南用兵，迫使安南大举对境内之汉人报复、杀害，以至于时有难民扶老携幼亡命而出。

朱允炆等四人，摇身一变，成了逃难的难民，倒是极其恰当，自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天还是朦朦的那种颜色，朱允炆就醒了，只觉着身上寒飕飕的，有几分凉！

羁旅中有一份难耐的孤单、萧索……几上残烛欲熄，蜡泪淌满了半个瓷碟，摇曳着的昏黄灯光与窗外的一轮皓月映衬得分外有趣，透过敞开着的一面天窗，洒下来的一方月魄，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他的床头，这就更令人颇生感触，而兴出一番幽怀。

最近这些日子，他时常在半夜醒转，而后痛定思痛，便不得安眠，咀嚼着梦境里的酸甜苦辣……一回解颜，一回唏嘘，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及，也只有他自家心里有数了。

来到李家，今天已是第二天。

为了慎重起见，暂时不敢妄动。

一来是朱允炆身子不舒坦，连日来惊吓过剧，需要好好休息，再者宫师傅、崔化身上都带着伤，再拚下去，都得躺下不可，即使武功最高的岳青绫，也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悲哀。

她其实受有很重的内伤，只是一直用内功压制着，不使发作显露而已。

崔化到外面打探消息，预计着最快也要明后天才能回来，这当口急也急不来，便只得在这里赖着了。

这家主人姓李，是做磨坊生意的，李家家道殷实，在白水滩地方，算得上是首富。这一片宅子，原是为主人娶媳妇儿新置的，却为朱允炆一行四人占了先，预计着即使逗留个十天半月也不碍事。对于朱允炆一行此刻来说，正是再恰当不过，大可秣马厉兵以图来日。

寒飕飕的刮着小风，银红纸糊的窗户一阵紧似一阵的响着，似乎满地如银的月光都被吹零散了。

朱允炆倚着床栏缓缓坐起来——意外的，却听见了仅是一帘之隔的邻室，传过来岳青绫的轻轻咳嗽声音。

他于是匆匆下地，披上件丝绵袍子，来到了她的房子。

门帘方启，里面的大姑娘已有觉警。

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睁得又大又圆，直直的向他瞅着，却是一句话也

不说。

这番神情反倒使得朱允炆一时愣住了。

房子里静极了，除了夜风叩窗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四只明亮的眼睛，一眨也不眨的互望着。

便是，在那一盏迷离颤着的灯光里，双方奇妙的感触着一些什么……似乎是一直隔离在他们之间仅有的一袭薄纱也不复存在。

良久，良久，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渐渐的，朱允炆走过去，挨近到了她的跟前，把面前这个香肩半露，秀发蓬松的美丽佳人，拥到了怀里……

“你受凉了？”朱允炆轻轻在她脸上吻着。

岳青绫微微摇了一下头。

忽然她探出双手抱着他，把脸紧紧的贴在他的胸上。此时此刻，便是任何的一句话也是多余的了。

感觉着她娇躯的微微颤抖。大颗的泪珠，已自她美丽的眼睛汨汨流出……

抚摸着她柔细的一头长发，朱允炆的眼睛也模糊了。

“委屈你了，小绫……”

却是勾上来的一只玉腕，压低了他的身子，一双火热的嘴唇，便自紧紧吻在了一块。

银红纸窗一遍又一遍的响着，在摇碎了的迷离灯光里，两个人的身子，已紧紧拥抱在一起……

……

天色淡淡的有些亮了。

稼场雄鸡刚刚叫了一声，却引得群狗的一阵吠声。

朱允炆猛的由睡梦中惊醒。

此时此刻，残灯早已熄灭，满屋子是那种灰蒙蒙的颜色，却只见，岳青绫半裸的身子，站立床前，正用着奇快的速度在穿着衣服。

朱允炆不由一惊，慌不迭坐起“你……”

“嘘！”

岳青绫手指按唇，轻轻的嘘了一声。一面用奇快的动作，穿上鞋袜。

狗仍在一遍又一遍的叫着。

“快起来！”

附在朱允炆耳边小声的说了一句，岳青绫已把一口长剑抽了出来。

朱允炆吓得一愣：“这是怎么……回事？”

岳青绫“嘘！”了一声，身子一个快闪，已来到了窗前，隔着一层窗户纸向外听了听，回过身子，向朱允炆挥挥手道：“快藏起来，别出来。”

身子一个快闪，已来到了门边，紧接着开门闪身门外。

像是一片云样的轻巧，岳青绫已翻上了瓦脊。

冷风一阵紧似一阵，天色是灰蒙蒙的那种颜色，狗仍在叫着。

李家大院，静悄悄的听不见一点儿声音。

蓦地，一个人飞快的身影，正由斜面院墙上蹿身而起，嗖地落身眼前。

岳青绫忙自伏下身子。

却听着“叭！叭！”两声拍巴掌的声音，一个人霍地由正面草廊闪身而出。

两个人迅速的会合一起，喁喁低语着什么，不时还打着手式。

岳青绫由这个角度打量着他们，把他们看了个一清二楚，二人一式的蓝色紧身衣裤，头扎网巾，虽不曾有什么特殊的标志，却使人一望之下，即知道他们是来自大内的锦衣卫士。

好厉害！居然被他们摸到了这里。

两个人用手比划了一番，东指指西瞧瞧，似乎还弄不清楚要找的人究竟住在哪里？

岳青绫悄悄把身子退后，绕到了瓦脊的另一面，飘身下地。

便在这时，二人之一的一个瘦子已闯入眼帘。

瘦高瘦高的个头儿，背上背着个丁字拐，一张吊客脸，配着一双灰白灰白的眉毛，那样子真像是俗画上的白无常。

打量着面前的房舍，这个人忽地袭身而近，或许是过于专注，竟然不曾注意到近在咫尺之间的岳青绫——猛可里有所警觉时，其势已有所不及。

岳青绫其时以奇快之势，蓦地扑身而前，长剑如龙，只一下已搭在了对方肩头。

这人“啊！”了一声，便自呆呆立住。

冰冷的剑锋，紧紧压在他的肩上，只消向侧面略有移动，瘦子这一颗项上人头便难以保全，吓得他面色惨变，一动也不敢动的愣在了当场。

岳青绫很可轻而易举的一剑结果了他，但是连日杀人太多，有些于心不忍。

当下冷冷一笑，于抽剑而回的同时，左手轻翻，施了一手“白鹤下啄”的点穴手法，只一下已点中在对方背后志堂穴上。

瘦子“吭！”了一声，便自不再移动。

岳青绫以奇快手法点了对方穴道，身子却不稍停，一个打转，已隐身壁角。

便在这时，另个人的影子，已飞身眼前。

手上持着一口鬼头长刀，浓黑浓黑的一双眉毛，脚下极是利落，像是轻功不弱，这人身子一经现出，起落之间，已临向伫立原地的瘦汉身后。

猝然间发觉到同伴的有异，这人忽地一怔道：“你怎么啦？”

话声方出，霍地伸手向对方肩上推去。

岳青绫却在这一霎猛地现身而出，呼地扑身而前。这人“啊！”了一声，一个翻转，飘身于丈许以外。

“谁？”

声音方出，岳青绫早已纵身而前。

浓眉汉子心里一急，鬼头刀“唰！”地抡手而出，一刀直劈面门，直向岳青绫脸上劈来。

岳青绫长剑轻翻，“叮！”地一声，已把对方鬼头刀点开一旁。

这人“嘿！”了一声，右手后挫，身随刀转，“唰！”的一刀反向岳青绫胸上劈来。

看其出手，劲猛力足，极是快捷。

偏偏岳青绫身似巧燕，不要说他刀势所伤，简直连她身边也捱不着。

随着她身势的一收，浓眉汉子一刀劈空，“噗！”地砍向地面，即在他反手起刀的一霎，已为岳青绫掌中长剑压在了腕子上。

紧接着长剑一翻，冷森森的剑锋，已比在了浓眉汉子心窝浓眉汉子面色一凛，心里一怕，掌中刀“当！”地落向地面。

“你……姑娘……饶命……”

说话的当儿，风门开处，宫天保已由室内现身而出，乍然看见眼前景象，不由一惊，慌不迭纵身而前。岳青绫手势轻翻，银光迸处，改以长剑剑尖指向对方咽喉。

“啊……”

浓眉汉子身子打了个踉跄，几乎要坐倒下来。

宫天保“哼”了一声，嘴里骂了声：“狗杂种！”猛地探出了双手，搭在对方肩上。十指上一经着力，克地一声，已把对方肩上骨节生生捏脱。

浓眉汉子痛得脚下一软，“扑通！”坐了下来，却为宫天保赶上一步，当胸一把给抓了起来。

“你……”

岳青绫道：“宫师傅，慢着！”

说时，岳青绫已闪身来近。

“不要杀他，先问问他再说！”

宫天保这才过意来，转向浓眉汉子眉剔目横的道：“说，你们干什么来了？”

“我……”浓眉汉子呐呐说：“找人……找人来的！”“找谁？”

“是……找……”

“说！”岳青绫一口剑再一次比在他脸上：“这一次你们来了几个人？都在什么地方？”

“五个！”浓眉汉子牙龈儿克克打颤：“其他人都在山上还没下来。”

宫天保冷笑道：“还有三个呢？”

“在林子外边……”

“谁打发你们来的？”

“朱大将军……”

“朱能？”宫天保厉声道：“他人在哪里？”

“龙州七里山……”

“好！”宫天保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

“是……有人报告说，这里来了生人，我们奉令打听，说是有人从安南逃难来，住在李家……”

岳青绫、宫天保二人对看一眼，知道他所说非假。

既知此二人是来自朝廷的锦衣卫士，目下正自集结，由成国公朱能所统率、指挥，看来彼辈虽是伤亡惨重，无如在朱能策划之下，仍在穷力搜索，看来不达目的势不终止。

如此看来，眼前二人万万不能留其活命。

却是岳青绫心里不忍再下毒手，正自思忖，宫天保已怒声道：“这么说，留不得你们活命了，看掌！”

话声出口，右掌倏翻，“噗”一声，已击向浓眉汉子头上顶门。

这一掌力道甚猛，浓眉汉子哪里吃得住？身子一缩，便自软瘫地上，从而由眼耳口鼻淌出血来，登时一命呜呼。

岳青绫道：“你……”

宫天何说：“姑娘不知，这些人是留不得他们活命的！”话声一落，已自扑身而前，飞起一脚，踢中瘦高汉子心窝，后者吃岳青绫点中要穴，原已气血不畅，哪里吃得住？当场倒地身死。

岳青绫阻之不及，却是没有想到宫天保行事如此干脆利落，目睹之下，却也无话可说。

所幸这片院子，并无外人。

天色微曦，犹自有几颗寒星。

宫天保一手一个，提起了一双尸首，一面向岳青绫道：“姑娘回房去照顾先生，我去去就来。”

天色大亮。

崔化也由外面回来，悉知这里发生了事，吃惊道：“原来是他们两个！陶平和李子奇！”

宫天保道：“你认得他们？”

崔化哼了一声：“不瞒大人，这两个人原是我那个小旗上的，只当是他们走失了，原来来了这里……”

岳青绫道：“你在外面打探的经过怎么样了？”

崔化说：“听说成国公已来了七里山，离这里只有四十里地……所以这地方也不尽太平！”

“七里山？……”

岳青绫缓缓点了一下头：“这个地方我知道！”

崔化说：“这一次锦衣卫上山吃了这么大亏，两位主事的千户，俱都丧命，几乎全军覆没，朱能必不会就此甘心，说不定会为此向朝廷请旨，增派大批锦衣卫来这里，这么一来可就不好！”

岳青绫微微一笑，淡淡的道：“事情不会如他们的心意的……这一点我自有主意……你们两个好好去歇着吧！”

宫天保知道，这位姑娘虽是年纪甚轻，行事却甚是老练，一身武功，更是莫测高深，鲜有所及，听她这么说，料是无碍，不禁暂放宽心。

当下二人起身告辞。

朱允炆眼巴巴的坐在椅子上等着，乍见岳青绫进来，立时如释重担的展开笑颜。

“喂……你可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岳青绫坐下来微微一笑说：“没什么大不了，来了两个人，不过都解决了！”

朱允炆一惊：“是锦衣卫的人？”

岳青绫慢慢的点了一下头。

“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朱允炆一脸惶恐的道：“而且，来得这么快？”

岳青绫看着他微笑道：“不要紧，吉人自有天相，您是大贵人，一切都害不了您，百无禁忌！”

朱允炆见她如此笃定，也就暂放宽心，却叹了一口气道：“这么一来，我们又走了？……”

岳青绫点了一下头：“这里原不是久留之地，当然要走……总不能一直住在这里……”

“现在就走？”

“不！”岳青绫摇摇头：“还不到时候，看吧，也许明天，还是后天……”顿了一下，她呐呐道：“事情有了眉目之后，我们再走！”

“什么事情……眉目？”

“您不知道，也就别问了！”

她趋前几步，一只手懒洋洋的搁在他肩上，轻轻吁了一口气，表情甚是妩媚“有件事……我还一直忘了跟您打听！您可得跟我实话实说，要不然以后甭打算我再理您……”

“什么事？……”朱允炆一脸茫然的样子。

“只是跟您打听个人！”岳青绫声音透着娇柔：“有个叫‘甜甜’的女人……您可认识？”

朱允炆顿时脸上一红：“你……怎么会知道她？……”

“那您就别管了！”岳青绫瞅着他神秘的含着笑：“这么说，您是认识她了？”

“我……”朱允炆点头道：“我认识！”

“只是认识而已？”

“这……”朱允炆摇了摇头：“当然不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忽然问起她来了？”

“那是因为您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喊着这个名字……”岳青绫妩媚的笑着：“告诉我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现在在哪里？”朱允炆一时为之大窘，站起来走向窗前，只是怅怅的向外面望着，一句话也不说。

好半天，才叹息一声，回过身来：“她是个可怜的姑娘……一个坠身青楼的姑娘……”

微微一怔。岳青绫慢慢点着头：“这么说她是一个妓女了？”朱允炆点了一下头。

“我明白了！”她说：“是您的老相好？”

“见过几面……而已……”

“您还念着她？”

“我……”

似乎只有苦笑的分儿了，朱允炆重复道：“她是个可怜的姑娘……”

“您已经说过了！”她说：“可怜、可怜，天下可怜的人多了，您能都照顾过来么？”

好气闷！

站起来，赌气的拧过了身子，却是不旋踵间她的气又似消了，转过去由暖壶里倒了碗茶，双手捧着送过去。

“您喝茶。”

“小绫，”接过了茶碗，朱允炆怪不自在的说：“别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岳青绫含笑道：“我知道，再问一句，她是哪里的姑娘？嗯，能告诉我吗？”

“这……”

“说呀！”她说：“好都好过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朱允炆只得笑笑：“龙州北里，庆春坊！”

岳青绫听着点点头，也没有再说什么。

闲着没事，找了一张纸，他在画画儿。

淡淡的几笔，轻描淡写，便把姑娘脸上神采，那个小模样儿给勾了出来，惟妙惟肖，我见犹怜。

岳青绫跑过来一看，“呀！”了一声，喜孜孜的双手拿着瞧：“真没想

到，爷您还会画画儿，画的这么好……”

越看越喜欢，真个爱不释手。

朱允炆放下笔，愁眉半舒的含笑说：“说到我画画的事，不由我想起了当年太祖爷爷来了！”

“又是怎么回事？”

“那一年，太祖爷爷过寿，在乾清宫，我才十岁，给他老人家画了一张，太子说像，抢着拿过去给太祖爷爷，他老人家哈哈大笑，喜欢的不得了，当场赏了我个蟠龙玉笔……叫我跟杨翰林学画，倒是认真的学了几年……”

话中的太祖爷爷便是本朝的开国天子朱元璋，而太子也就是朱允炆早已故世的父亲朱标了，他一直未能登基为皇，是死在太子位上的。

朱允炆忽然提起了这件事，不觉有些神驰，再回眼当前，难谓不触动伤感，一时间神色黯然，轻轻叹了一口气，便不再多说什么。

岳青绫察言观色，生怕触动了他的伤怀，也就没有多问，都是这张人像画得传神，舍不得抛弃，便要朱允炆再加润色，并在旁边题了字，落了款，等着干了才卷起来好好存着。

几日来的患难与共，双方厮混得已很熟了。

眼前只见二人，大可一切从权，说上些体己话儿。

把一双白嫩的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那么近近的向他看着，岳青绫说：“这件事完了以后，保住了您的大驾，皇爷，以后您要怎么谢我吧？”朱允炆一笑揽住了她的纤腰。

“你说吧，只要是我有的，全部给你！”

“谢谢爷了！”岳青绫略似害羞的说：“您的东西我不敢要，也不稀罕……我要的只是……”

“是什么？”朱允炆紧紧的抱着她：“快说！”

忽然，她的脸红了。

“我要的……是皇爷您这个人！您给不给吧？”

“哈哈……”朱允炆展颜大笑。

“轻着点！”岳青绫向外面递了个眼神儿：“别让人听见了……怪害臊的！”

朱允炆才自把声音放小。

“你要的这个人，不是已经给了你么！嗯？”

轻轻的托起她的脸盘儿，四只眼睛那么有情的互相看着，她的脸愈发的红了。

“小绫，别胡思乱想了，我已经是你的了，就像你已经是我的……”

“不一样……”

三个字像是蚊子在哼哼那么小声，腻人……

“怎么办呢？”

多情的皇上，把脸贴近了，近到眉睫相接。

“爷您自己知道！”岳青绫忽地偏过了脸去：“您不是还有个心上人吗！”

“哪里话来？”

朱允炆一怔，连连摇头道：“哪里有？哪里有？”“算了，没有就算了！”

岳青绫回脸一笑：“您可真是无情的人，才几天呀，就把人家忘了！”

“你说的是……”

“是谁，您自己还不知道？”

瞧着她水汪汪的那一双眼睛，想到她的来去如风，绝世剑技，还真有点叫人害怕。

忽然他明白了！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甜……”

岳青綾忽然用手指按着他的唇。笑靥微微道：“知道就好，您就别说了！”

朱允炆不由得脸上讪讪。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他轻声叹着：“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还没有完全过去，”岳青綾看看他神秘的笑道：“因为你在梦里都还想着她！”

朱允炆叹了口气，真的没什么话好说了。

说真的，对于前此在庙里的一番荒唐，今日想来，很是后悔，甜甜固然是个讨他喜爱的可人儿，总是个倚门卖笑的青楼姑娘，以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可饶恕，想着亦不禁有些脸上发烧。

岳青綾一笑说：“您也别介意，我只是想弄清楚罢了。”

侧耳一听，脱口而出道：“有人来了。”

崔化来了。

手里提着饭盒，他是来送饭的。

朱允炆“啊！”了一声，打量着外面天色道：“这才多早晚，怎么又吃饭了？”

崔化轻笑着躬身道：“乡下地方，休息的早，回头怕他们封了灶，再要吃什么就不太方便，爷要是不饿……我再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朱允炆摆摆手说：“那就算了，别再给人家添麻烦了，就现在吃吧！”

崔化答应一声。摆出来四菜一汤，清炖的鸡，还有鱼，算是很好的了。

朱允炆和岳青綾坐下吃饭。

崔化已经吃过了。

“宫师傅呢？”岳青綾问：“他好点了没有？”

“好多了！”崔化说：“说是明后天要走，怕是爷吃受不住，宫大人他去雇车去了！”

“还是他想的周到！”朱允炆说：“这地方真安静，离城里远不远？”

“回爷的话，”崔化躬身道：“有四十里……”

说时，目光一转，欠身又道：“昨天夜里您受惊了，今天夜里您放心好好睡一觉，绝不会再有事了！姑娘也好好歇着吧！”

岳青綾皱眉道：“不是说还有三个人吗？”

“姑娘放心……”崔化说：“八成儿他们吓坏了，我算计他们是回龙州，七里山去了！”

“不是成国公朱能住在那里么？”岳青綾微微一笑：“这么说是报讯儿去了！”

朱允炆顿时一惊道：“啊——”

“皇帝放心！”崔化弯着腰道：“七里山离这里有三百里，一来一往最快也得三四天，他们来了，我们也走了……”

说的也是。朱允炆点点头才自没有吭声，忽然冷笑道：“朱能我过去待他不薄，想不到今天他逼我如此之甚，叫我好恨——”

“你放心吧！”岳青綾含笑看着他：“总有一天，我把他带到您跟前，”

听您亲自发落，可好？”朱允炆点头一笑，只当是句玩笑话，也没有多说。

却见崔化四面打量道：“爷晚上在哪一间房里歇着？”朱允炆刚要说出。

岳青绫手指左面一间道：“这一间。”

“姑娘呢？”崔化干笑一声：“万一有事……夜时也好有个照应。”

岳青绫说：“我看用不着，你们还是多照应一下自己吧！”“姑娘说得是……”

随即不再多说，走到外面门口，等着朱允炆与青绫吃完，回来再收拾离开。

瞧着他离开的背影，岳青绫静静的不说一句话，似在想着什么。

朱允炆却也纳闷儿“我不是睡里面的一间，怎么又搬了？”“没有！”岳青绫才自回过念头来，摇头微笑道：“我是骗他的，您还是住原来的一间！”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希望是我多心！”岳青绫呐呐说：“这个人怕是有点靠不住……”

“崔化他……”朱允炆吃了一惊：“不……会吧？”岳青绫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但愿是我猜错了，要不然，他可是逃不过我的这把宝剑！”

朱允炆呆了一呆：“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岳青绫说：“他昨天的形迹可疑，再说昨天晚上那两个人来得也太快了一点……要是我没猜错，今天夜里就更热闹了……”“这么说……我们该怎么办？”

“用不着担心！”岳青绫平静的道：“我心里早就准备着了，他们不来计算他们的造化，要是来了，可就一个也别打算回去，您只管睡您的觉，吓不着您！”

酉时前后。

天还没有黑，却阴森森带有沉沉暮色。

岳青绫在李家附近走了一圈，正好宫天保从外面回来，老远看见，打了一声招呼。

“姑娘闷得慌了？”宫天保走过来道：“这附近没啥玩头，下去，二十里，有个集，倒还热闹！”

岳青绫摇头微笑说：“我哪里有这个心情，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托先生的福，办妥了！”宫天保说：“车雇好了，哪一天走都行，给了他一两银子的定钱，喜欢的了不得……倒是，姑娘，我们哪一天走呀？”

“我看就明天吧！”

“明天？”

岳青绫点点头说：“你只记在心里就是了，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宫天保证了一怔：“有什么不对……了？”

“还说不准，”岳青绫冷冷的说：“今天夜里可能有事，你小心着点儿！”

宫天保更是吃了一惊：“今天晚上……”

岳青绫点头道：“先生这边都有我，你只提防着自己，且要小心着一个人……”

“谁……”

“崔化……”

宫天保大大吃了一惊，一时为之瞠然。岳青绫却已转身自去。

天渐渐黑了，且飘起了淫淫细雨。

岳青绫却也并不忙着进屋子去。独自个来到桥头，向个卖编织的老头买

了顶斗笠、蓑衣，穿戴起来，很是新鲜。

这里人烟稀少，看不见几户人家。

左右一片湖泊，湖柳几棵。

正有两个披蓑人，倚树垂钓。长长的钓竿伸向湖面，泥塑木雕的人儿似的，一动也不动。附近一片榆树林子，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

绕过湖边一条碎石子路，不足半箭便是李家大院，除此别无人家。

这么说，钓鱼的两个人，莫非是李家的人？天都快黑了还不回去，却是好雅兴也。

岳青绫缓缓来向湖边，在一棵柳树下站定。

恰于此时，一个钓鱼的忽然站起来，向着另一个招呼道：“晚了，不钓了。”

另一个嘿嘿笑道：“明天再来，天黑了，小心路滑！”

一搭一唱，各自收起了渔具。双双向这边走来。

岳青绫静静的向对方望着。

她的观察至为犀利，似乎已注意到某些地方的有异寻常——那就是对方二人的一双腿脚。

尽管是披蓑戴笠，却是一双脚下，锦裤快靴，大非寻常，一般百姓，庄稼人家能有此衣着打扮？

心念思转，也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当口儿，两个渔夫，一左一右已来到了身前。

左边的一个黧黑脸膛，留有一口落腮虬髯。右边一个下巴尖削，黄皮精瘦，每人手上提着根长长鱼竿，却因原不是这个行当的人，拿着根竿子都不称手，一忽儿左一忽儿右，时上时下，好生可笑。

岳青绫脚下不停，继续前行，却是两只眼睛异样机警，分别照顾了左右双方。

看看彼此错身而过。

却在此将过未过的一霎，右边那个黄皮精瘦的人似乎是脚下不稳，打了个趔。

“啊！”

嘴里一声吆喝，手上长竿倏地抡起，“嘶”一丝尖风响起，直向岳青绫头上甩了过来。

岳青绫早已看出了蹊跷，自不容对方得手，左手轻起，只一下已抄住了对方竿上长线。

耳听得铃声叮叮，黄脸人手上长竿竟自弯成了一张长弓。

便在这一霎，左边虬髯汉子一声爆喝道：“打！”话声方起，偌大身子有似大片乌云，呼地一声，已自腾空飞起。

一起即落。

随着他落下的势子，一式“飞鹰搏兔”，直向着岳青绫身上搏来。

岳青绫早已由对方裤脚、快靴上看出端倪，断定他二人必是来自大内的锦衣卫士，心里早有准备。

眼下虬髯汉子来势虽猛，无如岳青绫有备在先，身势轻轻向后一收，已躲过了对方猛落而下的双手。

这人“嘿！”了一声，双脚才一着地，身子倏地一个倒翻，“唰！”地仰身而出。

却是岳青绫放他不疾，冷叱一声，右手霍地向前一递“金龙探爪”。

五指一出，痴如奔电。

虬髯汉子哪里识得厉害？仰身待出的一霎，已为岳青绫一只右手拍中前胸。

“蓬！”地响了一声。

以岳青绫之精湛内功，自是了得。这一掌看似拍击在厚重的蓑衣之上，实则力道透传，直伤向对方内脏。

虬髯汉子身子一个倒仰，“叭！”地倒向地上，便自再也爬不起来，几经挣扎，才自坐起一半，说了一个“你”字，一口鲜血，箭也似的直喷了出来，便自倒地死了。

随行而来的那个黄脸瘦子，才自看出了厉害，一时间吓得魂飞魄散。

却是眼前之势，骑虎难下。先此片刻，手里的一根鱼竿早已折断，眼前情势迫切，不容他稍缓须臾。

“好个贱人！”

嘴里喝叱一声，左手平指，自腕下打出了一支暗器“丧门钉”。

“嘶！”一缕尖风，直袭向对方面门。

岳青绫妙手轻翻，以“如意金刚指”法，只一下已拿住了长钉之首。

便在这一霎，黄脸瘦子已自右侧面狼也似的蹿了过来，随着他欺近的身子，右手翻处，“哗啦啦”一阵子金铁交鸣声里，打出了一串金环。

倒是件不常见的稀奇兵刃——

“夺命九连环”。

一连九只碗口大小的如意钢圈，环环相结，每一只钢环俱都分量不轻，四周围打磨得极是锋利，一经施展开来，点、挑、崩、砸、砍、扫、锁、缠样样俱能，端的是一门极厉害的外门兵刃。

眼下随着黄脸汉子的出手，耳听得一阵“哗啦”刺耳声响，银光璀璨里，大片光影，直向岳青绫脸上落到。

岳青绫身子一拧，“嗖！”闪出四尺开外。

黄脸人一招落空，紧跟着错步，拧身，叱了声：“着！”右臂挥处，九连环“铮”的一声脆响，直指向岳青绫前胸。

倒是没有想到，来人这个黄脸瘦子如此难缠。

岳青绫有备在先，此行虽不曾带有长剑，却把一口尺半匕首，暗藏腰际，眼下正好有用。

随着她身势的一个打转，疾如旋风，“呼”地一声，已来到了对方身边。

黄脸汉子乍惊之下，身子“霍”地向后一坐，右手挫处，掌中九连环“哗啦”一声脆响，一式“拨风盘打”，再一次向岳青绫脸上猛落下来。

却是岳青绫已不容他撒野，随着右手的轻起，“当！”一声，已把猛落而下的一串钢圈拨开一边。

黄脸汉子神色一变，蓦地拧身就退。却是慢了一步，随着岳青绫右手翻处，掌中匕首闪灿出一轮寒光，快到无以复加。

“噗”正中黄脸汉子的右颈项下。

刀出，血迸，“哧！”足足喷出来三四尺高下。

随着黄脸汉子身势的一阵子打转，扑通摔倒地上，九连环“哗啦”出手飞落，便自再也爬不起来。

细雨如丝，天色渐黑。

一行枯柳，在斜风里尽数变落，却有双燕子，打湖面上低飞抄过。

好惆怅的恼人黄昏……

午夜时分。

蒙蒙细雨仍在继续飘着，被风势一扫，打在窗户纸上沙沙有声，别有种说不出的凄凉味儿。

在竹床上翻了个身儿，可就是睡不着，正是日间青绫姑娘说的那一番话，才使得宫天保他心里犯了猜疑，左不成，崔化这小子真的心存不良？把自己一行三人出卖了？

再想想，这个崔化原本就是他们的人，值此穷途末路的当儿，难保不会改变了主意，不用说，若是就此能够生擒了皇上朱允炆，不啻是大功一件，加官进禄应是不在话下，这就促使崔化反复无常，又向敌人靠拢了。

撩开帐子，轻轻下了地。

把一口缅甸刀围向腰里，宫天保往前面走了几步，侧耳向隔室听听，一点声音也没有。

睡不着觉，尿憋得慌。拉开门，就在后面墙根儿上撒了一泡。

远远瞅见斜对过朱先生与岳姑娘住处房里一片漆黑，显然是俱已熟睡。

寒风飕飕，不经意飘过来些小雨，洒落在宫天保脖子里，由不住他为之机伶伶打了个寒噤。

便在这一霎，一条人影，燕子也似的自左面抄起，一起而落，落在了李家正面屋椽上。

“赫！”

宫天保心里一惊，下意识里一个快闪，藏身于墙脚根下。房上的那个人好大的胆子，高高耸立左右顾盼，一副茫无所见姿态。

高高的个头，一身油绸子紧身衣靠，天黑得紧，衬着沉沉的天，也只能略略看出此人一个轮廓。

凭着这人一身穿着打扮，以及背后特殊式样的一口长刀，宫天保立刻就认出，定是来自敌人一面的大内锦衣卫士。

这个突然的发现，不由得宫天保心里大吃一惊，交睫的当儿，另一条人影，已由李家院墙上直蹿而起，“呼”，掠上了屋脊。

两个人正是一路货色，一经站足，互相打了个手式，便自站住不动。

宫天保这才警觉到事态的严重，却不知此番事发，屋子里的青绫姑娘是否已有所警？

心念方动，目光转处，意外的却发现了一个人，即是对面屋檐下，一个人手持燃着的火摺子，正自向天上晃动。

火光闪烁，朦胧的照见着这人的一张长脸，嘿！却是崔化。

宫天保心里一惊，陡然间怒由心起，待将向对方袭去，房上的两个人已为崔化手上火光吸引，双双腾身而起，直袭向崔化掩身之处。

这么一来，宫天保反倒不便现身了。

他把身子更向里面收了一收，紧紧贴向墙壁，暗暗向对方窥伺，倒要看看他们意欲何为？

崔化这时已熄了手上火光，黑暗里看不甚清，似见三人围在一起。细声说些什么。

俄顷之间，后来的两个人已自分开。

宫天保心念一动，暗忖着不好，看来此二人必将是意在皇上朱允炆，却

是如何是好？

转念再想，岳青绫既然嘱咐自己今夜谨慎小心，自然她本人已有万全准备。

这位姑娘的心思武功，屡有所见，大可不必为她担心，倒是崔化这个小子，也太可恶，万万不能让他就此逍遥。

再想，崔化既已与对方勾结，必然是放不过自己，不如将计就计，先解决了这个东西再说。

想着，匆匆抽身，退回屋里。

房子里黑黝黝的，像黄豆大小的一点点光子，萤火虫样的亮着，能见度微乎其微。

宫天保精神抖擞，预期着崔化接下来必将要向自己出手，不可不防。

当下把床上被拢了一拢，掩上蚊帐，黑暗里即使走到床前也看不清楚。

仔细盘算了一阵，才选择了个恰当的位置藏好。

可真是被他料定了。

即在他身子方才站定的一霎，一个朦胧的影子已由门前现身而出。

由于先前已有所见，只一眼即已认出，正是崔化。

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直接闯进了宫天保下榻的床边。

虽然处身黑暗之间，宫天保却能清楚的察觉着他脸上的狰狞表情，一口长长的弯刀，早已拿在手上，却是一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只作观察。

宫天保下意识里握紧了手上的缅甸刀，这口百炼柔钢所打制的缅甸刀，在他内力灌注之下，早已怒伸笔直。

即在这一霎，崔化已霍地跃起身子，一阵疾风也似的直袭向床边。

随着他前进的身势，掌中弯刀“唰！”地直挥而出，隔着一层蚊帐，直向着床上的“宫天保”力劈而下，“喀喳！”一声爆响，整个床身，在他长刀力劈之下，竟为之腰斩为二。

不用说，床上人亦为之一挥为二了？

却是事出意外！

崔化刀势方一落下，即已觉出了不妥，原来惯常于杀人的人，都能由兵刃的砍落人躯体察到一种特殊的感应，刀口砍在血肉之躯的人体与砍在其他东西上，自有不同的感觉。

崔化蓦有所惊，却不能为他自己解救杀身之难，即在他刀势落床的一霎，猛可里一缕尖风，由侧面劈头而下。

这个位置早已经宫天保选择妥当，借着半面壁角的掩饰，简直使崔化无所察觉。

眼前刀风袭面，再抽身哪里还来得及？

刀风过处，耳听得“嚓！”地一声，直像是砍过了一个大冬瓜样的利落，随着宫天保刀势落处，崔化半边头颅，瓜片儿也似的直落了下来，声音都没有发出一声，便自倒了下来。

大片血腥气味，充斥了整个房间，中人欲呕，久久不散……

斜风夹着细雨，吹在人脸上冷冷的那种感觉。

宫天保杀了崔化，心里真有说不出的舒服。这个人从一开始，他就觉着有些靠不住，只是皇上朱先生他的心地太也仁厚，以致种下了此刻的祸胎。设非是青绫姑娘的眼尖，够仔细，说不定一行三人，此刻全都坏在他的手上。现在想想真是万幸。

在屋檐下向着斜对面瞄着，黑漆漆不见一些儿动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连点声音也没听见？别是……

一念之警，只吓得宫天保机伶伶打了个冷颤，便自再也顾不得保持沉默，陡地冒雨躡身而出。

朱先生和青绫姑娘就住在对面这幢新盖的房子里，内有正房三面，外带堂屋、厨、厕，原是主人为儿子讨媳妇所置的新房，现在却成了朱先生贤伉俪的临时行馆。

小小房舍，前后各有门扉一扇，沿着一道冬青树过道可以直通主人内宅，此刻这道门却是锁着的，暂时与主人李家不生关系。

宫天保身子一经穿近，越觉得整个房舍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心里更不禁觉得希罕。

瞧了瞧，一扇纱门像是没有关妥，在夜风里时开又掩，“吱呀”作声……

宫天保不禁又是一惊，脚下下一个垫步，“嗖”地纵身而前，蓦地拉开了门，嘿！

一个人直挺挺的就站在门跟前。

“啊！”

宫天保一声惊呼，手起刀落，一口缅甸刀“嗖”地直向着对方身上劈落下去。

“噗！”地砍了个正着。

却是刀刃方自触及对方肩身的一霎，这个人身子晃了一晃，便自直挺挺的倒了下来。

这可是怎么回事？

探手摸了一下，地上人肢体僵硬，敢情是早已死了。

再看死者，高高的个头儿，一身油绸子雨衣，不正是方才房上二人之一么？却是好生生的怎么会忽然死了？且是死态怪异，直立不倒，倒像是为人点了身上的死穴一样……

这个突起的念头，总算使得他为之茅塞顿开——却是不容他再心存多想，另一个直立不动的人影，又自出现眼前。

像是前面那个一样。

一只手执着长刀，这个人脚下方自跨入门坎，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便自这样站着不动了。

宫天保蓦地一惊，却是有了方才经验，不再冒失，足下一点，揉身而进，左手前探，“噗”地向着对方肩上拍了一掌。

这一掌力道虽是不大，对方这个人却是承受不起，身子一软，咕噜，便倒了下来。

不用说，和先前那个一样，也叫人同样的点了死穴，死啦！摸摸口鼻，全无出息，一点不错，也死了。

宫天保摸着黑站起来，正不知是否该出声呼叫，却是对方先已向他出声招呼：“是宫师傅么？”

声音清脆，饶有余韵，正是青绫姑娘的口音。

话声出口，一个高挑身影，陡地由屋角暗处现身而出，举足轻灵，幽步窈窕的来到眼前。

宫天保这才看清了。

“姑娘你……”

岳青绫手指按唇“嘘”了一声，指指里面房子：“先生还在睡觉”又指指外面，随即闪身而出。

外面仍在下雨。

二人贴檐站立。

“姑娘料的不差，那个崔化果然是狼子野心，差一点便着他的道儿！”

“他呢？”

“已被我解决了！”

岳青绫微微一怔，才自又点头道：“也好……反正下面的路已不难摸索……”

宫天保才自警惕道，敢情是自己下手太快了，理当是留着一条活命，听凭姑娘发落才是。

顿了一顿，他随即问：“这两个人？……”岳青绫微微一笑，像是不值挂齿。

她说：“大概可以放心，不会再有人来了，明天可以走了！”“走？”

宫天保呆了一呆：“明天就走？去哪里？”“龙州！”

“龙……州？”

怎么也没有想到，才由龙州九死一生的跑了出来，却是拐了个弯儿，又趑回去，又是为了什么？

岳青绫胸有成竹，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都说是朝廷要对安南大举出兵打仗了。

瞧瞧眼前这个阵仗，果然也是不假。

大街上满是散兵游勇。三五成群，熙熙攘攘。茶楼酒肆、生意行号，全让他们占满了。

这类武人每每衣装不整。街头大呼小叫，打架生事屡见不鲜，这些人吃饭不给饭钱，喝酒不给酒钱，即使当街抢物，亦不算新鲜。军纪散落到如此地步，真使人望之惊心，莫怪乎有心人要为之摇头三叹了。

足足绕了一个时辰，天都快黑了，才在城南根下的“上国客苑”找着了一间房子。

兵荒马乱，百姓不宁，能找到这么一个下脚的地方真正是不容易的了。

到处都是人，军不军、民不民，谁还能顾得了谁？

朱允炆、岳青绫、宫天保，虽说是三个身份绝对可疑的人，只是眼前看来，见怪不怪，却也稀松平常。

坐了一天的马车，骨头都快散了，再加上沿途所见，每每令人伤感痛心，不用说朱允炆的心情坏极了，一进门就倒在椅子上，再也懒得走动。一切琐事自有岳青绫、宫天保二人打点。

这么些日子下来，早已习惯了，一切随遇而安。

还有什么好挑剔的？总算是身上银子不缺，有钱就好办事，倒也不虑吃喝。

晚餐可也并不寒碜。

三个盘子四个碗，要汤有汤，要肉有肉，由于宫天保的再三打点，肯出银子，掌柜的只当是来了财神爷，焉能不刻意巴结？即使兵荒马乱的此刻，什么“人参炖鸡”、“烩海参”照上不误。

朱允炆尝了尝，味道还真不错，一时食欲大动。

连日来，总以干粮果腹，即使在李家也不敢过于招摇，哪有什么好吃的？

正因为如此，宫天保才特意打点，存心为朱允炆他老人家好好补上一补。在朱允炆、岳姑娘再三坚持之下，宫天保不得不权宜时局，勉强坐下来与皇上同桌共食。

“这是什么世界？”朱允炆喝了一口烫热的桂花酒，大声叹息着道：“朱能这个混帐的东西，他统领的都是些什么兵？这样的兵还能打仗？朱棣那个逆皇，他知不知道？真是该杀，该死！”

岳青绫微微一笑，瞅着他缓缓说道：“这只是凑巧了被您见着了罢了，天高皇帝远，其实谁当皇上都是一样……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怜的只是黎民百姓而已……”

朱允炆呆了一呆，便自缓缓低下头来。

岳青绫怕是引发了他的伤感，微笑着道：“您就别难过了，经过了此番劫难之后，先生您总算亲眼看见了百姓的疾苦，还有那些当官的是怎么骑在人民的头上，以后您再复了国，可就知道怎么当一个真正爱民的好皇上了！”

朱允炆点点头，甚是激动的道：“小绫，你这几句话真正说出我心里的感伤来了！”

宫天保正要开口，岳青绫忽然发觉了什么，道：“有人来了！”

果然一会儿，外面传来脚步声道：“宫老爷在么！我们掌柜的来了！”

一听说掌柜的来了，宫天保忙自起身开门。

却见头戴瓜皮小帽，矮个头，红红酒糟鼻子的店主人，领着个小伙计，端着个大花瓷盖碗，站在外面，见面抱拳一揖。

“唷！宫爷，怠慢、怠慢，这是跟您送好菜来了！”

一面说，挥着袖子，命令身边的小伙计道：“上菜！”

宫天保笑道：“还有菜？掌柜的你太客气了！”

“哪儿话？”掌柜的撇着一口纯正的京腔：“您使银子我跑腿呀，这是特为孝敬您的一道名菜！哈哈！”

边说边自挽起了袖子，亲自揭开了大瓷碗的盖子，里面黄橙橙浓浓的一大碗，上面还撒着菊花瓣儿，香喷喷的不知是什么东西。

本地名菜！掌柜的笑眯眯着眼道：“三蛇燕窝羹！”

在他的殷殷劝进之下，少不得每个人都吃了一大碗，确实味道不错。

原来桂省一地，最是盛产蛇类，举凡草蛇、白花、响尾无不具备，本地人便以此巧施慧手，设置有极负盛名的蛇筵。

宫天保刻意为朱允炆进补，这一道“三蛇燕窝羹”算是搔到了痒处，既解了馋又进了补，真正一举二得。

“这位是？”

客栈掌柜的直向朱允炆、岳青绫翻着小眼，一面抱拳见礼。

“这是我们少东家，这位是岳姑娘！”宫天保嘿嘿笑着：“兵荒马乱哪……没有法子！”

原来他谎称一行在安南经营珠宝生意，宝号“盛德福”，朱允炆为该号少东，岳青绫是主人亲眷，一行在此少逗，还要前往京师会亲。

掌柜连说：“贵人、贵人……招待不周，招待不周——”看样子极擅于奉承、巴结生意。

“在下姓张，张五福。”掌柜的拍着自己胸脯，大声道：“少东要是看得起我，交个朋友，有什么事只管吩咐，这龙州地面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没有我不熟的，只管吩咐，只管吩咐。”

朱允炆只略略点了一下头。凭他身份，还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放肆说话的，而且能够与皇上说上话的人，多是有人品、才有才品，居官则多为四品以上。像张五福这般口吻市井造型的还不曾见过。

自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朱允炆已经算很能委屈将就了。

宫天保笑道：“这就多谢了！我们在这里也待不久，一两天就要离开！”

张五福一怔：“这么快？”

“还说不准儿！”宫天保道：“这要看京里下来人早晚了，早来就早走，晚来晚走！”

“说的是，说的是。”

一面说，张五福那一双小眼，只管频频在朱允炆身上打量，却也注意到他随身所携带的简单箱笼，以及那个内盛贵重物什的嵌金黑漆箱子。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张五福说：“朝廷也好、安南也好，不管谁来谁往，咱们还是照样做咱们的生意，哈哈……是不是？光说自己人好，你们可也看见了，朱大将军的这些子兵，不比土匪、强盗更厉害！所以呀，这事情也难说！”

宫天保叹了一口气，说：“成国公想是年岁大了，照顾不过来；要不然怎么会……”

张五福道：“准是人一老可就不中用、糊涂了！”

“他还不老。”

一直低头吃喝的朱允炆忽然冒出了这么句话。抬起头来，他冷冷的说：“今年不过三十来岁。”

“啊！”张五福怔了一怔道：“少东家认识他老人家？”

朱允炆冷冷一笑，正要说话。宫天保忙自插口道：“以前在京师，我们东家做过他老人家的生意……我倒是忘了！”

“原来如此，”张五福眯着一双小眼笑道：“听说这位将军，好色如命，身边女人不少，在九里山住着，可享受啦！”

说着说着，他的兴头儿上来，挽了挽袖子，待将坐下来加入吃喝，刚才跟着他上菜的那个小伙计，匆匆进来小声的向他说了几句。

张五福一听，忙自站起道：“官家查房？”

各人俱都一惊，张五福才自拱手道：“失陪失陪，这我得去看看！”

随即带着那个小伙计匆匆退下。

宫天保关上房门，回身道：“有人来查房，姑娘你看该如何是好？”

岳青绫不动声色，冷冷一笑：“叫他们只管来吧，我们吃我们的！”

朱允炆对岳青绫一身武功，早已深具信心，聆听之下，转向宫天保道：“姑娘既这么说，就错不了，来来来，吃饭！”

为了表示是一家子，宫天保也就不敢过分拘谨，应了一声，过来坐下，继续吃喝。

岳青绫已经吃饱，放下筷子说：“回头他们来了我们先沉着气，一切见机行事由我来对付他们，不要紧张。”

她于是退入内室，找了一套十足女性的衣服换上，宫天保侍候着朱允炆吃完饭，刚刚收拾干净，门外已传过来沉重的叩门声音。

有人大声嚷着：“查房、查房，快开门！”

宫天保其时也已换上了一件茶色交领长衣，多少掩了一些他的赳赳武夫气质，朱允炆不用说，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是一副文质彬彬斯文样子。

其时，他偏坐一隅，正在慢慢的饮着手里的茶。

久经阵仗，早已养成了他的处变不惊，眼前小事一桩，更不必十分放在心上。

紧接着房门开启，连同店掌拒的张五福在内，四个人走了进来。

张五福走在前面，向着椅子上的朱允炆一哈腰道：“少东家，将军府的人奉命查房来了！”

朱允炆“啊！”了一声，放下了茶碗。

却见来者三人。一个挺高挺高的瘦子，浓眉大眼，居中而立。这人穿着一身宝蓝绣有金边的交领长衣，头扎网巾，白玉闹腰。肋下挎有长刀一口，神态间甚是傲慢，像是一行三人之首。

另外两个各着黑色公门衣式，一人拿着厚厚一本布册，一人却带着锁链，身配戒刀，典型的公门捕快样式。

宫天保眼睛雪亮，一眼即看出三人中间的这个蓝衣长身瘦子，正是来自朝廷大内的锦衣卫士。由他网巾上所插着的一枚三色雀翎判断，应是一个小镇的镇抚。此类人物，在大内不过是个听凭差遣的小小人物，却是一出紫禁城，来到了外界地方，可就神气活现、耀武扬威。

却见左面留有络腮胡子，身着黑色公门衣式的矮个子大声叱道：“你们是哪来的？一共是几个人，都出来、出来！”

宫天保抱拳赔笑道：“一总三个人，老爷明察！”

矮个子上下看了他一眼：“干什么的？”

宫天保说：“这是敝号李少东家，这位是李家亲戚岳大姑娘——”

“你呢？”矮个子大声叱着：“你是干什么的？”

“赫赫……”宫天保低声笑着，一面欠下身子道：“在下姓刘……是在店里帮忙，内外跑跑腿的……”

黑衣矮个子再要说话，却为中间的蓝衣高瘦汉子伸手止住，前者躬身退后，模样甚是恭敬。

静静的走了过来，在朱允炆身前站住。

虽只是这个小小动作，却已把宫天保吓了一跳，他的职责原是负责皇上安危，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许任何人接近朱允炆身边一点。

却是岳青绫的眼睛制止了他。

蓝衣人锐利的眼神，瞬也不瞬的直向朱允炆“盯”着。好一阵子才冷冷说道：“你是干珠宝生意的？”

宫天保忙道：“是是……”

“没有问你。”蓝衣人继而打量面当前的朱允炆：“要他自己说话。”

朱允炆道：“不错，是珠宝生意！”

“都卖些什么？”

“多了，珍珠、翡翠、玉、玛瑙、红宝石、蓝宝石……凡是值钱的都卖。”

蓝衣人哼了一声，越加上下打量他道：“你姓什么？”

“姓李！”

“今年多大了？”

“你看呢！”朱允炆微微一笑：“快三十啦！”

蓝衣人忽地后退了一步，叱了声：“候着！”

一面说，却由挽起来的宽沿大袖子里拿出了一张薄薄的绢画儿。

抖开来，画上的一个人，头戴平顶天冠，身穿赭黄龙袍——竟是个位登

九五的皇上。

这番景象，落在宫天保眼里，不由大为惊心，偷眼一看旁边的岳姑娘，却是面现薄笑，丝毫不显慌张。

岳青绫紧邻朱允炆右侧而坐，以她身手，自是不会把眼前三个人看在眼里。

宫天保心里有数儿，一旦动作起来，屋子里的四个人，包括掌柜的张五福在内，一个也不能放过，不用说，这里也住不下去了。

——他转过身子，特地在靠门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蓝衣人看着看着那张长脸上，蓦地罩起了一片阴霾，倏地睁圆了眼睛。

“你，”用手一指朱允炆，大声叱道：“把头抬高了！”

朱允炆微微一笑，果然把脸仰了起来。

蓝衣人两相对照之下，忽然神色大变，“啊！”了一声，后退一步道：“你不姓李，你到底是……谁？”

“你说我到底是谁？”

一面说时，朱允炆竟不再示弱，霍地站了起来。

“你……你是朱……”

蓝衣人脸色猝然为之一变，手指着朱允炆，向着身边二人大声叱道：“给我拿下！”

两名黑衣公差虽是不解其中虚玄，却知道事关重大，蓝衣人既是这么吩咐，自当照办。

聆听之下，那个留有落腮胡子的矮个子，首先吆喝一声，脚下一个垫步，嗖的纵身而前，右手抖处，“唰啦”，一声脆响，一条锁链直向着朱允炆当头罩落下来。

却是这条锁链不知怎地忽地向旁边歪了一歪，却到了岳青绫的手上。

各人只觉着眼前一花，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眼看着岳青绫抓着锁链的一只右手，霍地抖了一抖，“哗啦！”一声，矮个头的这名黑衣公差，已自全身直飞了起来，起势如箭，大趴虎也似的直摔了出去，“碰！”一声，撞在了墙上，整个房子都为之大大震动了一下，矮子公差“吭”了一声，登时倒地不起，昏死了过去。

各人目睹之下，俱都吓得呆了一呆。

“反了！”蓝衣人一声怒叱，身子一个快闪，直向当前朱允炆身边扑去。

他似乎已经认定对方是谁了，自不肯轻易放过，随着身子的闪进，右肩下沉——“金豹探掌”，一把直向着朱允炆当胸抓去。

却是岳青绫的身子较他更快。恍惚间，衣袖飘飞，已挡在朱允炆身前。

蓝衣人这一掌倒像是向她发出来的，紧要关头，岳青绫的左手二指，竟向他探出的这只手上关尺要穴上拿去。

出手之快，认穴之准，有如电光石火。

蓝衣人却不是好相与，随着他的手势一勾，整个身子“唰！”地一个疾转，闪出了三尺以外。

“好啊！你敢抗拒大内皇差？！”蓝衣人怒声叱道：“张万有给我拿下！”

手抱花名布册的黑衣宫差，一声答应，张皇着反手抽刀，一口腰刀才抽出了一半，猛可里却为身后的宫天保落下的一双大手，压住了肩头。

黑衣差人一挣不脱，只觉得肩上一阵子奇痛彻骨，一双肩骨，已为对方生生握碎。

紧接着宫天保反手一掌，已击中在他头顶天灵盖骨上。这一掌力道极猛，宫天保由于自幼练有外家横练功夫，铁沙掌足有八成的功力，这一次却是用在了眼前这个黑衣差人身上，掌力撒处，后者“啊呀！”一声，只觉着头顶一声鸣雷，登时横尸就地。

事发仓猝，一霎万变。

触目惊心之余，蓝衣人早把身侧长刀执在手里，脚尖点动，随着他奇快的进身之势，一剑直取当心，直向岳青绫心窝上扎来。

这口剑出势极快，璨若银蛇，却是才自递出一半，即为岳青绫飞出的一只右脚，踢中在手腕之上。

“当！”

长刀出手，划出了一道醒目光。“咚！”一声，钉在了墙板之上。

蓝衣人“嘿！”一声，两只手施了个伏虎式，待将向岳青绫身上抓去，只觉眼前一花，已为对方姑娘急抽出的长剑，刺中面门。

上乘剑法中有所谓点天心说，即是如此。

蓝衣人但觉着眉心一凉，已为岳青绫抡出的长剑，点中眉心要穴，随着剑气的一冲透体冰寒里，已为之全身真气涣散，随即一命呜呼，即为之直挺挺的倒了下来。

这番景象，直把在场目睹的张五福吓了个魂飞魄散。“啊唷……”嘴里一连串的怪叫着，突地扭头就跑。

“站住……”

岳青绫在背后一声清叱。

张五福闻声而立，抖颤颤的转过身子来，全身一个劲儿的只是哆嗦……

“姑……娘……饶命……”那样子简直要跪了下来，再也不复先时之快意潇洒。

岳青绫看着他微微点头道：“我们无冤无仇，我自然不会下手杀你，只是让你老实的睡上一觉，明天这个时候，大概也就醒了！”

“睡……觉？”

张五福一时如坠五里雾中，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但觉着眼前人影一闪，仿佛是对方姑娘已袭身面前，猛可里身上一凉，打了个哆嗦，但觉着身上一软，说不出的一种怠倦感觉，便自软绵绵的倒了下来，睡着了。

一刹那之间，四个人全数摆平，妙在足不出户，寸草不惊。

朱允炆这才由位子上站起来，无可奈何的苦笑着说：“我们又要走了？”相视一笑，俱在不言中。

虽说是铺陈着厚厚的棉褥，总觉着背下面高低不平，顶的慌，夜睡不宁。翻了个身子，朱允炆迷迷糊糊坐了起来。

眼前灯光昏暗，朦朦胧胧，草舍里瞧不见个人影儿，倒把他吓了一跳，再看身边岳姑娘的一份被褥好好铺陈，却是不见她的人影儿。一惊之下，朱允炆不由得吓了一跳。柴门开启。宫天保霍地闪了进来。

“陛下醒了？”披着件老袄，胳膊肘子下夹着口刀，宫天保那样子像是在外面站更。倒使得朱允炆为之一怔。

“你这是……岳姑娘呢？”

“大姑娘有事出去一趟，嘱咐我好好侍候着，说是天明以前就能回来……”

“噢！”

寒嗖嗖的怪冷的慌，朱允炆起身来披上件衣裳。宫天保忙赶上来侍候着。却听一阵子隐约的狗叫之声，隔着一片湖水传了过来，附近鸭寮里群鸭略有骚动……

宫天保侧耳一听说：“敢是大姑娘回来啦？”

话声未已，柴门开处，岳青绫窈窕的影子已闪了进来——朱允炆、宫天保俱不禁为之吓了一跳。

大姑娘青帕扎头，一身紧身衣靠。背后长剑，明晃耀眼，却是手上提着个笨重布袋，里面不知装着什么。

“先生，我给您带个礼物来了！”

话声出口，霍地掷出手上布袋，噗！地落在了身前地上。

袋子里“咚！”了一声，略有异动，竟是个活人？

“啊……是个人！”

“不错！”岳青绫身子一闪，已到了布袋跟前，用力扯开了布袋封口：“您瞧瞧是谁吧？”

布袋里瘫着个人，一身白绫子中衣，白皙、瘦削、乱发披面，形容极是憔悴，却象是吸了烟袋油子样的一个劲的抖动不已。

宫天保赶上去一把抓起了他的头皮，一盏灯直照着他的脸，几经辨认之下，朱允炆才恍惚的看清了。

“你……是朱能？”

不是他，还能是谁？

成国公——如今的“征夷大将军”，统兵数十万，坐镇龙州，不期然今夜神不知、鬼不觉的竟落在了一个姑娘的手里。

“说话！”宫天保大声喝叱一声，手上用力一扳，耳听着大将军嘴里“吭”了一声，便自不再抖动。

岳青绫赶上去看了看，探手试试他的口鼻，气馁的叹了一口气“死了！”

一条口涎顺着他的口角直淌了下来。

他果真是死了，今年他才三十七岁。

这番措施倒把朱允炆吓糊涂了。

宫天保恨恨的说了声：“便宜这个家伙了！”重重的放下了死者的头，闪身跃开一旁。

“大姑娘原来去大将军府了？”

岳青绫缓缓点了一下头，却是轻轻一叹，转向朱允炆道：“我也去了庆春坊……”

“庆春坊？……”朱允炆呆了一呆。

“为爷您去找那个甜甜姑娘呀！”

“你……”朱允炆不由得脸上一热。

“只可惜……她命不好……听说是落在衙门手里，被折磨死了……”

朱允炆“啊！”了一声，便自低头不语。呆了一呆，竟自落下泪来。

岳青绫微微一笑，缓缓走到了他身边，轻轻抚着他的背：“打起点精神来，皇上，您是一国之主，前面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呢！”

朱允炆恍惚的应了一声，站起来连连点着头：“你说得好……说得好……咱们这就要走了？”

岳青绫微微点了一下头。指着窗户说：“瞧！天不是亮了么？”

天真的要亮了。却是此去重庆，前路迢迢，还有好长好长的一大段路呢！

